



導先

第一卷 第四期

三十一年十月一日

上海先導出版社

先導 第一期要目

我們的態度和希望	本刊同人
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問題	時雨
文化解放與解放文化	止舟
怎樣實行廉潔政治	周匡
小問題——天文漫談	阿得
中國近代黨爭第一期	洪誠一
德國的第五縱隊	子鳳
軍票簡史	史阡
幣制革命與國計民生	甘霖
中國幣制縱橫談	寧遠
解救當前經濟衰落	翁元
大戰中重要資源分配的變動	上官傑
人力車的發展和營業	漢源
女詩人朱淑真	懷美
上海民食概況	人言
青年生活	子廷等
各國青年運動	陳憶琳
近代兩性英國作家	奚霞
時事述評	夢非
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前途	姚厲
日本經濟	介夫譯
冒險家的樂園——里斯本	密攷斯
會國藩的人格與修養	諸瘦鷺
未來的美國革命	南山譯
英美民主的不澈底	文英譯
文藝與想像	岳苓
牧養子女關係終止之研究(法律)	閻伯豪
文——陋巷	溫青
藝——山村雜寫(二則)	雨樓

先導 第二期要目

頓河之戰與第二戰綫	于涵
民主國將臨決戰階段	夏風
中山先生論文化	編輯室
文化與現實	苗彥白
黨派與八股	華民
略論中國政治思想之發展	憶琳
心理建設與力行哲學	時雨
中國工業發展傾向	人言譯
從日本物價管理說到我國物價對策	采谷
我有沒有音樂天才	輔政
廣播話劇草論	潘彼得
偉大的科學家——阿基米得	士辛
一段畫報的盛衰史話	馬它
詩——祈雨	冰漢
——海船	乃栗
——夜路	青草
青年生活	時通等
印度支那的烏瞰	文英譯
日本工業的發展	君寧譯
宋官本雜劇段數內容攷	仲玉
孔子的「一貫之道」	徐見
春秋三傳體證考	朱右白
會國藩的人格與修養(續)	諸瘦鷺
蘇東坡評價	魯堂
金瓶梅與現社會	太文
托爾斯泰新傳	劉漢譯
錢江怒潮	郭異
從上海到西安	胡沙
文——戲場上	萬廠
藝——暴發戶	楓子

R
050
839.5



本期目錄

第一卷第四期
三十一年十月一日



國際問題專號

歐戰新形勢及其展望

上官傑(一)

日蘇國境綫背後之西伯利亞

觀濤譯(六)

高加索油田與蘇聯石油事業的發展

蕭明(一〇)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概觀

魯楓(一七)

印度新憲法

資料寶(一六)

西班牙內閣的更迭及其國策

朱平君(二四)

烽火環繞中的土耳其

史原(二九)

杜希特的空中戰術

曙堂(三四)

德國之勞働服務團

林西(三四)

東亞經濟構造的特質

林吉譯(四〇)

復興上海市的幾個基本問題

時雨(四四)

文件與史料

汪馨(五)

中國錢幣沿革(續)

作梅(五五)

中國曆法與沙恭帝國的關係

天化(六)

春秋三傳禮義攷(續)

朱右白(六九)

孔門的修己方法與宇宙觀

徐見(七四)

孟子學說的研究

仲尼(七六)

人力車組織內幕(社會調查)

漢源(八)

印度怒吼了(詩)

李亞芒(九)

翼然亭

張雪帆(一〇〇)

開學

和英(一〇四)

婆媳之間

天鶴(一〇六)

托爾斯泰新傳(長篇連載)

劉漢譯(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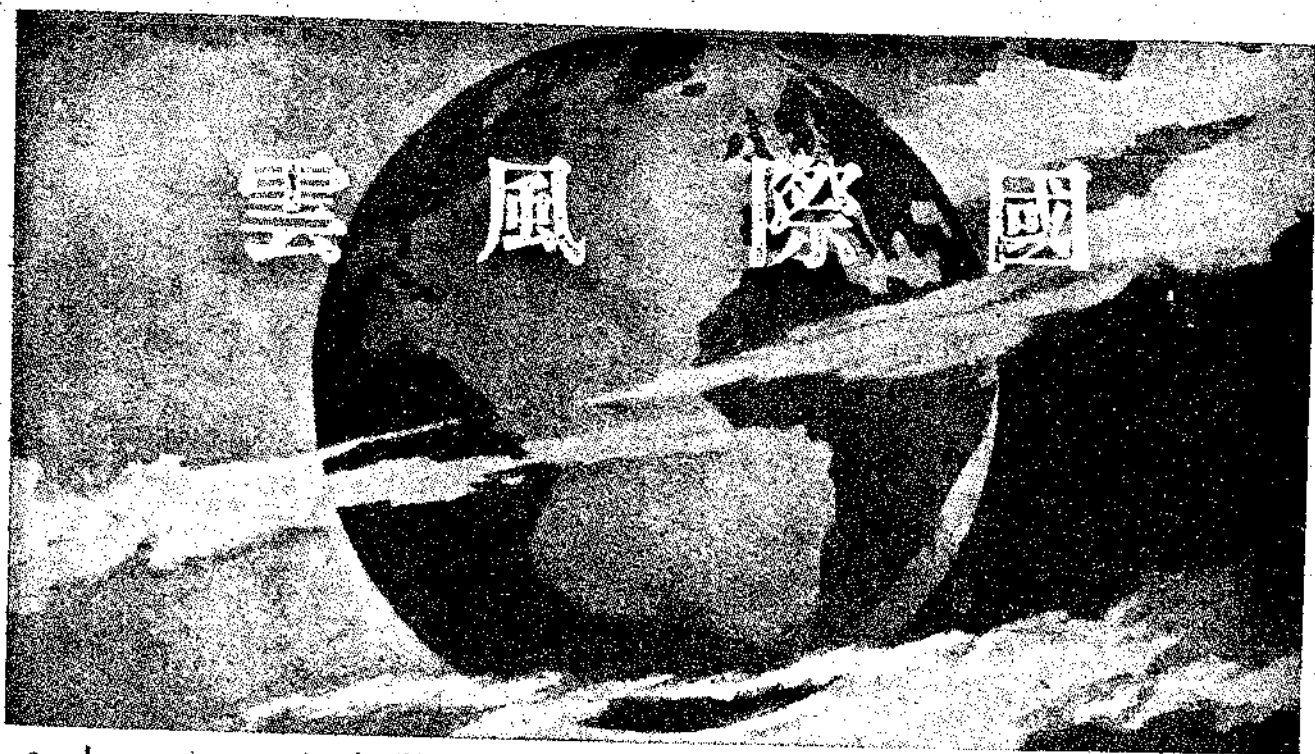
三國夫人(歷史劇)

佩冰(一一三)

編輯後記

編輯室(一一三)

藝文



歐戰新形勢及其展望

上官傑

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戰爭終是一件痛苦的事，所以無論直接或間接感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終希望戰爭早一些結束——唯一的例外是軍火商以及靠戰爭發財的人們。交戰的雙方，對早日結束戰爭的期望更爲迫切，不過他們附帶一個更高的條件，就是勝利。從今天歐戰中心的德蘇兩國講，史太林在勞動節的時候，就宣傳今年是勝利年；德國方面於南路戰爭得手時，也期待進到伏爾加河入裏海口以後，戰爭可暫時告一段落。然而戰爭一發動之後，就不會像人們的希望那般容易了結，在交戰的一面沒有到實在不能再掙扎的時候，終是拖延下去的，特別是今天交戰中的主要國家都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而且所有強國都已牽入戰爭，沒有第三者能以壓力加到交戰國頭上，使她們在一方倒下之前接受停戰。

當前的歐洲戰爭，其趨勢還要延長，筆者在本刊第三期論蘇德戰爭的性質時已指出過。在過去的一箇月中，作戰雙方的消耗比以前更大，但戰爭依然不會因此而達到決定階段。儘管這樣，大規模消耗戰已使雙方更感困難，不僅屢戰屢敗的協約國如此，就是在戰場上每次都有戰果可計的德國及其盟邦，也不能例外。

戰爭愈擴大愈持久，則所遭遇的困難愈多，這個原則本來是不因時間空間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的。但最近似乎愈益顯著了。這是歐戰中的新形勢。爲檢討便利起見，可分爲（一）雙方人力物力的消長，（二）第二戰線在那裏？（三）有形的兩線作戰與無形的兩線作戰，（四）中立國的動向，（五）決定勝負的條件。

（一）雙方人力物力的消長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大戰開始到現在，已歷三年多。在三年以前，德義軸心在人力上當然不能和民主國家相比（當時歐洲多數國家站在英法一邊），在物力上更是相差遠甚。誠如一般的說法，軸心國家是「無」的國家，而民主協約國則爲「有」的國家。所以戰爭一



歐戰新形勢及其展望

上官傑

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戰爭終是一件痛苦的事，所以無論直接或間接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們，終希望戰爭早一些結束——唯一的例外是軍火商以及靠戰爭發財的人們。交戰的雙方，對早日結束戰爭的期望更為迫切，不過他們附帶一個更高的條件，就是勝利。從今天歐戰中心的德蘇兩國講，史太林在勞動節的時候，就宣傳今年是勝利年；德國方面於南路戰爭得手時，也期待進到伏爾加河入裏海口以後，戰爭可暫時告一段落。然而戰爭一發動之後，就不會像人們的希望那般容易了結，在交戰的一面沒有到實在不能再掙扎的時候，終是拖延下去的，特別是今天，在交戰中的主要國家都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而且所有強國都已牽入戰爭，沒有第三者能以壓力加到交戰國頭上，使她們在一方倒下之前接受停戰。

當前的歐洲戰爭，其趨勢還要延長，筆者在本刊第三期論蘇德戰爭的性質時已指出過。在過去的一箇月中，作戰雙方的消耗比以前更大，但戰爭依然不會因此而達到決定階段。儘管這樣，大規模消耗戰已使雙方更感困難，不僅屢戰屢敗的協約國如此，就是在戰場上每次都有戰果可計的德國及其盟邦，也不能例外。

戰爭愈擴大愈持久，則所遭遇的困難愈多，這個原則本來是不因時間空間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的。但最近似乎愈益顯著了。這是歐戰中的新形勢。為檢討便利起見，可分為（一）雙方人力物力的消長，（二）第二戰線在那裏？（三）有形的兩線作戰與無形的兩線作戰，（四）中立國的動向，（五）決定勝負的條件。

（一）雙方人力物力的消長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大戰開始到現在，已歷三年多。在三年以前，德義軸心在人力上當然不能和民主國家相比（當時歐洲多數國家站在英法一邊），在物力上更是相差遠甚。誠如一般的說法，軸心國家是「無」的國家，而民主協約國則為「有」的國家。所以戰爭一

嘗試。關於狄埃浦登陸事件的宣傳，德國方面

顯然做得太凌亂，各方面各地的解說，都是人各一詞。不過，登陸的協約軍是被擊退了。當然這不能說是第二戰線。但是不是第二戰線的前奏；那就很難斷言。英國官方說是爲了搜集

情報，這無異是說藉以試探德軍在西岸的防禦力量，也可以說是作爲第二戰線的準備。九月三日英國參戰三週紀念日英國陸軍部檢討歐戰

三年來的戰局，會稱「英美兩國準備開關第二戰線已歷數月之久。不列顛羣島將爲英美進攻西歐之根據地。英軍及協約國軍隊正在英國海岸作登陸戰訓練。」（海通社瑞典京城電）這

是英國最高軍事行政機關的話，不能完全不負責任；但是也不應過分的信任。因爲一則可能是藉以緩和民間的熱烈要求；二則「兵不厭詐」，如真有其事，反而或許不會說得如此肯定

先

畢

邱吉爾一離開莫斯科，開羅的英軍司令部

就改組，以亞歷山大代替威靈頓將軍，接着又添設了伊朗伊拉克的英軍司令部，以威爾遜將軍任總司令。同時美國陸軍不斷開到伊拉克，

十一萬噸的軍用品也運到了。於是一般的觀察，以爲英美所擬開關的第二戰線是在中東。這

是非常滑稽的說法。英美在伊朗布置軍事，僅是防禦德軍從高加索下去，毫沒有積極作用，

3

與第二戰線是絕對無關的。因爲第二戰線的真意，在牽制德軍以減少德軍在東線的力量，如果伊朗成爲戰場，這不是英美進攻德國，而是

德國進攻英美，那裏能說是第二戰線！埃及方面美國也開了許多軍隊去，（八月底美軍到阿拉伯前線的有五萬），巴西對德義

宣戰之後，美軍會在西非洲比屬剛果的港口登陸。但這些都是屬於防禦性質的。因爲羅美爾

將軍（德義聯軍主帥）也已得到十萬精兵的補充正在向埃及作新攻勢，而西非洲和南美洲的

距離很近，在積極方面英美不忘情於法屬非洲，在消極方面爲了保衛南美，也不能不先下手

爲強。

從八月下旬起，直布羅陀的軍艦不斷增加，八月廿九日英軍且作大規模的登陸演習。墨

索里尼的喉舌蓋達在義大利人民報屢次提到地中海沿岸防務的鞏固，英美如企圖登陸作戰，

必定碰壁。言外之意，似乎透露出英美有在地中海沿岸登陸以開關第二戰線的企圖。這個可

能性當然有的，而且比較在西歐沿岸登陸的可能性爲大。因爲英軍對德作戰，從來沒有勝利

過，大有「談虎色變」之概，不敢輕易嘗試，對義大利，則作戰的勇氣要比較大些。

上面的分析，不過根據幾種流行的傳說作一比較，實際上英美能否在今年以內開關第二

戰線，還要看東線的形勢而定。

(三)有形的兩線作戰與

無形的兩線作戰

今天，戰爭已把全世界主要各國都拖進去

了，而且交戰雙方，除蘇聯之外，都陷於兩線作戰之中。正如一般人所了解，兩線作戰是一件困苦的事，但真正足以困擾交戰集團的，無

形的兩線作戰遠甚於有形的兩線作戰。如以困苦的程度作比較，大概前者要比後者增加千百

倍。

有形的兩線作戰，如德國一面對蘇，一面對英美；英美一面對德義，一面對日本。敵人

不止一個，戰線不止一條，戰場不止一處，肆應萬端，必須料敵無遺，始能應付裕如，而不

陷於進退失據。然而這還十分困難，祇要判斷得正確，輕重之間，就可以照主客觀的條件

作適當的安排。獨無形的兩線作戰，會破壞原定計劃，使當事者不能對它取守勢，甚至會因

此對全局陷於失去主動。

什麼是無形的兩線作戰呢？那就是自己集團以內的糾紛與騷擾。中國古代學者論修身之道，嘗說：「除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這

個原理，也可以應用於政治軍事。

最顯著的是英國。如印度的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的反對英美駐軍風潮，伊朗和埃及對英國的反響，所給予英國當局的困擾，決不在德軍攻勢之下。其中特別是印度和北愛爾蘭，行動日趨激烈。

印度的民族革命歷史，為一般人所熟知。

戰爭使英帝國愈加重視印度的人力物力，必須加緊控制，加緊榨取，而印度民族運動者則認為戰爭時期是印度獨立不可失去的良機，於是克里浦斯的欺騙失效，國民大會黨終決議「英國退出印度」，「印度立即獨立」。英帝國的假面具撕去了，改取高壓手段。甘地，尼赫魯等被捕已一個半月（筆者執筆時止），印度人民的反英高潮，愈鎮壓愈激昂，罷工暴動，遍及各地，羈押政治犯的監獄也不斷發生騷擾；印度民族間宗教派別的紛歧，一向是英帝國主義利用以分裂印度，延長對印度的統治的主要因素，現在則已有聯成共同戰線的可能了。儘管邱吉爾於九月十日在英下院演說，力稱國民大會黨並不能代表印度多數人民，但英帝國對印度的統治，很快要臨末日了。

愛爾蘭人素來是不滿意於英格蘭統治的，上次歐洲大戰之前，愛爾蘭人就準備在英國對外作戰時獨立，這個目的，雖然沒有完全達到，愛爾蘭終分為南北兩部，南愛爾蘭自由邦是

獨立於不列顛聯合王國之外的。在英倫三島的防務上，愛爾蘭是比較薄弱的一環，為防範德軍在愛爾蘭登陸起見，現在北愛爾蘭駐有英軍不少，而開到歐洲去的美國軍隊，也集中在北愛。北愛共和軍反對英美駐軍，與警察衝突，一個愛爾蘭的青年名威廉的被判處死刑，於是反抗的怒火就爆發了。英當局到處逮捕共和軍嫌疑的愛爾蘭人，先後已達數百名，而愛爾蘭的騷動則遍及各地，槍擊警察，截擊警署等事件，幾乎沒有一日沒有。

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及巴力斯坦等處的回教徒，都有反英的行動。據維希消息，敘利亞的農民拒絕當地當局（特戈爾派）徵發糧食命令。

這些都是英國的第二線戰爭，其作戰的艱苦，並不下於有形的戰爭。

同樣的困難，對德國也是存在的——當然在程度上沒有英國那樣厲害。在佔領區內，潛發的反對勢力還沒有肅清，報紙上所揭載的，已有：挪威人民陸續逃到瑞典境內去；丹麥破獲秘密電台，法國維希政府一再呼籲人民合作；南斯拉夫的游擊隊的擾亂消息更時見德義兩國通訊社的報導。如海通社九月七日阿格朗電「義大利及克羅地軍隊，三面進攻達爾馬西亞中部畢沃柯佛伏洛格拉茲兩區內的共產軍第二

旅，斃共軍一千〇八十八名，受傷者數百。」哈瓦斯社六日匈京電稱：「克羅地邦鐵路管理局因上週間波斯尼亞南部鐵路沿線，迭次發生襲擊事件，已通令柴勒格至斯比里特及柴勒格至蘇薩克間之火車暫行停駛」。在捷克，德國駐捷保護地行政長官赫特里樞被刺以後，兇手迄未逮捕；直到九月四日，將有藏匿兇手嫌疑的四個教士槍決。

據東京朝日新聞九月七日載柏林專電，稱「德國東部佔領地行政長官洛森培六日在納粹機關報「人民觀察報」發表論文，說明對歐洲各佔領國之根本方針。大意稱：在此次大戰中，德國國民為歐洲建設，在前線盡其最大之犧牲，在後方者自當忍耐其一切不便。因此要求會為吾人敵國之佔領地各國盡其最大之犧牲，亦屬當然之事。一部份彼等忘却戰敗之事實，有時仍顯示對德反感。然在現在之戰爭中，其能要求優先地位者，惟德國及其直接之盟國耳。德國今日正為全歐洲除去共產主義之危險，故已成為歐洲之代表國。其目的在使法比荷等國人民免被共產主義所征服，故並不欲奪取彼等之土地。彼等今日除繼續工作，維持生存外，自當為德國及其同盟國而努力。當此新歐洲建設期中，亦惟有與德國相協力始能得到生存，過去希特勒元首已屢次顯示寬大之態度，乃

此種情形，彼等猶未完全理解，至為遺憾！歐洲大陸各國國民為其自身命運，自當積極與德國及其同盟國協力；亦惟有如此，始能使歐洲問題之解決及大戰之結果，更可早日到來。」（同盟社七日東京電）在這篇文章裏，可以看出佔領地各國國民對德國的協力沒有達到圓滿地步。

此外，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對外錫爾伐尼亞的爭執，也頗使其盟主感到相當棘手。因為羅匈兩國對保護其民族各具理由，而且態度都很

堅決，羅國總理的演說及羅京的廣播，非常憤慨，甚至表示此為匈牙利蠶食整個羅馬尼亞的開始。至於匈牙利方面，也不會肯讓步。另外一方面，羅匈兩國都是參與東線作戰最積極最努力的國家，羅馬尼亞出兵已逾五十萬，匈牙利出兵已逾三十萬，在東線的聯軍中，除德國軍隊以外，羅匈兩國約佔三分之二。她們這樣出力，當然希望德國在她們各自的本身問題上能得到報酬的。

(四)中立國的動向

今天，全世界上的中立國祇有土耳其，瑞典，瑞士，葡萄牙，阿根廷，智利了，除此以外，還有半個，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和德義是同盟國，但她沒有參戰，她的派遣軍隊參加東

線作戰，是基於反共一點，是用以志願軍名義，對英美則還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交戰雙方為了增加自己的聲勢起見，都竭力拉攏中立國加入自己一方面，至少要使她們對自己增加善意。而中立國呢？當然不能絕對一體同仁，總是多少有些畸輕畸重的。所以一方表示接近，一方稍示疏遠的原因，大都由歷史地理所造成，而接近與疏遠的關係一旦轉移，則大都根據於利害，換句話說，就是誰佔優勢就比較傾向着誰而疏遠另一方面。

最近的發展，雖然巴西是向德義宣戰了，美國竭力利用這件事促使南美各國更進一步的敵視軸心國家，但阿根廷和智利依然不變其中立政策。但葡萄牙則公然表示同情巴西，雖然中立還是中立，但這一點已經足以表示其態度了。瑞典的態度，可說對蘇聯潛擬出沒其領海表示憤慨一點可以得到若干啓示的。

土耳其的處境比較最困難，因為戰火已將包圍着她了，不容易中立到底，但她現在還是保持中立。在歷史上她是接近德國與蘇聯的，對英國有歷史的宿恨，但後來又接受過英國的經濟援助，所以她的處境是左右為難的。最近協約國為了蘇聯黑海艦隊的出路和伊朗的防務問題，盡力拉攏土耳其，但土耳其還是守中立。至於德國方面，今天對土耳其的要求，也僅

僅是能繼續中立，在短時期中，土耳其是不可能拉到軸心國方面去的。

西班牙對外雖沒有什麼新行動，但內政上却作了一個大變動，而這個變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西班牙的外交部長蘇納，是法朗琪黨政治會議的主席，如所周知，是著名的親德派。在西班牙國內，他的勢力不在弗朗哥之下。九月三日弗朗哥將西班牙內閣改組，以左達那將軍繼任外長，而法朗琪黨的政治會議主席則由弗朗哥自兼。關於這一行動，弗朗哥說是為政治軍事的一致。換句話說，就是以陸軍的主張支配政治。西班牙陸軍，在傳統上是親英的，左達那將軍過去担任外長的時候，也是以對英外交靈活著稱。不錯，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是不會改變的，但這裏所謂不變，祇是不變其中立政策而已，在短時期內，決不會對德義更接近，也不會對英美更疏遠。為什麼弗朗哥在此時採取如此方針，這是值得玩味的。

(五)決定戰爭勝負的條件

如所周知，戰爭勝負是決定於雙方主力的盛衰的，那一方面的主力被擊潰，那一方面就失敗。中國古語有「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一 極東蘇聯與西伯利

亞之認識

德蘇戰爭之結果，西伯利亞極東方面將與日本發生重要關係，其事甚為明顯，故橫於日蘇國境之背後廣漠無垠之西伯利亞所有政治經濟之現狀吾人胥一一加以認識，此亦一重要問題也。

蘇聯已從西方蒙受德意志極強大之壓力，

歐俄之西半部已為德國防軍所席捲，戰局如再進展，斯達林政府或將遷都於烏拉嶺南麓之斯未羅夫斯克市，或西部西伯利亞之諾服西比斯克市方面亦未可知。

然則西伯利亞就中與日本最接近之極東地方，薩哈連，堪察加方面含有重要政治之意味，不待言而自明矣。日清戰役之前夜，福島中佐斷然

為單騎遠征之行以來，所謂西伯利亞者已漸為日本國民所認識。迨二葉亭回迷，大庭柯公氏出，俄國問題之重要，無論從文學方面，或自政治，社會問題之立場，皆感到深切之需要。大庭柯公嘗謂：日俄之接觸定在西伯利亞極東方面，故極力主張從事於亞俄，即西伯利亞之研究讀其羅西亞紀行一書，就貝加湖方面之民族，風習，資源三者，異常關心，亦足以想見其志趣矣。

當日俄風雲正急之時，戶水寬人貝加湖博士之外，尚有七先覺者，毅然以對俄政策之國民的推進力自任，在彼等主張之中，滲透有西伯利亞問題之色彩，極為濃厚。先是明治三十四年，石澤發身氏會刊行其所著『白山黑水』彼將西伯利亞遠征時親歷所見聞一切風物必為紹介，並吐露其關於西伯利亞政策之意見，頗有足取者。至大正年間，參謀本部之井染中佐，刊行其『西伯利亞經濟地理』之大著，始對於西伯利亞之經濟，民族，社會，資源，地理等一切情形詳明敘述。其意志所及與其努力之結果，於樹立國家百年大計上貢獻誠非淺鮮。時世推移之結果，西伯利亞大陸問題又以德蘇戰爭為引線而現身於一億國民之前。日本賭其國運之南進北進兩問題之解決，實以今日為最難得之機會所謂百年大業之廣域共榮團

的話，就是說明這個道理。因此，流行的見解都集中注意力於德蘇戰爭，以為戰爭將決定於德國和蘇聯誰先輸下。這個原則或須還可以引用到今後的戰爭，但決不能機械地看。今天，戰爭既長期化，誰也不會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某一處死拚的，一個戰鬥或一個戰役的勝負，都不能決定戰局。照德蘇雙方的戰報，無論那一方面的損失，戰士已損失了一千餘萬之多，但是戰爭還是繼續到現在，將來還是要繼續下去。

根據最近幾年戰爭的發展，似乎在推測戰局的各種條件上可以加上一個新因素，就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條件之一，是交戰雙方集團中最弱的一環誰先發生裂痕。因為現在戰爭已把許多國家（幾乎是所有的國家）都交織在裏面，有一些是足以增強集團的力量，有些則祇增加集團的負擔，而大多數則同樣具備兩種資格，參加之後，集團的力量因增強了，但集團的負擔也增加了。而這些國家的困難，本身既無法解決，無法應付，集團也不能置之不理，因此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甚至影響到全局。歐戰開始後一年半以內英國的屢戰屢敗，這是其主要原因。

這次空前悲壯激烈的大戰，將來判明勝敗的關鍵，或許不在雙方主力戰的勝負，而在交戰集團中最脆弱的一環開始的。

利亞

其編成僅靠南方政策之解決，猶爲未足。必待北方共榮圈之成就而後萬全之果實始克收穫耳。

棉花，橡皮，金

鷄納等原料固必須確保於南方共榮圈之中

平觀

，然石油與錫不必專恃蘭印資源也。寧謂

三傳著

北方共榮圈中大有確保此兩種物資供給路

線之可能。又況在戰時日本，日用品中急

於需要之製紙原料木

業一物，除西伯利亞，沿海州，薩哈連能確保其資源外別無取得之途徑。可見北方共榮圈之編成與南方共榮圈同爲絕對緊要之國家的大事業。

二 日本與西伯利亞

從現在盱衡將來世界大勢而定日本之世界政策，此西伯利亞極東問題所以有絕對之意義，不寧唯是北方共榮圈之編成不僅能解決北方問題且於處理中日事變上有極大之效能。南

方政策也，北方政策也，事變處理也，苟各各分別加以考慮，時皆不過爲違背現實之一種紙上空談，實則無論南方政策，北方政策，其對於中日事變處理之効用上，皆多多少少有有機的之關聯不可或分也。

日本之勢力，與北方地域，實有密切之關係。若使西伯利亞，沿海州，與日本結成緊密之共榮圈，不但能使該地域所產煤，石油，鐵礦，金礦，卑金屬，化學原料，以及木漿資源皆供日本經濟上之用途，且日本所有精密機械，高度技術，以及輕工業品之消費物資，皆足以供給此等地帶，而使當地民衆得以安居樂業，有無相通。行見萬邦各得其所之經濟新秩序將從此建立而發揮其效能矣。

與廣域共榮圈編成有關聯之日本勢力之北進實予奄奄一息之重慶政權以極大之政治壓力，其理甚明何。蓋自德蘇戰事發生以來，蘇聯之對蔣援助已不如從前之努力，在重慶方面，正汲汲於中蘇聯絡之恢復原狀。若於其時極東蘇聯之廣大北方地域突然加入與日本勢力極密分之共榮關係，實與南方共榮圈之編成相配合，而自北，東，南三面包圍重慶形成馬蹄型而展開東亞作戰地理。其於解決中日事變上實有密切不可分離之關係彰彰明。

吾人當日蘇通商協定及貿易支付協定成立

之際，原期木漿原料以及西伯利亞極東龐大資源之供給，悉納入於物物交易組織之中，不意事與願違，僅石油，白金，錳，三種物資轉入得以決定且至多不過年額三千萬圓之小規模交易，無關宏旨。

夫日蘇通商協定僅僅爲一種試驗的提案，若欲乘此德蘇大戰之機會，而另圖日蘇關係之改進，其必慎重考察西伯利亞龐大之原料資源問題始可。

三 西伯利亞之經濟價值

西伯利亞，極東沿海州，薩哈連，堪察加等地方貯有無盡藏之重要資源，今不大加開發徒使貨棄於地，豈不可惜。此西伯利亞問題所以爲目前日本極大關心之事也。

原來蘇維埃政府當一九二八年計劃經濟開始時，曾對於極東西伯利亞方面非常注意，即自五年計劃本身而論，亦以亞洲俄羅斯之資源開發而達到蘇聯高度國防國家之建設爲目的者。其第一次五年計劃係擴充蘇聯本國內舊工業經濟，或建設新工業。根據此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內所成就之本國經濟之擴大，乃有第二次五年計劃，愈益向西伯利亞極東地方之資源開

發與工業組織之新創設邁進。

當俄國帝政時代西伯利亞工業非毫無存在者，然此等工業僅屬極低程度之製粉，釀酒，皮革等，手工業或少數輕工業而已。且大部分帶有封建的家內手工業色彩，不足取也。

此西伯利亞大陸包有無盡藏之重要原料，而蘇聯以重工業化之高度國防國家之建設為目的之經濟政策，適扮演此重大之經濟名角，而盡其任務。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後，西伯利亞經濟之開發大為着手矣。

然自德蘇大戰以後，吾人觀察東亞之情勢，對於廣域共榮圈之編成，認為此等西伯利亞極東之北方地域，大有成為重要經濟政策對象之價值。查西伯利亞，（包含極東全部地方）之總面積相當於蘇聯全國之六〇%，共有一三一二萬平方公里。其版圖之龐大，洵足驚人者。溯自十六世紀莫斯科娃帝國時代可薩克頭目愛爾摩克越烏拉爾山脈遠征西伯利亞以來，西伯利亞遂成帝俄極東政策之重要地域。復經十七世紀阿托喇沙夫提督之極東堪察加遠征前後約二百年之經營而後西伯利亞之全版圖遂歸帝俄所領有矣。

迨蘇俄計劃經濟政策開始實行以後，乃知西伯利亞大陸有無量數重要資源之存在。例如烏拉爾山麓之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地方，有二十

五億噸之鐵礦資源，卑金屬化學原礦之存在亦

首先發見於此，尤以西伯利亞貯藏四四五〇億噸之克池貝斯煤田為世界有數之石炭原料資源，此二十五億噸之烏拉爾鐵礦與四四五〇億噸之克池貝斯煤田苟以合理的方法加以開發，則蘇聯國防經濟之完成及西伯利亞全土重工業化之實現將不難達其目的。所謂五年計劃之立案實根據於此，而西伯利亞經濟之建設及其重工業政策，遂遂透蘇聯計劃經濟之全部而為其根本方針將非貫徹不可。

於是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地方遂建設年產三百萬噸以上之一大製鐵工場，而烏拉爾，克池貝斯又與開梅洛夫，克池乃茲，斯未羅夫斯克等重要工業都市聯成一工業組織系統，復於此等都市新設鉅大之發電所，而以克池貝斯無盡藏之石炭，燃料開發烏拉爾鐵礦資源。此烏拉爾，克池貝斯綜合企業其規模之偉大，僅次於烏克蘭，而組成蘇聯國防工業之中樞地帶，其經濟上價值極高。

四 蘇聯軍需經濟之中心

地移設在西伯利亞

德蘇戰爭之結果從前為蘇聯軍需經濟中心地之烏克蘭一旦為德軍席捲以去，蘇聯政府自

不得不盡全力於烏拉爾，克池貝斯軍需工業之擴大強化。德蘇戰爭到達長期消耗戰之階段以後，雖在歐蘇部分如莫斯科，高爾基，及伏爾加河沿岸地方軍需工業生產力擴大問題甚為懸上。顧自大勢觀之，與其在歐蘇方面擴充重工業之生產，不如專注全力於西部西伯利亞及烏拉爾之軍需工業較為得策。

誠然蘇俄本部之軍需工業地帶自帝政末期進於蘇維埃時代，已積數十年之過程築有十分經濟之基礎，舍之實深可惜，然須知此等地帶在德國閃電戰之下，其地位非常危險，而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之重工業地帶則距蘇聯西部國境有數千公里之遙，不在德空軍空襲圈以內，同時距極東方面亦有數千公里，屬諸空襲圈以外，自不待言。且在此地域內不唯煤，鐵，錳，銅，錫，亞鉛，石油，其他化學原料資源異常豐富，即龐大之農田面積在西部西伯利亞亦有一一三〇萬俄畝之多。

惟尙成問題者以有如此龐大的軍用資源之烏拉爾克池貝斯而開發期如此之短僅自一九三三年度之第二次五年計劃始着手進行。目前未必已到達能發揮其全部生產力之階段，但無論如何烏拉爾，克池貝斯之經濟地位在蘇俄全國或在西伯利亞已有決定的之力量。

五 宜開發貝加湖畔豐富

之庫藏

雖然自日蘇關係之觀點而討論西伯利亞問題，其最有重大之意義者不在其西部而在其中部之貝加爾湖畔，或則極東沿海州薩哈連堪察加方面。

貝加爾湖畔除產錫銅鉛鉍等卑金屬外，值得注意者為謙倫霍夫煤田之重要資源。其貯藏量亦有一，四〇〇〇億噸之多，且安加拉河有二四〇〇萬馬力之強有力水源，苟利用其水力一KW時之電費僅值俄幣二分之一錢，或分之二錢，可謂廉矣。

就東亞廣域共榮圈而論錫原料資源之確保為重要問題之一，而貝加爾湖畔實埋藏有龐大之原礦，此值得吾人重視者。蘇聯政府亦欲造成此地帶為一大卑金屬工業地，曾在其第三次五年計劃期內着着開始建設，首先求工業動力之確保，乃在貝加爾湖畔着手建築兩大發電所。一曰貝爾哈脫，有八〇萬KW之馬力，二曰貝加爾有五二萬KW之馬力，當日蘇通商協定締結之時，蘇聯曾以電氣機械及零件之輸入為其重要項目。吾人推測其主要之目的，即在貝加爾湖畔之發電設備。

由是觀之，倘使以日本之高度技術，精密機械及其勞動力開發貝加爾湖畔龐大之卑金屬資源，大足以彌補蘇聯技術上的缺陷，西伯利亞之重要資源百分之百得以開發，其要在於將西伯利亞名實兩者俱編入東亞廣域共榮圈之中而後可。

一言以蔽之重要資源埋藏極富，而開發之技術與勞動力深感不足，此西伯利亞之實情也。不唯貝加爾湖畔如是，即極東沿海州亦莫不如是。喀布羅夫斯克市之西方，皮洛皮安猶太人自治州有勃爾貝斯煤田貯藏量達一，四〇億噸，其附近小興安嶺有二五億噸以上之鐵礦。其在南部之浦鹽附近則有蘇萊煤田，屋利加鐵礦漢河下游之砂金，山金，各地之銅，其他卑金屬到處皆是，倘有木漿原料之龐大森林，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因技術低劣勞動力缺乏致大好經濟資源棄擲地下，惜哉。

六 如何認識西伯利亞

號稱領有地球陸地六分之一之廣大版圖之蘇聯，其面積之六〇%即屬西伯利亞，其此廣漠之地域中散在無數之重要資源，固不足怪也。

若從地域的屬性之點而論，西伯利亞實為亞細亞大陸之一部分，我國國策既以東亞廣域

共榮圈之結成爲百年之大業，對此自不能不有密切之注視。

西伯利亞之名稱從俄語「西比利」而來，而「西比利」之語原實由蒙古語轉變而來。有森林，唯一無二，最高無上等意義。可見上古之西伯利亞地方爲蒙古民族或其他亞細亞民族之居住地帶，帶有亞細亞色彩甚爲濃厚。故西伯利亞與東亞共榮圈實有非常密切之關係。現在貝加爾東有所謂布利亞蒙古自治共和國者約有六十萬人之布利亞系蒙古民族居住其間。其他各地亞西亞系民族廣爲分布不知凡幾。要之，此等亞西亞民族之語言皆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與日本民族有密切之人種關係。故以西伯利亞大陸編入東亞廣域經濟圈內，其經濟政策之根據，並非憑空而來，不惟因西伯利亞經濟資源豐富之故，蓋從民族，地理，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研究，皆宜將西伯利亞區域編爲有無相通相互依存之共榮圈，以完成東亞新秩序之道義的使命。換言之，吾人須十分認識西伯利亞固有民族與日本民族實爲一體，西伯利亞大陸之有亞細亞性，即與東亞共榮圈有不可分之關係，此點尤不可不重言以申明之也。

高加索油田與蘇聯石油事業的發展

蕭明

引言

二十世紀的戰爭，不是舊式的僅以槍砲的火力與士兵的多寡為決戰主體的戰爭，而是應用海陸空軍全面進攻的大規模的科學戰爭，由於上次大戰後各國備戰的熱烈化，作戰武器的精良與複雜性已趨於登峯造極，同時戰爭為的形式與本質也隨之引起極大的變化，現代戰爭的形式，不僅表現於二國軍士在火線上的角逐，同時還將展開熱烈的外交戰，宣傳戰，貨幣戰和資源戰，戰爭乃以全面性的形態出現，這便是二十世紀到處風行的所謂「立體戰爭」。

在此原則下，軍隊機械化固為作戰勝利的一大要素，而最後勝利的獲得實有賴於豐富的軍需資源，戰時經濟機構成為作戰部隊中一個足以影響整個作戰前途的重要組織，在上次大戰時，德國的失敗不在於士兵戰鬥力的崩潰，而是無法克服協約國經濟封鎖所引起的恐慌。在這次大戰的進行過程中，此種現象將更為普遍，這是可斷言的。

在所有的軍需資源中，可以說明物質與戰

爭的關係最切者則為石油，上面已經說過，現代的戰爭既是應用海陸空軍的大規模的科學戰爭，而石油便是這一切機械的原動力，吾人可以設想一下，假使任何一國沒有了石油，任憑它的士兵如何勇於作戰，武器如何精良，結果將怎樣呢？戰艦，巡洋艦，和驅逐艦都因為缺乏石油而被擱在港灣的船塢裏，每小時飛翔空際速率達二百餘里的飛機停在機場裏無法應用，坦克車，自動車，以及一切機械化的兵器都失去了原來的效用，所以法國的福煦大將會經說過：「戰時的一滴石油，和人的點一滴血液，有同樣的價值。」

自從第一次歐戰結束以後，石油的應用愈來愈廣了，戰前一切以石炭為燃料的主體動力，戰後均代以石油了。戰前石炭燃料船的比例佔百分之八八·八四，戰後十年即減至百分之五四·七七，但是在另一方面揮發油燃料船却從戰前的百分之〇·四五增至戰後十年的一四·四〇，重油燃料也從百分之六·六五增至二八·八七。這樣，石油的用途愈廣，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石油資源的爭奪也愈見激烈。

今再舉實際的數目為例，以見石油的重要性：「在第一次大戰以前，世界的船舶總噸數四千四百萬噸當中，用煤油的不過五十二萬噸，但第二次大戰以前，七千萬噸中已達三千五百萬噸，像今日的軍艦，幾乎全部是用重油的，世界的汽車總數從一九一六年的四百萬輛增到今日的四千萬輛以上，行駛的里數，從一九一九年的一百六十萬公里激增到今日的二億公里。由此可知煤油作動力資源，其價值是如何重要，根據不烈采的「戰時煤油供給論，法國的上院議員安尼，柏蘭詹，在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休戰條約締結後的聯合國煤油委員會席上聲明：『從加里福尼亞和賓雪凡尼亞來的美國煤油，從緬甸或婆羅洲來的亞洲煤油，已助我們擊潰德軍，誇耀煤鐵的德國，不會充分考慮到我軍煤油的優越，就是這種優越給與我軍以最後的勝利，這在將來將被稱為煤油的勝利吧』……在今日的世界大戰中，一滴油即一滴血，其用途之如何偉大，任何也不能懷疑」（大鹽曼雄：世界的油田與列強油田爭奪戰）

從這一個觀點出發，再看今日德軍之向蘇

聯生產石油的主要部份高加索發動夏季攻勢，

這決不是沒有原因的，蘇聯亦被稱為世界第二

的產油國，當此世界石油田幾被美國獨佔的今

日，蘇聯石油對於歐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

而高加索的石油產量，在一九三七年實佔蘇

聯產油總量的百分之八七·七，佔領高加索無

疑的將予蘇聯以致命的打擊，這是誰也不能否

認的，在這高加索爭奪戰快臨決戰階段的今日

，我們對於高加索油田以及蘇聯石油事業的發

展過程，作一下簡括的敘述，也決不是徒然的

吧！

一 德蘇戰爭與高加索

德國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進攻波蘭以來，

它的軍事行動無往不勝，幾乎佔領了整個的歐

洲大陸，希特拉屢次說明德軍的作戰目標，乃

在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新秩序，此歐洲新秩序

，在政治上統一於一個強力政府之下，在軍事

上互相合作，在經濟上則必須臻於自足自給之

境地。

西歐雖向稱富庶之區，但在經濟上有一弱

點，即糧食和石油之不足自給是，這一問題，

無法獲得合理的解決，則德國今後的作戰必將

發生嚴重困難，歐洲新秩序的建立亦將歸於泡

影，希特拉不惜犧牲一切，以進攻蘇聯的高加

索，即為解決德國在經濟上的困難，德蘇戰爭

無疑的是一個長期的資源戰。

截至今日為止，德國雖佔領了不少的土地

，但它在資源上的弱點，仍舊無法克服，而且

對於今後的繼續作戰，必至發生嚴重的影響，

這項弱點上面已經說過，主要的是糧食和石油

二項，今舉其嚴重的情形如下：

「至於糧食方面，其一即在食物之供給，

德國本身之糧食問題雖不如上次大戰時之嚴重

，然其不足額仍佔百分之二五，同時在其佔領

區中之國家，多數皆有食物缺少之患，如挪威

之短少額達百分之五七，比利士之短少額達六

分之四九，荷蘭之短少額達百分之三三，法國

之短少額達百分之三〇……」

「另一更為嚴重而可慮之問題即為德國在

目前為止，尚未獲得充分之石油資源。羅馬尼

亞之石油，固已在其掌握之中，但羅馬尼亞之

石油，年產不過二百萬噸；同時德國所謂液體化之

人爲石油每年至多不過三百萬噸，加上波蘭方

面之一百萬噸，總計德國所能利用之石油，每

年不過一千萬噸，此一數目，在德國平時固已

綽綽有餘，但在戰時則相差過巨矣，他且不論

，即以德國去年對蘇戰爭中所消耗之汽油一端

而論，已在三千五百萬噸左右，于此即可知其

戰時之需要為何如矣，且石油為現代戰爭機構

之生命，無石油則戰爭機構即將被迫而停滯，

石油之短少，確為德國最嚴重之問題。換言之

，德國必須有充分之煤油供應而後能為大規模

之攻勢戰，否則恐將被迫而僅作守勢戰與防禦

戰。因此德國必須能獲取高加索而後其勝利之

基礎始告奠定」（何子恆：世界戰局之前瞻）

這一番話，充份說出了高加索對於德蘇戰

爭的重要性，有人預言德軍如不能於今年冬季

以前攻下高加索，則今後德國的作戰便將遭到

相當的困難，讀者也須還記得去年冬季德軍失

敗的故事，原因完全是「冬」將軍幫了蘇聯的

忙，莫斯科的氣候，一入嚴冬，遍地冰雪，在

零下廿五度的嚴寒氣候下，石油也要結凍，一

切機械化部隊便英雄無用武之地，高加索的氣

候在全蘇要算最溫暖了，德軍當可於冬季來臨

時繼續採取攻勢，然而實際上的情形却不是如

此簡單，我們知道，高加索之北還有着有名的

大高加索山脈的山嶽地帶，冬天依然是冬天，

這一山嶽地帶形勢險要，蘇軍憑險而守，進攻

比較不易，德軍目前進攻高加索的軍事，勝利

是有把握的，然而時間的因素或將重陷去年進

攻莫斯科的覆轍，德國人現在在跟時間競走，

然而它還沒有絕對控制時間的把握。

反觀蘇聯方面，我們雖不能說高加索是蘇

聯的生命線，但對於蘇聯作戰的前途，確也起

着決定的作用，蘇聯目前已喪失了大部領土，

假使高加索不保，則德軍便能從事長期戰，而蘇聯則於短期內恐無反攻的力量，對於整個作戰的前途，雖不致於完全絕望，但無論如何，這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二 蘇聯石油在世界石油中的地位

德軍進攻高加索的原因，主要的便是爲奪取高加索的石油田，因此我們稱高加索爭奪戰爲「石油戰爭」，也無不可，高加索油田是蘇聯石油事業的中心，而蘇聯石油事業除了美國以外，便輪到第一位，當此舉世感到石油恐慌無法彌補的今日，蘇聯石油之爲世界各國所重視，是不難想見的。

我們要明瞭蘇聯的石油在世界石油佔居一個怎樣的地位，最好引證一下地質學家對於世界石油埋藏量的調查錄，據美國地質調查局會員友琴·詩且平柴氏調查的結果，他發表了世界煤油埋藏量的數字如下：（見下行）

這個調查表雖常被研究世界石油問題的專家們所引用，不過此種調查僅能表示各國所埋藏煤油量的比例多寡，不能認作準確的數字，詩且平柴氏的調查時期尙在一九一九年，美國煤油的產量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每年總有十萬桶以上，試以一九二六年以後，至一九三二年的產油數量總合起來，則爲九十三億二千萬

地名	埋藏量 (千桶)	比例
北蘇及阿拉斯加	7,000,000	100
墨西哥	4,350,000	62
加拿大	9,950,000	142
北部南美(含秘魯)	7,750,000	111
南部南美(含玻璃維亞)	5,500,000	79
阿爾才里亞與埃與	9,250,000	133
班西亞及英索不達米亞	5,200,000	75
南東俄羅斯及南西	5,850,000	84
西伯利亞高加索	1,150,000	16
羅馬尼亞加里西亞西歐	9,250,000	133
北部俄羅斯，沙加侖	1,250,000	18
日本(含台灣)	1,375,000	19
中國	9,950,000	142
印度	9,950,000	142
東印度	5,015,000	72

桶，如果詩且平柴氏所調查勘定的七十億桶相符合的話，那麼美國的石油早已採掘告罄，現在應該鬧着煤油的恐慌了。但是直到今日，美國依舊埋藏着豐富的石油，由此可知詩且平柴氏的調查在數字上是非常節約的。所以我們要知道蘇聯石油的埋藏量，還得從別的統計上去找尋。

根據蘇聯煤油率增進委員會羅毛夫氏的調查，則全俄羅斯的煤油埋藏量是八十億桶，當較詩且平柴氏所調查的美國七十億桶反而超過

了十億桶，又據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所發表的數字，則蘇聯的煤油埋藏量應爲四十六億七千九百三十萬噸，約佔世界煤油埋藏量七十九億六千一百一十萬噸的百分之六十，照這樣看來，蘇聯是世界最大煤油的埋藏國。

蘇聯的石油，從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到十月革命爆發的一九一七年爲止，在這四年之間，每年有七千二百萬桶或六千七百萬桶的產額，然而在一九一八年因受革命的影響，產額驟然降落至四千另四十五萬桶，這時世界第二產油國的榮號不得不讓與新興的墨西哥。到了革命最劇烈的一九二〇年，那年全蘇的石油產量更是一落千丈，僅爲二千五百五十萬桶，這是蘇聯石油產額最少的一年。

一九二三年的世界總產額激增至十億桶，而這時候蘇聯石油的產量也有若干的增加，其數爲三千八百萬桶，世界總產額自一九二三年至二六年止的四年間是從十億桶漸漸上升，同時蘇聯石油的產量也由四千五百三十一萬桶（一九二四年）而五千二百四十四萬桶（一九二五年）漸增至六千二百萬桶（一九二六年），這幾年內，每年顯示了有一千萬桶的增加，而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在一九二五年有着一千一百萬桶向海外輸出的嘗試。

到了一九二七年，世界石油總產額一躍而

為十三億二千萬桶，一九二八年也略有增加，至一九二九年遂成為空前絕後的巨數十四億八千八百萬桶，這時蘇聯的石油也與世界總產額成正比例的增進，在一九二七年的產額與一九二六年不相上下，其數為七千二百四十萬桶，至一九二八年為八千八百萬桶，至一九二九年增至一億另四百萬桶，不過那時候還不能把代墨西哥承繼第二位的委內瑞拉的光榮奪回來。

先

導

蘇聯石油把委內瑞拉石油一脚踏開而奪還其一九一八年以來被奪的第二位，實在還不過是近十年來的事，那是直等到一九三〇年才奪還的，一九三一年的世界總產額是十三億六千九百萬桶其中美國是八億五千萬桶，佔總額的百分之六二。一，蘇聯比美國雖然不及美國的五分之一，但是在蘇聯已有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最高額，其數為一億六千三百萬桶，蘇聯石油的激增，顯然是受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影響，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開始第二次五年計劃，至一九三八年，世界總產額已增至二十八億四千二百四十萬桶，而蘇聯的產額則為二億九千五百三十萬桶，一九四〇年世界總產額二十九億七千二百七十萬桶，蘇聯的產額則為三億四千二百萬桶，約佔世界總產額的百分之十二。茲將上述記事數字列表如左：

試以一九四〇為例，蘇聯石油產額為世界

世界總產額 (萬桶)	蘇聯煤油 (萬桶)
一九一四年	六八·七
一九一五年	四六·七
一九一六年	四九·六
一九一七年	五〇·五
一九一八年	四七·〇
一九二〇年	六八·七
一九二三年	一〇九·二
一九二四年	一〇三·四
一九二五年	一〇六·九
一九二六年	一〇五·九
一九二七年	一三二·六
一九二八年	一三四·七
一九二九年	一四八·六
一九三〇年	一四九·三
一九三一年	一五六·六
一九三二年	一五三·二
一九三九年	二八四·四
一九四〇年	二九三·七

總產額的百分之二一·五，同年委內瑞拉為百分之九，伊朗為百分之三·五，荷屬東印度為百分之二·七，羅馬尼亞為百分之二，由此可知，蘇聯石油雖趕不上美國。但較之其他各國，却是一個可觀的數字，當此交戰各國誰都感覺石油供應不足的今日，蘇聯石油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 石油產區與歷史

目前蘇聯境內產油的油田，可大別為以下各地：一高加索地方，二為烏拉爾地方，三為中亞細亞和遠東地方，其中要算高加索的產量最豐直到最近為止，它的產量始終保持着百分之八十八左右，儼然成為蘇聯石油事業的中心。

實際上蘇聯的石油事業是以高加索的巴庫起家的，這地方從希臘神話裏知道在很遠的古代就已經埋藏着豐富的油源，關於這一段神話的傳說是這樣的：

在很遠很古的時候，有一位半神名叫普羅米塞，因為要把自己於製造的泥人弄活起來，於是盜了天上的神火，這事被巨神求彼泰所探悉，他於是大怒起來，把普羅米塞活捉起來，綁縛在高加索的山頂上處他三萬年被猛鷹啄食肝臟的極刑，而現在高加索的煤油，相傳就是普羅米塞從巖角滲流下來的血液。

到了紀元前十世紀時，裏海沿岸阿斯基倫半島埋藏於地下的煤油突然爆發，形成了一條直上霄漢的大火柱，晝夜不熄地燃燒着，聰明的人便利用着創立了一種拜火教，由此可知巴庫石油是有着很久的歷史，這是無可疑義的。據地質學家的調查，蘇聯石油的主要埋藏地帶，可分下列五大區域。

第一區域是伏爾加，烏拉爾石油埋藏地帶的威斯脫基諾，羅斯喀喀盆地範圍內的歐俄東部及東北地方，該區大致位於蘇聯中部，東起自烏拉爾山脈，西迄伏爾加沿岸，占有極廣大的地域，依據最近的調查，則可知其埋藏地一直延長至高爾基城，該區的主要石油地帶，為基孟東斜面，烏夫塔河地區，沿其姆河上游烏夫塔城，克拉斯諾喀姆斯克地區等，再在伏爾加中流地方——斯壯蘭，布克爾斯蘭地方等處，亦發見極大的石油埋藏量，這裏約有百萬平方公里的廣大面積，如果積極開發，可以建設為蘇聯石油事業的「第二巴庫」。

第二個區域是在東部歐洲東南裏海沿岸的凹地，亦有豐富油層的分布，即所謂安姆巴石油埋藏地帶，這地方的石油質地特別佳良，該處的主要石油產地，為托茲索爾，馬喀脫，依斯基奈，克普却克，以及巴邱那斯等。

第三個區域，即是佔現在蘇聯最大地位的高加索石油埋藏地帶，分布於大高加索山脈的斜面，主要產地是有名的巴庫，格羅斯尼，賈可浦三處，該地的採取石油，頗有悠久的歷史，至今幾乎獨佔了蘇聯整個的石油事業，其所屬之石油乃屬於第三紀的鹽紀，在黑海裏海沿岸所產者亦然如此。

第四個區域，是中亞細亞的石油埋藏地帶

，該區的油層集中於福爾加那盆地，阿姆，達里亞河的上流，最近在福爾加那西南新發見的諾威布爾斯喀耶，是靠近布哈拉的，其石油及煤氣極為豐富，阿姆，達里亞河上流的油藏地，是在馬斯呼克共和國的霍達，俄烏基，克威斯自地區。

第五個區域，乃是廣大的西伯利亞平原，據專家調查的結果，該區的石油埋藏量殊可驚人，不過至今未加開採，僅在北庫島一帶從事開掘，不久當有很好的成績。

可是這許可埋藏於地下的可貴的石油，自來即不被當局注意過，巴庫的石油，很早以前就用土法開採，不過那時的人並不知道石油的用途，它的用途有三，（一）把原油隨便作為點燈之用；（二）用作車輛的漆料；（三）作為醫治皮膚病的藥料。

巴庫油田之加以近代工業化始於一八七五年，它的興起顯然是受了美國石油事業之興隆所刺激，美國在賓雪凡尼亞地方發見大油田而着手開採是在一八五九年，蘇聯的巴庫油田則要等到十五年後才從事開鑿，這原因大概是因為巴庫地方向來是一片荒土，加之交通不便的緣故吧！

在這以前，巴庫油田也會用原始的方法開採，這是一八二一年的事，直到一八六八年，

巴庫年產石油不過四萬二千噸，但俄國方了這點石油，却完全驅逐了在國內市場的外國石油，且能成為輸出品，其意義相當重大。

最初經營巴庫油的是瑞典諾貝爾兄弟公司以及由羅斯查德領導下的法國黑海裏海公司等外國資最加入，諾貝爾兄弟公司以資金三百萬盧布開始經營，在一八八〇年已建築有八十五所製油所，環繞在巴庫的附近，至一八八三年，巴庫與巴統間五百三十五里的鐵道開通，巴庫的石油可以直接運輸至黑海沿岸，因是在一八八六年由羅斯查德領導下的黑海裏海公司，為了斷絕法國仰給於美國的美油，而接受俄羅斯的石油，從此俄國開始了海外的輸出，日本自一八八八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三年間被撒米爾以撒米爾商會的名義輸入了巨量的巴庫油。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的四年中間，蘇聯的產額竟駕凌於美國之上，而佔着世界第一。一九〇一年的俄油產額是八千五百六十六萬桶，但是後來即為美國所擊敗，以後美國的產額是在飛速地增進。蘇聯則逐步在減少，遂成今日大相懸殊的差額，但在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爆發以前，蘇聯始終保持着「世界第二」的地位。

巴庫煤油自開始到完成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八九六年着手巴庫至巴統間六

百里輸油管的敷設。第二個階段是一九〇〇年開始第一期線的流通。第三個階段就是一九〇七年的全部完成，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發生時，國內醞釀着革命的事變，致使巴庫石油事業陷於停頓的局面，後來於一九〇八年欠來根島發生大噴，至翌年在皮皮，阿衣凡特的諸貝爾公司并發生大噴油，於是巴庫石油事業復向興隆的前途猛晉飛揚起來。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

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發生，聯合國向蘇聯煤油區進攻，企圖奪取高加索的油區，可是革命成功以後，新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將高加索和喬治亞的油礦收歸國營，外人在蘇的石油勢力，都被排除了，英國殼牌石油公司設立的英國高加索石油公司以奪取高加索油田的計劃遂告失敗，於是英國乃變更策略，利用日俄進攻蘇

聯，蹂躪高加索喬治亞等產石油的區域，同時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日內瓦召集對蘇石油，杯葛（Boycott 意即同盟經濟絕交）會議，聯合資本主義各國石油托辣斯，統一反蘇的陣線，以各國政府的力量作後盾，積極進行奪取高加索油區的計劃，同年九月，並在巴黎成立「在俄石油公司國際團」，規定對蘇交涉採取一

致的行動，第一步完成「杯葛同盟」，第二步再圖進行奪取高加索的油田。

這樣的封鎖運動，僅及四月而宣告解體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英荷石油公司首先購入大量的巴庫油，第一個破壞了「杯葛」運動，不久美孚石油公司也步英荷公司的後塵購買了蘇聯的石油，及至一九二四——二五年間，美孚公司且以政府的力量，投資開採蘇聯石油礦，與英法等國作獨佔購入的競爭，西歐列強的「杯葛」同盟，此時已一變而為自相殘殺的鬥爭了。

四 蘇聯石油事業的現狀

蘇聯石油埋藏量的豐富，已在上邊說過，現在再補敘當地油區開鑿的情形如下：

蘇聯石油業的中心，是高加索，而高加索的油田以巴庫為中心，實際上蘇聯的石油業是藉巴庫起家的，在本世紀的初期，巴庫油田的產額，佔着全部產額的百分之九十七左右，其後因新油田陸續被發見，其比例也逐漸減少，可是它的產量始終有增無減，至今日仍保持着蘇聯之中心油田的地位。

繼巴庫油田之後，在高加索山脈的北麓相繼發見了格羅斯尼和買可浦，格羅斯尼地方距離巴庫東北三百米，在喬治亞共和國境內，有新舊兩油田，舊油田自一八九三年以來便使之工業化，現在蘇聯當局正在努力促進生產，新油田的開掘始於一九一三年，從該處至黑海岸過的特浦油港間敷設了六百餘基羅的輸油管，

以作輸送巨量的原油。該處的產量現在已和巴庫並駕齊驅了。

至於買可浦油田，則在格羅斯尼更西距離約三百米達之處，接近特浦油港這裏的油田是從一九〇九年起開始實行計劃的，還有恩伯油在裏海的北岸，一八九九年即投下資本，一九一二年開始用新法開掘，現在的產量也有相當可觀了。

蘇聯石油的產額，自一九〇一年以後，非但沒有增加，反而在逐漸的減退，這一方面是由於巴庫油田的渴枯，一方面是由於採油工人的屢次實行罷工，原來產油的激增引起油價的跌落，而油價的跌落，又間接促成工資的減低，工人因要求提高待遇，不時實行罷工以為要挾，結果使本已萎縮的巴庫石油業更形不振了。

至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革命政府把國內所有石油業收歸國有，當時被沒收的工場，數達三百鄉九家，而其全部資本額為九萬五千四百四十八萬盧布。

自一九二一年樹立蘇聯政權以來，因實行新經濟政策，蘇聯石油業發展之速，是足以驚人的，石油的產量開始與年俱增，當然其主力乃是以巴庫為中心的高加索油田，倘使將增加的數字表示起來，則巴庫油在一九二九年達八

百七十萬噸，一九三三年為一千五百九十八萬噸，一九三七年為二千三百二十二萬噸，一九三八年為二千三百九十萬噸，幾乎超過了戰前的三倍，格羅斯尼油田在一九一三年時為百二十萬噸，革命後其產量有着顯著的增加，一九二九年為四百四十七萬噸，一九三三年為五百另五萬噸，此後一直保持着原狀。買可浦油田的產則在一九一三年時僅為八萬八千餘噸，然一九二九年已為十五萬七千噸，一九三三年為七十六萬六千噸，一九三七年竟一躍而為一百四十八萬噸，一九三八年為二百二十五萬噸較之戰前已增加達二十倍以上。

茲將蘇聯主要石油產地的產量列表如下：
(單位千噸)

全蘇聯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高加索	九〇,三三〇	三三,〇四九	三三,三三九
伏爾加·烏拉爾	八〇,六三三	二二,八六〇	二六,九九三
遠東(北庫頁島)	—	—	一,二九八
托爾克敏共和國	—	—	一,六〇〇
馬斯辟克共和國	—	—	一,五〇〇
塔其克共和國	—	—	一,四〇〇
喀咤夫共和國	—	—	一,三〇〇
喀咤夫共和國	一七	一六	一六

依據上表所示，可見高加索油田的產量始終佔

着中心的地方，但蘇聯當局因鑒高加索石油來源的位置太偏於南部國境，易受外敵的攻擊，故年來莫斯科當局已在高加索外尋求新油田，其中在不久的將來足以代替巴庫油的到是在伏爾加，烏拉爾地方發見的新油田。

烏拉爾地方屬於古生代的地層，誰也不以為這裏會有石油的，可是在一九二八年於探索鉀礦的時候，鑽孔針竟觸到了石油的礦源，於是努力開發的結果，一九三八年產額一千二百萬噸，蘇聯政府已在該田敷設了許多採油的裝置機器設備，俾在烏拉爾一帶建立「第二巴庫」的油區。

蘇聯石油的增進，是經過二次五年計劃的努力，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對於新油田預定的增產率，則烏拉爾為七倍，喀咤夫共和國為四倍，中亞細亞為二，五倍，北庫頁島約為四倍，而對於巴庫等三油區則不擬增產，蘇聯政府預期於第三次五年計劃終了為止，高加索油田與其他各處之油田產量由百分之八十七降為百分之六十五，這一政策如果能完全實現，則今後蘇聯即使喪失了高加索油區的豐源，其本國石油仍能藉新油田的產量而充分自給，蘇聯政府的這一企圖，證明莫斯科當局的目光遠大，同時也說明了蘇聯是一個不易征服的國家。

(完)

一九三五年英國國會通過之

印度新憲法 資料室

該憲法內容大要為：

不列顛皇帝為印度國王，駐印總督直接對英皇負責，任期例為五年。總督下設政務委員六人，英印籍各半，概由英皇指派，其職責如各部長。下議院議員一四一人，其中一〇四人為選出，餘為指定，任期三年。上議院五十八人，三十二人選出，任期五年。總督有權伸縮議員任期。選舉以財產為標準，有選舉權者占全人口百分之五。

省議會之選舉較寬，但選民亦祇佔全人口百分之十二。省長指派各部長須得省議會同意，而省議會議員需經總督批准。為防止任何對於「安全」與「和平」之威脅，總督得隨時頒佈戒嚴法。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概觀

魯楓

一 印度全貌

印度是亞洲三大半島之一，突出在孟加拉灣和阿刺伯海之中，南控印度洋，北隔喜馬拉雅山與我國為鄰，東以緬甸為界，西與伊蘭毗連。佔地四、六七五、六千方公里，人口三五一、三九九、八八〇人，佔世界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同時印度致弱的最大原因，就是種族的太複雜，組織的太散漫，印度有四十五種不同的人種，操一百七十種不同的方言，并分成二千四百族。（據鮑曼著的世界新形勢），大別之可分為三系：一、達羅比荼族，為印度的土著；二、阿利安族，為印度史中之主角，亦為印度民族的基幹，數約二萬三千萬人；三、回教民族，為八世紀以後逐漸侵入印度的塞姆系民族，數約六千餘萬人，此外，還有其它少數的民族，不過在政治上不起顯著的作用罷了。

印度的宗教，最重要的當然是印度教與回教，尤以印度教的勢力為最大，在三萬五千餘

萬的印度人口中，信奉印度教的，約有二萬五千萬人之多，回教僅佔全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兩個教派的主義與利益完全不同，所以常相衝突，尤其是在英帝國主義者的離間挑撥之下，反成為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重阻力。

印度的出產，是相當豐富的。尤以農產品為最盛。如米、麥、棉、麻、均為出產的大宗，其餘礦產也很豐富，英帝國所以僱印度為它的皇冠上一顆明珠的緣故，也就是因為印度有富饒的土地，豐富的出產，可以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現在將印度各種重要物資的產量，分別列表如後：（表見下頁）

印度原為人口衆多，地大物博，一個非常富庶的國家，但因為經過英帝國的過度剝削，肆意欺壓，致使印度的經濟處於極惡劣的境地。印度本為農業國家，然在英帝國的統治之下，已變成一個飢餓的國家。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印度共發生十一次大飢荒，餓殍達三千萬人之多。所以印度如不迅謀脫離英國的桎梏而求

獨立解放，則前途的遭遇，無疑的要不堪設想了。

二 英帝國吞滅印度的史略

印度之落到不列顛帝國的手裏，是要「歸功」於東印度公司的。最初在印度設立東印度公司的有葡萄牙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英國人和法國人，經過不少次的劇烈的競爭之後，英人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公司表面上是經營商業的，實際上，却是各帝國主義者爭取印度殖民地化的有力工具，以後它成為英人敲剝印度人民血汗的輸血管。到一七七三年，東印度公司置於英國直接管理之下，派遣漢斯丁為第一任監督，專門致力於推行英國的殖民政策，從此英人的勢力，就深入到印度的腹地，而印度的危機，也是潛伏於此。

在一八五七年印度會發生過一次得里的大暴動，這個運動延長到二年之久，終於被英帝國用殘酷的手段鎮壓下去。此後英國就開始實

行分化印、回兩教徒的政策。到了一九〇六年 此便變成了英國在東方最大的經濟上的源泉，印度回教徒成立同盟、宣言效忠於英國，與印度國民會議相對峙。英國更將孟加拉省劃分為二部，使東部佔多數的回教徒獨自團結，以與印度教相頡頏。總之：這塊大好的資源地，從 一九〇六年印度回教徒成立同盟，宣言效

三 印度過去的民族解放運動

種類	品名	產量	單位	佔世界產額位數	
糧食類	米	四二二,九〇〇,〇〇〇	公担	佔世界第一位	
	小麥	九八,八〇〇,〇〇〇	公担	佔世界第二位	
	糖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公担	佔世界第一位	
	花生及花生油	一,九七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芝麻油	四四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椰子及棉油	二,四〇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亞麻油	四二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三位	
	油芥子及菜油	九一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一位	
	纖維類	蘇類(亞麻、大蘇、黃蘇)	一,一六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一位
		棉花	一,〇三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棉紗		四五四,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三位	
木材		三,六〇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四位	
樹膠		一四,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煤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四位	
焦炭		一,五〇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五位	
石油		一,三〇〇,〇〇〇	公噸		
汽車保有額		一〇五,〇〇〇	輛		
金屬資源		銻鐵	一,五〇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鑛鉛	七九,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二位	
	鑛鐵	二,〇七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四位	
	鋼	九〇〇,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四位	
	銻鉛	七三,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四位	
	鑛錫	六四一,〇〇〇	公噸	佔世界第四位	
	鑛錳	四五,〇〇〇	公噸		
	鑛鋅	三九,〇〇〇	公噸		
	鑛銅	一五,〇〇〇	公噸		
	黃金	一八六,〇〇〇	公噸		

忠於英國，與印度國民會議相對峙，英國更將孟加拉省劃分為二部，使東部佔多數的回教徒獨自團結，以與印度教徒相頡頏，這自然，引起印人的反對，當時會發生抵制英貨的運動以及得里的和平罷工，給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以有力的推動。歐戰發生又給印人以獨立運動的好機會。一九一六年印人組織自治同盟會，聯合全印各派，一致合作，主張：一、印度也須成爲自治國家；二、取得立法上，行政上與財政上的自治；三、印度必須成立國民軍，由印人爲高級長官。這時候正當第一次歐戰最爲緊張之際，英人對於印度獨立運動不敢過分壓迫，轉而採取欺騙政策，慫恿印人幫助英國參戰，許以戰勝後賦以印度民族自決權；但大戰結束後，狡猾的不列顛帝國主義者竟「食言而肥」，相反地，却重新又露出猙獰的面目而壓迫印度的獨立運動。一九一九年頒布叛亂法，引起印度民衆極大的不滿，英政府非惟不自退讓，且又用武力肆意威脅。是年四月十三日英人在阿德里柴的大屠殺，造成了印度獨立運動史上最悲壯的一頁。一九二〇年印度國民大會通過了甘地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一、不論立法與行政，不參加英國政治；二、英國法院中的印度法官應即退職；三、不入英國學校；四、抵制英貨；五、提取英國銀行中之印人存款；六

、以消極抵抗，消滅英人在印度的勢力。當時進行頗為順利，可惜這只是一種消極的抵抗罷了。迨至甘地被捕，此種運動即告停頓。然而印度人民的獨立運動並不隨之消滅，相反地正由此而日趨高漲，是年城市罷工的工人達五十餘萬之多。印度的政治領袖之一達斯又組織獨立黨，展開解放鬥爭的新形勢。

一九二九年英國「工黨」政府麥唐納沒有實現印度自治的諾言，全印復掀起抗爭的怒潮，孟買一地參加罷工的工人達二十萬人，農民革命的醞釀幾乎遍及全國，全印大會即通過完全自治的政綱，使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更走上較正確的道路。同時，甘地於一九三〇年領導

「不服從運動」，破壞鹽法，重繫牢獄，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印度回教徒組織的「紅衫運動」——是印度農民抗租抗稅的組織——，回教青年同盟，回教聯合會等團體，以回教徒

狄亞白基繼甘地為領導者，進行全印人民徹底解放自由的工作。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印度亞耳瓦農民和克什美爾的農民反英，反土著統治者的暴動最為顯著。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新憲法（奴隸憲章）公佈之後，印度工人為要爭取權利和地位，首先就有紡織工人的總罷工。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間，印度俾路支東北部武裝的土著與英國統治者作殘酷的鬥爭，孟加拉省議

會於同年八月二十日通過以非常權力對付暴徒的「安全法律」。但印度民衆反英，反對封建的革命運動絕不因此而窒息，只因通訊社等新聞機關握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使我們不易明瞭真相。在此烟幕籠罩之下，好像印度只有印、回兩教徒的衝突，而沒有真正的民族解放鬥爭。實際上，印、回兩教徒是可能捐除成見，聯合反英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全印國民大會主席尼赫魯氏公然痛斥印度公佈的「新憲法」為奴隸的憲章，是英國藉以鞏固它自己在印度的統治權的；他又勸諭印人應利用新憲法以奪取立法的權利。英帝國主義者在此種情勢之下，就進一步來分解印度民族抗爭的團結力量，到處

嗾使印人的自相殘殺。因此，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九月七日在孟買就發生印回兩教徒的大械鬥，參加者竟達數千人；同時，十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八日在印度大城也發生同樣的事變，尤其是最後的一次，最為險惡悲慘，被捕者有一千三百多人，歷時十餘日，消防隊出動計有七十一次之多，此種「圍牆之爭」，當然全是英國殖民者的挑撥作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度的豪富王公數人致電英政府，願代償對美戰債，以交換印度的自治，這樣的要求也終為鮑爾溫所拒絕。繼之是月二十五日印度國民

黨大會反對歡迎英王加冕典禮，重又爆發一種猛烈的反英運動。并於三十日議決：一、英國如與他國開戰，印度決不參加，也不捐助金錢或派遣兵士幫助；二、召集全國國民黨員開會，討論有效辦法。

印度內部因為有着多種多樣的複雜性，結果使其民族解放運動不能順利的展開，致而便宜了英人的繼續榨取，這種情形，確是事實。不過自二次歐戰爆發以後，隨着國際局勢的演變，印度問題實已趨於單純化了。尤其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更是日趨激劇了。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將進於新生的燦爛的階段。

四 現階段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

當第二次歐戰發生的時候，印度國民會派最初的主張，還算緩和。就是英國若不允許印度獲得完全自治的權力，則印度民衆將拒絕支持英國。這種主張換句話說，就是國民會議還有和英國妥協的餘地，只要英國容納印度民衆已希望了多年的自治的要求。但是，狡狠的英帝國主義者何忍輕鬆一步，同時當時正有法國和他在一起作戰，勢力並不孤單，所以對於國民會議派的聲明，置之不理，後來英法在鄧扣克戰敗，戰局的形勢已對英不利，當時印度國



民會議派也從經驗中知道提出內容緩和的要求，反不足以促英人的覺悟，於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三日就提出了下面幾個具體的辦法：一、要求英國明白承認印度的獨立，以澈底解決英印間的一切懸案；二、組織立法院，並聯合各省自治政府，逐漸達到組成統一的獨立政府的目的；三、英方對於以上兩項要求如果不接受，則國民會議即領導全印民衆，堅決的反對英國使用印度的人力和物力。無疑地，狡猾的英

帝國是不會給印度滿意的答復，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不能不進入了具體行動的階段。此後甘地、尼赫魯與阿柴特在華特哈舉行會談之後，對於駐印英軍撤退辦法，意見已完全一致。過去所傳甘地與尼赫魯間的種種對立，到現在可說已完全解消，這二巨頭的密切提攜與國民大會黨的堅強團結，勢將演成印度獨立解放運動中的一大領導力量。六月中在泰京盤谷成立的「印度獨立聯盟總會」，將消滅英方利用印度內部派別分歧的，實行挑撥離間。印度內部已漸團結一致，以共同致力抗英獨立的鬥爭。

接着就是首先在印度西北部信地州弗雷族的暴動，這在回教徒的熱烈支持下，已益趨擴大，如切斷電線、破壞公路等事，不斷發生，全州已處於無政府的狀態中。甘地也會要求州政府立即辭職，俾由其出面斡旋，設法解決。但是英政府拒絕此項要求，開始嚴重彈壓，且將多數的弗雷族人，加以逮捕。同時，英為平定印度民心，近會擴充總督行政會議，延攬印度人為該會會員，並擬准許印人代表參加英國的戰時內閣。此外，英王弟格羅斯特公爵親訪印度，進行籠絡工作。然而甘地却向記者團發表對此次國民會議派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若英國能好意退出印度，則此事絕對不致引起混亂的變化，同時更當集合賢明的人士，共同協力

樹立臨時政府，並當產生新的政黨，以為輔助，會議派及其他各黨派，應即自動解散，而實踐新的行政機構。英帝國對於印度先後提出的要求，一面宣稱正在考慮；一面則向印度積極增援。在這種拖延的場合中，甘地最後要求英兵無條件退出印度，如果英國不接受此項最後通牒，則惟有再度發動不服從運動。擁有二百萬主力印人的東亞印度獨立聯盟，首先一致擁護甘地的前後通牒。

在這種萬分囂張極度堅僵的場合中，進入勝利階段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終於廣泛地有力地發動了。先後在新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等重要都市，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英帝國為承襲其一貫的高壓手段的作風，對印人給以武力彈壓，接着就發生嚴重的格鬥、屠殺、逮捕、轟炸、以及流血、死傷、逃亡，造成了空前未有的變亂。甘地、尼赫魯等領袖相繼被捕入獄，不過事實上相反地事態反而益趨擴大，暴動的案件日有增加，老的領袖雖已入獄，新的領袖早已產生，所以，仍能展開廣泛的前所未有的強烈的民族解放運動。雖則這一個月來，印人死傷的總數已達數萬人，為英機轟炸而遭受財產的損失已不可勝算；所遭受英人的脅迫、壓榨、欺騙、凌辱、乃係空前未有，但是全印民衆，為祖國爭取獨立自由的決心，並未因

之稍敢。這種爲祖國爭取獨立自由的堅決信念，是全國民衆上下一致的要求。雖英人可用暴力把甘地等少數人逮捕監禁，用槍砲對待一般民衆，可是事實告訴了我人，印人當前只有一條爭取獨立自由的路，雖然甘地等被捕入獄，不少人遭茶毒，可是英人決不能把全印殺盡無遺。英人的壓力，適足增加全印人對英的憤慨而已。

據傳八月二十五日印總督林里資哥在新德里行政會議中，曾被一印度愛國青年以手槍狙擊，（八月三十一日中央社昭南電），各地印度人民的暴動罷工等行動，有增無減。

至於政團方呢？經過三星期的紛亂，國民會議派的運動，已漸深入全印民衆之間而確立鞏固基礎。最近因英方積極彈壓，乃以有組織的張佈潛行行動網，現在某地之會議派份子發出秘密命令數項。頃據會議派稱目前決先在二十大都市實行全面罷市，並用非合法手段散發傳單，力言反英抗爭之決心。八月三十一日通過「要求即時承認印度獨立」的議案，其要點如次：（一）英國即時承認印度的獨立地位，爲解決印度問題，英政府應與印度的代表政黨舉行折衝；（二）樹立印度國民政府，英政府應移讓全權於印度；（三）現在羈押中之政治犯，須全部即時釋放。（八月三十一日同盟社

里斯本電），同日，印度大會黨執委會在新德里開會通過一條議案：要求立即釋放甘地等各國民會議會首腦，同時從速解決英印間的一切糾紛。總之：印人已抱最大的決心，不惜任何犧牲，在全印一致反英的高潮中，繼續堅強地展開了廣泛的民族解放運動。

五 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二巨頭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二巨頭，誰都知道是甘地與尼赫魯；甘地是他們所崇拜的賢哲和聖人；尼赫魯是他們的新起的政治英雄。

甘地今年已七十五歲了。他的父親本是個土邦的酋長，他的母親是虔誠信奉正教的印度女子。當甘地遠赴倫敦去學法律的前夜，他的母親告誡他戒絕醇酒、婦人與肉食。他對這告誡信守不渝。其後甘地在南非洲執行律務，該地的歐洲移民對於印度人出以不平等待遇，而促使他發動了第一次的不合作運動。他反抗斯末次將軍，結果凱旋而歸，他的令譽却已先他傳到了印度。在上次大戰中，他仍是忠於英國的一個子民，但到後來他反叛了，自一九二〇年以後，他一直爲了求得印度人民的政治自由而鬥爭。

尼赫魯今年五十一歲，他出身於喀什米爾省的一個高貴的婆羅門家庭。他身容

美麗，軀體修長，精神蓬勃，生着一張纖緻的面龐。他的祖先是偉大的學者，他的父親也是印度律師領袖中的一個，一個偉大的愛國份子，更是甘地的知己朋友。卒業於哈洛和劍橋大學的尼赫魯，本想繼任他父親的業務，可是父子兩人都跟隨甘地的領導，放棄了律務，從事於民族運動。他們丟開了優裕安適的生活，監獄幾乎成了他們經常出入的居室。在獄中，堅決不撓的尼赫魯寫成了他的燦爛的自傳。他的父親逝世後，一時使他悲痛萬分，他目擊他父親的屍體裹在印度的國旗裏面，他目擊甘地領導着送殯的行列走到火葬的場地，目擊全印爲了他父親的逝世而在哀悼着。

甘地實在是一個嚴謹的人物，因爲環境的驅使而從事於政治工作的。他的嚴謹，深具中古時代的風氣，他的聖潔的品性，爲人人所崇



敬。他是一個節慾主義者，他禁絕肉食，但血認還不是一件安適的工作，他把物質的需要減到最小限度，僅吃些羊奶，棗子和橘汁過活，芸芸衆生，都爲肉慾與情慾所支配，但這位禁慾主義者却毫不加以關心。

尼赫魯則並不全屬嚴謹的正教，他曾沈溺於西歐的科學書報，因此不妄作虛渺的臆測，他所過着的是一種狂風暴雨般的生活，他無意於探索無窮的神秘奧妙。他本人所信奉的是他所力行的事業，而此種信仰使他在任何環境之下都能不屈不撓。尼赫魯藉有此種信念，瞻望崇高的未來。他自覺是一個奇妙的東方與西方相混合的人物，在各處都不合時宜，到任何地方都不感安適，但他寫道：「印度在許多方面吸引了我，……我既不能捨棄印度過去的遺產，也不能丟開我的新近的所得，……它們造成了我精神上的孤獨——不但是在公共的活動中，而且是在生活的本身中。我在西方時是一個異鄉之客，是一個外國人；但在我本國之中，有時也會發生一種流配國外的情感。」

甘地計劃中的未來印度，可使王公、大地主、財主和農民，和協相安，可以和諧地生活在一起，只要每一個團體認識它對於別個團體的責任；倘若特權階級接受了對於不幸者所負之義務的觀念，淨化他們個人的生活，而他們

日常的行爲能受宗教動機的指示，那末一切的紛爭都可以避免。甘地認非暴力是一種首要的教義，是印度人的至高法律，它並不是手段，而實是一種目的。甘地會說：「我寧願永遠等待，而不願採取暴力的行動以求得印度的獨立。」

「甘地是異常誠篤真摯的，他宣稱：「倘若印度容納武力主義，她是可以暫獲勝利的，但我却不以印度而自豪了。我的委身於印度，是因爲我」一切都是受她所賜，我絕對相信她對於世界是負有一種使命的。」他所指的使命是非暴力的任務。甘地實行非暴力的任務。甘地實行非暴力主義已有四十餘年，產生了種種驚人的結果。他把非暴力主義貢獻於全世界，在目前他雖祇把它應用於印度爲滿足，但他認爲終有一天那「因爲採用暴力而致病痛垂死」的世界會採取他的方法的。尼赫魯在甘地的感化下，也是一位熱心擁護非暴力的戰士，不過他有時常常爲了現實環境的刺激過甚而例外的。尼赫魯經過了幾年的政治鬥爭，到了現在，他已很曠達，而已不復計及個人的生命了。去年（一九四一年），他被審判時陳述道：「這次審問對我如何判決和今後如何處置，那都是小問題。個人是不足掛齒的；他們都有生有死，辰光到時我就會死去，英國的在印當局會對我提審七次，並判以徒刑……第八次，第九次，並

判以年限更長的徒刑，實爲五十步與一百步，並無多大差異。但對於印度及其數百萬男女老幼發生何種情事，却並不是小問題，這是我當前的問題，而也是你當前的問題。」其寓意也很透徹明朗了。

甘地與尼赫魯兩人對於爭取印度的光明的前途，都極熱心，他們都爲了他們的確信而作巨大的犧牲，他們因此都備受印度民衆的尊敬。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同時又都是行動的人物。他們都生於富貴的門庭，而現在却都以自己的方法爲了貧苦與壓迫的人民而工作着。他們都具有不屈不撓的意志，堅決強韌的品格，和光明磊落的真摯。

他們雖然生於國家的多難之秋，雖然度過幾年的監獄生活，但仍堅持着人類應該平等的主張，他們對於政見從相異一直漸漸到相近。

他們兩人間的私人關係也極爲密切，尼赫魯稱甘地爲「伯伯」，並以勇壯的精力，滔滔的雄辯，保護着甘地，防禦任何方面來的攻擊。當急進派認甘地的方法爲反動而對他加以批評時，這位泰然自若的聖雄是依然如故，毫無異態，可是尼赫魯却對他們加以嚴格的答辯。尼赫魯反駁道：「我們不能忘記他，他已使我們能有今日這樣的景況，並使沉沒於深淵中的印度一再提高了地位」，尼赫魯說：「甘地就

是印度，他的成敗就是印度的成敗，任何對於甘地的輕蔑便是對於國家的侮辱。」另一方面，甘地對於尼赫魯也極敬佩，倘說甘地感化了尼赫魯，那末尼赫魯的活潑的現代觀念也影響了甘地，尼赫魯如果僅恃家庭的威勢和個人的天稟，而沒有甘地的庇護，那末他是否能夠如此迅速地輝煌地升至這樣崇高的地位，也許還是疑問。尼赫魯需有甘地，因為甘地是領導民衆所不可或缺的人物，而甘地在其衰老的晚年，也必須更加憑賴尼赫魯以繼續邁進。總之：全印度的人都注視着甘地與尼赫魯中間的團結，在現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已明顯的做到這地步了。他們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二個巨頭，不可或缺的領袖。

六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前瞻

印度民族渴望已久的獨立解放，目前已達到決定的階段，因為以前是意見紛紜，組織散漫，每使運動的力量渙散，予敵人以離間挑撥的機會，現在各派意見漸見統一，團結一致。無疑地，今後必能發揮極大的鬥爭力量。這次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用着空前未有的雄偉的姿態，造成世所罕見的偉大底格鬥場面。不過，雖則始終一貫地握着未來的光榮的勝利，但由於目前戰爭的情勢以及反英帝國所採取的

武力壓迫的姿態而論，還需要一種更深長的考慮，對於目前的動向，應該有一種明確的堅強的計議。總之：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形下，本身國內的動亂中，除以全印度民衆的血肉，奮鬥之外，還應該配合當前的現實，現在正是整個東亞民族需要解放的時候。

英帝國主義當然也明白單單用高壓手段，是不可能使印度的民族革命高潮緩和下去的，所以懷柔政策遂在醞釀中。如最近傳說的威爾基的要去做調解人，以及英政府的「準備與甘地談判以便成立協定而停止印度的革命運動」，以及英國擬使回教聯盟領袖琴那會晤甘地以圖挽回印度的危機，（八月二十二日盤谷電）這些都說明了此一傾向。可是，印度歷年來所受到膚切的痛苦及損失，却需要在現在來一個澈底的清算。三萬萬五千萬人已有高度自覺的印度民族，應該不是任何外來強力——不管其所使用的手段是高壓或是欺騙——所能奴役的。

截至筆者本文結束為止，印度各地正仍展開更激烈的示威、罷市、暴動等直接給以英帝國主義者打擊的有效行動，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必然的會光榮的告成的。

完

編輯後記

最近的世界戰局，有許多新的發展，在不久的日子內，或許要降生一些新事件，使人們更覺得吃驚。舉世矚目的，一九四二年末末，已經到來了，能不能給予我們一個合乎理想的前途呢？大家不約而同地在猜測着。

爲了要提供大家猜測的一點參考資料，以免猜測的脫離現實或竟變成幻想，本期特請國際問題研究有素的專家，分別撰著和譯述；而所收到的稿件，大多是內容豐富，立論正確之佳作，現在選登一部份，以供讀者討論外，謹向投稿諸君致謝！

在本期出版時候，又恰是雙十節紀念日將屆的當兒，照例也應做一點紀念文章，以誌慶祝，但我們覺得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份，它的合理解決，與世界問題的解決不可分離，甚至世界問題的解決可以決定中國前途，因而，注意國際局勢的發展，倒是異常重要的，所以這一期出版國際問題專號，也不妨說是爲紀念雙十節的禮品之一啊！

我們覺得要拿實際行動來紀念才更有價值，想來不致因爲少說幾句漂亮話，就認作是短禮吧！

西班牙內閣的

九月初，在歐洲方面伊伯利安半島上發生了一樁攸關西班牙國策的大事件，那就是該國內閣的更迭。本來，一個國家內閣之改組，事實的本身原是平常得很，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有什麼了不起要稱它為大事件呢？因為此次西班牙內閣之更迭却迥異常，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不失為一樁大事件。蓋佛朗哥這一措置，不啻是西班牙國策的三重奏：第一，是牽涉復辟問題；第二，重申天主教傳統之願望；第三，阻止全能趨勢之發展。因此，這次西班牙內閣之更迭，實為不平凡的變動，攸關其現行政策

——即國策的前途至鉅，其值得我們重視的原因亦即在此。茲根據各方情報，將西班牙內閣之更迭及其國策，分別作如下之檢討，以供關心國際情勢者的參攷。

先從西班牙內閣更迭說起——這次西班牙內閣更迭的消息突如其來，多少引起世人的驚異，甚至有人認為係突發事件，因而全以懷疑目光注視馬德里，靜觀局勢之發展。其實，這一事件的醞釀，可謂已歷多時，至少是「匪伊朝夕」，不過我們對於馬德里的消息，除在報端偶然發現一鱗半爪外，可說是一向頗為隔閡的；同時，一般的注意力又為其他既發或將發而未發的大事件——如東線和北非的戰事以及關於開關「第二陣線」之類——所吸引，對於這一醞釀自然不免於忽略了。可不是嗎？佛朗哥元首於本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國慶日發表演說，就會暗示西班牙時局，將有新發展，當時有誰對於這一「暗示」曾加以充分的注意呢？尤其對於所謂「新發展」，簡直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所以只能把這一問題，不，這一「暗示」丟在一旁。而今，西班牙內閣之更迭，固然是醞釀的發酵，也即是「新發展」的形

成，我們對此，當亦有所恍悟吧！

夜馬德里官方宣佈其變動之情況，佛朗哥將軍對外交內政陸軍三部，咸派定新部長，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原任外長蘇納之去職，而以左達那繼之；尤其重大的意義，是：法朗琪政治會議的主席一向由蘇納担任者，今亦竟由佛朗哥自任。以上二事，都是這次閣潮中最值得注意之點。關於前者，蘇納外長為西班牙政界中最著聲望之人物，事實上，因渠僕僕於柏林及羅馬道中，他在國際上之令譽，較佛朗哥元首猶有過之；而且，蘇氏素受德國國社主義之薰陶，一言一行，均不脫國社主義本色，這或為他去職的最大原因；其理由我們留待後段再行說明。關於後者，法朗琪黨 (Falangist) 不單是一個勢力正在高漲中的黨派，而且現在只有這一個黨派操縱着西班牙的政治機構。佛朗哥元首曾屢次聲明，法朗琪黨及陸軍為西班牙新興的兩大柱石，他又曾鄭重指陳國內各派團結一致之需要，此次他自兼要職之動機，可不言而喻矣。

雖則說此次西班牙閣員更動的主旨，為化除黨軍兩界之隔閡，俾得增進行政之效率，其實呢，問題並不如此之簡單。正如開頭所說的一樣：第一，牽涉復辟問題；第二，重申天主教傳統的願望；第三，阻止全能趨勢的發展。若非，則這次西班牙內閣更迭的因素就很複雜

策國其及迭更

君 平 朱

了。現在，不妨將上述三個問題分別概述如下：

關於第一問題——復辟，成爲最近中南歐方面議論之中心

，且曾有過梵諦岡教皇極力支持此事的傳說，鬧得滿城風雨，大有即將成爲事實之概。對於此事，雖也有過這樣的說法：「

有人認爲帝制派由軍界的擁護尙有恢復政權之可能，這簡直是癡人說夢。」但從實際上觀察，不能不認爲確有這種傾向。再

從西班牙王祚繼承人巴塞羅納伯爵近將返國一事看，對於復辟也很有重大的意義。據哈瓦斯社瑞士京城五日電：「頃據洛桑日報載稱：西班牙王

祚繼承人巴塞羅納伯爵，卜居洛桑城中，已歷多時，茲聞不久將以私人資格返歸西班牙一行云。按近日西國內閣局部改組之後，外間盛傳與該國復辟問題有關，是故伯爵此行，頗堪注目。如果這一電訊所傳屬實，則復辟問題將成爲表面化，殆爲意料中事，蓋這一消息，不先不後，恰於西國內閣開始改組之際傳來，如謂適逢其會，那就其是太過湊巧了。

關於第二問題——重申天主教傳說之願望，可謂與第三問題——阻止全能趨勢之發展有連帶關係的。許多評論西班牙時局者，都以爲新近所發生的種種動作——蘇納於一九四〇年秋間的奉使前赴柏林和羅馬接着希特勒和佛朗哥的會晤，一九四〇年十月間希姆萊的訪問之後，接着納粹警察機關的設立於西班牙，和納粹宣傳品的大批送進去——皆是西班牙即將加入軸心方面從事於戰爭的階次——這個說法其實是非常錯誤的。不論法朗琪黨激烈份子說得怎樣起勁，不論蘇納怎樣威嚇，然而佛朗哥政府一面固然默讓德國利用其爲外交上的恐嚇利器，並且急於支取她所願望的相當報酬，但她却堅決地反對直接牽入戰渦的。——這便是西班牙國策的基調，容在後段再加闡述。

蘇納既受德國國社主義之薰陶如前所述，那他在西班牙方面正是全能趨勢的代表者。固

然，我們不可誤認佛朗哥將軍僅是一個「基督教徒」，誤以爲他不樂於軸心合作，誤以爲他始終是在堅決抵抗蘇納的極端主義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倆可說是同一莢內的豆粒。不過，在西班牙國策當中，或者說採持西班牙外交政策當中，他倆除各有其特殊的和不同的手段外，佛朗哥以元首資格，且有其政策立場的。這個政策究竟怎樣呢？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就是利用這次世界大戰的機會，以滄雪西班牙自從其大帝國瓦解以後所蒙受的恥辱，和在精神上與物質上準備使西班牙有力量再度經營其「顯赫的前途」。但我們不可誤會這裏面含有任何感情作用。西班牙人只關切西班牙國家的權利，他們借德國以自重，無非是爲了此舉可以適應自己之所需，等到不適於此項目的時，他們也當然即將拋棄這個政策的。現在雖還沒有到拋棄這個政策的時期，但全能趨勢將影響及其國策，佛朗哥勢非中心阻止它的發展不可了。而且，蘇納所代表的全能趨勢，已與西班牙人民之傳統的天主教觀念相衝突，西國各主教最近發表之各項演說，曾坦白表示天主教會對於蘇納所欲實施之若干措置，並不贊同。因此，佛朗哥元首此次將蘇氏免去本兼各職，不啻重申其維持西班牙歷史的天主教傳統之願望，實至顯然。

關於第三問題。既與第二問題有着連帶關

係，合併討論如上，則在這裏當無再述之必要；惟對於此有關之問題，却不能不略為道及。

在西班牙的政策之中，似乎有着種種不免要使它加入反協約陣線的成份。這種看法也許是對的，其實並不如此。固然，我們久已知道，西班牙的統治份子，是澈底反民主主義的。佛朗哥將軍且是一個最恨蘇俄的人。我們並且知道，自從歐戰發生以來，西班牙的新聞界從頭即做着柏林的忠實報道者，將軸心方面的軍事勝利竭力渲染，而對於英國人的被逐出大陸則表示欣忭。不過我們也必須知道，西班牙對於納粹並非真正的心悅誠服。從前曾使匈保兩國上鈞的香餌，「一切條約的修正」，在西班牙人自然也未嘗不可以動心的事，但像匈保兩國所處交戰國的地位，却又非西班牙所歡迎的了。蘇納於一九四〇年九月間到柏林去時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這樣的談話：「在西班牙求取友助者之際，她當然去求之於同病相憐的受委屈者……

西班牙當然的願望，乃是由於傳統和她在兩洲之間所占地理的位置。」這種情緒的存在，使德國宣傳家對於西班牙有機可乘，於是全能趨勢遂漸在西班牙發展起來。迨及最近，因前面所述的種種問題之存在，使蘇納不得不掛冠而去，於是全能趨勢遂遭遇到一重嚴重的阻遏

此外，軸心國與西班牙間，殆曾進行談判

，以便確定第二戰線一旦開闢時，所採取的各種安全步驟。現有若干線索，證明此項談判，實為西班牙內閣分裂之起因，終致引起目前更迭閣員之重大事故。（見哈瓦斯社瑞士京城四日電。）觀此，則西班牙這次之鬧潮，其故可思矣。

綜述上面所述，我們對於西班牙內閣更迭的前因後果，不啻已洞若觀火；不過，關於復辟問題之是否將成爲事實，便非我們所能逆睹了。

上面已把西班牙內閣更迭的因果說得很多了，現在應該來檢討一下西班牙本身究竟抱着怎樣一種政策？她到底是依附德義，投入軸心懷抱呢？抑與英親善，而與德義虛與委蛇呢？或還另有企圖呢？這是頗值得玩味的事情。不錯，前頭已經說過，她就是利用這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再度經營在「顯然的前途」，她借德國以自重，這雖已描繪出西班牙國策的輪廓，但對於她的國策究屬不够說明，因此，實有作更詳盡敘述它的必要。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西班牙的窮困問題。西班牙經過了多年的內亂，其國脈傷殘，已成爲無可掩飾的事實；所謂「大亂之後，必

有荒年」，就於西班牙獲得一個明證。所以佛

朗哥雖然得到勝利，但值戰禍之後，國內貧窮，人民困苦，實在已至極度。本年一九三九年時西班牙各種生產就都已銳減，譬如麥和米的收穫，僅及平時的一半，甜菜只一成收穫；織物生產也只及平常的百分之三十五；皮靴皮鞋只百分之四十，其他各種物品，也都與此相彷彿。不料一九四〇年再來一次洪水之災，於是農作物大被損害，弄得民衆最感需要的食糧——麵包，每人每天限定只有半磅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西班牙就是要參戰，也爲實力所不容許；故她的國策，是在避免捲入戰爭漩渦，只埋頭於復興工作，致其全力於扶創救濟，以資休養生息，這是西班牙國策最具體的說明。

其次，還有兩個很大的原因不許西班牙立即起來參戰。第一，主要的輸入品，尤其是糧食和石油，都尚須仰承英國海軍的恩典才能獲得，如果她起而參戰，則這些輸入，便馬上斷絕。——除非她加入協約方面。第二，內部及對現政權的分子尙多——共和派並未滅絕，多數仍編留獄中或逃亡國外——使她不能斷然作此行動，而致或將引起再度的內戰。

復次，除了西班牙的實力和上面兩大理由不容許其參戰外，佛朗哥也抱着一種很大的雄心，希望西班牙能利用目下戰局強大起來，而

不依附軸心或英美；長槍會雖比較反英親德義，但也抱大西班牙的意圖，不願使西班牙成爲任何一國的尾巴，而願見其恢復十七十八世紀的感況。

佛朗哥的確心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他們前年七月十七日慶祝革命起義四週年的席上，曾經對西班牙海陸空各將領這樣說過：「我們還在鬥爭中，目前只是暫時勒馬，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我們流了許多死難同志的血，志在建立一個民族，產生一個帝國，因此我們必使西班牙統一起來……指揮直布羅陀，並在非洲謀擴張，乃是西班牙的天職，也是西班牙的任務，目前西班牙有一百萬軍隊，準備捍衛其祖國的主權。」這演詞的內容是和長槍會的西班牙大帝國主義完成的要求互相默契的。演詞中所謂在非洲謀擴張，其目標指的是法屬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可見西班牙不僅以保有本國爲已足，而且有向法屬非洲發展的雄圖，就是對於貼鄰的葡萄牙，在極端份子和長槍會的眼光中，也希望能和西班牙促成政治統一，使成爲大西班牙帝國的基礎。至於直布羅陀在二百年前本來是西班牙的領土，其具有恢復故土的決心，就愈加不用說了。照此看來，西班牙目前雖是限於實力，不得不「暫時勒馬」，但佛朗哥的確心却已躍然欲試，不久以前他提出收回

直布羅陀和展拓摩洛哥殖民地的要求，縱不能證明是他那雄心的發端，然而有了這一要求，其躍然欲試的雄心，也就愈加顯赫了。

再次，佛朗哥既抱有不小的雄心，企圖造成大西班牙帝國，所以他幾年來所運用的政策都盡力朝着這條路上走，他對於內政是積極想加整頓，以圖復興，在一九三九年新內閣成立後，就致力三項工作：（一）國家復興；（二）鍛鍊強大的海陸空軍；（三）提倡生產，減少進口，以便在經濟上實行部份的自給自足政策。並擬定陸軍經常員額爲三十五萬人，海軍艦艇噸位增至二十五萬噸，空軍飛機則增至一千架。對外則採取睦鄰政策，不願開罪任何方，雖然曾有拒絕德國假道進攻直布羅陀之舉，但她這種嚴守中立立場的措置，原無可非議，固談不上開罪強鄰也。再則，正因爲西班牙能嚴守中立立場，一方面固可避免她本身所遭遇的戰禍，別方面也可以阻止英國如拿破崙時代一般，反利用西班牙爲作戰根據地，從而破壞希特勒的整個歐洲的機構。希特勒對於這點，知道得很清楚，他之不强西班牙參戰，表面是尊重西班牙的中立——骨子裏還是爲他打算。有了這些理由，故西班牙能周旋於國際壇坫之間，而嚴守其中立。

經過這次內閣更迭之後的西班牙，其國策

是否將有變更呢？這，從任何角度看去，都是不含有此慮的。何況，佛朗哥元首和新外長左達那均已鄭重聲明外交方針不變呢！

大體說來，西班牙現行國策，固然在避免戰禍，致力復興，但她對於建設世界新秩序實具有同感，所以她在表面上雖還是和英國保存着相當的友好關係，但在骨子裏却極希望英國之破滅，以雪其鬱積心頭歷二百餘年的怨氣，尤其對於直布羅陀，無時無刻都莫不盼望機會之到來，以償其收復故土的夙願，那時縱然與英國翻臉，亦在所不顧了。

總之，西班牙內閣的更迭，不啻是她的國策的三重奏，因爲不更迭勢將影響她的中立；而西班牙的中立，是暫時的，她在中立期間，除埋頭幹其復興工作外，更作收復直布羅陀的準備，有日機會到來，她便將奮起奪取直布羅陀；那也就是說：西班牙奪取直布羅陀之日，便是她正式參戰之時，我們且等着瞧吧！

（完）

本刊歡迎

批評！

介紹！

投稿！

烽火環繞中的土耳其

原 史

歐戰以來，凡屬有關歐洲國家，除了極少數不足輕重的或名未參戰實有畸輕畸重的國家外，能恪守中立，迄今未變的，僅土耳其一國而已。

土耳其橫跨歐亞兩洲，把住貫通東西兩大陸的橋樑，是近東唯一的獨立國家。國土總面積七十六萬三千平方公里，以馬爾馬拉海為界，分為東西兩部：東部位於亞洲的小亞細亞半島上，計有七十三萬九千方公里；西部佔有歐洲的巴爾干半島東南一隅，計有二萬四千方公里。在巴爾干：北以加入軸心作戰的保加利亞為鄰；西與巴被軸心國征服的希臘接壤；西北臨

黑海；東南即馬爾馬拉海，而以博士破魯斯海峽北通黑海，以韃羅尼爾海峽西經愛琴海通地中海，緊扼黑海與地中海交通咽喉，縮鎖東南歐進出西北亞洲的門戶。在小亞細亞：西瀕愛琴海，與希臘相望；南界之西臨東地中海，南界之東依次與法人特戈爾所控制的敘利亞及英國勢力範圍的伊拉克相接；東鄰英蘇現在均有駐軍且已宣佈全國戒嚴的伊朗；東北與蘇聯所屬外高加索的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緊相聯接；北濱黑海，遙對蘇德兩國正在死力搏鬥的高加索、亞速海和克里米亞半島。整個國境周圍，都為戰火所環繞。

土耳其處於力量低弱情態複雜的西亞與巴爾幹各小國底中心地位，為英、蘇、德、意、法諸列強所環伺，向來就有「近東火藥庫」之稱。在目前軸心國與協約國兩大集團的爭戰中，四面烽火，無論是日趨激烈的高加索之戰，或是暫時雙方僵持的北非或地中海之戰，甚至出入於中東以至蔓延到印度之戰，土耳其確有舉足輕重的形勢。

二

土耳其原是一個古國。十三世紀末，雄才大略的奧托曼，於小亞細亞創立帝國，揭開土耳其其歷史的第一頁。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

中葉，先後渡過馬爾馬拉海，由北而南，向東羅馬帝國奪得博士破魯斯與韃羅尼爾兩海峽。十六世紀中葉的全盛時期，疆土包括歐、亞、非三洲：歐洲有巴爾干半島全部、黑海北岸及多腦河中部一帶；亞洲有小亞細亞半島全部、外高加索、伊拉克、敘利亞、巴勒士坦、外約旦及阿拉伯等地；非洲有埃及與現屬法領的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黎波里各地；控制着環繞小亞細亞的黑海、愛琴海、地中海與紅海等水上領域，當時所有的領土約為現有的五倍。十六世紀後，漸趨衰敗，首為威尼斯和奧地利亞所擾亂；至十八世紀又遭帝俄為奪取黑海咽喉君士坦丁堡的南侵；自一七九二年帝俄割去克里米亞之後，塞爾維亞和希臘相繼獨立，埃及亦隨着投入英帝國懷抱中；於是帝國瓦解，國運大蹙，歐人目之為東亞病夫，僅得於英、法、俄相持局勢下延其殘喘。到了第一次歐戰時，加入德奧同盟，先德、奧而潰敗，復失去伊拉克、敘利亞、巴勒士坦及阿拉伯沿海各地，於一九二〇年的塞佛爾條約下，為協約國方面的英、意、希等國所任意分割。一九二二年，希臘侵入，直逼安哥拉近郊，卒由民族英雄凱末爾奮起抗戰，收復被希割佔的伊士麥和馬爾乍河以東各地；從此，乃有小亞細亞半島的完整和巴爾幹一角的保持。

土耳其本來爲回教國家，國君與教長合一的蘇丹，對民衆的壓迫與愚弄，原不亞於帝俄的沙皇。自凱末爾復興土耳其以後，銳意改革，以其遠見與毅力，分離政教，建立共和政體，廢除宗教特權；解放思想，開展文化，改革文字；厲行「民衆會所」的社會教育；原佔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大致已掃除淨盡；不分階級、性別與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由是而政治上安定，產業進趨興盛，國防漸就鞏固。同時，國內組織已不像過去奧托曼帝國時代那樣，已不是統治着二十個以上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的民族，大致已趨純一了，對外則於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收回關稅自主權與領事裁判權，奠定了國勢自由的基礎；更於一九三六年的蒙特羅會議，改變洛桑條約規定的海峽中立制度，使韃、博兩海峽重歸土耳其自主佈防，完成了國權完整的保障。新

生不滿廿週歲的土耳其，經過首任總統凱末爾、繼任總統伊斯美，以及剛去世的內閣總理賽丹博士與新總理薩拉茹格魯，一本此種專力於國內自立的政策，未稍變易。惟其如此，土耳其國勢乃得於短期內有長足的進步，乃得於烽火四逼之中仍可聲言維持中立。

土耳其已經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庸，而是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在地理環境上，可說老早

就應該捲入戰爭漩渦；而在歷史根源上，因爲要避免招致外來的侵害，完成其獨立自存，還須做到獨自超然於戰爭之外。

三

要能自立和中立，必須有其不可輕侮的實力。於是擁有一千六百餘萬人口的土耳其，不得不有備無患的國防上特加注意。

在天然形勢上，東北一隅，特別是外高加索方面亞美尼亞的交界處，幾全爲險要山地，不易由外侵入，且尙無防外侵入的理由。對於東南方面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雖須預防萬一發生的紛擾，目前亦尙不關重要。最困難的是沿海三面，環居英、意、希、保、蘇之間，早已缺少屏障，由南面英屬塞浦路斯島和西南方意屬羅得斯島發出的砲火，都可以震撼國土。西部希臘各島自被德意分據後，德軍又已臨到韃羅尼爾海峽的門前。北部海外正是德蘇兩國劇爭的所在，而土耳其恰恰扼住馬爾馬拉海的通路。於是中心的國防就須專重於西部。首以馬爾午河和保加利亞國境一帶爲最前防線，配置最強軍團於却爾魯，並設相當鞏固的赤太爾斜要塞。其次則以博、韃兩海峽岩壁矗立的兩岸，密築砲壘，構成第二道防線，從前年到去年，南、希相繼崩潰和羅保相繼加入軸心

的時候，土國現在保希邊境增加駐軍十五萬至卅萬人，就集中在這彈丸之大的西土耳其。這是土耳其原有的國防形勢。

土耳其是採取徵兵制的，凡二十歲至四十六歲的男子均有當兵的義務。原定兵役年限，步兵十八個月，其他二年，海軍三年。此次大戰發生後，已將兵役期限予以延長。

陸軍爲三三制，步兵三小隊爲一中隊；三中隊爲一大隊，其中包括一個機關槍中隊；三大隊爲一聯隊；三聯隊爲一師團；有獨立旅團，無編入師團下的旅團；軍團由步兵三師團或二師團及騎兵一聯隊、砲兵一聯隊、工兵二大隊、輜重兵一大隊、機械化輜重一中隊所組成，常備兵力，原有十一個軍團，內計步兵二十三師團，騎兵四師團，獨立山岳步兵四旅團，裝甲兵一旅團，要塞砲兵一旅團，重砲兵七團。常備兵員額已由十三萬增至二十萬以上；後備兵員額有五十萬餘；歐戰發生以來，屢次動員，據稱已經達到百萬左右，估計可能達到一百六十萬。土軍裝備素爲近東各國之冠，年來極力擴張，照上述編制估計，其中所含機械化部隊當在五師以上。

海軍有主力艦一艘，巡洋艦兩艘，排水量一爲二萬三千噸，一爲一萬噸；乙級巡洋艦兩艘，排水量一爲三千八百噸，一爲三千五百

噸；另有排水量各為一千六百噸的驅逐艦四艘，潛水母艦一艘，潛水艇九艘，魚雷砲艦兩艘，魚雷艇三艘，掃雷艇三艘，巡邏艇一艘，運輸艦一艘。原有官員八百，兵士四千，據最近調查，此項兵員已將近一萬。軍艦大抵向英定造，歐戰發生後，還有由英為土造船的情事，或於上述各艦之外，更有增進。

先

導

空軍分三團，每團由驅逐機及偵察機各一編隊所組成，每一大編隊直轄兩中隊或三中隊。第一線飛機有轟炸機一百七十五架，戰鬥機三百架，偵察機一百架；第二線飛機包括各式飛機三百五十架至四百架；飛機總數，在戰前已達一千架以上，戰後續有增加，估計現在或許已有二千架至三千架。飛機及其零件，多由美國購入，僅據不完全的輸入統計，一九三八年計值三百一十六萬金元，一九三九年計值一百一十七萬金元，一九四〇年截至十月份止連同其他軍火總值亦已超過二百萬金元。此外，向英、蘇、德各國應亦別有購入。兵員方面，早經訓練精良的駕駛員已有七百，其他入伍空軍亦已有八千餘人；近又有滑翔訓練學校九所，經三個月短期學習完成後，嚴格考拔成績最佳者送入正式航空學校，繼續深造，成材當已不少。

軍政隸於國防部，部長非現役軍人，由三

次長分掌陸、海、空三軍，軍的統帥權，照憲法規定，由國民大會所委任的參謀總長執行。僅從此點亦可窺見土耳其軍備之主要目的，是為全民的防禦，而非為少數野心家的進攻。

土耳其不獨具有較強的自衛武備，而且具有充分的自衛精神。士兵出自向稱耐勞好勇的土國農民，素質已是良好的；而且均受現代深入的愛國教育與先進的技術訓練，官員亦具有優秀的修養，還有多年以來防禦外寇保全領土的傳統經驗，例如早年俄土戰爭中的固守布累扶拿，前次歐戰中消滅英澳軍在加里波里半島的登陸，以及歐戰後擊潰希軍收復失土等著名防禦戰役，都有着極深刻的經驗與教訓。而且土耳其還只是一個新興的現代國家，國內各階層尚無顯著的不同利益，大體都很協調。尤其是土耳其依然是一個回教國家，國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信奉回教，生活與思想是易於統一而團結的。更因為如此，土耳其在歐、亞、非回教圈內仍佔着領導地位，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阿拉伯與埃及諸國都對土耳其有着拱衛的關係。

亦因土耳其有了這樣足以舉足輕重的實力，在交戰國的任何一方尚未爭取土耳其到自己一方面的時候，暫時讓它維繫中立，姑作緩衝相持地帶，協約國藉以用作近東屏藩，軸心國

藉以取得物資交換，同時亦不妨礙作為外交戰的舞台。

四

土耳其是一個近代國家，却還不是一個產業發達的國家。

土國境內山脈很多，自伊朗西來橫互於南部的托魯斯山脈與蜿蜒於北境黑海沿岸的達廷山脈之間，構成廣大乾燥的高原，尤以東北為最高，其中且多砂礫，為礫瘠地帶，惟由西南以迄愛琴海岸，地勢漸趨低落；河流以輻射狀態分向各海，東南流入波斯灣的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上游，中部向北流入黑海的奇悉爾·伊爾馬克河和薩克里亞河，均水勢峻急，不便航行，甚鮮實利；土國海岸線雖長，但北之黑海岸極為平直，南之地中海海岸亦不過較為曲折，祇有西之愛琴海岸與西北之馬爾馬拉海多深邃的港灣和羅列的島嶼，而這些島嶼又已為英、意、希等國所分割殆盡。由於這種天然形勢，舊的土耳其，只是由勤勞的農夫生產穀物、蠶絲、棉麻、甜菜、葡萄、無花果、烟草與林木；而於不適種植的地方，則從事綿羊、山羊、乳牛、馬匹的畜牧；礦產雖有煤、鐵、銅、鉛、鋅、鎂、錒、鉍、錳、鉛、石油、金剛石與土敏土原料等等豐富的蘊藏，但很少開採

· 其耳土之易不感願立中持維 ·



；海產亦僅地中海方面的海綿為較著；工業與商業，向來均非土耳其人所長。

到了新的土耳其，經濟建設，確有突飛的進展。全國農村，差不多已完全現代化，種植、灌溉、收割都已採用新的機器，由安哥拉附近所設的模範農場指導全國農村生產。工業以紗織為最發達，每年出口之布已達三千萬公尺；冶鐵同樣亦有進步，每年生產約廿萬噸，可製火車頭和路軌等器材；其他如鍊糖鋸木等，在近東各國中皆佔首位。關於交通，在上次歐戰前後由德、英、法投資的鐵路二千餘哩，早已收歸國有，又已另築新路約三千哩，只須再修千餘哩，全國鐵道網即可大體完成。公路在德土協定後，經德國工程師的協助，亦有更進一步的改善。此外，東色雷斯的伊斯坦布爾，興盛情況，仍與帝國故都時代相同，小細亞細的伊士麥，自遣回希人後，更比以前繁榮，這兩個港口同為土國對外航運的中心。航空亦極猛晉，由伊士坦布爾經首都安哥拉至狄亞倍克的航空線早已開通，安哥拉與歐洲各重要都會間均有飛機往返。因此，土耳其的工商業，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然而大宗出口物，如五穀、烟葉、皮毛、棉麻、樹膠、鉛礦、水菓、毛氈、鴉片等，仍以農產品為主，重工業還未展開，基本的軍需工業還未建好，特別是有關國

防的飛機、坦克、汽車等重要戰具還不能由本國工廠製造，本國所能生產的僅一小部份的槍械和小口徑的砲彈。

新土耳其的經濟建設，向來得力於英蘇兩國的經濟援助；然對外貿易，因利乘便，却以德國為主。因為由德輸入到土的貨物價格，由於德國實施國家輸出補償和價格統制的關係，比較他國低百分之三十至六十；而由土輸出到德的貨物價格，由於德國一面特意提高，以便收買土產，一面支付只能用以購買德國輸出商品的馬克，使土仍須吸收德貨。尤其在目前英國生產與運輸都較困難的情況下，更增加了土耳其在貿易方面對德的依存性。

在經濟力量決定戰爭成敗關鍵的現代，土耳其這樣的經濟情況，就包含有必須求得中立的基本緣由，但同時亦就孕育着中立的方法和限度各問題。

五

土耳其的地理環境，歷史關係，經濟情況，無不包含有複雜的對外關係，尤其是對於歐洲各國的關係。復興後最重要的對外收穫，為由洛桑條約轉到蒙特羅會議，求得黑海通過地中海的峽自主權，即是運用英蘇各方不同的利害關係。此次歐戰之前，在西方與捷克斯拉

夫、南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諸國締結巴爾幹小協約，身居要角；又在東方與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回教國家締結沙達巴特條約，自爲盟主；無非爲了對付列強，運用各小國的好友，保持其在近東與巴爾幹的有利地位，至於周旋列強之間，歷來對蘇保持好感，而與英、法、德、意、美各國的關係，均以本國所需要的利益爲前提，從未有所偏倚。

歐戰開始以後，對外關係，似應有所改變了。然而一面於一九三九年十月締結英、法、土三國同盟條約，一面又與德國簽訂通商條約和各種物資交換協定，並未完全站在英、法方面與德對立。隨後，又有一九四〇年二月的土保互不侵犯協定，三月的土蘇友好宣言，預作加強中立的姿態。再後，一九四〇年六月意大利參戰，法國潰敗，歐戰進入另一階段，戰火正要東向蔓延，回顧舊時陳跡；前瞻將來危機，又臨到有須急加判定敵友的情勢。然而考慮的結果，僅是鄭重宣言仍不欲加入戰爭。很明顯的，對於南斯拉夫之戰，并未依照巴爾幹協約，有何表示；且對於迫近鄰境的希臘之戰，亦未依照希土攻守同盟協定，加以支援，反藉詞土保互不侵犯協定而擺脫其援希的義務，一任德軍進據愛琴海。德軍深入保加利亞，亦僅向土保邊境增兵，表示有所戒備；以至一九四

一年六月，更締結德土友好條約。

土耳其這樣的外交方針，是投機取巧呢，還是搖擺不定，抑是其中別有一裏一面的作用？外表頗覺微妙，實質無非是適應時勢以求得土耳其本身之不被侵犯。這是土耳其一貫的願望。截至目下爲止，客觀形勢却亦有可助成其願望之處。其初，當德、意還未席捲希、南、羅、保以前，英國何嘗不想土耳其加入戰線爲其火中取栗，而彼時德國則不願土耳其如此。後來英國趁先解決了伊拉克並控制了敘利亞，隨又於去年八月引同蘇聯進軍伊朗，土耳其即使要偏向於德，亦不能與近東遺佔優勢的英國和素來互尊主權的蘇聯遽告絕緣。到了這時，假如土耳其參戰，亦許有促成德國由陸經過三B路線而直下波斯灣，或由海奪取蘇彝士運河而進入紅海之可能，當然又非亟欲維持中東現狀的英、蘇之所願。

正惟如此，協約國與軸心國在土耳其的外交戰，是大有關係於土耳其的前途的。巴本被刺未遂的事件，恰當大東亞戰爭開始不久與軸心「春季攻勢」即將發動的前夜，但也算平安無事的渡過了。去春以來，德土外交關係確比歐戰開始時進趨密切。以前從英取入的物資與武器是相當多的；據說今年六月又與德簽訂一萬萬馬克的信用借款協定，交換貨物，並將由德

國取入戰具了。緊相接着的又是英美的活動。

美國依據租借法案，供給土耳其軍火，雖會於七月內宣稱停運，但另由美土協定供給土國以大量物資，八月間已有五千噸小麥運抵土國，並派出商業代表團與土當局正談判商務條約，同時英國亦有半官性質的近東商業公司的活動，并允將貯藏中東的棉紗、皮革、橡膠等軍需品售予土國。似乎土國對德國的依存性要減少了。這是高加索的爭奪戰異常猛烈和開闢第二戰線的聲浪甚囂塵上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有說英美要求土國開放海峽以便蘇聯艦隊逃出，好像黑海已無蘇艦立足之地；有說英美要土國駐軍伊朗，以便在南高加索及伊朗間結成第二戰線，好像伊朗即有被德攻入的可能，各種報導集中於英美對土的拉攏與要求，無論是否全屬事實或含有傳說，都足以說明外交攻勢在土國的劇烈。

每當近東形勢吃緊或土耳其國內發生人事異動的時候，外間總有關於土耳其歸趨問題的猜測；在德土經濟協定簽字後，就有人說土耳其親德了；最近七月間薩拉格魯魯因賽丹病逝而繼任總理，又有人以薩氏向爲親英外交家而說土耳其今後將是親英。這些猜測，只是表示各方面的疑忌和企圖。其實僅僅一小部份經濟上的約束，尙不致使土耳其以其國運爲孤注，

因爲其所依存的本來不屬一方面；偶爲一二執政者的情感所左右，因而聯甲攻乙，似乎亦說不到，因爲新興的土國，尙未見有各抱不同政綱與政策的對立組織與成份，主政方面大體尙屬一致。問題不在土耳其片面的決定。各國競相爭取，客觀形勢實亦大有對土耳其的決定作用。

所以，就最近這個期間，對於駐外使節，先後前往德蘇美各國，紛紛從新履任，仍作一視同仁的調整。土耳其的訪德記者團，又要應英邀請，而且預備在訪英之後，或將赴美一行。

六

直到目前爲止，土耳其依然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不過目前的土耳其，自黑海成爲蘇德戰場以來，特別由於海峽的關係，協約國固然想利用海峽，而軸心國又何嘗不想利用它呢，無論是圍繞土耳其有何行動或通過土耳其作何行動，這都是土耳其不得不慮及的問題。

這在本年三月，當德國「春季攻勢」甚囂塵上的時候，伊斯美總統演說時即稱，「我人對於所簽訂之任何條約，莫不忠實履行，不分軒輊。惟是戰時對於所有國家，均欲採取不偏不倚之友好政策，實極困難。政府現在正以嚴

肅公正之態度，推行此項政策，目下殆無使我人捲入戰爭漩渦之問題。自大戰爆發之後，全國即步入動員狀態，全國準備從未有如今之充分，當今之世，土國實爲最幸運之國家，我人現在正竭盡所能，務使我國置身事外，倘有他國強以戰爭加諸我身，則我人爲光榮與尊嚴計，惟有起而自衛」，很透澈的說明了土國中立的困難及其不可侵犯，提出「公正態度」，正爲要廓清交戰國雙方的爭誘。

在目前，高加索的爭奪戰正由黑海北岸向東南推廣深入之際，綰鎖黑海出入口的土耳其隨時有被戰火觸及的可能；北非戰事雖暫告沉寂，而東亞印度又大起變亂，土耳其周圍，由近及遠，都已不是淨土；莫斯科會議後，所謂第二戰線，似乎又到山風滿樓之勢，甚至有協約國將從防禦中東擴張而作第二戰線的擬議，更加重了土耳其歸趨在此時此地的意義。於是八月五日薩拉茹格魯在國會正式發表外交方針，其中有謂：「吾人現在正竭盡所能，務使我國置身戰爭之外，倘有任何一國之士兵侵入我領土，使我國成爲侵略犧牲者，則吾人必將保衛吾人之自由至最後一人而後已。土國素不侵犯他人，亦不願他國之戰事波及土國。土國僅欲置身戰爭之外，保持積極性質之中立，所謂積極性質之中立者，即英土同盟條約與德土兩

國條約一併包括在內之謂」，很切實的更進一步說明土耳其其中立政策的內容與並不恐懼戰爭的意義，所謂「積極性質」，不啻說，在戰爭過程中，可以幫助德國，亦可以幫助英國。

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之下，如果西方軸心軍尙無須假道土耳其，如果英美亦無須利用其爲反攻軸心的軍事據點，如果蘇聯能確保討普西、波提、及巴統等港口其艦隊無須退出黑海以致招致有礙土耳其中立的口實，而在土耳其無須投入任何一個陣營始能自存，僅僅是在貿易上有英美給養運輸等等的便利，同時德國亦有同樣的便利，土耳其已經有了第一次參加大戰敗的教訓，是不會草率從事，改變其中立姿態的。

但戰火燎原，常常是不能預限方向的，大戰已經快到決戰的階段了，所謂「中立」，只能在戰火尙未及身時如此云云。一年之前，蘇聯不亦是堅守它的和平政策嗎？土耳其的中立，以它本身說法，不是靜以觀變，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在今天，土總理及其外、商、農各部長，巡視國防，極見緊張，可說是應時而起的姿態，亦可說是在作必要的準備，土耳其的前途，是繼續值得注目的問題。

杜希特的空中戰術

堂 曙

若干世紀以來，國際戰爭一般的趨勢總在盡可能地減少非戰鬥員及其財產的損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飛機大炮對於平民中心的轟炸已經增加，但比起地上的軍事行動來，這一類的轟炸還是屬於偶然性質的。但在那次戰爭以後，一種新的見解出現了。

依據傳統的見解，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是敵人的武裝力量。假使敵人的武裝力量重受了毀滅，或失去活動能力，戰勝者便可以佔據敵人的土地，然後壓迫戰敗者的政府和人們締結一種強制的和約。因此軍隊的活動必須是間接的；由於行動、武裝、給養上的限制，軍事目標遂不得不具有這種二元性。

但這些限制在現代一旦被解除了。由於航空術的運用，攻擊者不是不需要艱苦地作戰便能飛過敵軍的頭上嗎？攻擊敵軍的給養和運輸系統，使敵軍陷於麻痺，不是比在戰場上作戰損失少而收效大嗎？完全拋開敵軍，直接攻擊平民中心，以壓迫敵人的政府和人民，使之屈

服，不也很可能嗎？

這種驚人的新信仰的預言者乃是意大利的杜希特將軍 (General Giulio Douhet)。此人生於一八六九年，以砲兵中尉的階級加入軍隊。當他作下級軍官時，他便留心科學工作，領導一切新計畫的實驗。摩托軍一出現，他便開始研究其軍事的功用，航空術一出現，他也照樣作此類研究。遠在一九〇九年，他寫道：『我們現在充分認識制海權的重要了。不久制空權將變得同等重要，而且要加以爭取了。』

當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一個陸軍中校兼師部參謀長。他公然地批評他所眼見的一些軍事理論和軍事行動。在一九一六年，他因隨意批評上級長官，受軍事法庭審判，被免除職務。一九一七年十月，意軍遭遇加波里多的敗績，證明杜希特的批評確有見地，即日恢復他的官職。

第一次大戰以後，他升級為將軍和航空領袖。從一九二一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他死的時候，他不斷地用筆和口宣傳他那使用空軍的計畫。他的基本原則是：戰爭愈激烈，期限愈短促，因此愈能減少文明的破壞。有人責備他提倡最狂烈最殘酷的攻勢，他不過回答道，『我的將來的戰事理論僅爲了防禦的目的創立的。假如這目的僅能由攻勢達到，那不是我的罪過；理

德國之勞働服務團

林 西

一、導言 青年訓練之重要，人盡知之，而德國在最近數年中，對於訓練青年之努力，其組織之規模，宏大而嚴密，亦爲世人共曉之事實。根據德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頒布之法律，凡德國之青年，按其性別及年齡，有下列各階段之訓練，且各有其組織：

男童——十歲至十四歲稱爲「德意志幼年團」
 十四歲至十八歲稱爲「德意志青年團」
 女童——十歲至十四歲稱爲「德意志幼年團」
 十四歲至十八歲稱爲「德意志少女團」
 十八歲至二十一歲加入「信與美」之

組織

殊不知此後，無論男女，尙有所謂勞働服務之半年訓練，其時期適在高中畢業或職業教育期滿之後，而在兵役服務與升入大學之前，此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六日，德國已以法律明文規定之矣。其中第一條載明：

『一、勞働服務乃對於德意志民族之光榮服務。』

二、凡德意志男女青年均有對於其民族勞働服務之義務。

由在於空間運武器，那是只能由攻勢起作用的。

根據這種見解，奇熱烈信仰於空軍的力量，他的綱領自自然地展開了。他的理論主要的是，全部空軍應當脫離所有地上的武力而獨立；獨立的空軍應當奪取地上軍隊的資源以造成極端的強大，地上的軍隊應當把他們的活動限於純防禦方面；空軍應當在戰爭開始時大量使用；空軍應當以儘可能多的平民中心為目標，用高度的炸彈、燃燒彈、毒氣彈完全毀滅它們。被炸城市的數目純由所動炸彈的數目、飛機的裝載量、航行的距離來決定——因為在一定的載重量內，炸彈愈多，汽油愈少。

他主張，飛機的種類愈少愈好——最好僅有一種強有力的巡行機和偵察機；因為他集中注意於地上的目標，他反對飛機對飛機的空戰，也不需要專門的空中戰鬥員。在他的想像中，成千的飛機，完全組成大的和小的單位，在單一的指揮下活動；每一架飛機可以連續飛行十或十二小時，平均裝載兩噸重的炸彈；炸彈不要一個一個地或胡亂地投下，乃要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的距離內，一批一批地準確地投下，以便完全地普遍地遮蓋任何選定的區域。

像這樣一種動作，首先開始攻擊的軍隊顯然佔到便宜，要緊的是它要大量的活動，專心

在轟炸的任務上，不為任何別的事分心，甚至絕對不想到自衛。他對於這類動作的描寫如下

「制空權所有者的空軍在所有敵人的領土上和海面上擁有隨意巡行的完全自由；它自然要利用這情形予敵人以最大可能的損害。它將攻擊重要鐵路中心，作為重要路線交點的經濟組織等結集地的人民中心。它將打擊軍隊的動員。它將攻擊海軍根據地（兵工廠，油庫，船塢）和輪船口岸，使敵人的海軍不能發揮其全力，以至不能維持其自身。」

「假如讀者覺得這描寫太黑暗，請他展開一幅意大利地圖，自去想像力能每日炸毀五十個直徑五百公尺的市區吧。請他自問，他需要若干時間以完成上項任務吧。然後請他考慮，一個具有這樣力量的空軍，在目前的發展狀況下，每一個單位間日使用一次，只需要一千架飛機和數千人員而已。那末請他自作結論吧。」

「我但願主張這種動作的精神效果的重要性，這種動作較之它所引起的任何物質損害尚遠更重大的影響。」

「如上所說的一個轟炸單位的活動，即使在一個大居民中心，也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大的效果。讓我們設想，一個城市在數分鐘內在直徑約二百五十公尺的中心區域內受到二十噸的炸彈。爆炸之後，繼以燃燒。殺人的毒瓦斯

稽核組 四、教育及訓練組 五、經濟組 六、健康組 七、法律組 八、通訊組 九、新聞及宣傳組。

隸屬於總團部下之組織，則男女青年，稍有差別，茲分述如下：

(一) 男性 全國分為三十九區，每區統率四隊至七隊不等，視工作上之需要而定。每隊包含四組至八組，而每組則由二百十八人組成之，以為最小之單位。每組設一營房，以供食宿之用。

(二) 女性 全國分為二十六區，每區統率三隊至五隊，每隊包含四組至八組，每組四十人，為最小單位。每組亦各有其食宿之所。至於男女組織之所以不全同者，蓋男子須兼受軍事生活之訓練，而女子則無此需要。且因男女勞動服務之工作，性質不同，故各單位之人數，亦不復相等。男女工作之分配，得略述如下：

一、男性	二、女性
五五% 農田耕種	九〇% 助理農事
一五% 道路建築	七% 城市中之慈善事業
一五% 農事及收穫之	三% 鄉村幼稚園
助理及防水潦災	
早等工作	

使得被炸區域無法接近。燃燒展延開來。毒瓦斯停留不散。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了，白晝終於來了，這時毒瓦斯已經在空氣中瀰漫。凡經過該城市的主要道路的交通斷絕了。生命自身也將斷絕了。」

「在一個城市中發生的，也可以在一天之內在十個、二十個、以至五十個大城市發生，消息傳播開來，別的城市將感受威脅了。什麼樣的強有力的政府還可以維持秩序呢？什麼樣的工業還能有正常的效能呢？什麼樣的工作還能在工廠中進行呢？即使一種表面的秩序可以維持，即使某種工作可以進行，一架飛機的露面不也足以引起嚴重的恐慌嗎？在一種經常的夢魘中，在死亡和破壞的威脅下，正常的生活是無法發展的了。」

「假如，在第二天，十個、二十個、以至五十個城市被轟炸，誰還能阻止驚惶失措的居民向鄉村逃散呢？」

「國家政府機構必將完全解體了。人民為自我保存的本能所驅使，或許在軍隊動員以前，在海軍離港以前，便要求以任何代價停戰了。」

杜希特隨後把「空戰基本原則」撮述如下

「一，空戰的唯一目標是制空權。既經得到制空權，便應當用空軍來攻擊陸地上的目標，以破壞敵人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抵抗力，

「二，一切其他目標的追逐僅在應付敵人

的活動。

「三，這一目標需要一個由大批戰鬥單位（巡空機）合成的獨立的空軍，以及一定數量的偵察單位。」

「四，空軍的力量僅應以國家的富源為限。空軍的一切要素不應用於次要的任務，例如陸海軍的空中輔助，領土和軍隊的空中保護」

「五，燃燒的或含毒的炸彈一類的破壞物品的效力應當發展至最高度；因為，他事均等，空軍進攻的力量是與它所載的破壞工具的效力成正比例的。」

「六，在空中，攻勢與守勢只能由戰略的觀點來判別。在戰術的領域內，攻勢與守勢的分別不再是可能的了，空戰的條件在雙方是相同的。」

「七，空軍應當在衝突開始時準備行動。行動一開始，便要以最猛烈的氣勢繼續下去，攻擊最易毀的目標，在破壞之後能在敵人的空中力量上、精神的和物質的抵抗力上產生最大效果的目標。」

「八，空軍應當能以自有的配備在自己的領域內活動。只有在戰爭開始時準備行動的軍隊可以左右其決定。」

「九，一個國家獻以全部資源的由大批戰鬥機和偵察機合成的取攻勢行動的空軍，必能

三、德意志青年應受勞働服務之訓練，使其了解民族共同利益之所在，體驗勞働之真詮，重視勞働之價值。

四、勞働服務之範圍，以有利於公眾者為限。」

由此可知，每一德國青年必須參加勞働服務團，受半年之訓練，無可避免。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男童之受勞働訓練，已嚴格實行。每年上半年，為城市男童之受訓期，下半年為鄉村兒童受訓期。當時女童受訓尚不強迫，故同時受訓人數初僅一〇，〇〇〇人，至一九三九年增至三五，〇〇〇人。至戰事發生後，對於女童之勞働服務，亦徹底執行，不稍假借矣。男女勞働之工作完全不同，故完全分別受訓，但由德國勞働服務團總團長一人統率，以總其成。

二、組織 勞働服務團總團長，即該團之最高司令長官，兼任內政部之秘書。德國勞働服務法第二條載明：

「德國勞働服務團直屬於內政部長，而總團長秉承部長之意旨發號施令，並負該團組織方面，工作支配方面，以及訓練實施方面之全責。」為便於統籌起見，設團總部於柏林，分組辦事：

一、總務組 二、人事組 三、工作效能

戰勝一個把空軍列為輔助項目的國家。」

杜希特往下用想像中的法比協約與德國間的戰爭來說明他的理論。

他假定德國已經按照他的計畫把它的空軍組成一組一組的重轟炸機，共有一千五百架，外加二百架小型偵察機。法國認為這樣一種武力太笨重了，容易被從空中擊毀，於是注重小型戰鬥機。協約國的空軍分成幾個部分——三千架供陸軍調動，一千多架供海軍調動，另有一千多架成爲獨立的空軍，其中都含有大量的小型戰鬥機。德國空軍永遠保持戰時編制；法國的計畫在動員時須作相當數量的擴充。

地上的軍事行動立即開始了，但空軍並不加以注意。法國轟炸機攻擊德國沿萊茵河的城市，格外注意橋樑，橋樑被傷損或破壞了。並未遭遇德國任何抵抗。德國立即發出一個無線電消息，大事誇張她自己的損失，詭稱被轟炸的主要的是平民，指責毒瓦斯的使用（事實並不如此），然後宣稱報復，事實上這種行動久已見諸命令，而且已經開始了。

德國轟炸隊作八分隊出發，每一隊在寬闊的前線上每小時進行二百公里。每分隊有其自己的十至十二小時的飛行路線，有其自己的轟炸目標。每單位雖小，也各有其程序可資遵守，非在集合時不注意其他單位的活動，非在彈

火下不注意敵人的飛機，不改變路程。全軍所攜炸彈重量爲三千噸。路線和目標的規定，足以掩蓋十萬方哩或半個法國內的重要城市和鐵路交點。把一百五十個重要中心列爲目標，每一中心按照面積大小投以十至三十噸的炸彈；但在巴黎一地須投以一千二百噸。

炸彈要製成五十公斤或稍多於一百磅的單位；施放時不可盡量投下，要連放二十彈，每彈相距十或二十公尺。照這樣，十架飛機爲一基本單位，每架飛機至少載炸彈一噸，可以分布在二百五十方公尺的面積。不同炸彈的比例規定爲一個高度炸彈對三個燃燒彈對六個瓦斯彈。

杜希特的新戰術大致如此，現在要談一談他所預期的結果了。

他假定，轟炸機不顧法比固定的或移動的防禦，繼續依命令進行。他更假定，法比戰鬥機立即用力攻擊所發見的德國轟炸單位。德國領首的梯隊自然遭遇最重的攻擊，但戰爭到處發生。

他於是假定，在阿拉斯發生一場戰爭，二百五十架協約國戰鬥機敵七十架德國重轟炸機，結果轟炸機全數被毀，協約國飛機損失一百五十架。二三較小的攻擊在本區發生；當這些正在進行時，德國轟炸機團幾乎未遇敵抗地達

一〇% 森林種植

五% 新村建築

三、教育上之意義 經過勞動服務訓練之青年，其精神性格以及人生觀方面，均受莫大之影響，故希特勒會謂：勞動服務團，乃國家之大規模學校，「洵不謬也。鄉村原爲人類之基礎，當今機器發達之際，一班居民，遷入都市，漸與鄉村脫離，而形成階級之對壘，彼此抗爭，迄無寧日。德國由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三間，社會混亂之主因，亦基於此。以社論或演講爲武器，欲弭禍亂，是猶緣木求魚，即盡力提高工資，亦非解決之道，蓋物價隨工資而增，工資又復因物價而漲，相爲因果，永無止境。惟有使人民歸真反璞，培養熙攘之風，而以勞動爲人生之本。故凡德國男女青年，不論其家世如何，日後之造就如何，必使之受勞動訓練，俾能瞭解「工作」之新估值。

勞動教育之實施，不在教室中，且不用授課之方式，而注重於實際勞動之工作，使其確能體驗勞動之意義。青年男女，脫離城市，或手把鋤犁，耕耨於農田，或手足胼胝，助理農作之收穫，俾工人官吏等各家庭之子女，不分貴賤貧富，得一共同生活之機會。彼此漸因認識而諒解，階級之爭，遂泯於無形。富家子弟知田家老幼，皆優良淳樸之同胞，初無異於

到首先的目標，於是開始擲彈了。在德軍右翼的全面戰鬥中（由第一二分隊參加），德軍二百架飛機損失一百架。在這鬥爭的後一階段，有一百多架德國巡邏機參加。在第二天早晨，德軍已在法比全境無數城市及鐵路要衝投以數目不等的炸彈。協約軍也轟炸了萊因各城：科布林斯，克倫，馬因斯，斯特拉斯堡完全被毀。德國已經損失六七百架大轟炸機，隊伍在夜間整理過，在早晨又可以用削弱後的力量來行動了。協約軍的空軍損失不能作確切估計，但已完全解體，不復能從事大規模的活動。德軍已在各處投下傳單，宣布爲要報復萊因四城的崩毀，當晚炸毀納木爾，索松，察倫，特拉。四城人民盡可能地遷避，轟炸按時發生了。

照這樣，在協約國引起全面的恐怖和失望，使得他們不再抵抗了，屈服了。

杜希特的理論發表以來，引起很多議論，對於他的轟炸機的易毀性，他的轟炸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效果，尤多異議。帝俄時代的高級軍官並權威作家高羅維涅涅將軍（General Golovine）說，考慮到第一次大戰以來防空技術的進步，高射砲對於飛機不足爲慮的假定是靠不住的。高射砲的射程有的高達三萬呎，這是第一次大戰時的武器的射程不能比的。在一九一六年，射落飛機一架，平均需一萬一千砲彈；

在一九一八年，需四千砲彈；在戰事結束前數星期，只需一千五百砲彈，此後日有進步。因了瞄準技術的進步，杜希特將軍的轟炸機在暗明的天氣很難有保持隊形的機會，在一萬五千呎內也很少逃脫的機會。

沒有疑問，飛機的使用足以使將來的戰爭迅速解決這一假定，一方面低估了防禦的工具，一方面高估了新武器的效能。杜希特以爲幾次「大舉的」空襲所引起的緊張和痛苦必然使一國的士氣和抵抗力迅速地消失，乃是他那過敏的思想的一個例證。假如攻擊者的對方的抵抗精神本來低落或爲社會的政治的糾紛所削弱，那種情形或許可以發生。倘若沒有那種外加的助力，空襲會全無影響；有時却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加強人民的抵抗力。

根據杜希特的例證，用飛機一千五百架，便可以轟炸十萬方哩內一切目標。但高羅維涅涅將軍研究與轟炸機的襲擊力量有關的各種數字，得出的結論是：單破壞巴黎一地，便需要二千架轟炸機，偵察機和巡邏機尚未計算在內。他往下說道：

「這些數字表明，在目前的條件下，使一個大城市一舉而全體中毒氣是不可能的。空襲一定的目標，即使有大量武裝齊備的空軍，也是一種十分困難的任務。」

我儕，而工人農夫，亦明瞭學生之見聞廣博，與夫智識技能之可貴。雙方均可認識工作之真價值，而不因體力與腦力之分，而有所軒輊。在勞働服務團，絕對不以家世估計高下，視貴之不足貴，猶賤之無可賤也。

德國第一任勞働服務團總團長希爾之訓詞有言曰：

「本團之教育宗旨，務使民族共同利益之原則，印入各團員之肺腑，永世不忘。建立民族合作之基礎，永無攜貳。大業成就，惟爾等是賴。民族一致，國家一致，團體一致，力量一致，記取勿忘！」

四、經濟上之意義 凡爾賽條約訂定之結果，除殖民地不計外，德國本土喪失人口九五%。面積一三%。而此喪失之土地，適爲德國東部及西部之沃土。若詳加分析，則喪失產番薯之面積一八%，產燕麥之面積一七·七%，產小麥之面積一六·四%，喪失產大麥之面積一四·八%，第一次大戰以前，德國食糧已不能自給，戰敗以後，則有待於輸入者尤急。而一九一八年戰敗主因，亦基於食糧之缺乏；此德國所得最深刻之教訓。希特勒執政之時，深知使命之重大，措施之不易，安內攘外，同時並舉。而其先決問題，乃「麵包自由」，與夫「原料自給」。故須就戰敗殘餘之面積，獲

「杜希特將軍的理論的根本錯誤是因為主要地建立在演繹法上。在戰略上濫用演繹法，必然造成 *reductio ad absurdum* (歸謬法)。因此理論家過分重視戰爭中的精神因素，而忽略了軍事的技術。」

「戰略不能完全不用演繹法，但推論的每環應當時時受歸納法的考驗。因此一切軍事問題應當在一定的情況下來探討。所以一般的空戰學說的討論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一種空戰學說也許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下有效。從這一個角度上看來，杜希特將軍的學說對於各國防空計畫和組織沒有普遍的價值。若把他這學說僅看作了施行於一定情況下的一些不相連貫的意見，却是頗有意味的。」

關於杜希特以「通用的機器」作他的空軍的主要武器的意見，高羅維涅將軍作了下面的批評：

「一個擁有軍人戰鬥機和完善防空機構的對手方可以用比杜希特的「空軍」飛機較快的飛機來從事報復的襲擊，雖然在理論上後者此前者為強大。假如依杜希特的假定，他的空軍專用「通用的機器」，這可能性便更大。杜希特關於他那「通用的機器」的解說似乎含有矛盾性，他所謂「通用的機器」，既能裝載大量的炸彈，又具有強有力的武裝，而事實上，任

何「通用的機器」在某一些方面總較一種高度特殊化的機器為劣，例如強大的戰鬥機，或強大的轟炸機。所以杜希特用「通用」轟炸機從事空襲的意見沒有充分的科學根據。」

高羅維涅也批評到杜希特的機器的複雜武裝，關於這機器的裝甲保護，他發表下面的意見：

「假定軍用飛機裝了甲，足以抵禦防守戰鬥機的攻擊。這說法顯然露出誇大，因為任何飛機的裝載量是十分有限的。在目前，設計家覺得無法用裝甲的辦法來保護飛機，即使是普通的步槍彈也抵擋不住；杜希特將軍不會解說，他怎樣保護他的軍用機，以抵禦擁有大砲的高速度的戰鬥機。」

據美國斯包爾丁將軍的意見，假如杜希特誇張了飛機的力量，高羅維涅也不免誇張了高射砲的力量。杜希特的演繹法固有流弊，高羅維涅的歸納法也只限於第一次大戰時的經驗，未必適用於後來的情况。

現代戰術隨科學的進步而日新月異。今天視為不可思議的，明天竟成爲事實，後天或許爲更新奇的所代替了。杜希特的意見發表在二十餘年前，當時視為怪論，現在則覺得並不稀奇。在目前的世界大戰中，德國的空中閃電戰一方面實踐了杜希特的理論，一方面由現實的教訓而加以揚棄。可惜杜希特早死了十多年，不及目見他的學說的應用。不拘他的見解在實施上碰過怎樣的壁，他對於世界新戰術的貢獻，必不至爲高羅維涅的一書議論所完全抹殺。關心現代戰術的人，對於這一位軍事天才作家，仍不能不加以相當的重視。

得國家生存上必需之產物。經詳加統計後，得下列之事實：在已耕種之三千九百萬公畝面積中，八百五十萬公畝之土質過濕，而一百萬公畝之土質，又嫌過燥。換言之，已耕種面積總數中三分之一，不能收穫其應產之額。須經灌溉或排水之方法，加以改善，方能充分利用。

此外德國尚有三百九十萬公畝未加開墾之沼澤面積，及一百萬公畝之每年受洪水蹂躪低地面積。不特此也，許多田產，經歷代祖孫之分析，面積減小，不相接壤，致業主難以經營，而使生產量減低，急待重加分配，化零爲整，以增效能，如此情形者又復佔五百萬公畝。若將上述種種，加以改善，在自由經濟制度之下，殆不可能。祇能由政府策動，予以新生之活力，方克有濟，此新生之活力，即由勞働服務團而產生。以目前該團之組織及規模，努力工作，預計十五年後，始能完成全部土地改善之工作。至勞働服務團施行三年時，統計之結果，收穫增加之值，已超過五千萬馬克，此數相當於十五萬公畝一年之收穫。最近數年之統計，尚未發表，其數量當更可觀矣。

x

x

x

x

x

x

東亞經濟構造的特質

杉本榮一著
林吉譯

中心的貨幣制度。從而，不論在貿易和金融上，形成了依存於英美的東亞經濟。

情決不像前述這樣簡單，它還須在理論上作質的飛躍的改變。

東亞經濟向來是以英美世界的霸權為中心，作為「世界經濟」的一環，它是在便利於英美經濟的形態下而存在着。東亞各國犧牲了它們自身國民經濟調和的發展，把一大半國民的生產力，傾注於為英美所必需的少數的生產物，如樹膠，砂糖，錫等，結果，這些生產物的生產量極其龐大，本國既消費不完，就不能不讓英美買去。另一方面，它們為維持國民生活所必需的許多物資，本國既已沒有餘力生產，當然也不能不向外國——尤其英美經濟圈去購買了。換言之，東亞各國已成為以英美為中心的國際分業的社會一員，它們疏落了自身的產業體系，僅在依存於英美的貿易機構中，維持國家的生存。由於貨物輸出入都以英美經濟圈做對手，它們帳目的結算，當然以英鎊美元為便利；東亞各國為了要生產英美所必需的物品，一定需要產業資本，又因為這些資本也是從英美輸入，以致東亞各國不能不採取以英美為

大東亞戰爭是要打破依存英美的經濟體制，而確立大東亞獨自的經濟體制。這個必要，可說已為任何人所認識。所謂確立大東亞經濟圈，它的內容到底怎樣呢？人們常說這祇要調整南方諸地域的砂糖田和樹膠園，並栽培現時日本所必需的棉花之類就得了；這個意見如果是會根據了東亞共榮的原理性格作充分的考量，並有深切的了解而出發的，筆者倒也贊成。不過，倘使單是地域的把世界市場縮小為東亞的，以日本代替英美，那末，很容易有造成跟以前相類似的國際分業社會的危險性。若單是如此。則樹立大東亞經濟圈的事，則非常簡單。我們祇要拿英美運用於世界的方法，用之於東亞便可以了。這在性質上並沒有變過，且由於地域的縮小，可說反而容易做些。可是，實際上所謂確立大東亞經濟圈，是需要一種新的原理——跟構成過去世界經濟的原理之相異的原理——來構成，以創立新的東亞經濟，事

這裏，我們可以從「荷屬印度」著者弗尼伐爾氏關於荷屬東印度的論文中，見到值得注意的論點。弗氏對舊荷印歷史就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詳細研究結果，發見東印度土地是跟歐洲型的「等質的社會」相異，而存在着「一種弗氏所謂「複合的社會」。他說「複合社會是具有二種或二種以上的構成要素（即社會層）的社會，它們相互並肩存在，不相融合，但却包容於一個政治的統一體之內。」在這樣的複合社會上，那以等質的經濟構造的歐洲社會為對象所構成的從來的經濟學，自然要失去它的妥當性。弗氏認為在這裏有建立新的「複合經濟理論」的必要。

導

自然，上述弗氏「複合社會」的定義，像後面所詳述，如用於其他東亞諸國，如中國，便不能不有若干的修正；如於日本的場合，更是不適用。還有，「複合經濟的理論」，其內容是極其單純素樸，它和被批判的從來經濟學

的飛躍的改變。

英美輸入，以致東亞各國不能不採取以英美為

的飛躍的改變。

的飛躍的改變。

的最近發展相對比，實在貧弱之至。所以，我們當然不能就這樣利用它作為確立大東亞經濟的理論。不過，它對於問題困難點所在之觀察的敏銳，終不能不佩服。我們跟弗氏相同，看出大東亞經濟的構造，是跟以英美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構造，有着本質的不同。因此，這裏實有建立跟從來等質的經濟構造的理論相異的，新的經濟理論的必要。

那末這個大東亞經濟構造的特質在那裏呢？它的可把握的理論，是怎樣性質的理論呢？

二

我們現在可以先利用弗氏周到分析的成果，來了解舊荷屬印度的經濟構造。

舊荷屬印度是存有着人種不同，宗教不同，風俗習慣不同的三個部分社會層——荷蘭人社會層，華僑社會層和印度尼西亞人（馬來土人）社會層。而最低下的，要算印度尼西亞人的社會層。他們大部分在內地住着小茅棚，周圍置有若干田地，耕種米，Cassava（熱帶植物之一種）玉蜀黍，甘蔗，落花生，大豆，馬鈴薯等作物，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這些作物有多餘時，他們也向市場出賣；別的，他們也有經營，輸出品如樹膠，砂糖，烟草，茶，椰子核等，當上這些物質的世界市場價格騰漲時

便賣給商人。這可說是他們跟世界市場之僅有的貨幣經濟的接觸。這只是就這些輸出物價格高的時候而論，倘使價格低落，如像一九二九年恐慌時期，那便放着不理了，他們依然過着吃米和Cassava等之自足的經濟生活。

跟這相對的，即是作為統治者的荷蘭人社會層了。他們大部分住在都市，特別是，在大都市有着裏磚瓦砌成的宏麗的宅第。他們好像跟土人的私生活沒有關係，但他們以統治者的資格，從被統治者的社會層裏徵集高額の租稅，他們又作為貿易商和生產者，從購買者東印度住民方面獲取莫大的利潤。整個荷印是被高額の關稅障壁所環繞着，阻止外國商品的輸入，使荷蘭本國出產的商品，賣得很高的價格，荷蘭人收得極大的商業利潤。荷蘭人又在這裏開拓廣大的橡樹園，以低廉工資雇用苦力，栽培大規模橡樹，榨取液汁，製成橡膠。這些生產品是以世界市場為目標的，他們把它賣給世界市場，成為獲取莫大產業利潤的源泉。上述荷蘭人所徵得的龐大的租稅和利潤，一小部分仍舊用之於荷印的土地上，大部分却被拿到本國去，給本國及荷印當地的荷蘭人享受極高度的生活。荷蘭人是這樣地在榨取印度尼西亞人的範圍。除此以外，荷蘭人對於土人的生活，

倒沒有什麼干涉。荷蘭人自然認為基督教是最優秀的宗教，在土人間施行傳道佈教；但並不彈壓土人所尊崇的回教。

第三層的華僑，最初是從福建廣東諸省移去，他們起始作着行販，苦力，跟印度尼西亞人相伍，孜孜工作；他們住着粗陋的茅棚，以一團飯和一些Cassava製成的澱粉充飢，一星期祇能嘗到不值一分錢的魚汁。但過了一些，他們積蓄得少額的金錢，便在街鎮上住下來，經營以土人為對手的雜貨生意。他們出賣從世界市場上批來的棉布火柴等，一面又把印度尼西亞人所生產的剩餘生產物集積起來供給世界市場。他們有的還開設當舖放債，積蓄得相當數額的資本。有了資本，他們更進出於大都市，有的做歐洲人商店的夥計，有的幹木匠，鞋匠，成衣匠或經營麵包店。其中，也有跟荷蘭人為伍，建立闊綽的別莊，擁着大資本，自己經營商舖。所以，華僑層實和別的社會層不同。他們富的程度，生活態度，以及教養等，都非常廣寬。祇要有投機利潤所在，他們會利用各種機會深入荷蘭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的社會層裏面去。他們之間雖也競爭，但他們在經濟上終是連繫着。以這一經濟的紐帶，跟世界市場相連結，華僑是盡着一種獨特的社會機能。但是，華僑却並沒有忘掉他們自己原有的社會習

慣。在巴達維亞，泗水等大都市，他們建有峨巍的華僑會館，他們穿中國服裝，吃中國菜，保持着中國式的鄉土團體的團結生活。他們積得了錢，便從特別所組織的信局，匯給故鄉的妻室。經濟上一有成功，他們常從故鄉把親戚，知友，同鄉人招呼過去。因此，他們故鄉的血液和習慣風俗，乃不斷的重新注入華僑社會層。他們同伴間有什麼死亡的時候，也依照中國人一般習慣，把屍體裝入身分不相應的堅實的棺材裏，再在會館的一室，保管一個時期，並舉行中國式的祭吊。一到有便船，他們又把棺柩送歸故鄉，擇地建墓而葬。如果是貧困的，則由華僑團體以慈善性質負擔費用，也是常見的。所以，華僑是一事萬事的，都處在他們鄉土色彩非常濃厚的中國式風俗習慣中，過着跟荷蘭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相異的社會生活。

由此可見，舊荷屬東印度是並存着人種各異，宗教各異，風俗習慣各異的三個部分社會層。而這些社會層，乃包容於荷屬印度之一個的政治統一體。就某種意義上說，有點類似聯邦組織。所謂聯邦組織，應該是除國防司法等若干重要國務受聯邦政府統轄外，聯盟各州是各自獨立的社會集團，祇是政治的，把它們圈在所謂聯邦的一個框子裏。從這點看，「複合社會」跟聯邦組織可說具有相似的性格。不過，在聯邦組織，各州本是地域的各自獨立着，而圈在一起；如果盟約破裂，聯邦崩壞，不能說部分社會的州的生活，也隨之崩壞。至於如東印度的複合社會，它的相異的三個部分集團，乃是不分地域的密切交錯着；華僑一面在文化上保持他們獨特的風俗習慣，構成獨特的社會集團，另一方面在經濟上侵入印度尼西亞人和荷蘭人的社會層中間；把各個印度尼西亞人和荷蘭人結集於經濟社會，作種種連繫組織的工作。因此，它們各社會層所連結着的政治的紐帶如果切斷，則不單全體複合社會將崩潰，連部分社會自身也將崩潰。這是非常不安定的異質的構造。

像這樣的複合社會，並不單在舊荷屬東印度存在，泰國，緬甸，印度等也這樣。泰國有英國人泰人和華僑社會層；緬甸有英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和華僑社會層；它們跟荷屬東印度之有荷蘭人，印度尼西亞人和華僑社會層的關係相似，同時情形差不多的「複合社會」。印度除人種的差異外，又有顯著的宗教的差異，「複合社會」的異質性是更其來得強化。印度教徒跟回教徒的風俗習慣和文化根本不同；佛教徒也跟回教徒具有完全不同的風俗習慣和文化；而基督教徒又另有根本不同的風俗習慣和文化，更不必多說了。此外，印度還牢固存在着所謂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等傳統的階級制度，這些社會層各以獨特的社會的職分而世襲着，造成了異質性的固定化。這些人種，宗教，風俗習慣各異的複雜社會層，是地域的並存着，處在印度帝國同一的政治的統一體之下。

三

現在來看中國。中國有廣大的自足的內地經濟，大體上以農立國。內地農民自己生產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並自己消費自己生產物的大部分，其剩餘生產物則斟酌價格賣給跑上來的販賣商人。這些商品化了的農業生產物，經牙行的客商制度而成爲地方商業流通的對象物，一部分是通過上海及其他大商業都市的牙行，以賣給世界市場。中國內地農民經濟的大部分，和它所附屬的地方商業經濟，相當地配和着，形成地方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範疇。例如四川省，必要上，它可以不需外來補給，用本省生產物以自給。重慶政權既降爲一地方政權而還能保持殘喘，其根據之一就在這裏。山西省也具備着山西省自身的自給自足體制，事變前閻錫山所謂山西門羅主義，它的基礎也即立據於此。此外，西藏也這樣，雲南也這樣，青海等也這樣。這些地方，其各自爲政不但爲西洋人

所奇異，甚至連中國人自己也相互難以了解的，獨特的言語風俗習慣和信仰。但中國一方面固存在着廣大自足的內地經濟，另一方面也並

存着以天津，上海，香港，廣州等海岸地方大商業都市為集結點的英美資本主義的前進據點。這些港市直接跟流通經濟的世界市場相連繫，成為世界經濟分業的一環，其經濟的運命，也依存於世界經濟的轉變。這些地方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也多半帶着英美的色彩。它們與其說是中國的，還不如喻做英美文明的中國版。把上海稱作英國的，這在東洋的立場，雖是非常不名譽的形容，但大東亞戰爭以前上海的性

先

導

格，確實如此。

這個世界經濟的港市經濟和前述自給的內地經濟，是由中國獨特的買辦制度連結着。西洋人並不自己直接分別往中國內地去購買桐油，錫鑛等物，而是經由中國人買辦去收買來，然後輸往英美市場。同樣，外國人從世界市場把資本主義商品如蘭開夏棉布運到上海香港等地後，也是經由買辦間接批發給中國內地。這本質上是自足經濟的內地經濟和本質上是貨幣經濟的世界經濟，是由買辦制連結着；但這二者在地理上完全分立，這邊是英美式風俗習慣經濟的社會，那邊則是保持中國式風俗習慣經濟的社會。就這個意義講，弗尼伐爾所謂「複

合社會」，並不在中國存在。中國有性質相異的二種經濟社會，恰如聯邦關係，地域的並存着。

這裏還必須注意到使這二個世界密切相結合的鏈索。其一，即是牙行和客商制度以及原始的運輸機關所支持的，貨物循環的關聯。內地農民的生產物，例如桐油是先由羣小商人買去，再經由地方小都市牙行的居間，賣給會集於牙行的客商；客商又把這桐油賣給地方中等都市的牙行，再經由牙行的居間，賣給另外的客商；接着，這客商更把桐油賣給其他大都市的牙行，再順次挨下去，最後經由上海的牙行買辦，以賣給洋行。這些內地貨物的流動，乃是驛傳式的，苦力肩挑，手車推挽，或在水上（如揚子江）撐筏，費數個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纔運到上海。內地貨物在上海換成世界商品的洋貨後同樣是漫漫長月的經由苦力，手車以運到內地農民及地方小都市住民的跟前。以上一來一往的連鎖的流動，必須以數年為週期，於是構成了長期的循環。

第二種循環是跟上述物的流動相反，但數額却相均衡的錢的流動。這種流動起先大部分是由牙行以金融的機能為媒介，他們分節結帳，是一種以商品流通為裏的貨幣循環；過後，便發展成那獨立的錢莊資本的貨幣循環。這貨

幣循環，尤其是錢莊資本的貨幣循環，其所需時間，遠比前述貨物循環為短，週期大約祇數天，較長的也不出數旬就行。它是在短時日之間，把內地和世界市場連繫起來。上海等大商業都市裏的大小無數錢莊，是經營着內外各種貨幣的兌換，結果，它建立了跟倫敦市場匯兌行市相連繫的貨幣行市。上海貨幣行市的變動，立即支配了地方各都市錢莊貨幣價值的變動；從而，並影響到內地剩餘生產物——如桐油的貨幣價格，內地桐油流通的結帳，便以這樣所形成的價格作為基準。跟桐油相反的，從世界市場流往中國內地之雜貨的結帳，也同樣是這樣的了。這種錢莊資本的貨幣循環，從上海到內地，更從內地回到上海，是運用了電報，電話，慢些則用汽車飛脚，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完結。

綜上所說，自足的內地經濟和貨幣的港市經濟，不論在原理上或地域上，都截然不同。它們以牙行及錢莊的商業資本做媒介，作兩種性質的流通。即，一方面是世界經濟閃電似的深入中國經濟之短期循環的金的流通；另一方面則是內地經濟漸漸流注世界市場之長期循環的物的流通。它們複雜地纏繞着，密切地結合着。這個複合體的任何一點如遭切斷，除內地經濟尚能保持其自身生存外，對中國經濟的全

體，自將受到惡影響，尤其港市經濟必將從根底遭遇震撼。這顯然是一個不等質的經濟構造。

四

大東亞共榮圈中核體的日本，則跟以上所分析的各國，表現完全不同姿態。日本不論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已完成了極高度的統一；而在民族上，也形成着純一的大和民族；風俗，習慣，文化各點，日本各地方雖也存在着若干地方的特異性，但跟東亞其他諸國相比，其差異點真是不足為道。由於教育普及的結果，日本的語言差不多已達全國標準化，彼此疏達意志，毫無不便。又因國民都各有陛下忠良臣民的自覺，造成了醇厚的日本國民性。所以，日本是高度發達的大和民族的等質的國家，過着等質的國民生活；弗尼伐爾氏的所謂「複式社會」，在日本是沒有存立的餘地。

可是雖然這樣；倘使把日本最近統制經濟高度化的過程仔細加以觀察，確立異質的經濟構造的需求，却無可忽視的，反而成爲要解決日本統制經濟的課題。

日本爲要以大東亞指導者的地位，樹立共榮圈，首先不能不確立足以擊破妨害建設的外力之充分的國防國家體制。這，一方面須極其

迅速而大規模的建立那個調整軍需資材和擴充生產力之基礎條件的重化學工業；另一方面都須達到主要糧食的自給，並育成刻苦而能忍受物資缺乏的兵隊農民，在國內保持日本式的農業。但是，重化學工業和農業，一見就明白，是性質極其不同的兩種產業。一種是無機世界的生產；另一種乃是有機世界的生產。一種是生產手段的產業部門，它的生產物被作成長期投資的對象；另一種乃是食糧品生產部門，它的生產物一收穫便被消費。使長期節奏的產業部門和短期節奏的產業部門能夠調和發展，乃是日本統制經濟的課題之一。

所以，要造成異質的產業構造，是日本統制經濟的特色，這在英美是看不到的。英國自十九世紀前半廢止穀物法以來，農業部門——尤其主要食糧生產部門已移到海外各地，自身則依靠着優勢的海軍力，致力於工商業，而造就等質的產業構造。美國，高度發達的工業和農業並存着。如所週知，美國農業也已高度機械化，農場和工廠的機械化程度，並沒有顯著差異。所以美國的產業構造，實際也是等質化了的。至於日本的農業，同樣如所週知，差不多毫無機械化。最近稍稍發達起來的所謂機械化農業，也僅僅乎祇有岡山縣日本式的牽引機和佐賀縣的引水機而已。日本是這樣地未機械

化的農業和高度機械化的重化學工業同時並容着。高度的異質的產業構造的建立，實在是解決日本統制經濟的課題。

同樣的事情，還可以從前次所設立的全國金融統制會的構成上看出來。它把普通銀行統制會。地方銀行統制會等之短期商業金融的統制組織，和日本興業銀行，勸業金融統制會，戰時金融庫等之長期金融的統制組織並列起來，而讓各自具備組織化，但整個的，則在日本銀行統轄之下，統合於全國金融統制會的裏面。英國的情形就不同，英國是建立着商業銀行的統一銀行制度，它把長期金融機關通過證券担保制度，從屬於以英蘭銀行爲中心的商業銀行組織之下，構成長期投資短期投資化之短期的等質金融構造。這跟日本之依然保持異質金融構造的金融統制，原理顯然不同。

五

以上已把東亞經濟各地域中跟英美式等質經濟構造不同的異質經濟構造——它的現實的存在或應有的課題，加以詳述過了；至於異質的經濟構造怎樣成立，想讓別的機會再作詳細研究。概言之，這是同程度發達及等量運動的二種以上的文化激勵接觸後所產生的現象。就東亞經濟的事實說，這是物質高度發達的等質

的西洋文化跟力量極大的同高度發達的東洋精神文化相接觸後所釀成的現象。

例如中國，它有幾千年以來極高度發達的精神文化，其活動力雖小，但其支持的基盤，不論人口的或面積的，都是廣大無邊。它所接觸的西洋文化——發達的物質文化，雖有極大的活動力，但是到東洋來的西洋人數額，對中國人口及面積比例到底太少，從而運動量也減小了。這恰像在高熱的火鍋上置分厚的肉片做「鋤燒」（把肉片蘸油醬放在熱鍋上烤的日本菜名，即所謂「Sukiyaki」），由於它的接觸面有強韌的薄壁，外部醬汁和內部肉汁不會融合，所以仍能不失牛肉獨特的味道。同樣，中國文化受英美文化衝擊的時候，由於它的接觸面有着所謂買辦制度之中國獨特的商業資本做障壁，使整個上，中國沒有失去其固有的文化；即除宜教師傳道以外，祇不過受到金的流通之楔狀的貨幣經濟的影響，甚至這一楔頭，也被中國的錢莊和牙行制度所吸收了。這是中國異質的經濟構造之存在的理由。

印度也有着同樣的事情。物質犀利的英國文化，雖已跟高度發達的精神的印度文化相接觸，但從人口及面積上說，却不能大質量的深入印度社會內層。英國是利用着印回兩教徒的對立，以「分割統治」的方法，壓服了印度

民族，而留存着異質的社會構造——異質的經濟構造。

舊荷印的情形則略有不同，印度尼西亞文化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低得多，它自然常給荷蘭的物質文化所壓服；不過，由於荷蘭本身之已入老境，加以人口又少，結果荷蘭人便不能不放棄同化印度尼西亞文化的念頭。

日本的情形更其不同。日本民族在二千年久長的歷史中，逐漸接受了儒教文化及佛教文化，而加同化，形成獨特的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觸時，日本為對抗侵略，先採用了英美物質文明，再拿它做武器，抵禦英美的侵略。日本雖也是異質的東洋文化的擁護者，要形成異質的文化及經濟構造；但日本沒有像其他東亞諸民族一般，陷入跟同質性相對立的單純的異質性。日本是同化了等質的西洋文明而作為自己的部分的構造，並使其更高度化，從而可

得形成真正異質的文化及經濟構造。日本願根據這個立場，基於所謂「八紘為宇」的精神，使大東亞各民族各得其所，並歸於一體，以努力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我們日本先輩人士曾經為了對抗以至克服英美資本主義的侵略，接受英美物質的技術文明；又為了建立這種物質的技術，經濟學上輸入等質的經濟構造的理論。這種經濟學，為

育成能率高的物質的技術，誠然有用；可是到頭，它對於具有異質的經濟構造之日本經濟及大東亞經濟的現實，却不見妥適。這就是要高呼樹立日本經濟學乃至大東亞經濟學的理由。不過，我們還須靜心思考：這異質的經濟構造的理論母胎——日本經濟以至東亞經濟，如前述，其現實的發展階段上，乃是跟西洋經濟相接觸而造成，因此，理論的日本經濟學以至東亞經濟學，當然也要跟西洋經濟學有關聯，不是對立，而是要更高度化的，把西洋經濟學作為部分的理論，建立更高級的異質的經濟構造的理論。

日本經濟學必須一方面確固地把握着跟西洋文明接觸以前所保持了的日本經濟的本質，另一方面又應認清跟西洋文明相接觸的特殊的具體相。日本經濟學也和西洋經濟學相同，不能不以有體系的理論來構成之。

自然，日本經濟學並不像西洋經濟學之祇具單純的體系理論；如果不具直觀的實踐的理論以構成，那便無從闡明異質的經濟構造，無從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了。

但是，單單樹立直觀理論的日本經濟學，還不能解決以現在程度的技術為基礎的日本經濟問題；排斥高度技術化的英美文明於大東亞天地之外，實不適合現在事務。日本經濟學以至東亞經濟必須貫徹日本的及東亞的本質，建立有體系的異質的經濟構造理論。

接下來的問題是要進而研究那異質的經濟構造的理論，是怎樣的內容。但這已離本文的主題，讓別的機會再說吧。（完）

（譯自改造八月號）

復興上海市的幾個基本問題

時雨

一 緒言

每個住在上海的人，無不關心上海市的建設問題，因為上海的建設，對於他們的切身利益是有密切的依存關係的，上海而能日趨安寧，繁榮，則上海市民的幸福也就與日俱增，反之，大家且將望望然而去之，更有那個人來對上海關心。

有人以為上海的建設是根本不成問題的，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內，就列有大上海建設計畫，只要按照着去實施就是了。其實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有了計畫，而沒有人財力為後盾，則建設大上海也還是一句空話，何況上海的情形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複雜，這複雜的構成，有許多是由於過去歷史事實所造成的錯誤，更有許多是由於新發生的既成事實，要把這複雜的情形加以調整，使之合理化，他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奏效，遑論其他。

上海市所管轄的區域是相當廣大的，近一點說，則除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外，以市中心為據點，由此延袤向外，則有南市，開北，

滬西，浦東，江灣，吳淞；遠一點說，則實山，嘉定，南匯，奉賢，也無不在上海市的管轄範圍以內，以如此一個廣大的區域，單是管理已非易事，建設當然更不容易措手。

再加上上海經過歷次戰爭以後，地方殘破，百廢待興，陳公博市長對同盟社記者說：「今日上海祇能如何復興，尙不能談新的建設。」這真是洞灼上海現狀之談。

現在我就想來談談復興上海市的幾個基本問題，而且想就近的範圍內說，不想把話題扯得過遠。

二 行政權的統一問題

然而就是在近的範圍內，馬上也可以發見一個複雜而不易解決的焦點，那就是行政權能的不統一問題。現在上海存在着三個行政機構，一是上海特別市政府，二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三是法租界公董局。這三個行政機構的分立，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以來，上海遂開始有了租界，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大踏步的跨

進了上海，設立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等行政機構，根據着洋涇浜地皮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組織章程，統治界內民衆，儼然自成一個小天下，最初的幾十年裏，甚至有喧賓奪主之勢，上海的中國民衆，反因受着領事裁判權等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倒要俯仰覘覘的，去仰洋大人的鼻息，而英美人的勢微，也因此愈張，原有的租界區域還不能使他們滿意，竟然不經中國政府的同意，擅自越界築路，收起界外馬路的捐稅來，妄想把牠所管轄的行政區域，推廣到租界外面去，其無法無天的猖獗狀況，於此可見一斑了。

直到民國十五六年間，中國民衆漸漸覺醒，抬起頭來，這種情況纔稍稍改善了些，但九江漢口的英租界雖相繼收回，上海方面的租界却仍舊不動，且因當時的革命政府變節和英美勢力相勾結之故，一切遂都維持着老樣子，租界仍是租界，越界築路仍是越界築路，工部局和法公董局仍都是獨立於上海市政府以外的行政機構。

這種複雜情況的繼續存在，成爲上海市建設前途莫大的障礙，因爲任何一個地方單位，要獲得安定和發展，首先必須這地方的行政權能够統一，倘若行政權不能統一，則雖有賢明的行政長官，也還是束手無策。何況過去的工

部局，在美英勢力支配之下，一貫的抱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態度，對於上海市政府這個行政機構，不但不加以協力互助，反而處處地方存在着嫉視心理，時時都以擴權奪利為念呢。

過去的中國政府也未嘗不覺察英美的野心，未嘗不知道牠們不懷好意，但積極的收回行政權既不可能，就只好從消極的防範英美勢力發展上着手。這防範，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限制租界，不使租界的權力擴張，例如中山路的建築，就是為了限制租界越界築路的擴展。第二時期是孤立租界，例如市中心區的建築，就是想使租界繁榮的一切工商業逐漸遷移到租界以外去，而虬江碼頭興築，更是想代替租界內的各碼頭而成為良好的運輸商港。可惜消極的限制和孤立租界，畢竟不能發生多大的效果，直到現在，市中心區和上海市四郊的繁榮，仍不遠租界內的十分之一。

自從去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上海局面為之一變，英美勢力已完全被逐出租界，上海現在已無英美勢力的存在，而且工部局這行政機構，自從置於日方的監督和運用之下，正在日益發揮其權能，並處處都能和市政府協力互助合作。所以過去的限制和孤立租界的計劃，現在已經不合時宜，應該根本放棄，而採取逐漸使上海租界和上海特別市融合

成一個整體的計劃。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這兩個行政機構不妨仍聽其存在，而視為市政府以外的特別區域，因為上海市管轄的範圍既廣，事實上也不能不分區設治，這樣的辦法正可說兩全其美。總之，我們應把上海市政府視同身體，而把上海租界視同兩臂，市政府對兩租界的關係如身之使臂，如此，則行政權能自能逐漸統一而無問題。

三 怎樣改造上海人的心理

在行政權的不統一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怎樣改造上海人的不健全的心理觀念。因為上海在英美勢力的把持下，已有一百年的歷史，造成許多複雜畸形的狀態，上海市民長久浸潤其間，習與俱化，便無形的成了一种病態心理，這病態心理最顯著的表現出來的有兩方面：第一是拜金主義，第二是崇拜狂。

誰都知道，英美是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最流行的是拜金主義，是自由競爭主義，除了賺錢以外，別的都是次要問題。就因為大家都在競爭賺錢的緣故，結果便自然而然都走上重實利，輕感情的一途，父子兄弟之間，存在的只是金錢上的利害關係，而沒有親密的感情上的關係，過去上海不斷的發生弑父案，弑兄案，就是英美勢力支配下的上

海社會日漸在墮落下去，生活在這時形社會裏的人的本性逐漸在汨沒下去的良好說明，無怪有心人於此，要長嘆「世風日下」了。

自由競爭的目的是為了賺錢，而所以要競爭賺錢則因為先有一種拜金主義的心理存在，這是一種拜金主義的心理，差不多是隨着英美勢力的侵入中國而俱來的，在從前閉關自守的中國封建社會裏，人們所最熱心從事的是科舉，是仕進，父母對子弟最大的希望是做官，中舉，顯親揚名，光耀門楣，即使有一二貪官污吏，也都為民間所不齒，民間所最盼望的是兩袖清風一介不取的清官，這時期的中國，可說毫無拜金主義的心理存在，但到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可就不然了，民間的口彩漸漸的在「升官」後面加上了個「發財」，而且對「發財」的熱望逐漸有凌駕「升官」而上之勢，尤其是在科舉被取消以後，一般人知道做官不是人人都可辦到的事，惟有發財，則只要你有本領，能競爭，甚至於只要能節儉儲蓄也都有希望，於是拜金主義的心理遂更一發而不可復退。

單是崇拜金錢，似乎也不能算是什麼大病，至多不過把自己造成個庸俗的市儈型的人物而已。但若把金錢看得高過於一切，甚至只要有錢，什麼法律，正義，道德，文化，都可

以置諸度外，這却是最惡劣不過的狀況。

可是這種惡劣狀況，却很深刻爲又普遍的植基在上海社會裏，其潛勢力的雄厚，決不是短時間內所能消滅。

前兩年，正是英美勢力統治上海的末期，上海有所謂「重整道德運動」的出現，這一運動決不是無因的，牠是伴隨着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戰爭的危機中而產生，也未嘗不是牠們鑒於社會道德日益墮落惟恐因此影響到作戰前途妄想挽回既倒的一種心理表現，無如積重難返，任你喊上一千遍的「重整道德」，而社會上只知道孽孽爲利也不管錢的來源是否清白之輩仍是比比皆是。

要徹底改造上海人這種不健全的病態心理，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但也不必專注重表面工作，空喊什麼「重整道德」，最要緊的是潛移默化，使上海人不正確的心理觀念，逐漸消解於良好的氛圍氣中，因此必須加緊從事文化建設，扶植法律，正義和道德，使上海人都知道世上不是只有金錢這一樣東西存在，在金錢以外還有法律，正義，文化，而且這些東西是比金錢更有價值。

四 治安與糧食問題

上海是世界第六都市，在中國國內，牠更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牠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吐

納場所，牠的重心在於經濟，在上海初開埠時是如此，直到現在也還是如此，雖然到了近代，由於政治的形勢，人口的密度，以及所處的地點等種種關係，上海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日形重要，但形成上海這都市的繁榮的工商業經濟，無論如何要佔第一位。

都市的繁榮固然有賴於工商業的發展，但若不能確保治安，投資者裹足不前，則工商業沒有發展的可能，欲求上海的繁榮亦不可得。要「樂業」必先求能「安居」，所以維持治安應該是復興上海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上海在空前的世界大戰中，還能保持着目前這樣的繁榮，委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們試看世界各大都市，牠們在戰前的繁華遠過於上海，可是現在在戰雲籠罩之下，不是淪爲一片廢墟，就是長日處於飢饉和恐怖的陰影之中，把上海的安寧情況和牠們一對照，真令人有隔世之感。上海現在雖然正在從事防空演習，但這祇是一種預防的措施，事實上上海遭受戰爭威脅的可能性是很少的，縱使有飛機飛來從事空中游擊，至多也不過曇花一現牠的姿態而已

上海在整個世界中所處的地位既是非常安全，而上海地區的治安的維持，在最近這一年來也有很大的進步。即以上海租界而論，過去在英美勢力控制之下，差不多成了罪惡的逋逃

藪，政治性的暗殺案，鉅劫案，綁票案，幾乎日有發生，甚至一日間發生好幾起，簡直談不上什麼治安。可是自從英美勢力被逐出租界以後，情形可就不同了，除了原有的警備力量以外，再加上保甲自警團的組織，等於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不但暗殺之類的恐怖事件完全絕跡，就是盜匪也都無所施其技，性質重大的搶劫案綁票案固然無從發生，便是小竊剪綰之輩也很少出現，這不能不說是治安上的一大進步。至於上海市政府管轄的區域以內，除了保安司令部和警察署以外，自警團也早已組織完成，最近更將在上海地區內發動大規模的清鄉運動，這一工作如若告成，則不但可以使上海成爲模範的和平區域，而且可以確立地方自治的基礎。

不過維持治安固然非常重要，如若糧食問題沒有良好的解決辦法，則治安仍舊不易確保，因爲糧食問題實在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中國古代的先哲曾經說過：「民以食爲天！」這就說明了人民非吃飯不能生活，一句話說穿，人世間的一切熙熙攘攘，有那一個不是爲了求吃飯問題的解決，糧食如若沒有良好的管理分配，甚至形成無組織狀態，則飢民勢必聚衆起鬧，強者挺而走險，弱者宛轉溝壑，這時候治安必將成爲極嚴重的問題。所以如若說治安問題

是包括外形和內容兩方面的，則糧食問題就是治安問題的內容。糧食不够分配，社會秩序必隨之混亂而不得安寧。

上海的糧食供給，在戰前從未發生過恐慌

，米價始終穩定於每石八九元左右，戰後會一度鬧過缺米風潮，但即使是在來源疏通以後，

由於英美勢力控制下的競爭和無組織狀態的繼續存在，聽任米蠶囤積居奇，投機操縱，而不加處罰，結果便使得米價無限制的逐步上升，

由民國廿七年的每石十一元漲到去年的每石一百七八十元，以致鬧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去年年底太平洋戰事發生英美勢力被逐出租界以後，市府和兩租界當局便協力進行疏散人口，獎勵市民返鄉，一方面積極從事糧食管理，如規定洋米、麵粉及麵製品的價格以及購買數量，實行麵包分配制度，辦理雜糧登記，統制米糧搬運移動等，但米店門前的軋米現象一時仍不容易消滅。直到六月中市糧食管理局推行

市府所定糧食政策，首先舉辦計口投糧，接着兩租界內也相繼在七月中實行計口投糧，憑領米證購米的制度，民食恐慌遂逐漸解除。

不過現在世界大戰還未結束，前途風雲變幻不可預測，尤其是在這交通困難的時期，來源和運輸都成問題，誰都不敢斷言上海的糧食可以始終維持着充分而普遍的供應，所以仍舊

要積極進行有計劃的人口疏散工作，勸導沒有留滯必要的市民返鄉，因為人口的減少就是糧食需要愈減少，如此才可使上海的糧食不致存底愈來愈薄，而得着有效的調劑。

五 交通與工業的發展

上海的重心既然在於經濟，上海的繁榮也依存於工商業的發展，則在確保治安以後，發展工商業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吧？這却也不然，工商業的發展固然有賴於工商業者本身的奮發，但若把所有的工商業完全局限於上海地區以內，不使之對外有所接觸，甚至完全斷絕了對外貿易，使上海無形中成爲一個死的港口，則彷彿被幽錮在暗室裏的花草，接受不到陽光和雨露的恩賜，結果也非枯萎不可，決沒有發榮滋長的希望，所以在交通和運輸方面必須獲得極大的利便，使經濟能够自由吐納，然後上海的繁榮纔有希望。

倘若我們把人體來譬喻都市，則金融工商業等於都市的血液，交通和運輸等於都市的脈絡，血脈必須暢通，切忌壅滯，交通良好，則在經濟和時間方面，都有莫大的幫助，所以在市政建設方面，怎樣使交通便利，貨運暢通，實在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

上海在最近這四五年裏，因為租界猶在英美勢力控制之下，對外貿易始終沒有斷絕過，

南北洋航運和鐵路公路交通也都相當利便，只有貨運，因為軍事和政治上的種種關係，不免時有停滯，這也就是造成上海物價昂騰的直接原因。

但自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上海除了對日貿易以外，所有對外貿易的通路差不多完全斷絕了，英美商輪當然不會再來遠東，南北洋航運也因船隻的缺乏和海上航行危險性增加的關係，減少了不少班次，貨運更不必說了。就是陸路交通，上海對和平區內的貿易，也因現存的各種物資已經不多，只够現地消費，不敷對外供給，有許多種物資已經受了統制，絕對不許運出上海，就是未受統制的物品，移動也須申請許可。爲了手續的麻煩，移運的困難，工商業相率視對外貿易爲畏途，情願大家都在上海地區內從事現地交易，於是運輸，報關，和進出口業等等的營業莫不一落千丈。

照上海目前的情形觀察，有一件事實在不能不使人憂慮，那就是上海現在似乎成功了一個祇有消耗而沒有生產的都市。所以不繼續生產的原因，固然是原料的來源有問題，但主要的癥結還是製成的生產品不能向外大量運銷。任何工業從事生產的目的差不多都希望能廣大的銷售出去，這樣纔能獲得比較優厚的利益，倘若行銷的範圍只局限於一地，則消費的數量

有限，他乾脆就可以用不着生產，至少也必將縮小生產的範圍。

有人說現在上海各種貨物的存底還很雄厚，只要看上海自從和英美斷絕貿易往來以後，到現在差不多近一年工夫，外國貨還沒有消耗完畢就可知道。話固然不錯，但可也有誰念到「坐吃山空」這句話嗎？上海是個有五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現在大家都只知道消費，不知道生產，各種貨物的存底無論怎樣雄厚，總有消耗完畢的一天，到那時又將怎麼辦？連貨物都將沒有了，更那裏談得到什麼發展工商業？

最近聽說有關當局正在積極籌劃恢復上海和南洋區域間的航運交通，現在正在研究：（一）船隻調度問題，（二）造船計劃，（三）關係各區的供求情形。大家相信行將開設的新航運線，當聯絡橫濱，神戶，香港，昭南（新嘉坡），西貢，仰光，曼谷，馬尼刺，爪哇，及其他重要口岸，同時上海將成爲海洋航運的總樞紐。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們熱烈地期望牠的早日實現。

六 政治文化及教育

前面我曾說過，上海在初開埠時，重心在於經濟，到了近代，由於政治的形勢，人口的密度，以及所處的地點等種種關係，上海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逐日形重要，現在上海差不

多成了中國的第二政治重心，文化地位也隨着政治的重要性而加重，戰前上海差不多是全國文化中心，戰後雖因人口的分散，而稍稍減輕了些比重，但人才的薈萃，紙張印刷等取給的便利，全中國仍舊沒有一處地方能够及得上，所以談到文化工作，大家就都體味着必須到上海來做，特別是和政治有關的宣傳工作，必須要先從上海發動，然後纔能透入中國的全面。過去中國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有幾次是不和上海發生關係的？好多是從上海直接發動，而逐漸普及全國，即使是在別的地區內發動，首先響應的也必是上海，上海更有左右和決定這一運動的力量，由此可見上海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的一斑了。

不過上海雖是全國文化的最高主峯，過去却因外來的英美侵略勢力和國內原有的封建殘餘勢力相結合的狀態的長期存在，反映在文化方面的也非常不健全，不是個人主義文化，官僚主義文化，就是洋八股文化，這些都不是文化的精華，而是文化的糟粕，我們現在必須清除這些文化的糟粕，而建設新的文化。至於新的文化應該怎樣着手建設，在本刊的創刊號裏我們已有所主張，這裏用不着再贅述了。

文化工作的目的，不是爲了政治宣傳，就是爲了教育民衆，而教育民衆一項尤爲重要，

因爲中國的民衆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民智未開，民力未能充分發揮，以致國步落後，事事都及不上人家，所以普及教育，實在是目前的當務之急，這不但是國家的強弱所繫，就是一市的興替，也須視市民所受的教育程度如何而定。

目前上海市應舉辦的教育工作，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以不識字或略識字的民衆爲對象的民衆教育，一是以已經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公務員爲對象的高深教育。

關於前者，上海市在戰前雖曾推行過識字運動，但祇是一種表面的官樣文章，並沒有收多大的效果，今後我們應該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識字教育，實施學齡兒童和成年人的強迫教育，一方面在各鄉鎮遍設民衆圖書館，以及巡迴圖書車，一方面大量出版通俗書報，免費供給民衆閱讀。

關於後者，我們目前所應做的工作首在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對於過去依賴英美的心理，必須掃除無遺，同時應該獎勵自由研究，倡導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加強推行補習教育，幹部教育，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改善小學教師生活，救濟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舉辦教育貸金和清寒教育基金，這些都是市教育局所應負擔起來的工作和任務。

文件與史料

汪 馨

光

吾人知道私人文件的種類，實在很多很多，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代，只要有文字記載，一般人民就會訂立「合同」，記錄「賬目」，書寫買賣田宅貨物的「契約」，還有所謂士大夫階級彼此的「書信」往來以及終年不斷的「日記」，這些文件在學術上究竟有什麼價值呢？我們且拿歷史的眼光來說，這些文件都很多能供給後代的歷史家與許多為當時的真實生活狀況的證明。舊日史籍如班固的漢書司馬遷傳，也知道引用司馬遷答任安的「信札」，但還恨他們不能放大眼光，把那些民間的「賬目」「契約」等都利用來做史料，所以筆者在本文裏要加以比較詳細一點說明：

(一) 錢債契約

關於錢債契約，如斯坦因氏在和闐發現一張借錢契約說：「大曆十年□□要糧用交無得處，遂於護國寺僧虔英邊，使粟壹拾柒□□粟霍昕悅自立限，至九月內還，如違限不還，一任僧虔英牽掣霍昕悅家資牛畜，將充粟直，有剩不追，恐人無信，故立私契，兩共對面平章

畫指為記。」可見唐代即邊境的寺僧也成坐食階級，而担保品的確實與「打手模」的習慣都值得注意。又如伯希和氏在敦煌發現大約在唐末五代的一張借糧食契約有說：「□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戶李和上為種子及糧用，遂於靈西寺常住處□麥肆漢碩，粟捌漢碩……限至秋月內送納足，如違限不還……仍任掣奪家資等物，用充麥粟直；如身不在，一仰保人等代還；恐人無信，設立此契，用為後驗。」可見當時當「保人」的責任很重大。又如日本的大光瑛探險隊在新疆發見的借契也有說：「舉錢壹千文，每月納二百文，計六個月，本利並還，如舉錢後，東西逃避，一切仰保人代還。」這可見中國一向「高利貸」厲害的一斑。我們若綜合後此如宋代的清明集戶婚門，元代的新編事文類聚啓劄青錢雜題門，明代的萬書萃寶博覽全書，萬書淵海，萬用正宗，清代與民國的中國民事習慣大全等書關於「文契體式」的部分，很可以明瞭中國各時期金融的情形，尤其是在民法裏「債權」演變的關係上，這些文件即成爲主要的史料。此外對於社會一般的經濟

狀況及商業的範圍與方法亦可窺見個大概，如新疆高昌附近所發現回鶻文寫的借券和買賣契約，其形式完全與漢文一樣，就可知道唐代的勢力真是「無遠弗屆」了。

(二) 土地契約

關於土地的契約，如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在新疆土魯番發見的一張租田契約說：「天寶五載閏十月十五日，□□交用錢四百五十文，於呂木藝邊，租取潤東渠口下常田一段二畝，東渠，西廢宅，南□素，北縣公廨，其地安用天寶陸載佃食……」從這段話裏，可知當時新疆一帶的開發和佃戶與地主的關係，實無異內地。又如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浙江國愛智郡入日本籍的華人秦氏子孫買賣墾田從文德天皇仁壽四年（唐宣宗大中八年）起到清和天皇貞觀十年（唐懿宗，咸通九年）爲止的七張契約，其中的四口墾田即爲東大寺的僧侶買得，這些地面即爲後來東大寺領有的依知莊發展的萌芽，可知華人在日本的農業上經濟上的貢獻也不在一般文物制度之下。尤其從日本的經濟史看來，秦氏的子孫依知一族就開拓了愛智郡的大國鄉及養父鄉，但因人口繁衍和官徵收官稻正稅而致負債，出賣墾田，也是一種很令人注目的現象。

(三) 買賣人身契約

關於買賣人身的契約，在中國法律上從來都禁止的，沈家本氏的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例議一文有說：「查閱（周禮）原奏內稱「中國三代盛時無買賣人口之事，惟罪人乃為奴隸，周衰始有鬻身之說，秦漢以後變而加厲，以奴婢財物同論，不以人類視之……」各等語，考之漢書建武七年詔曰：「吏人遭饑亂及為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執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注曰：「盜律略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又唐律「諸略賣人為奴婢者，絞；和賣者，流二千里。……」是漢唐時此項罪名視今律更重……」但事實上人身買賣的萬惡行為仍存在於「父母權重」的偽善的中國社會裏面，法律只成為具文，沒有什麼實效！

斯坦因氏在敦煌發見宋太宗時的一張契約如下：「淳化二年……立契押署韓願定伏緣家中用度所欠關正帛，今有家妮子名燈勝，年可二十八歲，出賣與常住百姓朱願松妻男等斷價人女價生熟絹五疋。……自賣已後，任永朱家男女世代為主。……或遇恩赦流行，亦不再來論理之限。兩共對面商議為定，准格不許翻悔，如先悔者，罰樓棧一疋，仍罰大羯羊兩口，充入不悔人。……」這個弱女子的身分不過「等於

畜產！何等可憐！此後如元曲選，萬青淵海，萬書萃寶，今古奇觀，清稗類鈔等書所有關於這一類契約形式的記載，可知人身買賣或典當的事「何代無有」！這些都是「貧窮的罪惡」，「研究中國的社會史，奴隸史甚或婦女生活史的人所不能忽略的資料。最奇怪是如明末做劫灰錄的馮魁也會一度賣身投靠，如吳逆取亡錄一世記載其契約原文如下：「立賣身婚書楚雄府馮魁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實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這是文人攀附顯官的一種手段，雖非真正的奴隸，也可為當時社會風俗人心的一點寫照。

(四) 婚姻契約

關於婚姻的契約，如陳願遠氏所著中國婚姻史博引經傳史籍律條，但在「法制方面之婚約」一條及「婚姻消滅」章所說：「出妻之文件稱曰休書」都不會引用着「婚書」，或「休書」。本來這些文件是不很容易收集，但也不無一二可尋，如明人所作今古奇觀第三十五回王嬌鸞百年長恨就記「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於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於吾手，以為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卷之驗，女若負男，

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身亡，再受陰司之愆，永墮酆都之獄。』生與鸞聽曹姨說得痛切，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同書又錄過蔣德因「珍珠裳事件」與其妻離婚的休書原文如下：「立休書人蔣德，係襄陽府棗陽縣人，從幼憑媒聘定王氏為妻，豈期過門之後，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願退還本宗，聽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這些雖屬小說，或不可完全相信，但小說與雜記皆無意於偽造史料，故其言最有史料的價值，有時且遠勝於官樣文章。

(五) 承繼契約

關於繼承的契約，左傳哀公三年六月「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這是中國很早關於繼承的契約，此後如舊唐書姚崇傳說他：「薨年七十二，……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其略曰：『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此薄葬。……』這是所謂『正史』引用私人的遺囑作為史料很顯著的例子」。斯坦因氏在敦煌發見唐懿宗時

的尼姑靈惠的遺囑如下：「咸通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尼靈惠忽染疾病，日日漸加，恐身無常，遂告諸親，一一分析，不是昏沈之語，並是醒甦之言，靈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與姪女潘娘，更無房資，靈惠遷變之日，一仰潘娘葬送營辦，已後更不許諸親恠護。……」宋代的清明集戶婚門也有這樣的資料。如說（汪）如且存日遺囑將（汪）如珪之子慶安與如且為嗣「鄭慶生無嗣親生二女……慶辰存日，二女各遺囑日一百三十畝，庫一座與之。」又如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氏在民國二十四年所立的遺囑，其中如在永明保險公司的保額英幣二千鎊，「遇兌換所得不足華幣現銀三萬元時，即儘先其餘遺產變價補足之，」可見當時的金融的不安定；又如「遇所故地有火葬設備時，余切託遺囑執行人，務必囑余親屬將余遺體火化。」「現行法已廢宗祧繼承，余切囑余之親屬，不得於余身後為余立嗣。」這些都足以代表丁氏個人很澈底的科學見解，同時並反映中國近年對宗法思想已有根本的不信任。按遺囑的形式很多，如所謂「自書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口授遺囑」等，丁氏的乃屬於「公證遺囑。」這些一方面是親屬法或民法的史料，一方面又可看出財產所有者對遺產的觀念與其處置的方法，而各時代的社會對

於立遺囑的態度和種種殊異的習慣與風俗，若加以研究，也是非常有趣味的。除以上諸契約以外，還有許多私人的文件其「史料」的價值也是很重大的，如：

(一) 帳簿

日常生活或買賣貨物的流水帳簿會具有「史料」的性質，真為當時記帳的人所夢想不到的！因為研究經濟歷史的人無論從管理方面或社會方面着眼，都可在帳簿裏尋覓到豐富的資料，如署名柴壽所作小梵偶筆有一段說：「曩嘗於松江雷氏見其祖遺二百年前日用帳簿，所載物價，足供著經濟史者之參考；明崇禎十四年，白米每石銀五兩，合制錢五千元，清康熙三十四年，石小錢七百元，兌銀不滿六錢。棉花「康熙十年斤銀五分，康熙六年斤銀一分二厘。豆，崇禎十四年石銀二兩六錢，康熙八年二十六斤石銀五錢五分。麥，崇禎十四年石銀二兩六錢，康熙三十一年，圓麥，石錢四百文，小麥，石錢三百文，貴賤之較如此。他如康熙二十五年臘底，鮮肉斤錢二十二文，棗斤錢十二文，胡桃白糖斤各錢二十文，栗桶斤各錢十五文，桂圓斤銀四分。三十年臘底，柴每担銀一錢。三十四年，黃紗布每疋錢百二三十文，合銀錢許，此又極賤之率也。……」此外如

馮桂分的跋明袁胥台父子家書也有說：「請就二三百年以來市價之可徵者申論之：銀價大都視今十之四五，那志載漕費六分，照時值，每分八文，共折錢四十八文，又今鄉民相沿以錢七百文為一兩，七十文為一錢，銀價之可徵者如此，百物之價大都視今十之二三不等。明末同文算指，國初數理精蘊諸書多有或問各條，所列之物必於時價不遠。檢得夏布每尺銀六七厘，棉布每尺銀七八厘至一分，豆麥每升六七厘，羊每頭一錢八分；（原註「今丁祭編銀不敷現價十之五，以羊一頭計之，今一兩有奇約六倍，他物稱是，或謂編銀從奇，知不然也。」）兵一名日餉五分。明邵經邦讀史筆記載宏簡錄刻費九百餘金，計字三百四十萬有奇，每百字為銀二分七厘，為錢二十文（原註：「今刻字中價，每字約一文半」。）范文正公治河，人日給米六升，又義莊規矩云：「遇荒米貴至一貫以上，應給米一石者止給錢一貫，實七百七十文，然熟年米價不過四五文，所謂六升者，合錢三十文以內也。吾鄉韓桂齡尚書家願治間舊籍瓦木匠每工二十八文，小工減半，道光初年每工八十四文。（原注：「今匠每工二百二十文」）……朱用純母欺錄載留客飯用酒一壺，錢一文；腐一盞，亦錢一文，鷄卵一盞，錢一文，凡用錢四文，百物之價之可徵者如此。

「拿我們今日居住大都市的生活的經驗來和從前比較，真不啻是「日食萬錢」了！以上所引都是中國近代社會的好史料。記得甘博（Sidney P. Gambell）和李景漢兩氏合著的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一文，即根據北京老舖的帳簿來用科學方法研究二十五年物價的變遷，這確是很有意義的工作，若把物價和工資再加以比較，那麼當時人民生活苦樂的普通情形，也就可推想而知了。

先

(一) 日記

導

日記是敘述個人生活的作品，其內容不過是些飲食起居，言談交際的瑣碎機械的事實，就是所謂「英雄豪傑」了不得的大人物，其平日的私生活，仍只是「吃飯穿衣」，「嗜酒使氣」，「追逐異性」，和一般普通人根本沒有什麼不同，因此歐洲就有句俗話說：「在隨身侍僕的眼光裏沒有一個人算是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 de Chambre)。這樣看來，就是英雄豪傑自己敘述個人生活的日記也沒有什麼價值，何況凡庸平俗「林林總總」的人呢！但這話未免「判斷過速」，我們須知凡「日記」若能夠詳細真確，即足以表現作者的品性和行爲及其所處時代的國勢民風的大概，在這一點上看來，「日記」就取得「

史料」的資格，如英國譚維爾(John Evelyn)和俾皮斯(Samuel Pepys)兩氏合著的日記(Diary)一書，現在研究英國近代社會史的人就都把他當做很重要的資料。又如戈登的在華勳業的私人日記(General Gordon's Private Diary of his Exploits in China)於光緒十一年(西曆一八八五年)在倫敦出版之後，使我們明白清廷和他的關係以及太平天國覆亡的經過情形。最可惜是那位幫助李鴻章辦理三十幾年對外交涉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氏的七十四本日記沒有付印，據摩斯(H. B. Morse)氏說他曾借過，但終無機會採用，現在已不知保存在何處，若尙能尋出，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不知將要增加幾許貴重的材料。中國近年出版的日記，如曾文正公日記一書關於他削平太平天國的事業和他平日爲學、治事、閱歷、修養各項可得一親切的了解。如汪梅翁的乙丙日記所記清廷和太平天國兩方面的軍事政治及金陵攻守的情形，尤其關於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的記載與當時社會治亂的源流，洪楊起事的經過，爲最足珍貴的史料。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可窺見同治光緒時所謂學者文人的事業生活以及當時學術文章的派別和內容；如唐景崧的讀櫻日記爲中法戰爭時的軍事紀實，其凡例有說：「日記，記一己之閱歷

也，以己事爲幹故詳，以人事爲枝故略，凡關此次軍務，除記越事較詳，己事尤詳，此外如閩、台、浙江亦據邸鈔軍報友書大略採錄，以備此次用兵之本末。……」研究中國與安南及法國的關係，實爲必不可不參考的資料。此外如翁文恭公(同龢)日記可略知中日戰爭及戊戌政變等近代大事件的內幕，同時可看出中國做官的人們禍福轉瞬，升沉無定，憂讒畏譏，危言危行的情形。如嚴修蠲香館使對日記起自甲午(光緒二十年)九月十六日由北平啓行至戊戌(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九日入覲奏對爲止。雖只五年的歲月，但時世變化却劇烈非常，所以這書也有不少可寶貴的資料足供參考。又如德菱(Princess Der Ling)郡主所著清宮二年記一書，也可考見慈禧太后對利用拳匪排外失敗以及頑固保守的態度，陳貽先氏所作序有說：「其中記載，一得之身歷目睹之餘，日常瑣碎，纖悉必錄，官閣情景，歷歷如繪，不獨閱之極饒趣味，而隱微之中，亦可以覘廢興之故焉。至於一支一節，足備掌故之資者更復不鮮。間嘗竊嘆昔在帝制之世，官府隔絕，吾民之視皇宮，若瑤池瓊島之可望而不可即，雖或傳聞一二，亦倘恍而莫得其真，今得是書，一旦盡披露於前，不亦快歟！……」是這書確爲研究清代宮庭生活或政治方面的良好史料。



中國錢幣沿革(續)

作梅

關於錢的質

開始鑄錢就用銅，與進化史跡完全符合。銅的產量，可以適應鑄錢的需要；銅的實質，可以適合鑄錢的條件；直到今天，凡是具有現代貨幣的國家，大都還是用銅以鑄初級貨幣，不僅中國爲然。但銅錢並非純銅，都分別配有鉛錫。漢錢「殼以連錫」。隋五銖錢「皆須和以錫鑄」，其色白，唐人叫這種錢做「白錢」。唐錢均用鉛錫配鑄；

宋代認爲鑄法最好的是永平監所用的唐武宗時的開元錢料，就是銅中參鉛並約十分之一以內的錫。明代有二火黃銅四火黃銅的分別，黃銅即紅銅與白鉛配合而成；嘉靖鑄錢則例規定黃銅十成加水錫一成；萬曆鑄錢則例規定金背錢用四火黃銅加水錫，火漆錢用二火黃銅加水錫，所加成數，在十分之一以下不等；那時是說「銅須和錫，錢始光潤」。清代則說「銅性爆裂，必以鉛濟之而後錢始光潤」，其初，概用黃銅加鉛；康熙規定以銅六鉛四配鑄，惟雲南因銅賤鉛貴決以銅八鉛二配鑄；雍正又改爲銅鉛各半配鑄；其後乾隆得知銅鉛合金易被捶碎，只能製爲樂器，不便造成其他用物，爲避免制錢被銷改爲器，特定再加點錫，用每紅銅五十斤配合白鉛四十一斤八兩黑鉛六斤八兩，再加點錫二斤，共百斤，鑄成「青錢」。錢的成分不僅因時而變，也要依地而變，如乾隆令伊犁鑄錢，因無白鉛，其一文錢即用紅銅八分黑鉛三分四厘八和點錫一厘二而成。官錢良窳，要看成分如何，明代屢議錢法，說到「不肖有司，尅銅添鉛，低假難用」；「萬曆時，南京

鑄錢，銅鉛對參，色不黃而白，又減去斤兩，致錢千文只重五斤四兩」，成爲當時的一個主要議題。私錢之認爲不良，也是因爲多雜鉛錫鐵，鐵與鉛之價比銅爲賤，所以私錢甚至金用鐵錢或錫錢，如蕭梁時僞鑄的鐵錢和朱明時私鑄的錫錢。

官鑄也有以鐵爲主的。這在宋金關係間表現得很爲紛擾。宋徽宗感覺到當時北方的金室吸收中國錢鐵，改造器具，以爲多雜鉛錫，則脆不可用，爲了銅錢不使流入金境，特要陝西改鑄夾錫鐵錢。遼金都是鐵錢的，但金很缺乏銅錢，徽欽被俘經過六十年以後，金章宗見到江南用的銅錢不使過江北，江北淮南用鐵錢，陝西又是用銀布蓋麻作交易，爲了鐵錢已成「無用官物」特令籍收鐵錢存庫。錢專用鐵，從六朝蕭梁起；其後盛行於五代，五代南唐在江南，每十錢以鐵錢六比銅錢四行使，乾德後只以鐵錢十當銅錢一而交易；閩湘蜀皆以鐵錢與銅錢並行；蜀行鐵錢尤甚，大的廿五斤爲一千，中等的十三斤爲一千；直傳至宋代；金又尤而效人。宋孝宗淳熙時，爲謀「急於豐財」，也會有以鐵錢與銅錢並行的擬議。本來前在宋哲宗時的紹聖錢，號稱膽銅錢——據稱係鍛鐵薄片二斤四兩，浸入膽水數日刮取其上所生赤煤，入爐三鍊，成爲一斤膽銅——實即七分鐵質與三分真銅所鑄成，極不耐久，流傳僅約一百四十年而到哲宗端平時，就很爲這樣的錢感苦惱。鐵不僅價比銅賤，且易銹蝕，鉛錫又軟而易鎔，都不如銅之適宜爲幣；唐人會說「銅以爲兵則不如鐵，銅以爲器則不如漆」，早已只認銅爲鑄錢的專用品，一時流行的鐵幣，只是表現那時銅錢的不夠

，終未行之久遠。

先

錢既必須用銅，關於銅礦的採冶，也就成爲問題了。如前所說，漢唐都會擬議銅歸官有，但都只能議而不決，固要因銅而鑄，還須取銅於民。隋唐以後，各地的官鑄，大都分配在產銅的地方或者便於搜銅的地方，隋之揚鄂平益，唐之洛并幽益，宋之江南，金之關東，以及明之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各省與宣密二鎮，都是說明因銅而鑄。唐玄宗時有「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的說法；金章宗時所謂「足銅之術」，主要是「銅冶聽民煎鍊，官爲買之」；都是說明取銅於民。同樣如唐明盛行的私鑄地區，大半出於江淮地帶，也就是說明那些地方的民間有得銅的便利。但在那種時代，並非余無官家採冶，只是以民爲役而去採冶的不够，不如由民自由採冶而去抽稅的爲便，仍然是以銅鑄爲官產。明代議定「產銅之地，置官駐兵，仿銀鑄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採，仍予直以市之」，就是民採官稅的辦法。到了清代，辦法更爲周詳，康熙十四年定開採銅鉛例，委官監採；十八年又定開採先儘地主，地主無力儘本州縣人，採得銅鉛，以十分之二納官，八分聽民發賣。清代盛開銅廠，大半官督商辦，稅其十分之二，另四分則發價官收，又另四分則聽其流通販運；或以一成抽課，其餘盡數官買；或以三成抽課，其餘聽商自賣；也有官發工本，招商承辦；也有全歸官辦；辦法並不一律，額有增減，價有輕重，一視各省實在情形，斟酌辦理。清代於開採之外，並對各地方規定上供數額，所謂「額銅」「額鉛」，按歲上供。清代復有官銅的交易，例如康熙四十四年在雲南所設的官銅店，一面將抽納稅銅變價，將銀報部；一面收買餘銅，賣給官商，以供各省承辦額銅之用。清代對於產銅最多與出錢尚少的各地方，也在加以調劑，例如乾隆十九年，以廣東的鹽與雲南的銅，互易供鑄。到了清代，不獨工的採冶方面比前

加盛，而於商的交易方面也在比前加繁了。康熙廿三年初開海禁，五十六年復禁往南洋，雍正五年仍令各商船照常往來，這其中就有關於銅的消長關係，就是禁銅出外和採買洋銅；例如康熙聽商民得赴安南採銅，雍正定查驗採辦洋銅之例；乾隆令商民得自行出洋採銅，隨又定江浙採買洋銅的商額，隨又令商民向南洋收買洋錫。那時採買洋銅，完全爲的鑄錢；乾隆三年，京局已改用滇銅而江浙等省仍須採用洋銅分供鑄局。洋銅自康熙廿二年設立海關起，即已流通內地，前所規定的額銅，初交商辦解，繼改由八省分辦，後改歸江浙總辦，都是取給於東洋日本的長崎。在這裏，說明中國鑄業進展的不够；但不能就認爲中國鑄產的不够。滇銅之盛，甲於全國，清康熙時，凡元江府順寧府開化府昆陽州易門縣濞州蒙自縣路南州和曲州祿勸州趙州永平縣等處均已各設銅廠。滇銅之盛，清代以前即已著名，明嘉靖初在雲南開鑄，旋開旋罷；明萬曆復在雲南開鑄，又旋開旋罷；當時史家認爲明自中葉以來，錢法不通，由於廷議言之無方，疆臣行之不力，「以雲南而不能大收鼓鑄之利，天地之寶，其亦有待而發歟」，即已感慨言之。

開鑄銅錢，原爲便民；但在政治不清明的時候，反成擾民；如全章宗時「所運銅礦，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僱值既低，又有剝削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垣宇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赴之；又阜通利用兩監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廢，未見其利」。同時，不能利國而反誤國；如明萬曆「開鑄之初，吏實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之地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

銅並非只合，鑄錢的東西，民間開採，原用以製作器具，當採銅

這停留在手工業的時候，當外銅並無輸入的時候，而錢，已因國家的支出和民間的需求，必須增加，銅便不夠用了。「乏銅爲患」，於是又要搜括民間的銅器。漢董卓盡取洛陽長安銅人銅鐘銅鳥銅馬之屬以充鑄，宋徽宗將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明天啓將內廷餘銅十萬勛及節慎庫太常寺庫所貯舊銅器並各衙門所有者皆資鼓鑄，清康熙著都院衙門各處所有廢銅器皿及紅衣大小銅礮並直省所存廢銅礮盡行解部鼓鑄，還是搜括公有的銅器。而直接取自民間的，歷朝都有其例，或是價買，或是籍沒；搜括不齊，加以限制，或限銅器的價格，或限銅器的用途；限制無效，施以罪罰。例如：在六朝，宋武帝曾禁用銅器。在唐，玄宗禁以銅爲器及私賣銅鉛錫；德宗以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錢受損失，議定只准用銅鑄錢；憲宗（公元八〇六）以錢少，又禁用銅器，並規定佛像只用鉛錫土木，飾以金銀鑲石烏油藍鐵，惟鑿鑿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止，盜鑄者死；武宗廢浮屠法，將佛像鐘磬鐃皆交巡院州縣。在五代，晉高祖許民鍊銅，限令不得別鑄銅器；周世宗令將民間銅器佛像限五十日內繳官給價，逾限隱匿不繳，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在宋，徽宗大索民間銅器，告者有賞，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鐃既登冊繳官外，不得添鑄；高宗（公元一一二七）令取公私銅器盡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在遼，道宗禁諸路不得貨銅鐵，此雖爲防私鑄，亦已限制製器。在金，海陵初鑄錢即係括自民間銅鑄器；世宗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盡送官給半價，每斤百文，惟神像鐘磬鐃鈸腰帶魚袋之屬存之，許存銅鑄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價二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章宗規定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蓄法器，民間鑄銅器限期兩月送官給價，匿者罰，告者賞，知而不糾坐其官，此即「足銅術」之二。在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〇）令括銅及銅器銅錢，但此爲未鑄錢以前事，用

意在禁用錢。在明，太祖初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繳官，頗以爲苦；其後，另定「盜掘銅鉛律」，人論罪，貨沒官。在清，鑄錢分生熟銅配鑄，熟銅大多是所收銅器，用於不產銅的鑄局，例如甘肅的寶鞏局；康熙令關差承辦銅斤，聽買廢銅舊器解送；雍正示諭旗人自願運送舊器皿廢銅，每斤給銀一錢二分至一錢七分不等；又令各省沒收買銅器公所，准民間以銅器抵作錢糧；又禁造黃銅器皿，惟紅白銅不禁，黃銅之樂器天平砝碼戥子及五斤以下圓鏡不禁，非一品以上官不得用銅器，舊存黃銅器皿限三年內報官給價；違者如律治罪；至乾隆，認如此禁銅，徒供胥吏勒索，奸匠仍可將黃銅改作紅銅白銅，得不償失，乃罷禁令，惟在各地設官採辦。這樣限制銅器，舊的收，新的禁，一面要銅鑄錢，一面又是防止銷錢成器。

私銷銅錢，更是每個朝代都有事情。遠在漢武初鑄五銖錢，同時有令不得磨錢取銅。晉孝武太元三年（公元三七六）因官司買人以比輪錢斤兩差重，輸入素不出銅而又寶貴銅鼓之廣州夷人鑄作鼓，重爲禁制。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因當時銷錢一千，得銅六斤，造爲器物，斤值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幾實減耗，特定鑄造買賣銅器，不須禁止，但令器物每斤價不得過一百六十字，如有銷錢爲銅，以盜鑄論罪；唐敬宗寶曆（公元八二五），又定銷錢爲佛像亦論罪。宋理宋端平時，因當時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禮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長沙諸地製造銅器之銅工銅爐尤多，特禁銷鑿現錢改鑄爲器，並令沿海州縣山澳海岳結爲保甲，無論造者藏者，互相糾察首告，不告連坐。保甲法在錢的問題上也用着了。遼道宗太康十年（公元一〇八五）亦禁毀錢爲器。金章宗爲防銷錢，令減賣鏡價。明嘉靖規定凡銷鑿舊錢及新錢造作銅像銅器均比盜鑄錢例科罪。清康熙時，因毀千錢得八斤餘，可獲利以倍，特定私

銷制錢禁例，罪同私鑄；當時搜集銅器不准攙和板塊銅，尋又罷收買舊銅例，都是爲恐因搜銅而反毀及錢。

同上所述原由，還要禁阻錢銅外流。單看宋代，宋禁錢入金，遼禁銅鐵賣入回鶻，金禁銅越外界並收取由高麗帶回的銅器，這都是禁入鄰境。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二七一）立沿海州軍私鑄銅錢下海船法，淳熙九年（公元一一八二）詔廣泉明秀諸州漏泄銅錢坐其守臣，寧宗嘉定五年（公元一二二二）禁高麗日本商人博易銅錢，這又是禁出海外。如此禁令，在那時並非不願銅錢流通而是正值錢銅缺乏。只有前在宋神宗時，王安石執政（公元一〇六九），銅會解禁；據說那時奸民因此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緝查錢的出口，國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徵錢，民間錢荒；那時的反王派就拿這些事實做反對新法的口實。

導

錢，真是一個够討厭的東西，還在用法簡單的時代，已經足够麻煩，使得當局們常常大感困擾，常常想到要廢錢。錢，畢竟是這些時代不可或缺的東西，還須要用的時代而談到廢除，畢竟只是空想空談。漢元帝（公元四八）時，爲了民坐盜鑄陷刑者多，有人建議罷官廢鑄，租稅祿賜皆用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未實行。魏文帝實行廢錢用穀帛，不到幾年又恢復用錢。晉安帝元興（公元四〇二）中，又議廢錢用穀帛，亦未成功。到了唐玄宗廿二年（公元七三四），明知「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質有無」，而因「官鑄所入無幾，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特定「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本來，在最初，官方已在鑄錢，還用穀帛，前漢之萬石千石百石，即以粟祿之多寡名官之高下；北魏官俸皆準絹給錢，正爲錢二百，錢價以絹爲準。其在民間交易，有錢的地方用錢，沒有錢

的用穀帛，更是早已存在的事實，比如六朝齊梁之際，「惟京師及三吳荆鄧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用金銀」。到宋以後便漸漸不同了。明末極力講求鑄錢，雖有人因錢賤米貴而說：「卅年前斗米百錢，近年斗小價高，四錢止抵前日一錢；當年傭力日得三十錢可飽妻子，今加倍而猶不能；今日邊兵一日之餉，三倍於往日而尙不足；不求生粟，專恃開鑄，復何益乎；今非錢少之患，正錢多之患，蓋穀生則萬物皆生，穀貴則萬物皆賤，貨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若百姓不農而爲盜，兵日譟而叛，雖錢如江河之流，仍爲不足，且不止於錢之不足已」；雖仍抱持「穀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的旨趣，但已不主張廢錢了。元代鈔價以絹爲本；明初或以米折俸額，或以絹代稅收；那時的穀帛，不過據以校定錢價，用以藉便實用，實非作爲通貨。「金銅無凶年」，而「布帛不可尺寸不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金屬貨幣的錢，終歸比商品貨幣進一步，開倒車是不能實行成功的。由此，如果要劃分中國貨幣進展的時期，就質的方面，可以說，自漢至唐爲一時期，官方的主要的錢，民間輔助以穀帛；這純是一個農業社會的時期。

銅錢以外的皮幣和貝幣，只有約在兩千年以前，漢武新莽，各有嘗試，都止曇花一現。漢武「禁苑有白鹿，用白鹿皮方尺，邊加紫色圖畫，作爲皮幣，值錢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其實祇是向公族括取財貨的一個方法，要他們每次來見都繳一筆公費；那位「好大喜功」的漢武，正要錢用，贖罪取錢，買爵取錢，對民間也另有每千抽二十的所謂「算緡錢」。新莽的「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每朋值錢二一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每朋值錢五十；久貝二寸四分以上，每朋值錢卅；小貝一寸二分以上，每朋值錢廿；二枚爲一朋；不及一寸二分的不爲朋，每枚值錢三」；「

龜貨四品：元龜呬冉（即甲邊）長尺二寸以上當大貝十朋，公龜長九寸以上當壯貝十朋，侯龜長七寸以上當么貝十朋，子龜長五寸以上當小貝十朋；誰能使用這種不適實際的東西，編造一次典故而已。至於三百年前，雲南還在用貝，則是表示那地方的開發較遲，新幣推行未到，舊幣積重難返。雲南用的「貝子」，元史叫「貝子」，明史叫「海肥」，即爾雅所謂「蚺」，古人一般叫做「寶貝」；用時的單位以「一枚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四苗爲索，五苗爲索」，稱索，正如錢之稱緡；元時雲南省賦稅徵金，以貝子廿索折值金一錢；明時雲南省賦稅漸以銀鈔折納，那時每米一石值貝子七十索至一百索；元會規定交官的貝子須出自本土，否則以偽幣論；新幣首先推行到雲南與而貝子參用的，是銀鈔而不是銅錢。

錢重與錢價

鑄銅爲錢，在形式上，已經不是秤量貨幣而是計數貨幣了。銅錢初在交換上表現的價值，固然是由銅產生而以銅爲本位。但銅並不是貴金屬，銅錢祇是單位的小貨幣；還祇有銅錢作貨幣，說不上本位問題；本不必細分其爲本位錢或定位錢，也不必詳考其本質價值與名目價值。而且這種唯一的小單位的銅錢，由於習慣的承認，由於法律的制約，可以說已經成了定位錢，成了單式官定錢，在行使時，錢的真實輕重，應該不再問。然而事實上並不這樣簡單，自然而然，錢輕則物必貴，依然是銅的多少決定了錢的價值。二千一百餘年前漢初的米每石一萬，一千七百餘年前董卓時的穀每石數萬，一千四百餘年前劉宋轄區的米每斗一萬，許多這樣的實例，無論錢是官鑄或私鑄，錢賤並非全由質賤而是兼由量輕。蕭齊高帝建元四年（公元四八二）討論鑄錢輕重，曾說「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

深」，主張仍用五銖錢；北魏孝莊帝時，有人議稱「銅價一斤至賤五十有餘，若一斤成錢七十六文，則私營無利，應自息心」，主張實重五銖；都是主張要鑄重錢。限制私鑄也是爲了要重錢；其實重錢並不能限制私鑄，唐開元時就有「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的事實。

錢的輕重，在秦隨時而變，漢初亦然。從漢武到六朝，大都定爲五銖。隋稱五銖，實不到五銖之半；以隋爲轉捩點，開唐初一兩十錢的先聲。從此一文錢大體就是重一錢，至明初而更加確定。到明代中葉，改重至一錢二三分不等，再到清代，屢變錢重，輕的仍屬一錢，重的竟至一錢四分，大體定於一錢二分。自唐前的一個時期，錢價表現在穀米上，或在布帛上；自宋而後，錢雖仍居貨幣正位，大數已用貴金屬的銀，錢價已在依附銀價，錢重的關係變趨複雜了。就清代屢改錢重而說：康熙廿一年，人言「民間所不便者莫甚於錢貴，定制每錢一十值銀一兩，今每銀一兩僅得錢八九百，錢日少而貴，蓋因奸民毀錢作銅牟利所致，欲除毀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鑄稍輕之錢，毀錢無利，其弊自絕」，乃改每文重一錢；廿年後，人又言：「制錢鑄小以來，私鑄之錢不能停止，由於制錢易於攙和私錢」，乃又改每文重一錢四分，但將鑄時耗銅斤數與支給工匠物料錢數減少；卅二年後，雍正又言：「銅價加增，工本愈重，錢重銅多，徒滋銷毀，且毀錢不須重本，隨時可行，殊難躡緝，私鑄必須有力，兼有爐具，易於查拏」，乃復改每文重一錢二分。這中間，表面上是說錢輕招私鑄，錢重招私銷；實在的內容，則是又要錢數之多，又要錢價之平，又要鑄錢之有利；總之，不能一味主張鑄重錢了。這些內容，又說明了錢價仍然關係於銅價，私銷官錢就是由於銅價比錢價爲高，也就是銅器商品的需要大有增加。

僅僅一種金屬的單式錢，爲了應用於較大數量，應有大小各種等

級。在周景王以前，還有楚莊王（公元前六一三）也鑄有大錢。可是從來鑄大錢的，總是招人非議，不能通行。周景王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而單穆公說：「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楚莊大以幣重，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請王令復如故，而市乃安定。漢武作官用的當五「赤側」，僅行兩歲，即作廢。王莽的五級大錢，更是曇花一現。東漢桓帝（公元一四七）認爲錢輕財薄，故致貧困，議改鑄大錢，有人謂「所憂不在錢而在穀，不求糧足，但言錢便，萬之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一人鑄之，萬人奪之！欲民殷財阜，要在禁役止奪」；終未鑄。三國時，蜀錢魏爲吳鑄而不用錢，晉人說「漢末錢之不用，由於兵亂」，可見大錢並未普王行。後周「大布」也是與莽錢同命運的東西。在唐代，其先，乾封大錢出世，小錢馬上滯銷，至使米布漲價，交易停頓，不得不廢大錢；其後，乾元大錢參用，又使斗米貴至七千，不得不將大錢貶價又貶價，至改爲大小錢等價而後人始便之。宋大觀大錢也是貶價而廢，金太和大錢也是無濟於用，前代史家因此而說「大錢非治世所當鑄，大觀太和可以鑿也」。明天啓鑄錢，定「每六百值銀一兩，兼鑄大錢二級；當十的重二倍，每百兼用四文；當百的重五倍，每千兼用四文；當千的重四倍，每萬兼用四文；如有私鑄或阻撓，緝訪重治」；立法可謂極密且嚴，也僅勉強行了五年而終於要派官收回，改鑄小錢。

大錢大抵是在錢不賤用時才鑄的，銅量減少，錢數改多，鑄的自有便利，惟用的仍然看作輕錢。明崇禎時，人言：「當十當五大錢，鑄造甚易，工本較省，然私鑄者競爲捷趨，識微者謂非久道」；雖仍不主張鑄大錢亦已說明鑄大錢的合算。至於以前宋端平鑄當五大錢，鑄不及千緡而費用萬緡，則是由於官僚們的吞公。官僚們還有利用大錢營私的故事：再在以前的宋大觀時，鑄一文錢工料共費一錢，鑄當

十錢，料重三錢，工費三錢，得利可十分之四，因此多有盜鑄，乃議改作當三；當議改未行之前，朝臣趕忙以車載大錢買黃金；結果是政府虧本，市民倒霉，反只便利了那些高踞要津的大官。

明洪武的五級錢，錢價數額完全與錢重數量相當，但大錢也未行之久遠；可見大錢不行，並非簡單由於錢輕。如果說，錢重難用於攜帶不便；那麼，大錢更重，又更有拆零不便。僅僅由於這一事的兩面；只有單位錢——雖然早在春秋時會鑄高級錢，而到兩千多年後還是只能流行單位錢；還要用重錢——雖然早在漢初會說「錢重難用」而到明初還是鑄的「重各如其所當之數」的重錢；錢制長期停留在如此簡樸的階段，正說明了中國社會經濟之如何長期停滯呀。

錢究應多重呢？漢文四銖錢，其文半兩；六朝宋梁各錢，多非重如其文；隋錢銖數依舊，銖重改輕；這些其實不副的例子，表示那時實已只欲取定一個相當的「名目」。唐宋以來，不註錢重，表示「名目」已經大定。至於物價關係，外表看來，固由錢重而變，實因尺度標準，尙在混亂。清代史家說：「欲求錢法流通，必先定錢直之高下；錢無定直，則鋪戶之倒換者得以權其重輕，私家之居奇者得以伺其贏縮，錢價無準而物價亦失其平；古之金銀視後世較賤，而銅錢視後世較貴；漢武末以金重與銅錢相較而平其直，新莽時，金五兩有奇而直止萬錢，銀二兩八錢有奇而直止千錢有奇，漢時錢貴可見，則以金多而易得也；宋真宗咸平（公元九九八）中，金一兩五千錢，銀一兩八百錢，是金銀之值已較貴於漢；自鈔法盛行而錢益無標準，金時銀一兩折錢一貫，則銀值又過昂；明代錢互有貴賤，每銀一錢值五十五文至百文不等，又有京錢外省錢多寡之異，末季至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而錢法大壞；清初議以銀一分爲錢七文，後更定每分爲十文，團積官錢者有禁，輿販攬和小錢者有禁，偶遇錢價稍昂，復多方調劑以

平其值，務使轉移出入，上握其權，交易流通，下收其利，誠爲酌中便民」。這是說只要有一個錢銀比價的固定標準。同時却附帶說明了：生產有變，交易有變，物價亦有變，物貴並非單由錢賤，錢銀比價亦因物價變而有變；清順治三年更定比價後之九十一年，又須將雲南兵餉改定每錢一千二百文作銀一兩，亦是例證。同時更附帶提出了：除了相異金屬的初級貨幣與高級貨幣應有確定比價之外，爲使倒換者無輕重之別可權，居奇者無蠶縮之機可伺，還要沒有京錢多省錢多寡之異。錢賤物貴的時候，大抵就是錢色不一的時候；問題不在應有多重而在應有一定的重。

先

錢重要看鑄的是否合算；錢由官鑄，已成官營業之一，當然是將本求利。而況中國歷代君主鑄錢，並非由於商事平等交換所促成，除爲便利徵稅外，大半爲了增加用度和籌集軍費；遠如前漢開西域，近如明末防遼邊，均爲籌集軍費而鑄錢。但這也不是很順利的事情。專以明代鑄錢爲例：隆慶時，「銅每斤價銀七分，加工匠雜費共九分二厘，可鑄錢百廿餘，每錢八十五值銀一錢，相權可得息十分之一」；天啓時，「某督臣用銅本銀廿萬九千五百四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某督臣用銅本銀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獲息十二萬八千九百卅二兩，得利七分八分以上」；天啓二年至崇禎四年，「陝西動用本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獲息十萬七千八十兩，年得幾與本銀相等」；可謂鑄有利。萬曆時，「留都用本銀五千兩鑄出利錢一千兩，當出錢時，司官先取錢八十萬以入私囊，餘者方除本利以還朝廷，謂爲出馬，鑄錢大使及爐役工匠無不染指」；「銅一百斤鑄成兌入只九十斤，所少十斤每銅一兩補小錢七文，每文重七分，共只重四錢九分，謂爲補秤，明許減銅私鑄，已竊銅十分之五」；「錢經磋磨後之銅末，搜括得百斤，則以半入官，以半給賞，謂爲對賞，工匠乘機偷銅混充銅末，

官伴爲不知，與工匠均分」；由於官吏們發明「出馬」「補秤」「對賞」各「陋規」，反成利不酬本了。還有天啓時，「令各省開鑄，每年坐定鑄息共八十二萬兩，徒存虛額，無一錢者，諸局爐亦相繼報罷」；官吏們非舞弊，即怠工，更無利之可言。如果還要言利，只有「民不堪命」；那就是崇禎時，「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餘，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餘，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銀，錢價實無如此之高，以致工匠賠補，行使折閱」。其實「鑄錢之費，即使與銀相當，歲鑄一萬金，國家即增一萬金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增銀亦愈多，此即藏富之術」；鑄錢所以聚銀，明人已經自己說過。

再看清代：「雍正初禁銅器時，銅百斤價銀九兩二，每銅器百斤官給價銀十一兩九，用以鑄錢，除工料外，以每串值銀一兩計，實只得銀八兩四；當時江南鑄錢廿串需銀廿四兩一，浙江鑄錢需銀廿五兩五」；虧本還要大鑄，那是以爲既禁銅器，可免毀錢，已加錢重，可免私鑄，但求錢的數量多與流通廣，原未拘於目前局部的利息。後將錢重改少二分，固說爲免私銷，實亦因「每年京局已由鑄錢六十餘萬串而虧銀卅萬兩，不得不使錢本稍輕」。清代所定「鑄錢之法，先將淨銅鑿成重二錢三分者曰祖錢，隨鑄造重一錢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制錢，每遇更定錢制，先鑄祖錢母錢及制錢各一文，頒發各省照鑄」；所謂「每遇更定錢制」，即是抱的「錢文輕重必隨銅價低昂而增減之」的調劑主義。其實，錢既鑄成以後，錢價仍在時生低昂，仍屬無從穩定；於是又有如下一連串的事實：康熙廿九年，已改錢重爲一錢錢值爲每文一厘之後，因錢價參差不一，「令市肆交易，每銀一兩母得不足千文，遠者杖一百，枷一月」；康熙四十五年，已改錢重爲一錢四分錢值仍每文一厘之後，因晉陝兩省販往大制錢甚多

，「令地方官於各關口查拿販運」。又康熙六十一年，京城每市銀一兩易錢已由八百八十高至七百八十，「令將平糶官米所收錢文，平價易銀文庫，以平錢值」；又雍正元年，錢價騰湧，「令各地方設立錢行官牙，議平錢價，以防囤積」；雍正乾隆相繼改錢重為一錢二分仍定錢值每文一厘之後，雍正九年，京城有所謂「長短錢」，即預向鋪戶收買制錢囤積，俟錢貴始行發賣或販運出口，特令查禁；乾隆二年，京城每枚銀一兩只換大制錢八百，「令設官錢局，將工部餘錢出易，以免錢鋪操縱」；又乾隆九年，商人出京，每將制錢運向價貴之處販賣，近京各村莊富戶亦將所有糧草易錢堆積，「令嚴查販運，並不許民戶囤錢至百串以上，不許店鋪收買雜糧用錢，只准用銀」。這一連串的事實，都是要在改變錢重之外另求安定錢價。所謂錢價，就是錢與銀的比價；為要固定這個比價，還是在私鑄私銷私囤私販等等向小民斥責的方面兜圈子。錢的囤積與走私，明代早已有過；也有禁令，據說為恐錢少販多，民不足用。明萬曆時，曾有人建議，「今既廣開鑄局，宜聽民販賣，販賣者多，則錢愈疏通」；萬曆並未如議解禁。明在嘉靖之後，以錢不通為患；清在乾隆以前，以錢太貴為患；錢之為物，好像每過一個時期，總要發生一次毛病。在這裏，也就附帶反映了封建農業社會的不長進，君主官僚制度的無辦法，儼然成爲一部「合久必分」「治極則亂」的中國史。

錢的流通

錢的單位叫做「文」；沒有文以下的小數，南唐以小鐵錢當一銅錢，是說鐵錢之賤，並沒說有十分之一文的更小貨幣和其名稱。千文叫做「貫」或「緡」；每千文錢用繩貫孔，繫成一串，因取以爲名，猶如遠古叫做「緡」；清代千文叫做「串」；貫緡和文的語源都出於

漢。自晉至宋，又常叫百文做「陌」，僅是爲了寫的鄭重，加一偏旁，猶如寫爲佰寫仟。明又叫五千文做「錠」，借用銀兩的名稱，大概是要以五千文抵銀一錠，有銀十兩或五兩的中錠。自晉以後，用錢每至百文，不必足數，叫做「短陌錢」；南朝梁武帝時，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叫「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叫「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叫「長錢」，梁武令用足陌而民不從，到末年竟以卅五爲陌；唐穆宗時，糶米鹽，百錢常墊七八，各地用錢，墊陌不一，官禁無效，乃令每緡墊八十；唐昭宗末，京師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緡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五代漢的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宋初因漢制，輸納官家的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陌，然諸州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陌；金大定定以八十爲陌，當時民間以八十爲陌叫「短錢」，官用足陌叫「長錢」。用錢打折扣，或成民間習慣，或經官家認可，可以看出那些時代對於多量錢的態度。清代也不完全用足錢，有所謂九一錢以至九九錢，通常九八錢即每串九百八十文的就很好了，一般票幣都要注明是九幾。清代各地還有「吊」的名稱，外地以千文爲吊，義與貫同，但京津不同，北京叫百文爲一吊，這樣「用小錢，說大話」，恰和晉代所謂「取人長錢，還人短陌」，異其義而同爲有趣。

自有鑄錢以後，禁止用錢，很早只有一千七百餘年前魏代短短的幾年。之後，七百餘年前，金泰和元年許諸路各鋪馬河夫軍需可納錢一半；貞祐三年起，禁用現錢。再後，五百七十五年前，元代九十年之間，最初（公元一二七七）禁江南用銅錢，隨後令廢宋銅錢，隨後又拘收天下銅錢，只有至大二年起的兩三年（公元一三〇九——一三一一）和至正十年起的四五年（公元一三五〇——一三五四）曾經用錢。金元禁止用錢，完全爲要用鈔。明洪武八年定商稅課程止收錢三成，百文以下則專用錢；廿七年起禁用錢，限軍民商賈將所有錢送官

，用者藏者均治罪，經四十年至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三五）乃弛禁；正統十三年（公元一四四八）又行錢禁；成化元年（公元一四六五）定商稅課程收錢一半；景泰時（公元一四五〇）復申錢禁，旋仍聽民行使。明對用錢的限制與禁止，也是爲要用鈔。自此以後，再無錢禁；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賜給京官節鈔亦已停鈔用錢；四十二年復令崇文門商稅收錢。

自漢以後，其初僅見漢武新莽以銀爲幣，後亦漸廢；降至魏晉，已專用錢；六朝迄唐，用銀僅有交廣一隅；宋已以金銀貯庫備用，至金元盛行用銀後，乃成錢銀兼行之勢。明於嘉靖末年起，稅課徵銀不徵錢；京官常祿，皆一分支錢，九分支銀，此外無有以錢爲俸。那時官家已不禁錢，且因軍興費重，大講鑄錢；但又到了「民不願行」的階段。如明代史家所述：「萬曆時，解京貢賦必精良白金，即藩省祿給薪俸工食之類又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責以必行而罪其不行也，非先之賣菜之備，則責之荷担之子；雖設行鋪戶，名爲倒換，責恣留難，徒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民愚相習，閉匿觀望，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而簧鼓之以濟其私」；實非民不願行而是由於官家不肯公平收受和兌換。隆慶萬曆亦會令內外官司一切收支徵解，錢銀相兼，或錢銀中半，或錢七銀三；並議限錢銀比價，每銀一錢，給民作爲八十文，官收作爲八十三文；實則官給民則錢銀參用，民輸官則盡去其錢，仍令折銀。甚至給錢另作折扣，例如天啓時，南中每錢十二文準銀一分，但藉口銅貴，搭放軍糧只十一文，搭放商人只十文。明自中葉以至崇禎，關於錢病，除了銅貴爲患錢亂爲患和錢不敷用爲患之外，用時又有這種錢不通行爲患。在清代，順治初定交納錢糧，銀七錢三，繼改爲仍各隨民便。雍正後，又改爲民間正賦概行交銀，惟小戶零星與大戶零欠每銀一分收錢十文。乾隆復定凡錢糧達銀一錢以上不

必勒令交錢。清代其初雖對滿官專給銀兩，終以用錢範圍較廣，並未因用銀而致銀不通行；恰和明代相反，清之前葉，頗以錢貴銀賤爲不便，會將應發漢人官俸與八旗兵餉錢文改發銀兩，除匠工外，辦買貨物皆用銀兩，極力推行用銀。

前代舊錢，後代相沿使用，如馬晉沿用吳錢，劉宋太始專用古錢，蕭梁太平雜用古錢，北魏熙平並用古錢，北周宣政雜用齊錢，五代承用唐錢，遂收用舊錢，金吸用宋錢，元至大通用古錢，或因尙未自鑄，或因自鑄過壞，或因自鑄不敷，均未廢古。廢古而專用今，其初惟新莽之盡變漢制，其次則隋文之銷改五銖，其後明天啓括古錢以充廢銅，廣開鑄局，而古錢差不多徒此銷盡。明初，歷代錢原與大中錢兼行；天順會規定凡歷代並洪武永樂宣德及折二當三各錢依數准使，不許挑揀；惟假錢錫錢除外；成化亦令稅課衙門收錢不拘年代，惟破碎偽造除外；弘治復令諸司發所貯洪武永樂宣德錢與歷代錢兼行；嘉靖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舊錢仍與制錢並用；隆慶萬曆之交，則大錢止許行使民間，納稅罰款俱用制錢；至天啓括古錢，民間始不用古錢。然古錢仍有殘餘，制錢反被阻遏，例如崇禎時，「京鑄通寶，惟東過關齊，北過沿邊，南不越德州，西阻於山東，河以北則純用雜假錢，河以南則純用古錢」。清初仿嘉靖例，以前代舊錢作半價行使；順治會議除暫准行使崇禎錢外，禁用前代舊錢，願將舊錢送部者每斤給價銀八分，用資改鑄；至康熙，罷禁；至乾隆，又諭仍聽民用唐宋元明舊錢，但嚴禁偽號錢文，准交官收換以供改鑄。歷代舊錢，清亦屢以改鑄新錢，在清代已屬所存無幾。收舊改新，旋鑄旋銷，主要在推行新定體制，例如清；附帶，則衣食其中的官吏，亦欲屢改屢鑄爲有便，例如明。

官家鑄錢，所謂「通功，易事，利民，權物」，即係首用支給薪

餉，次以發交鋪戶，兌換貨物，隨又向稅捐中收回，貯作來日之用。應鑄多少，一以官家需要為準，並未計及其它。推行官錢，前代曾設專官，例如金之「流泉務」；明有由官督設的鋪戶；清以戶部寶泉局鑄給兵餉，工部寶源局鑄給工用，各省布政司所轄寶×局則以一部繳上，一部作當地公費，而於流通方面亦曾沒有可兌換的官錢局和議價格的官牙。

先

講

錢的任務，不僅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的單位與本位，當錢在流通時，同時又表現價值的儲藏功用；而在有力儲蓄的人們尚不知道用以生產的時候，大抵又是儲蓄現錢而不囤積貨物；但如市面流通的錢數不足，官家因以不便，於是有所謂「限錢法」。此法創於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即「令文武官僚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現錢不得過五千貫」。憲宗時，商家又開始有在此地立券他地合券取錢叫做「飛錢」的匯兌法；一面是錢的流通還少，一面是錢的攜帶不便，同時又是錢的用途已在加多了。其後，宋太祖（公元九六〇）也曾採用飛錢法，「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限錢法在宋以前的五代，還在實行，後唐天成二年（公元九二六）「令三京諸道州府城門所出現錢，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在宋同時的金代，更盛行限錢法，明昌五年（公元一一九四），規定「官民之家，分別品從物力，限存留現錢至多不得過二萬貫，明安（千夫長）穆昆（百夫長）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易諸物收貯，首告違禁者，奴免爲良，傭人以十分之一爲賞，餘皆沒收」；承安三年（公元一一九八）「減原限之數，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限存以外之數限五十日內盡易諸物」；泰和四年罷禁，七年（公元一二〇七）「復限官民存留現錢，但比舊更減其數」。金代錢數本少，同時官家又以經費日增，常向外間斂錢。比如前在大定十三

年（公元一一七三），會「令非屯兵州府以錢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流通民間」；乃至廿六年，因「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令將諸路非屯兵處官錢盡運至京師」；廿八年又以「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令將外路僻處積貯之六千餘萬貫致之京師」。至明昌十年，於限錢之外，又曾以官錢積而不散，民間最苦無錢。令將官庫存錢向諸處市買金銀貨物，以圖流轉」；據說結果是「有司奉行不善，有以抑配，反害百姓」。金又有所謂「易錢法」，爲泰和四年所定，「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唐的飛錢法是商民匯款，金的易錢法則是政府撥賬，所謂限錢法，名爲抑制民間豪強，實爲增進官家利便。民間豪強當然藏錢的不少，例如遼在未鑄太平錢之前，統和十四年（公元九九六），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後道宗大安三年（公元一〇八七），又以鼓鑄未敷，政用不給，收海雲佛寺所進濟民錢十萬；可見一斑。此外散發官庫流通民間的，如宋紹定六年（公元一二三三）出內帑緡錢廿萬令臨安府措置兌易，實祐四年（公元一二五六）又出封樁庫新錢兌使以濟民用，那不是以錢易貨而是以錢濟楮了。

兩千年以前，西漢鑄錢經過一百廿年之久，僅成二百八十億萬餘；那二時期內號稱國庫貯錢最多的，如「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廿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也僅八百卅萬串；那時穀每斛僅五錢，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僅六十串，物賤用簡。九百餘年以前，宋真宗咸平時，國家歲入一千五百餘萬串；至仁宗慶曆時，歲入增至五千萬串，諸錢鑄歲課約百萬串；需錢加多，僅經四十年已與前大不相同。五百五十年前，洪武錢鑄分設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廣東，廣西，浙江，共三百廿五座，歲鑄一十八萬九千餘串；經一百六十餘年至嘉靖在雲南開始鑄錢時，僅一省即已鑄

錢三萬三千餘串。二百一十餘年前，清雍正時，僅戶部寶泉局在京即有正鑪五十座，勤鑪十座，又比明更有增加。清代習用宋代「點卯」一「畫卯」名稱，稱開鑄之期曰「卯」，當雍乾盛行鑄錢時，鑄局幾遍全國，每年鑄局最少開卅六卯多至七十一卯，每卯用銅最少一千斤多至五萬餘斤或七萬餘斤。

錢出國境，歷代賞錢頗艱貴時，多有禁例。例如東晉太元（公元三七六）禁錢賣與廣州夷人；後周建德（公元五七四）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聽入不聽出；南宋由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經淳熙嘉定端平至淳祐四年（公元一二四四），歷次禁沿海各州運錢出海。在宋遼金之間，尤因互相吸收，互相禁制。例如北宋慶曆時（公元一〇四一），因遼以鐵錢易并邊銅錢，又見遼通用中國所鑄錢，特增嚴三路公關禁令；南宋淳熙時（公元一一七四），金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於河南，在汴造楮幣以換錢運赴北境，過河即用錢不用鈔；而金在承安三年（公元一一九七）則嚴定禁錢越境令，凡以錢與外人使用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者死。宋與遼金間的禁約，只屬一時關係，其間或和或戰，錢已相互流通；金禎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禁用現錢後，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於宋而金不能禁，亦是一例。且前在後晉高祖石敬瑭向契丹稱臣時，晉納有歲幣並獻有沿邊四州所積錢，遼會同二年（公元九三八）始令免除獻納；又宋自靖康起，即金太宗天會四年至十五年（公元一一二六——一一四〇），僅在汴都一地，絡繹索取搜括，即已得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貫，銀一千六百餘萬兩，金一百廿餘萬兩，穀九千餘萬石，絹二百七十餘萬匹，緞一千五百萬餘匹，以及珍珠珊瑚瑪瑙等若干；錢在遼金間，是早已流通的。其後，元至元廿二年（公元一二八五）拘收全國銅錢後，對海外交易，亦禁用錢；至大二年鑄錢時又禁販銅錢出海。明洪武

初亦嚴禁錢及金銀不許出番，沿海軍民私用與外番交易及官司縱容者均治罪。元明禁止錢流海外，更於暫時性質，那時海外交易，已經不同前代，錢亦大有流出。如元初禁用錢時，至元十七年，日本商人會用金向元換錢；十九年，元又以鈔換錢，令市舶司將錢向海外換取金銀貨物。明成祖永樂（公元一四〇三）中，屢以錢賜給藩邦及用向西北買馬；宣德時，藩邦又常請賜給錢；正統景德成化時，海外由日本琉球送入明室各物，照價給以一部份的錢或折支絹布。那時，南洋爪哇錫蘭等國喜用中國錢，據說亦會自鑄中國年號錢作用。錢之為物，出自帝家，流向民間，有些人們，慣作誇誕離奇的傳述；如說「日本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如自鑄其國年號錢則不能成」（見朱國禎湧幢小品）；如說「崇禎末，錢背有馬形，江南卒亡於馬士英」；又如說「古錢佩之，可以辟邪」；無非宣傳錢的神聖，應該珍重。

歷代以來，凡與中國交通各國，很早已有金屬計數貨幣的極多。如漢書西域傳所載：「屬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烏弋山燕國之錢與屬賓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王死更鑄；大月氏亦同」。唐宋諸史傳也有關於西北各國錢制的記述。清乾隆開拓的回疆，原來鑄行的銅錢，如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城舊有通用錢，叫做「普兒」，用紅銅，重二錢，形小而厚，外有輪廓，中無方孔，面用準噶爾字鑄其部落名，背鑄回字，值五十普兒的叫做「騰格」；體制與中國後日所用銅元大同小異。同時，在清初，東南近海的福建廣東，又多在行使來自西洋的銀製洋錢。（完）

x

x

x

x

x

x

中國曆法與沙恭帝國的關係

天化

中國曆法，起源很早。據竹書紀年上說：

庖犧氏已作甲曆。因為年代太遠，事跡模糊，所以到了太史公作史記時，就拿牠一筆勾消。

一切從黃帝講起。因謂「黃帝攷定星曆」索隱

：「系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

月（在這地方且加幾句說明。中國到現在民間有一種傳說，說月亮裏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子，名叫嫦娥。又說嫦娥是后羿之妻，竊藥奔於月

窟。成了民間的一種神話。其實嫦娥就是常儀，儀字古音正讀若娥，禮記：「娥子時述之。

」娥子就是娥子。在聲音上是「影」母與「匣」母的通轉。古音儀讀若娥，後世音變，儀讀

若宜，遂將常儀女子化，改爲嫦娥了。）史區

占星，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

。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曆也。」可見作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必先有各種科學做基礎，然後才能調曆。不通天文，不精算術，是不能作

曆的。

到了帝堯的時候——紀元前二三五五年，對於曆法，更有了顯明的記載。據史記五帝本

紀：「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教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都夷，曰暘谷，敬道日

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

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爲，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

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

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

，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日幽都，便

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煖，鳥

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我們讀了上面這一段文字，頗疑是帝堯時的一

種簡單古曆本。在這時候，一年分四時，十二

月，三百六十六日，歲餘置閏，以正四時。關

於中春，中夏，中秋，中冬，特別注意，求其

正確。

究竟中國的曆法，起於何時，尙有疑問。

據竹書紀年，則謂庖犧氏作甲曆。據系本及律

曆志，則謂黃帝造曆。無論是始於庖犧，或是

始於黃帝，距離現在，已是五千多年了。不過

所謂「甲曆」，又是一件什麼呢？據爾雅，太

歲在甲日闕逢，在寅日攝提格。邢昺疏云：「

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

爲陰。」又漢律書志述三統曰：「尺統寅木也

地，通神明，類萬物也。」因此我們又知道，

伏羲氏是用的真正，後來夏代也是建寅。又外

紀上說：「伏羲作甲曆，起於甲寅（其時建寅

，等於現在所謂甲子），支于相配，爲十二辰

，六用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

是紀而時不易，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之矣

。」所謂六十年一個甲子，從前是叫甲寅。干

支相配，起源已早。並且在古時，名稱也不這

樣簡單，據爾雅上的記載：

十干的名稱：

太歲在甲曰闕逢，

在乙曰旃蒙，

在丙曰柔兆，

在丁曰強圉，

在戊曰著雍，

在己曰屠維，

在庚曰上春，

在辛曰重光，

在壬曰玄默，

在癸曰昭陽。

十二支的名稱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在卯曰單閼，

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

在午曰敦牂，

在未曰協洽，

在申曰潛澤，

在酉曰作噩，

在戌曰閹茂，

在亥曰大淵獻，

在子曰困敦，

在丑曰赤奮若。

以上所說的名稱，皆是中國干支最古的名稱。關於十干的名稱，我們到現在還未有正確的發見。至於十二支的名稱，則與兩河流域——

先

美索波大米亞——間，古代沙恭 (Sargon) 帝國的曆法，頗有一比較研究的價值。

沙恭帝國是紀元前二七五〇年頃，屬於塞姆族之阿開德 (Akkad) 人所建立。還在第一

導

巴比倫帝國以前。本來世界上的曆法，以巴比倫與埃及為最早。埃及的曆法，是起源於紀元前四二四一年頃。據荷買爾 (F. Hommel) 說：巴比倫曆法，當起源於紀元前五千年頃。

是比較埃及，還要早七百餘年。可是所謂巴比倫曆法，已將沙恭時代的曆法包括在內。其實

創建沙恭帝國的是阿開德人，創建第一巴比倫帝國的是亞摩利人 (Amorites)。可是現在

一講到巴比倫的文化，是不分彼此，連沙恭帝國一同在內講的。——可參閱拙著世界文化史

大綱上冊八四頁。

原來美索波大米亞土地肥美，最適宜於農耕，所以在美索波大米亞活動的民族，很容易

由游牧變成了耕種。在游牧時代，對於曆法還

不十分需要，一入了農業社會，就感覺到曆法

十分需要。佔領兩河流域最早的民族，要數到

原始伊蘭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湯姆在

憂立都 (Eridu 美索波大米亞的古城) 地方

發掘到一把泥鑿，確很名貴，據研究的結果，

認為是原始伊蘭人所用。這可證明原始伊蘭人

已入了農耕時代。色馬人 (Sumer) 是代原

始伊蘭人而興的民族，建立沙恭帝國的阿開德

人又是代替色馬人而興的民族。馬色人建國是

在紀元前四〇〇〇年頃，而阿開德人建立沙恭

帝國是在紀元前二七五〇年頃。可知沙恭時代

的曆法又必有所本。

古巴比倫曆法原極繁瑣破碎，而又時有變遷。這是因為巴比倫最初並不統一，而所有的

民族又極複雜。因此巴比倫曆法雖大體一致，而

分割與標誌，就隨着時代地方，各各不同。並

且標誌的方法，多用專名——或者是帝王的名

號，或者是神的名稱，各有其特殊的意義。不

依照次序，用一，二，三等排列。各月名稱，

委實不容易記憶。現在好將沙恭帝國時代的十

二月月名列後，以資比較。(見英百科全書)

一月 Gan-Man

二月 Gud-du-bil-Sor-Sor

三月 Bil-dar

四月 Su-numun

五月 Se-dim-Ku

六月 Tur-zi

七月 Pa'u

八月 Mu-Su-du

九月 Mes-en-du-Sa-na

十月 Amar-asi

十一月 Se-Se-Kin-a

十二月 Se-illa

各月名稱的來由，我們現在已不能攷求清楚。因為巴比倫人篤信鬼神，講究祭祀。所以

各月都有專節，或為男神之節，或為女神之節

，或為國王之節，或為農事之節。曲折繁複，

了陰曆的月法。

不易明瞭。不過這種紀元前三世紀頃的曆法名稱，尙能保存到現在，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體。我們拿十一月名稱，細細和我們地支的古名比較，不僅認爲有密切的關係，簡直是最古的譯音。這許多地支的古名，中國學者向來窮於解釋，不是望文生義，就是勉強附會。今可逐月加以比較攷察：

子 因敦——Gud-du-Eil-Sor-Sor 因敦

爲本文前半節的譯音。因原文太長，僅截取前兩音，這種譯例，最爲普通。因爲在中國文字上的習慣，一個名詞，不歡喜多過三個字，普通兩個字合成一個名詞最好，且看各省的省名，各縣的縣名，總是兩個字合成，如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等等皆是。有用一個字或三個字的，已比較是特例。遇到外來的名詞，多過了三個字，就往往設法減短，或取前半截音，或取後半截音。如三佛蘭西斯科 (San-Francisco) 就譯爲桑港，或稱三藩市，就是一個明證。如吧打維亞 (Batavia) 就譯爲吧城，星加坡 (Singapore) 就譯爲星洲。這一種例子，真是舉不勝舉。一月的月名，要是全譯，實嫌太長，所以僅譯了前面兩個音，就是因敦。

史記正義孫炎云：「因敦混沌也，言萬物混沌於黃泉之下也。」此種解釋，究嫌勉強。因爲這實在是古代的譯音。並且是先有音，等到中

國有了文字，再將這個音紀錄出來。

丑 赤奮若——Su-nunum 此字譯音，

頗類赤若奮。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惟，故曰赤奮若，若順也。」這種解釋，殊不能令人滿意。

寅 攝提格——Se-dim-Ku 此字譯音，

最爲正確。攝爲齒音，提爲舌頭音，格爲後顎音。諸家解注，均爲望文生義。

卯 單闕——Mesen-du-Se-a-na 這一個

字音也很長，史記集解徐廣曰：「單闕一作直安。」而素隱則謂丹暹二音又音蟬焉。這分明是譯的後半截音了。看了徐廣及素隱的音注，更可明瞭這是一種譯音，單闕也可以作直安，而音如蟬焉，這是十口相傳，猶保存古代之舊音。至於翻譯用後半截音也很平常，如撒馬爾罕 (Samarkand) 古譯康圖，即系後半之譯音。如伽耶城 (Both Gaya) 即將前面普提二音省去。如曲女城 (Kanyakubja) 亦係後半譯音。單闕正同此例。

新錄上有詳細的說明。

巳 大荒落——Pi-dar 這上面「大」

字係譯音，在兩河流域間，凡開口唇黃用「B」字發聲的，皆含有大意。如 Baethia 則爲大夏，如大淵獻則爲「Bani」。又如 Baethan 則爲大陸。又正義姚察云：「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也。」並未說明大意。

午 敦牂——Fur-zi 這一條譯音也很正

確，敦是舌頭音，牂是齒音，一點不錯。正義爾雅言：「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盛壯也。」明係譯音而強爲解釋。

未 協洽——Me-ke-ma 這一條譯音也

很清楚，可是後半截也略去。據正義李巡云：「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也。」協與洽音很近，斷以確爲 Me-ke 的譯音。

申 涇雉——Gan-Man 據史記集解，「

涇雉一作芮漢，」涇字從君得聲，應讀若羣字之古音，羣字也從君得聲，正讀若 (Gan)。羣與原文爲疊韻。正義孫炎注云：「爾雅云：涇雉，萬物吐秀之貌也。解釋不可靠。」

酉 作噩——Se-ilia 據集解「作鄂。」

正義李巡云：「作鄂萬物皆落枝起之貌也。」這種解釋真太勉強了。作爲 Se 的譯音，噩爲 ilia (愛拉) 兩字的合音。

春秋三傳禮義考(續)

朱右白

(二十三) 館王姬於外爲禮

〔經〕莊公 元年初、築王姬之館于外、(案：外、城外也。)

左氏傳：「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爲外、禮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於外、非禮也。」

穀梁傳：「築、禮也；於外、非禮也。」

右白案：王姬於齊爲婚，必使同姓主之，時魯君在諒闇之中，而齊與魯爲仇國，(桓公死於齊)禮：仇讎不通婚媾，衰麻不接弁冕，體左氏之意，爲館於外，得禮之變，於無可奈何中，僅於內外間別之也。公、穀二氏所論，爲常理耳；言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寧解：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不應於城外築館，恐營衛不固，此尋常之禮法也。呂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

理，」此左氏所以予之也。

(二十四) 錫命非正

〔經〕莊公 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按榮叔、周大夫。錫、賜也。禮；天子有九錫。命、策命也，若書所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也。桓公已卒，特追命耳。)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右白案：此與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例相同，然叔季之事，非古制也。

(二十五) 婦人既嫁不踰竟

〔經〕莊公 二年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章路反，齊地。)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同境)，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饗在四年。)

右白案：齊姜非禮之會甚多：如四年春，夫人姜氏饗齊侯於祝丘；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

戊 淹茂——Amar-asi 正義李巡云：

「言萬物皆蔽冒，故曰闕茂蔽冒也。」淹一作闕。其實淹茂明明爲 Amar 的譯音，尾音略去

亥 大淵獻——Baba 這一條的譯法，與大荒落同例。正義孫炎云：「淵獻混也。獻萬物於天，深於藏蓋也。解釋得附會。

不過這種地支的古名，究竟起於何時，現在已不能攷定。若謂起於庖犧之作甲曆，則在紀元前二九一〇年頃(據三省堂最新世界年表)。若謂始於黃帝，則在紀元前二六四〇年頃。與沙恭時代各月的名稱，東西遙遙相對，可稱同時。

中國學者如孫炎徐廣諸賢，以及漢代大儒如許叔重，鄭康成等人，一方面去古雖遠，而十口相傳，尙能保存一點古音。一方面對於世界史尙不能完全清楚，不得已就勉強加以解釋。當我初讀爾雅，開始遇到這些名詞的時候，我真有點莫名其妙，有的兩個字，有的三個字，連合起來，毫無意義。那許多前賢的解釋，均不能令人滿意。等到我編譯世界文化史大綱的時候，因研究巴比倫的文化，看到沙恭帝國時代十二月的名稱，拿來和中國地支的古名比較，發現了真是古代的譯音。真使我驚喜欲狂。這種古代的譯音，直至紀元後二十世紀方始發現，這不得不說是學術界一大創獲！深願研究文化史的同志們，加以研究與批評。

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春，夫人姜氏如莒，經皆一一詳書，傳亦一一刺譏，所以維禮防亂，僅舉此條，其他者不論列也

(二十六) 緩葬非禮

〔經〕公三年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先

杜預解：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右白案：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見隱元年左氏傳) 從未有遲至七年之久始舉葬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王室之微至此極矣！桓、文可不興乎？

(二十七) 大復九世之仇

〔經〕公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齊)烹(煮而殺之)平周，紀侯譖之，襄公之為於此者，事

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右白案：侯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則復仇之義，固聖人所許；然不嫌陷於

循環報復之地乎？曰：臣子之用心，唯求無愧怍而已；先君之恥，猶吾恥也，故不敢遠害而重恥。

(二十八) 行軍必告於廟

〔經〕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公羊傳作祠兵)

左氏傳：「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時方有事於鄆。)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五百人曰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右白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凡師行必告於太廟，而奉祧廟之主以行。何休

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性饗士卒。」

(二十九) 不以禮假人

莊公十八年左氏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

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音角，雙玉為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右白案：侯而與公同賜，是假人以禮，

非「正名」所許。

(三十) 大夫受命不受辭

〔經〕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鄆、(按；此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者，未入國，略言也。見杜

解。) 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一遂事」故。(指下文「遂」及齊侯，宋公盟之「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

「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

(同境)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右白案：古代交通間隔，大夫出竟，苟

利於國，專之可也。是時齊宋共謀伐魯，結媵君命而與之盟，為息事寧人計耳

。春秋善而書之。

(三十一) 酒以成禮不以禮淫

〔經〕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

寇、

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顯孫(皆御寇黨) 奔齊，齊侯使敬仲(完) 為卿，辭，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夜飲為淫樂) 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三十二) 親納幣非禮

〔經〕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用雁爲贄），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以知吉凶），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婚），有告期（告迎娶之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三十三）越境觀社非禮

〔經〕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謂違命則討）。

先

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何休曰：觀社者，觀祭社。社者，土地之主，春秋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穀梁傳：「常事曰視（如視朔之例，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而往也，以觀社爲辭），無事不出竟。」

右白案：魯莊父仇未報，欲娶仇女，結

歡於大國；小白粗識大義，欲允未允，無如莊公志在必得，今年納幣，明年觀社，其實皆爲議婚計耳，穀梁之意自明

（三十四）朝於外非正

〔經〕公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蕭、附庸國；叔、名。）

穀梁傳：「不言來，於外也。（不言來朝者，朝於外也。是時公方會齊侯於穀，叔就而朝之。）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右白案：嘉禮不野合，朝於外，則禮不得具，故傳譏之。

（三十五）丹楹刻桷非禮

〔經〕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左氏傳：「丹桓宮之楹（桓宮、桓公之廟也；楹、柱也。）刻其桷，皆非禮也。（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誇耀之也。）御孫（魯大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同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右白案：刻桷乃二十四年事，經既分書，三傳亦交謫其惡。古者，天子之楹黝，（黑色也。）諸侯之楹堊，（土色也）其桷則天子斲之，諸侯髹（磨也）。

穀梁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觀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爲贄。）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服脩、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服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

穀梁傳：「男子之贄，羔、鴈、雉脰（音渠，腊也。夏用脰，以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鰒、脩，用幣、非禮也」

〔經〕公二十四年秋八月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傳：「哀姜（按：莊公所娶齊襄之女也。）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明貴賤。）女贄、不過榛（小栗）、栗、棗、脩（脯）以告虔（敬也）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觀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爲贄。）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服脩、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服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

穀梁傳：「男子之贄，羔、鴈、雉脰（音渠，腊也。夏用脰，以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鰒、脩，用幣、非禮也」

〔經〕公二十四年秋八月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傳：「哀姜（按：莊公所娶齊襄之女也。）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明貴賤。）女贄、不過榛（小栗）、栗、棗、脩（脯）以告虔（敬也）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觀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爲贄。）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服脩、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服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

穀梁傳：「男子之贄，羔、鴈、雉脰（音渠，腊也。夏用脰，以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鰒、脩，用幣、非禮也」

〔經〕公二十四年秋八月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傳：「哀姜（按：莊公所娶齊襄之女也。）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明貴賤。）女贄、不過榛（小栗）、栗、棗、脩（脯）以告虔（敬也）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觀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爲贄。）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服脩、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服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

穀梁傳：「男子之贄，羔、鴈、雉脰（音渠，腊也。夏用脰，以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鰒、脩，用幣、非禮也」

〔經〕公二十四年秋八月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左氏傳：「哀姜（按：莊公所娶齊襄之女也。）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明貴賤。）女贄、不過榛（小栗）、栗、棗、脩（脯）以告虔（敬也）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三十七) 諸侯無外歸之義

〔經〕公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

：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右白案：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

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於曹。君

為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

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

(三十八) 日食用牲非禮

先

〔經〕公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

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教日，置五麾，

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

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按

舊說：有聲皆陽事，日食為陰氣掩陽，故

救之。)

左氏傳：「六月辛未(註一)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猶言非禮之

常。)唯正月之朔，歷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註二)秋

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

災，(指日月食大水也。)有幣無牲，非

日月之雋不鼓。」(雋、猶災也。)

(註一)杜解：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

，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註二)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

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

此月非正陽月也。歷、陰氣。已月純陽，

陰氣當伏，反起而掩陽，此變之大者，故

救之尤當急耳。見補義。

右白案：日月蝕(古作食)之說，今世

考之詳矣：其故因朔望日適遇月道與黃

道相交，使日月地球成一線，互相隱

蔽，使人不見，在朔則月行地日之間，

月體蔽日，以成日蝕；在望則地球在日

月之間，地影蔽月，以成月蝕；古時科

學不明，每謂一切災變恒與人事有關，

人君須戒省恐懼以勿來天愆，至伐鼓用

幣，則不過具文而已。

(三十九) 上卿出境會葬非禮

〔經〕公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陳大夫原氏仲字)

左氏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

。原仲，季友之舊也。」

右白案：卿非君命不出境(見本年傳)

，季友此友，蓋託言也。石林葉氏曰：

莊公未有嫡子，子草長庶而得立者也；

慶父(莊公母弟)通乎夫人(即哀姜)

，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真，託葬原

仲以為之圖也。公羊以為諱出奔，是。

(四十) 大夫越竟逆女非禮

〔經〕公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

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

女，非禮也。」

右白案：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

於政事有所損贖，故境內，乃得親迎，

所以屈私赴公也。見何休公羊學。

(四十一) 國家不與小民爭利

〔經〕公莊二十八年冬、築微、(魯下邑。

微、左氏作郛。)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

；虞之，非正也。」

右白案：范寧集解：虞、典禽獸之官，

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

與民共利也。築不志；凡志、皆譏也。

(四十二) 國必有三年之備以待饑

〔經〕公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辰

告糴于齊

左氏傳：「冬、饑，臧孫辰告糴於齊，禮

也。」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

使？以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

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

年不熟告糶，譏也。」（何休曰：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行請糶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又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謂不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右白案：民食為國家經濟之大問題，故謀國必先事儲積，以備凶年。告糶則不得已之事也；一歲不熟，而至告糶，平日之政可知矣。然則左氏何為予之？曰：左氏所言，國之常制；（凶年有告糶之禮，鄰國有恤難之義。）戚孫身為上卿，固不能視民之流離而無告也。此其所予，與二傳之所以譏，蓋同一以「民生」為重也。

（四十三）凶年不修舊
〔經〕公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修舊也。延廡，馬廄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右白案：言凶年當惜民力、恤民膜、重民生，不以修舊為務也。

（四十四）諸侯之觀不過郊
〔經〕公三十一年夏、築臺于薛、（魯地。在今山東滕縣東南。）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何休解：「禮：諸侯之觀不過郊」（最遠不過四郊之地。）；杜預曰：「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四十五）諸侯不相遺俘、
〔經〕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去聲）俘。」

（四十六）男子不絕於婦以之手
〔經〕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同齋，潔也。）

（四十七）周禮為國之本
〔經〕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仲孫湫（子小反，仲孫名），來省難（時魯有慶父之難），歸，曰：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公（齊桓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右白案：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國之本，周禮雖封建遺物，然在當時不失為政治之經綸也，故特著之。

（四十八）速禘非禮
〔經〕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夏，吉禘於莊公，速也。」（范寧穀梁傳集解：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察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之，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公羊傳：「其言吉何？（據禘於太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右廟案：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日，（見公羊傳）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左氏以速譏之。（待續）

孔門的修己方法與宇宙觀

徐見

——儒家哲學講話之二——

我們知道孔子之徒專講究人生實踐道德，

其具體綱領，不外「修己」「治人」兩端。而

仁義兩者則貫串着「修己」「治人」。當然，

在孔子的言論及孔子之徒的記載和闡發上不僅

先

仁與義兩者為然，幾乎無論那一椿事，都貫串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不能絕對地劃

分出這是「修己」，那是「治人」。（治人必

先修己，修己即所以治人，正如鳥之兩翼，車

之兩輪。）但某一些條目雖然在某種場合被認

為「治人」所必需或必備，而其本身顯然着重

於「修己」方面。如大學上說：「孝者，所以

事君也。」這顯然是推而廣之的，「孝」的本

身決不是為了「事君」。

我們已經知道孔子的「修己」工夫，分為

「問學」與「內省」。這是偏於方法的，「學

」的是什麼？「省」的是什麼？孔子所會列舉

過的德目很多，我們如果要概括而找出其中心

，則可以說孔門的「修己」最重視「誠意」，

而其實踐方法則着重於「守禮」（包括「居敬」）。

一 仁的實踐起端——禮

孔子言論中，除說到「仁」的最多之外，

其次就是「禮」，而「禮」又是實踐「仁」的

主要項目。論語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

復禮為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又「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可見仁以居敬為主，而居

敬則屬於禮的實踐條目。孔子答覆門人的問詢

，常因材施教，各就其所造就而指示，門人的

程度不同，孔子的答復也就有深淺之別。顏淵

在孔門弟子中是最傑出的，也是最得孔子稱許

的。在一部論語中，孔子稱許顏淵的語言不少

，如：「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為政篇）「子

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哀

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文先進篇對季

康子之問亦同。）「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子曰

：賢也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子謂顏淵曰：行之則行，舍之則藏，唯吾

與爾有是夫！」（述而）「子曰：語之而不惰

者，其回也與？」「惜哉，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子罕）「顏淵死，子曰：噫！天

喪予！天喪予！」（先進）孔子批評他的學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回也其

庶乎！」（先進）可說極推許的能事。對仲弓

也是頗為稱許的：「雍也可使南面！」「犖牛

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

也）孔子答覆顏淵問以「仁」的內容如此，

可見「守禮」與「居敬」是「仁」的要點。

孔子對「禮」是非常重視的，他屢次對弟

子們指出其重要。下面是論語上的記載：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耕

矣夫！」（雍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

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

孔子對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禮，無以

立！」（季氏）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禮以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季氏）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陽貨）

孔子的門人也都很重視「禮」，顏淵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可見「禮」是孔門傳習的重要條目。子夏安慰司馬牛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顏淵）

「禮」的重要如此，究竟其內容是什麼呢？大概在孔子當時已有人把社會上的應酬禮節當作「禮」的本質，所以慨嘆地說：「禮乎禮

乎！玉帛云乎哉？樂乎樂乎！鐘鼓云乎哉？」

（陽貨）照孔子的說法，實踐「禮」的本質是「儉」和「敬」。論語上又有下列記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關於奢與儉的得失，在述而篇中孔子又申述其義：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罕）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朱註：「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程伊川的解釋，「先進文質相宜，後進文勝於質」所以孔子寧可從野人而不願從君子，也就是「與其奢也寧儉」的意思。

「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八佾）可見「禮」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會被人誤會到詔上去。「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八佾）有若也會說過：「——」

「孝」是從來被列於一切德目之首的，後世固有「百行孝爲先」的說法，孔子門人中大家最佩服的有若也說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見學而篇。按孟子上說：「昔者

孔子沒。——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

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論語上記載弟子問孝的不少，孔子的答復，大都以「敬」和「禮」爲言。如：「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政）「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爲政）

「禮」不僅是個人立身處世之本，同樣又是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孔子說過下列一些話：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政）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篇孔子對哀公問政）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篇「必也正名乎」章）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焉用稼？」（子路篇樊遲請學稼章）

在統治階級之間，彼此常因權利而爭，小則紊亂社會，大則「殺人盈野」，所以孔子提倡禮讓。「讓」就是從「儉」擴展出來的。孔子在古代聖王中，獨推崇大禹，稱「吾無間然

「，就是因為大禹能「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論語里仁篇載孔子的話：「能以禮讓為國，何有！不能以私讓為國，如禮何！」朱熹集註稱：「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而況於為國乎？」

二 誠於中形於外

孔子常講「禮」而大說到「誠」。禮是外面看得到的，誠是內省的，因為孔子專注重實踐，所以「誠」就包含在所說的「禮」裏。關於這一點，宋儒程伊川的「四箴」發揮頗多：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守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焉。」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唯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悻來違。非禮不道，欽哉訓辭。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到會子（參）子思（孔伋）纔特別着重地闡明「誠意」的道理。所謂誠意，就是「尙不愧於屋漏」（不欺暗室）。曾參會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學誠意章說得很透澈：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朱註：讀為慊，苦刮反，快也，足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朱註：消沮閉藏之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會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學者問程伊川：「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程伊川說：「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三 儒家的宇宙觀——誠

講「誠」講得最多的是中庸。（相傳中庸

為子思所著，子思為孔子之孫，名伋，為曾參之弟子。）但子思所說的「誠」，已不僅是修己慎獨之道，而偏重於「天人合一」的道理了。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這些都是和會子所說相同而加以發揮的，但中庸所講的「誠」的道理，比列所引的更多，都是發揮「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的。

「天人合一」是上古早有的思想，孔子雖很少說到「天道」，但也時常流露其敬天，畏天，信賴天命的意思。「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獲罪於天，無可禱也。」（八佾）「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但是孔子沒有把「天人合一」理論化，直到子思着中庸時始加以理論化。

中庸一開始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漢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為精究「天人合一」之道的名著，（當然有許多部份，迷信得很可笑。）他曾說「道之本原出於天」，而「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賢良策對一）性就是自然的本質，宋儒朱熹也採用他的解釋，說：「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中庸章句集註）既然人物之性出於天賦，循其自然就是道，那末一切都祇要循其自然好了，何必還要什麼「教」呢？朱熹的解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異；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這樣的話，實在說得不能自圓其說。既然性道出於天賦，則氣稟或異，也應該順其自然，才是正道，所謂「物之不一，物之性也。」（孟子）如必從而品節之，顯然和「各循其性之自然」的道理相矛盾。至於不知其「出於天」，「由於性」，尤無關宏旨。

對於「修道之謂教」的比較妥適的解釋，還是董仲舒的意見，「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春秋繁露實性篇）教的重要等於覆卵成雛，脫粟為米的手續。鵝蛋孵出鵝，鴨蛋孵出鴨，雞蛋孵出雞，這是自然之理，但不孵則蛋決不能成雛；孵了之後，鵝蛋不會出鴨，雞蛋也不會出鴨，根本和「過與不及」不發生關係。米粒大小，成粟時已生就，碾或舂不會使小粒的粟出大粒的米，但碾或舂不得法，則大粒的粟也能成為米碎。這就可以說明「教」的重要性。子思以「性」「道」「教」三者逐層提出，祇有這樣解釋才能說得通。

中庸提出性道教三者之後，接着就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道的中心是「誠」。中庸直接提到「誠」的，有下列各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朱熹章句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即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熹章句第二十二章）

「其次改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朱熹章句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朱熹章句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同上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同上第二十六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同上第三十二章）

總而言之，誠為天道，人既應率循天性，就必須以誠為準則。所以中庸最後一章，仍以「君子內省不疚」，「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等作結。「誠」貫串天人，不僅是孔門的倫理觀，而是孔門的宇宙觀。

孟子學說的研究

仲尼

一 孟子的時代

我們要研究孟子學說，首先要研究孟子的時代，研究此一時代之經濟政治社會諸危機。

孟子的時代是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周王朝，崩潰的最末一個時期，即所謂戰國時期。如同其他王朝的崩潰時期一樣，當時，發生了經濟政治社會諸危機。

當時經濟危機的基本環節，是土地的兼併。自商鞅開阡陌之後，土地兼併更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因此，當時的土地分配情形，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土地，是當時社會的基本生產手段。農民的失去土地，使當時的經濟，發生了嚴重危機。

「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是分地的界限，漫經界即是兼併土地。

孟子曾向齊宣王當面說過，「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所謂產與恒產，其主要含義，即是土地。這個概念，一直至今，中國人都易明白。

足見，孟子也已明確指出農民土地的不足，是危機的基本原因。

因此，當時的人民，「民有飢色，塗有餓殍。」此二句，已經極寫了當時經濟危機的面貌。

其次是政治危機。當時的政治危機，其第一個現象是無限止的戰爭。戰爭變成了這個時代所特有的面貌。中國的歷史記載會給予這個時代以戰爭的別號，稱之為戰國時代。

戰爭的性質起了變化。在春秋時代，周政權還保持名義上的統治，對於當時的諸侯，還保留道德的約束。因此，春秋雖「無義戰」，一般說來，特別是五次有名的大戰，其直接的目的，還不是物質的。

從其性質來規定，春秋的戰爭，是爭奪霸權的戰爭。

到了戰國時代，周政權已失去了全部政權的屬性。各國國君，均已自稱為王，與周王取得了同一的稱號。名義上，各國國君也已與周王相等。因此，對於各國諸侯，周王已不復有任何的約束。於是，霸權已經失去了爭奪的意義。戰爭的直接目的，已直捷爽快是土地。戰爭的性質，起了變化。

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之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率土地而食人肉，規定了當時的戰爭的性質。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敘述了周封諸侯所規定的土地數量，諸侯最多不過百里的制度之後，說「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予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殺人以求土地，是當時戰爭的目的。

所以，孟子認為，齊桓晉文之流，雖已不足稱道，然比諸當時的諸侯，還算高明。他說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戰爭的直接結果，「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當時政治危機的第二個現象，是無限止的榨取。

王公貴族的生活與一般人民走向了兩個極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

即使凶年飢歲，這種現象，依然如此。「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向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非但如此，王公貴族，方且利用人民的貧困，舉放高利貸。「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動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稱貸即放貸，益之取其利息也。

榨取的直接結果，「此唯殺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

當時的政治危機如此深刻，無怪「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所以孟子下了一個結論，「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最後，是社會危機。在這樣的經濟政治危機底下，舊有的道德約束，必然失去了作用。

直接的物質的慾望提高到了第一位。「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利即是直接的物質的慾望。

上層社會的道德破產，特別顯著。「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

當時道德危機的基本現象是「後義先利。」只講利害，不講是非。

由是，「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由是，「無測隱之心，無羞惡之心，無辭讓之心，無是非之心。」

上層社會的道德破產不能不影響於下層。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以，「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因此，當時的情形，「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再加上人民的生活，已經是「救死而恐不贖。」所以，當時的人民，也「放僻邪侈，無不為矣！」

孟子的時代，要求孟子提出解決危機的主張。當時人民的渴望太平，已「若大旱之望雲霓。」

因此，孟子認為提出主張，要求當局實行他的主張，當時的條件已經成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一 孟子的身世

研究孟子的身世，對於了解孟子學說，也有重要的意義。

孟子的出身，規定了孟子的保守的，復古的思想。孟子是魯公族孟孫之後，是貴族出身。

孟子之所以能受到高深教育，當然由於他是貴族出身。

孟子所受的教育，規定了他的學說和孔子是一脈相承。他和孔子同是儒家思想的代表。

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或說，孟子並未直接受業於子思，而是受業於子思的門人。這一問題，對孟子學說的研究，並無關係。

孟子在求學時期之後，即過政治生活。一直到「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所以，孟子到老年。會過一個短短的著作生活。

因此，孟子的生活，其大部份，而且是主要的部份是政治生活。這與老莊之流，迥然不同。

他的生活，規定了他的學說主要是政治的

。其餘的部份處在服從的地位。

非但如此，他的生活給予了他的學說一種特有的性格，——豐富的實際性。

他所提出的問題，對於問題的看法，解決問題的意見，都是異常實際的。

因此，他的思想方法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他的政治活動是失敗的。史記說，「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顯然，當時各國的政策，與孟子的主張，不能一致。各國的國策，以武力擴充領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即是武力統一的政策。

史記說，「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納用吳起，齊用孫之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

然而，孟子的主張，恰恰相反。「得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否定了各國的政策。

變方的意見，由是大相逕庭。

在各國國君，且以孟子的主張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在孟子，則以各國的政策爲「緣

木求魚。」

孟子堅持了自己的主張，並未因「所如者不合」而改變。因此，在政治活動中，他是失敗了的。

他在政治活動中的失敗，並未削弱他對自己主張的堅持。他對自己主張的堅持，決定他在政治活動中必然的失敗。這些，使孟子的學說充滿了又一特有的性格，——正義感。

孟子的身世，與孟子的學說，有着非常重要的關聯。

三 孟子的政治道德和其處理事情的方法

孟子的政治生活，創造了孟子的政治道德。如果，孟子的政治生活是失敗的，相反，孟子的政治道德是成功的。

孟子的政治道德曾經成爲中國人數千年來的爲人模範。正如孟子自己所說的，「是爲百世師也。」

當時的政治活動者，大多是政客。政客的目的，用蘇秦的自白來說，「金玉錦繡，勢位富厚。」

然而，孟子不是政客。孟子應該是個政治家。唯有政治家才有政治道德。

孟子說，「堂高數仞，牆面數尺，我得志

勿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勿爲也。般樂飲酒，馳騁田獵，我得志勿爲也。」孟子政治活動的目的，顯然不是「金玉錦繡，勢位富厚。」

孟子的目的，「得志澤加於民。」所以，他主張「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也。」

他又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彼行，放淫辭。」

正人心，救百姓，是孟子政治活動的全部目的。而他的主張正是完全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他堅決相信他的目的是正大的，因而，他的主張是不移的。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聖人復起，不易我言矣！」

目的的正大，主張的自信，是孟子一身的奮鬥遺留給中國人民的一種政治道德。

孟子在政治活動中，始終堅持原則。在原則上的讓步，在孟子認爲是不可容許的。

他反對因手段而修改原則。他對於宋牼以利的觀點調解秦楚之爭，表示反對。他說，「先生之志則可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他認爲，即使「枉尺而直尋。」也不能變

更原則。因為，「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

「況辱已以正天下乎？」

絕對的堅持原則，又是孟子所創造的輝煌的政治道德。

孟子依靠了目的的正大，自信的堅強，原則的堅持，對於自己的人格，十分尊重。委屈他的人格，如同委屈他的主張一樣不可能。

他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先

「管仲猶不可召，況不爲管仲者乎？」

當然，他的自尊決不是無意義的自大。崇高的政治信仰，要求這種自尊性的建立。

「將有大有爲之君，必先有所不召之臣。」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決定

導

了當時的國君不足與有爲。

因此，他對親率國君的權臣，也特別保持

無上的自尊。

在一個弔喪的地方，齊王的侍臣「右師往

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孟子把去就的標準，從形式提高到內容。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孟子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主張要求孟子堅持

他的政治道德。然而，孟子的政治生活，同時要求孟子處理事情須有靈活而合理的方法。

這又是孟子奮鬥一身的寶貴創作。

在原則上，孟子認爲「仕非爲貧也。」然而，孟子又認爲在實際生活中，仕，可以「有時乎爲貧。」

同時，孟子認爲變通依然是有原則的。「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對於責任的看法也是如此。

「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這是原則。然而，孟子自己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我進退豈不倖然有餘裕哉？」

他把去就標準雖是提得很高，但他並沒有把這標準簡化爲治世亂世兩個條件。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孟子認爲都有偏向。

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以孟子說，「乃所願學，則孔子也。」

孟子政治生活的態度非常積極，那怕在幾乎完全絕望的時候，如果還有極微小的機會和可能，他也決不忽視放棄。

「千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這似乎委屈了他的政治道德。恰恰相反。正見孟子的政治道德與學者的迂腐頭腦並無相同之處。

孟子並沒有委屈其政治道德，而是爲了實行其主張處理事情的方法必須如此。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孟子的政治道德，以及處理事情的方法，對於他的哲學思想以及修養學說起着決定的作用。

孟子積極的生活態度，樂觀的政治估計，要求孟子提出人性皆善這個哲學上的基本命題。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

因此，認識的過程，在孟子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四 孟子的哲學思想

孟子積極的生活態度，樂觀的政治估計，要求孟子提出人性皆善這個哲學上的基本命題。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

因此，認識的過程，在孟子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因此，認識的過程，在孟子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因此，認識的過程，在孟子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因此，認識的過程，在孟子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感官對於認識，有時反而會起相反的作用。「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感官有時會掩蔽認識。

因此，孟子非常重視理性的作用。並且，理性的獲得是與生俱來，和客觀無關。「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是以，「人性之向善，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這個結論，對於他的政治生活，非常有用。

但，在孟子，客觀的作用，也沒有完全被抹殺。實際的生活經驗阻止了他在這方面的再進一步。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狄疾。」又說，「無恒產則無恒心。」

所以，雖是人性皆善，而人可以不善。這樣，更證明了善是內在的，不善是外在的。

「人之可使爲不善，」猶水之「搏而躍之，可使過頰，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外在的不是性，孟子稱之爲勢。「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這樣的推論，依然符合他的政治目的。

孟子認爲，人的性，同時是宇宙的法則。

因此，「知其性，則知天矣。」

真理是可以認識的，而且，可以完全認識。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真理的認識，依靠修養。自然的法則被簡化爲道德的法則。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勳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的性與宇宙的法則是必然的。生活的遭遇是偶然的。可求的是必然的。「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偶然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因此，命有正與非正的分別。必然的結果是正命，偶然的是非正命。「盡真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生者，非正命也。」

是以，「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同時，「妖禱不貳，修養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命可知又可立，因此，孟子不是宿命論者。

這是孟子關於性，命，的學說。

如同孟子處理事情方法一樣，孟子思想方法是靈活而合理。

在孟子，沒有抽象的是非。

第一是條件不同，是非就不同。

「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曾子子思

同道。」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孟子認爲，「皆是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

「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未也。」彼如曰，熱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是非應該根據條件，是孟子的思想方法。

第二，內容不同，是非也不同。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故善戰者

服上刑。」孟子是反對戰爭的。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后吾？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孟子又是擁護戰爭的。

「臣弑其君可乎？曰：不可。」然而，「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的內容也有不同。

齊宣王以好勇，好貨，好色，爲自己的缺點，而孟子反正視爲王天下之出發點。因爲，勇有小勇大勇之分。好貨好色有一人獨好和與民同樂之分。

導

是非應該根據內容，是孟子的又一個思想方法。

在孟子，似是而非，是不容混淆的。相像，不應該視爲同一。

鄭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澆洳。」這似乎

是仁政。然而孟子認爲這不是仁政，而是惠。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焉得人人而濟之？

「惠與仁政僅是相像，而非同一。」

83

「刑之道即是苦行主義。苦行主義與廉僅是相像，而非同一。」

孟子認爲有一種人，似乎是忠厚長者，似乎是規矩端正的人，沒有作過惡，也沒有爲過非，在社會上也頗有些聲望。然而，他僅僅迎合時尚，世無行道救世之心。此種人稱之爲鄉愿。鄉愿非但不是好人，而且是德之賊。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認爲分別相像與同一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

「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反對過，反對不及。但，同時又反對執中。

孟子認爲墨子之道過，揚子之道不及，「子莫執中，執中獨執一也。」

反對過，不及，並且，反對執中，是孟子又一個思想方法。

孟子的思想方法幫助孟子辨別是非，處理事情，並且使其學說最易爲人所理解。

孟子的歷史觀與各家學說相同。

孟子把歷史的階段與時代，統統歸併在兩個範疇以內。一個是治，一個是亂。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與亂永相交替，至於無窮。歷史即是治與亂交替的線。在這條線上可以劃出由治至亂，由亂復歸於治的無數個循環。

照孟子的劃分，中國的歷史時期，至他的時代爲止，可以劃分爲三個循環。一、堯舜至於湯；二、湯至於文武；三、文武至於？。

每一個循環的時間，也大概一定。「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武，五百有餘歲。」但，「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因此，孟子認爲復歸於治的時期，應該將臨。「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孟子的時代是亂世。因此，回復到治，即是回復到古。因此，治與亂的交替的線不是直線，而是在同一圓心上以同一半徑而旋轉的線。

每一治亂的循環。即等於每一旋轉的一週。復古，在孟子是非常自然的結論。今不如古是同樣自然的觀念。

孟子的社會觀是分工論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他認爲這種分工並非是不平等。

「以粟易機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機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

他認為許行不耕者不得食的主張「是率天下而賂也。」

因此，他是反對平均主義者的。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所以，他認為，「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

孟子的哲學思想使孟子的政治思想獲得了理論的根據。孟子的哲學思想是有政治的目的的。

五 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目的要求孟子的政治思想是王道的思想。即是孟子理想中古代治世的政治理想。所以，王道，即是古道，也即是堯舜之道。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這是孟子替自己全部思想歸納的基本內容。

當然，中國古代有否此種政治，這是歷史學的問題，對孟子學說的研究，無關重要。

王道的內容，是民心。即是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不以仁。」

這個內容和當時的政治道路恰恰相反。當

時的政治需要力，王道的思想需要仁。當時的政治為了利，王道的思想為了義。

基本上，王道和非王道的分別，是仁和力，義和利的分別。

這樣，才能說明為什麼孟子的政治思想必然是王道，而王道必須是孟子的思想。

當然，王道是主張統一的。因為沒有統一，即沒有安定。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

因此，王霸的事業，不能成為王道的理想。「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

但，不能認為統一與維持均勢是王道與霸道的基本分別。

在孟子的記憶中，中國歷史上還沒有過霸道的統一。因此，孟子的觀念，統一的事業往往就是王道的事業。

然而，孟子以後的歷史，恰恰證明了相反的方面。秦始皇的事業應該是霸道統一的典型。

在孟子著作中反覆說明的，不是統一，而是得民心，行仁政。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說，「堯舜之道，不行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非但反對戰爭，而且認為用戰爭來統

一天下是不可能的。「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非但不可能，而且是危險的。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而且，他認為即使僥倖成功，也不能長久。「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為甚麼呢？因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孟子非常重視民心的歸響。民心是具有決定一切的力量。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天聽視我民聽，天視視我民視。」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真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夫若是，孰能禦之？」

民心可以使劣勢的軍隊，戰勝優勢的軍隊。

「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民心可以使戰爭成為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流血，是人民的願意。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這些就是王道與非王道的本分別。即是仁與力，義與利的分別。

得民心的基本規律是「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因此，「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照孟子的估計，「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恢復井田制度。這種制度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城區與鄉村情形不同，井田制在城區可以變通。「清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貴族應該有特別的份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因此，兼併必須禁止。「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仁政必自經界始。」

這也可說是孟子的土地綱領。

這就是所謂所欲與之聚之。

減輕納稅，節用民力，孟子認爲也是仁政所必須實行。「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廛無夫里之布。」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

三，而父子離。」

「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這些也是所惡勿施爾也，所欲與之聚之。

當然，必要的稅收不能再減的。「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因爲這樣才能維持「仕者世祿」的制度。

在司法上，孟子主張「省刑罰」，「罪人不斃」。

在人民的生活方面，孟子主張，「古之人與民偕樂。」即使是貨與色，也要與百姓同好。

在用人方面，孟子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但是，任用和去除，應該聽從多數人的意見。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也，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弗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也，然後去之。」

官吏的收入，應該有一定的規定。其原則

，「班爵祿也」。即是說，依照爵位的高低而

分別。

「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教育在王道中佔着重要的地位。教育的力量孟子認爲較行政更爲深入。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這裏所說的政，是行政，不是政治。

因此，孟子認爲，必須「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可使「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

這些都是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焉。這些都是行仁政得民心的政治。

必須如此，才是王道的政治。

孟子對於實行王道政治的可能性的估計，完全樂觀的。他非但認爲當時，實行王道的條件，已經成熟，而且，每一個國君，如果有決心，都可以成爲實行王道的國君。

「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性善的哲學思想會給予這個推論以有力的根據。

孟子的政治思想代表了孟子時代的要求，孟子又恰恰是最適合的代表者。

六 孟子關於個人修養的學說

孟子的政治目的，思想學說，特別是政治思想，要求孟子有高度的道德修養。這種修養，同時又是孟子時代的要求。因此，孟子自己的修養又必須發展而為孟子的修養學說。

孟子的使命要求孟子的修養必須以不動心為必要的目標。不能達到不動心的境界，即無由完成時代所賦予孟子的使命。即無由堅持孟子的思想和目的。

孟子一切關於修養的學說，都以達到這一個境界為目的。

要達到這個境界，其出發點，必須是仁，不是力；必須是義，不是利。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

即是說，必須充不忍人之心，必須反對物質的欲望提高至第一位，必須反對後義而先利的出發點。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共有而取之，非義也。」

這是出發點，也是最低限度的修養，每一個學者所必須從事的學習。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這是人類的基本分野。「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這本是每個本有的善性，「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修養的任務，即在於保養這個本性，使之繁榮滋長。「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仁義的主要敵人，是外界的物質的引誘，保持和保養這個本性，必須抵禦欲望的誘惑，力與利的誘惑。

「養心者，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幾希其為人也多慾，雖有存焉者幾希！」

保持和保養仁義的本性，抵禦力和利的誘惑，是孟子修養學說的出發點，是達到不動心的出發點。

但，這僅僅是出發點。自此出發，還須有知言的學問，和養氣的功夫。

公孫丑問孟子，「不動心有道乎？」孟子的回答是，「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是辨別是非的學問。唯有能辨別是非，才能「被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才能分別「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才能分辨「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才能「不動心」。

養氣是培養正氣，骨氣的功夫，即是培養正義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這種氣須依義理。理直則氣壯。「配道與義，無是餒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博寬吾不慚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自仁義的善性出發！獲得了知言的學問，養氣的功夫，然後臻乎不動心的修養至境。

能不動心，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最後，一旦臨到生與義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捨生而取義者也。」

能不動心，則「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結果，「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身心非常愉快，行動非常自然。

能不動心，「人恒過，然後能改。」「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行也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樂取於人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學問道德，均無止境了。

孟子自稱，到四十的年齡，已到了不動心的地步。「吾四十不動心。」

孟子的修養，非但構成了其學說的重要部份，而且，使其學說的價值，大大的提高了。孟子的人格，強固了孟子學說的地位。

七 對於孟子學說的評價

孟子學說的價值，在乎他提出了時代的要求，並且堅持了這種要求。

他比任何一家的學說更完全而具體地提出了時代的要求，他又比任何一家的學說更實際而堅持的奮鬥來支持這種要求。

一方面，他和當時缺乏正義感的政治活動者成爲對照。在另一方面，他和當時缺乏實際精神的學者們成爲對照。

雖然時代給予孟子學說不少的阻止。然而，時代與歷史所能賦予的不少寶貴的產物，已由孟子學說承受而發揚了。

雖是性善與王道是孟子學說的基本內容，但孟子學說的價值，恰不在乎此。

孟子學說的偉大價值，在乎他在他所提出的內容中充份發揚了正義感與實際精神。這兩種精神的結合一致是孟子學說的基本特點。

這個特點原是儒家學說的特點。但，在孟子學說中，這兩者的結合，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步。

因此，孟子學說最易爲人所理解，也就最能與實際生活發生關聯。

不管如何，孟子學說畢竟獲得了中國人的崇高信仰。孟子的學說始終是中國人所信賴的原則。

程頤以孟子「有英氣，甚害事。」是以孟子的長處看成了短處。孟子的學說決非一個純粹的學者所能了解，更非一個迂腐的學者所能了解。程頤恰恰是這樣的一個學者。

在中國思想界中，儒家學說始終掌握着正統的地位，但自孟子之後，儒學學說經常在各種各樣的偽裝底下過着殘廢的生活。

儒學學說的創始者，曾經以其學說來和各種邪說異端嚴格的劃清。然而儒家學說的繼承者，恰不斷以儒家學說來和各種各樣的學說參雜附會。

宋明諸子，均以佛與道的精神來研究儒家，恰恬然以儒家的正統自居。無怪乎，在中國學者的著作和思想中再也看不見當時諸子百家在學說思想上的嚴格的界限。這種界限竟自孟子而後永成爲歷史的陳跡。

儒家已成爲空洞的抽象的，因而是包羅萬象的學說。在這空洞的外衣底下，可以有叔孫通的司儀職業，周程張朱的冬烘頭腦，甚至，

可以有信奉爲宗教的人們。

從孟子學說的研究，可以了解以上的附會參雜，完全不是正確的。

因此，研究儒家學說，應該從研究孟子着手。因爲孟子學說是儒家學說最發展的階段。

同時，研究孟子學說，又必須抓住正義感和實際精神的結合一致着手。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深入的了解孟子。

孟子學說的真正價值，即在乎此。

此外，在研究孟子的時候，如同研究任何一種學說一樣，必須須臾不能離開其時代的環境的條件。

近人頗有強調孟子學說中特別發展的部份，來和孔子對立。這是同樣不正確的主觀的看法。

孔子與孟子的相異，是一致的相異，而其一致，又是相異的一致。

孔孟二人對於儒家學說的創造是有同樣的功績。

當然，孔子學說比了孟子更加原則些，換句話說，即是孟子學說比了孔子更加成熟些。這就使得一般從事於附會參雜孔子學說者對孔子比孟子更加喜歡些。但這種責任，不應該由孔子自己來負擔。

以學說的價值來說，孟子之繼孔子而爲中國人的百代師宗，是當之而無愧的。

人力車組織內幕

漢源

社會調查

一 人力車主

人力車內部複雜，人數衆多，種種不一，

退休、歸田、或改業，在車業界現在已不多見，遺留的真可算是鳳毛麟角了。

舉其犖犖大者言之，可以經營時間的長短，車數的多寡，或以國籍不同，或以營業區域各異來分別，在這大的區分裏面，再可以詳細分析，因此我們要認識人力車主的內容，就得有下列的區分：

甲 老車主與新車主

(1) 老車主 這是以人力車第一次限制為劃分時期，這種車主包括以下幾類：

A 就是由黑壳鐵輪時代經營起家的人力車主，他們多係窮苦出身，即備役攤販苦力車夫等人。那時物價不高，生活樸素，稍微積蓄一

些購置一、二部人力車尚不算難。如果車輛租放不出，自己也可拖拉，車主車夫不分。他們都是苦中來的，頗知節儉儲蓄，以後餘錢便添置車輛，但至多不過三、四十部而已。因為放車人制度尚未出現，超過此類就勢難照顧。及至進入汽胎橡皮輪時期，所有黑壳車輛變成無用廢物，此時祇有經濟力較為充足的，尚能改置新車，他們再經過了自由競爭的時代，始達到了車輛限制而步入坦途，這類車主因為經過死亡

導

失困難，或是發了財企圖收業退休，他們就馬上設法收買，多用分期拔價的辦法，他們不出代價，依靠直接租放的便利，等到車價拔完，車輛已進限制時期，他們遂變成了車主，個個得利，這類車主現在車業界勢力頗厚。

導

C 就是由初進汽胎橡皮輪時投資的車主，這類車主多係遜清官紳或投機商人。他們看見汽胎橡皮車輛新穎便利，市民喜乘，遂認為有利可獲，於是爭先恐後投資了。這類車主對於引用汽胎橡皮車輛不無功績，後來一部分經不起自由競爭的車主，受了淘汰；一部分拚力渡過艱難進入車額限制時期的車主，便莫不變成富有，這類車主在車業界人數不少。

以上A類車主當推最老，BC兩類較遜，除A類車主外，其餘車主迄今仍稱老車主，因

為他們雖不是在黑壳車輪時期經營過車業，但人力車初由這時代進入汽胎橡皮輪，他們或多或少少身歷過的。再則他們從人力車事業發迹多經過困難時期，而不是毫無供獻的，所以現在大家都稱他們為老車主。

(2) 新車主 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國九年，即人力車限制車額以後產生的車主，人力車額受了限制，車主得到專利，他人不得添置，車少人多，不够分配，車主莫不獲利，於是引起外界垂涎，高價爭購，同時不少老車主因為告老歸里，改業或其他兼營事業失敗交相出手。且自汽胎橡皮人力車問世後，即隨伴着放車人制度的產生，這也給予業外人無上的便利，從前經營車業，需要內行，現在不問熟悉與否，只要有錢購備人力車，就有放車人爭相承攬，代為包放，於是車主漸包括其他商人及有資產人物。及至民國十六年大革命並經一、二、八戰爭後，一面人力車因為係流動性質，隨時移動避免戰爭的損失，使人力車的車業獲利可靠得到一個新的認識；一面更招致許多擁有資本的人們抬價爭買。自一、二、八戰爭直至大整理前夜，人力車的獲利優厚的印象，已深入到社會各階層，而一般中西社會資產階級的人物，遂認為人力車為海上黃金窟。於是革命軍長、大官僚、銀行家及新興資本家亦相率

為他們雖不是在黑壳車輪時期經營過車業，但人力車初由這時代進入汽胎橡皮輪，他們或多或少少身歷過的。再則他們從人力車事業發迹多經過困難時期，而不是毫無供獻的，所以現在大家都稱他們為老車主。

投資。此時新車主至為複雜，而包括到資產階級各上層人物。其他關於有名醫生、律師、教育家、畫家、新聞界等人，投資人力車事業的更不在少數。此外尚有老車主的兒子，不少受過高深教育代父繼續經營。此時人力車新車主包羅社會各種人物，頗難詳加分析，不過他們與人力車事業缺少淵源，而祇在人力車營業步入坦途後始投資經營，此為其特點而已。

乙 大車主與小車主

先

人力車主依照購置車輛多寡，又有大車主與小車主之分，大概擁車在五十部以上者，可稱為大車主，他的生活起居自然比較闊綽，不少係汽車階級。擁百部以上者，更握車業權威。二十部至五十部者為中等車主，二十部以下者為小車主，不足十部之小車主亦常感經濟困難，不能週轉，然此又不能一概而論，還視該小車主是否直接租放車輛，如係直接租放，其情形當較間接租放之小車主為佳，大車主又在以下關係中剝削小車主：

(1) 放款 人力車營業內幕，素不為外界所熟知，故銀錢業向不以人力車為放款對象。一旦小車主因意外事變或其他急需，其唯一方法，祇有將車輛向富有的大車主商請抵借，一部人力車抵借多寡，全視市面價值為準，如人力車價值三百元，可抵借二百元，利息通常

按月二分，亦有放到三分者。小車主於商得大車主同意後，須將其領照權讓渡，如該小車主執照係由放款大車主代領，事實上領照權早已移轉，當然手續簡單，如代捐人係其他車主，該求貸小車主須邀同代捐人作保，並將每月抵押借款車輛之領照權讓與，利息須按月領照繳付，倘有拖延，放款人得將執照扣留或車輛作抵，此種人力車放款較其他任何商品財產抵押為妥，於是就有車業中人組織大規模公司，專營人力車放款。大車主因此獲利無算，而小車主亦因此不少被盤剝一無所有者。

(2) 合會 此即社會上普通搖會標會之類，其方法係由需款人充作首會，合得會友十人，二十人不等，每名出一定數額，如言明十元廿元皆可，通常按月集會一次，以出標最多或搖點最大者得會，標會須出標洋，搖會須出會利，表面上看來，似乎機會均等，極為公允，實則祇有需款最殷者，方肯付此額外支出獲收會款，社會上對於合會方法頗為流行，尤以人力車業為盛，此又大車主剝削小車主之另一方式

(3) 代捐及其他 此外又有小車主在大車主代捐名義下被剝削，在車輛大整理前，小車主的少數車輛，很難取得直接領照權，不得不托大車主代領，因此大車主常收取小車主每部每月五角至一元之車馬費，如小車主出賣車輛

，又收取五十元不等之過戶費，還有假借接洽巡警免攔執照或包不偷車及公會會費等名目，五花八門，收取不定期之費用，一部車輛如此，倘代捐百部以上者，其收入實大有可觀。

丙 洋車主與華車主

在黑壳鐵輪時代，祇有華人經營人力車，及至汽胎橡皮輪出世後，才有西人組織公司，首先行駛此種車輛，競爭營業，會與華籍車主發生利害衝突。此時洋車主計有飛星、捷成、匯芳、亨利等幾家公司，各擁有車輛自數百部至三四千部不等，以上計佔全市車額之半數，洋車主因與車夫不相接觸，均僱華人承放出租，設立大頭目小頭目等名目。飛星公司以車數過多，承放人分至三等以上，即大頭目、二頭目、三頭目之類，在自由競爭時期，匯芳、亨利等車輛均先後出手，在第一次限制車額八千部時期，僅飛星公司一家擁有三千部以上，及至第二次限制車額一萬部，飛星公司車輛被抽減至二千零七十一部，工部局執照號碼自一號順序至二千〇七十一號。在車業界素執權威，洋車主與工部局西人同為歐人，關係較密，故一切接洽事件均居上風。即在車主所組織之團體華洋人力車商公會內，會務亦以洋車商主動進行。洋車主所開之公司，因資本雄厚規模較大，所有車上一切配製材料，均由外洋大批購

進，自較華籍車主小量購進者價廉物美，車輛在街上行駛，朽損違章撞照之事亦較少，車租雖較華人所放車輛為高，每部多一二角不等，但仍為車夫所喜拉，車夫呼洋商車輛為「香盤」，華商車輛為「臭盤」。那時華界官廳，亦極為昏聩，對於西商車輛所捐執照，常較華人車輛予以折扣，並在種種方面加以優待，因此洋車主處處佔優勢，華車主處處受壓迫。及至民國十六年大革命後，其勢稍殺。一面華界市政府對於洋商執照取消折扣，一切均與華人同等待遇。一面車夫不斷發生運動，均以洋車主為第一對象，放車人又不時為難，至民國十九年，飛星公司西人見大勢已去，並以車價已近高峯，遂將所有全部車輛出售與其放車大頭目，再由各大頭目分派轉售，採取分期拔價辦法，直至民國二十三年始行拔清，至此碩果僅存者，祇有捷成公司西籍車主一家，僅有二百七十部車輛，迄今未有變動，但已不復在車業界擁有勢力了。

丁 華界車主與租界車主

此外又有華界車主與租界車主之分，本來上海這個都市是以租界為中心，而人力車的成長，也以租界為搖籃，每次當人力車很完整時，均在租界營業，及至拖拉破舊或已過時時，則被拖至華界營業。故華界車輛大多較租界為

遜，這在黑壳鐵輪時代如此，即汽胎橡皮輪時期也是如此。北洋軍閥時代，官廳對於人力車市政交通向不注意整理，及至十六年大革命後，華界官廳始銳意改進市政，整理交通，設立專科以司其事，對於人力車整頓，不遺餘力，並做租界辦法，將南北市人力車數額加以限制，南市六千五百部，北市三千部，租界人力車一萬部仍得捐取華界執照行駛，因此華界人力車市容為之一變。華界車主所有車輛，平均在三十部以下，未有超過五十部者。且因營業範圍關係，租金均甚低，可算完全是小車主。本來這種車主，在軍閥時代即渴望車輛數額限制，及車主團體成立，以與租界車主抗衡，到此時可謂已達目的。他們與租界車主惟一利害差異之點，即租界車輛可以行駛華界，而華界車輛則被限制在租界之外，以致整個市區被切成南、北市滬西幾個區域，不相連絡；造成營業範圍狹小車價低落數倍，兩方紛爭不已。直至八一三戰事，租界車輛完全局限在租界範圍之內，這個紛爭才行停止。

以上各種車主區分，不過就其大概而言，有時一種車主兼為其他車主，如租界小車主，又常為華界車主之類，故頗難加以嚴格劃分。至大車主內部亦不盡一致，如互欲吞併，互相嫉視，或以出身不同，或以智識見解各別種種

差異。總以他們本身利害來決定。

1. 車主組織異變

在黑壳車輪時期，車主一向未有組織，及至汽胎橡皮輪行駛市面，人力車事務漸繁，工部局以發展市政交通，種種設施，不免與人力車商有隔閡之處，遂令車商組織團體，推舉代表便利接洽，於是於民國四年即有上海華洋車主公會之設立，其初西人主持會務，華人處協助地位。那時係人力車自由競爭時代，車主多不願加入，會費頗難徵收，會務亦少有進行。嗣後車額限制，須要統一車租及對付車夫辦法，公會才漸具規模，組織始稍健全，到了第二次限制時期，另有一部小車主因請求取消限制成功，組織人力車工商互助聯合會與華洋人力車主公會對峙，所屬會員，約有車輛二千部，佔全租界車額五分之一，多係解限後添置的，這兩個車商組織直維持至民國十六年始行合併，於是又改為上海市商民協會人力車事業分會。其時華界人力車主業已興起，首先由北市車主呈准行政當局組織上海市人力車商公會，未二年，國府頒佈同業公會法，一個市區祇准有一個同業商人組織，於是即由上海市人力車商公會改組為上海市人力車同業公會，會址設在閘北，其他車主團體不許設立，全市車商均歸其統屬。事實上南市車主因租界隔離不便，另

設南市區分辦事處，華界車主以營業關係，向互相合作。至租界車主團體因欲保持其特殊地位，堅不肯隸屬同業公會，抗爭至為激烈，實為其他同業公會所沒有，後經黨政機關調解，結果准許租界車主團體改稱上海市人力車同業公會特區辦事處，仍統率其原有車主，但因租界車主團體辦事人，尚未取得執行委員名義，以後每次改選，華租界車主競爭俱達白熱化，直至八一三戰事爆發，一切民衆團體停止活動，這種情形才不再見。

2. 救濟事業

人力車主團體，對於車夫救濟事業也相當致力，如夏季發給痧藥水，各馬路要道放置茶亭，由鄰近老虎灶包辦施茶。在每年夏秋二季疾病流行期間，並延聘中醫施診給藥，還設立施材處發放施材。這種事業由車主自身進行或委人辦理，比較易於熟悉，不假他人，但多包含消極性質，且亦不甚普遍。至於車夫子弟學校、訓練車夫、開導車夫智識事宜，則不肯進行，即有一二思想較新之有智識車主對車夫子弟學校籌備已具端倪，他們亦必竭力破壞不使成功，其他如延請西醫診治或辦理有益車夫身心等積極方面的救濟事業，那更不必說起。這有兩種原因：一種是他們思想落後，反對新式救濟事業；一種由於他們自辦可以從中撈取油

水。這是以引起社會不滿的緣由。

二 人力車夫

(一) 那裏來的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不斷遭受帝國主義勢力侵略，連年水旱天災，兵連禍結，苛雜奇重，農村破產，於是貧苦農民無法生活，便先後相率來滬出賣勞力了。在上海的車夫多數係由江北來的。他們初到上海，各人投奔親友，托尋工作，但是向工廠尋找工做，不是馬上就可找到的，因為工廠招工有日期，人數有限制，還須經過相當時間的練習，在這時候，非但沒有工資可拿，還要拿出錢來生活，或許又要對介紹人付出相當酬金。如果拖拉人力車，那就沒有這許多困難了。況且他們同鄉在上海經營人力車業最多，做個車夫當然比較容易馬到成功了。這在從前是如此的，可是自大整理限制車夫數額後，做個車夫也是不容易了。

(二) 怎樣變成車夫

一個鄉下來的貧苦農民，初到上海，是住在放車人家居多，他要做一个車夫，除具備強壯體格外，須得請人加以訓練。這種教他拉車的熟練車夫，大多係他至親好友，通常是不取酬金的。這因為一來農民看重交情；二來教練時間不長；三來初學車夫隨同到街，在車後跟着手推，前面可以省下不少氣力；還有在接客離車的時候，車輛有

人看守，不致於被偷，這所以不取酬的原因。

這個鄉下農民得到熟練的車夫同意後，就跟他拉車上街，手推車背緊隨着跑，(俗說「打野雞」。註見租拉方式)第一步學跑長路不覺吃力。如果在第一二天這個他能勝任了，第二步學習認識路途，須將各馬路路名記在腦裏，倘是能識幾個字那就比較更容易了。第三步再學懂得交通章程，走路靠左邊以及轉灣大小手之類，等到這些門檻懂得一點，還須學懂上海方言及依照路程遠近索取車資方法。在教練時間，老車夫觸景生情，隨時口投手指，不必依着一定程序，總以學拉車夫能領會意旨、懂得門徑為要着，普通大概十天就能試拉，伶俐一些的五六天後就能拉車，試拉期內，還須不斷學習，老車夫隨時指點，這樣一來，初到上海的農民就變成一個車夫了。

(三) 車夫區分

1. 以時間性來分別的

(I) 專業車夫 這種車夫完全是貧苦農民，在家鄉毫無田產，不能立足，合家跑到上海，男的拉車過活，女的工廠做工或縫窮，小孩則去拾垃圾。如係沒有家眷的，就寄宿在放車人家內，窮年累月都不回去，以拉車為終身職業，且有子承父業拉至兩代者亦不在少數。自車夫登記後，這種車夫比較獲得保障。

先

(2) 流動車夫 這種車夫不一定是完全貧苦農民，家鄉有田不多，不務養活全家，他們多在農忙時回里耕種，到秋收後鄉下無事可做，男的來到上海拉車，維持自己生活，分擔家中費用，如能稍有餘蓄，再帶回貼補，所以他們每年有一個來回，是一種流動性的車夫。這種車夫與專業車夫利害不同，因為熱水時（即夏秋二季）是專業車夫的市面，等到秋後流動車夫來了，車主利用人多，專業車夫就被吃凮了。

的也有，他們在秋後到上海來拉車，省吃儉用，不歡喜瞎化錢鈔，就是消遣，他們情願找一本小書，叫識字的同伴唱給他們聽。他們別的嗜好消費就少了，所以他們每到春天回里，都能帶錢返家，多的買田，少的買豬蓄養生利，（這地方以養豬出名）這在車夫中是較有錢的了。

(3) 鹽阜幫 這裏包括鹽城、阜寧一帶出來的車夫，這種車夫大都屬於專業性質的，他們在鄉下多無田產，屬於僱農之類，貧苦不能生活，先自單身一人來到上海拉車，隨後合家全來，各謀生活，以後就不再回里。這裏車夫民性較悍，什麼事都不怕，說打就打，不像以上兩幫車夫柔順，「祇聽嘴邊響，不見拳頭來」的一種姿態了。

(1) 通海幫 這裏包括崇明、海門、啓

(四) 租車方式 通常租拉人力車的方式，是每日分上下兩班，早班由早晨至下午三時，晚班由下午三時至通夜，車租各半交付，或則提早在下午一時或二時交班，車租晚班多付幾角，照時間多少攤派，這是一般通行的方式。但在實際車夫租拉方式中，還有買牛班，中一角，夜一角，或車屁股，打野鷄等等的花樣

2 中一角 這個方式是在早班行使的，當一個車夫上街拉了幾個鐘點，大約多在上午十時至十一時的時候，他賺了相當生活費，不願再拉，就同另一個車夫說好代價若干，轉交後者拉至交班時為止。並由後者交付車租。

3 夜一角 這個方式又叫車屁股，和中一角差不多，牠們的不同點就是夜一角是在晚班行使的。買拉夜一角車夫常在晚間六七時至平常集合地點，與出賣車夫說交代價多少，由他接拉至交班時為止。據說夜一角的來源，係在從前整日車租僅五六角左右的時期，晚班車夫拖至六七點鐘後，不願再拉，即以小洋一角代價出賣，於是夜一角因以出名，嗣後車租雖經增加，但仍沿用舊名，迄未改稱，夜一角在車夫中頗為流行，甚至一個晚班能賣兩個夜一角，因三個車夫輪拉中一角命名，亦彷彿此意，惟並不盛行。中一角夜一角都是車夫自相授受不正當的租拉方式。

東、通州、如皋一帶出來的車夫，他們以流動性質的車夫居多，他們鄉下有眷眷，多置有三畝五畝田不等，或者兼種人家幾畝田。他們因為要節省家用，並因為距離上海近，輪船一乘就可到達了。他們都歡喜吃酒化用，只能說開銷個人生活，等到春天一到，他們又回去了，且因為他們語言與江南人接近，有的謀到包車夫的事情，他們就拉包車去了。

1. 買牛班 就是放車人早晚班沒有人拉，攔在家裏要受到損失，於是等過了兩三個鐘點後，將車租減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出租於車夫拖拉，這是車主租給車夫拉車的不正常方式

(2) 東泰幫 這裏包括泰興、泰州、東

4. 打野鷄* 在這個方式下，車夫拖拉車輛完全是不付租金的。這分兩方面，一方面是車主給車夫拉車打野鷄的，如車主囑令車夫去拖車驗捐或車主家有私事需車應用，迫事畢後，距離交班時間尚有幾個鐘點，車主就許這個車夫免租拖拉營業，以酬其勞。又一方面，是車夫距離交班時間尚早不願再拉，就給他的要

質為多，他們家裏的田產比較更多，上到十畝

好同伴免費拖拉，這也叫做打野鷄。

以上幾種不正常租拉方式的車夫，除經車主同意外，均為車主所不喜。這因他們調皮不肯拉常班，同時人力車遇到幾個生力車夫在街上川流不息的拖拉，消耗損失最大。

(五)拉客地段和對象 車夫拖拉人力

車營業範圍，普通自以執照許可區域為限。譬如捐領公共租界法租界執照即可通行兩租界區域，若有一租界不捐，即不得在這租界行駛。

先

但一個車夫每日拉車並非全部區域，處處走到，也不像電車公共汽車有一定路線，在路線兩極之間。每日往來幾次，他們接拉乘客的範圍是隨便的，不固定的，但也含有相當規律性的。有的喜歡在外灘拉生意；有的喜歡在輪船車站接生意；有的喜歡在鬧市如南京路之類拉生意；有的專在公共租界營業，到了法租界另行出讓；有的喜在西區營業，遇到東區生意不肯去；有的……此指地段而言。關於接拉的對象，有的喜接洋行乘客；有的喜接外國人或水兵，這都需要兩句「硬勁綳」的外國話，跑路來得快；有的喜拉初到上海旅客，遊覽指導路途或碼頭車站上攜帶行李的客人，聽索高價；有的喜在戲院、菜館、旅館接客，車資也有隨意索討，漠不在意；有的喜拉菜販或搬運重物之類；有的喜拉婦女小孩；還有喜拉其他……

等等。這皆看這車夫性情、習慣、跑長路或跑短路、年齡、體格、語言、能力及上下班時間或車行地點，乘客車資多寡等種種因素來決定的。

(六)生活狀況 這可分為下列幾種情形

來說明：

1. 拖車生活 車夫拉車工作是一種不平衡

的生活，接到生意馬上拔脚就奔跑得口渴汗流，百脈奮張，等到生意拉過，風吹汗乾，守車待客，甚為空閒。忙起來，這個客人未下車，那個客人又在叫喚了，空起來，能等幾個鐘點不開脫（車夫慣語就是沒有乘客喚乘的意思。

）如果車子拖在偏僻地方，行走比較平定愜意，倘若拉客到鬧市中心，那就覺得前後汽車，駛如閃電，喇叭聲不停，一邊行人穿越馬路，一邊電車開足速率，此時車夫手拉車輛向前跑，耳聽前後，眼關四方，不可一點疏忽，的確緊張萬分，要是跑到十字路口，指揮交通巡警紅燈一開，速即停步，不到一分鐘綠燈開啓，馬上又欲拔步飛奔了，這確是一種忙碌空閒緊張鬆弛極不均勻的生活，不像工廠裏的工人緊張工作，平均緊張到底。此外，自從汽車盛行後，尤其公共汽車後不斷放出汽油或柴油燃燒過的臭氣，密佈車夫前面，乘客尚可屏氣不吸，而在緊張工作中的車夫肺葉暢開，不得不大

吸特吸了，這與衛生實有妨礙，還有車夫在夏天拉車，熱日炎了，柏油路發生溶化，車夫赤足踏在路上奔走，加之車輪陷入柏油路內，亦格外來得費力。以前車夫常買草鞋或以舊橡皮胎製成的方丈鞋穿着護腳，現在都因物少價貴，赤足較普遍了。再有在嚴冬天氣冰雪載道，朔風凜凜，車夫足踏雪地，拖車街頭，凍得身上發冰，接到乘客，馬上汗流浹背，及至乘客下車，身上毛孔洞開寒氣侵襲，這都使車夫很難忍受的。車夫在拉車時間內還有三怕：第一怕巡警攔照罰金，賞烏魚棍（即被警棍敲打）；第二怕偷車賊乘隙偷車；第三怕拉不到錢，不能生活。這是車夫拉車時的內心痛苦。至於車輛拖上馬路或在鬧市拉生意，汽胎橡皮忽然爆裂，此事最容易發生在車上坐着乘客的時候，這時車輛忽然沉重很難拖拉，而車上乘客因坐得不舒服，亦極易怒詈，甚至一文不付，離車而去，這時車夫也極難應付，只得馬上將車從很遠的地方拖回車行修理，如再遇着修車銅匠外出，等了一刻或兩刻鐘，方才回來再等

* 最初私人包車出現市面時，常有兩個車夫一拉

一推，輪流交替，限跑車後手推的車夫是非正格的，呼為打野鷄。後來人力車初學車夫限跑車後，也叫打野鷄。此後名詞濫用，即免租拉車營業，因是額外的，亦叫做打野鷄。

修理畢事，已費去好幾個錢點。但車租須不折不扣實足照付，這也使車夫極感頭痛的。

2 平均收入 車夫拉車生活既如上述，那末他，除掉交付車租外，究能淨賺多少錢來過活呢？這個收入也是不平衡的，如拿一個車夫來說，他有時候機遇好賺得多，有時候機遇壞賺得少，如拿整個車夫來說，有的車夫伶俐能幹賺得多，有的車夫笨無能賺得少，這所以不容易作一個精確估計。不過可以一般標準來做平均收入，以租界車夫言，大概戰前每個車夫每班拉車平均收入為一元半，現在為十五元，看起來這個收入似乎不差，但因為今日生活費用太貴，一元不抵從前五分，生活資料買不了多少，拉了兩班車子，還須休息一班，再加上現在車夫自限額後，有家眷的來得多，還要養家餬口，所以生活也來得苦些。至於單身車夫少一個養家負擔，似乎好些，但因為不肯多拉，或被賭誘，也只能餬口一人罷了。

2. 平常生活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車夫拉車時間以外的生活，即平均收入所決定的日常生活狀況。

(1) 住處 因為上海租金奇昂，車夫無力租賃，單身車夫棲止於放車人的屋內，這等房屋多係平房、矮屋或則東洋式房子，賺樓層層，樓下日間擺列鍋爐，夜間放置車輛，樓上

所舖一丈縱橫之廉板，高度不滿四五尺，站起來頭都不能抬，有的破席一條，有的連破席都沒有，須睡十幾個車夫，日夜更迭，屋內經過油煙燒燻黑漆一團，陽光不易射入，各種氣味都有。至於有眷車夫多在臭水溝旁的空地，或郊外荒場上搭蓋草棚，或則數家合住一間矮房，當中隔以蘆席；或在小河邊的破船上住居，有的繩床板桌，瓶甕罐罐，破衣敗絮；有的連這些物件都沒有。不問單身或有家眷的車夫，日間拉車過度疲勞，夜間被臭蟲蚊虱，吮吸啃咬，不覺痛癢，這種住處，夏天濁氣蒸發，觸鼻難嗅，雨天外面大下，裏面小下，雖則天氣放晴，還是泥濘潮濕，簡直如豬糞生活而已。

(2) 衣食 講到車夫的衣服，他們係蓬首垢面，胼手胝足，一年四季，祇有一兩件破舊衣褲，補綻纍纍，夏天常赤膊短褲，至於食的情形，更粗劣不堪，戰前物價低廉，雖然拉車工作辛苦，白米飯總能吃得飽，青菜蘿蔔吃得厭了，也可到小菜場買些死魚臭肉大啖一頓，單身車夫常數人合炊，你一手我一手，烹調配味完全談不到；現在連這些也不能享受了，數月前尚能排隊取米，雖然為難一點，不能吃得飽，而今他們祇能吃到苞米粉、洋山芋、粥之類而已，有不少車夫幾個月未嘗到白米飯的滋味！租界採取戶口米計劃，對於他們毫

無實益，這都因為他們多數係住在租界外，或則草棚未編門牌號碼。且每人戶口米的分量連充作他們的點心也不够，那能說到飽腹呢？葷腥小菜，更不必談起，多係成年成月不知肉味，這對於他們的健康，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3) 疾病 車夫這樣的生活，當然生病的機會就來得多了。他們生了疾病，平常就沒有餘錢來醫治，況且現在醫金藥費都貴得少見，他們當然更看不起了。雖然說上海施醫的地方很多，但是跑去醫治也得路費的，就是診過了，藥費怎麼辦呢？從前車主賺錢時，多肯辦理救濟，現在他們自己也維持不了，那肯替車夫醫治？於是車夫在這種情形之下，生了病，祇有延巫求仙，服食仙丹，借用神力或則聽天由命了！即使病能回轉，因為物價奇昂，調養亦不容易，據說車夫現在生病過了三天就沒有辦法，因為平常營養不足，身體虛弱，抵抗力薄弱，很難醫治復原，從此車子就不能再拉。所以車夫若有疾病，現在祇有死路一條！在此夏秋之交，病疫流行，患病尤多，因此這一問題頗為嚴重。

(4) 消遣及性生活 車夫平常生活，用什麼來消遣呢？有的車夫常到書攤上購了一二本小詞書，如梁山伯、孟姜女之類拿回來，識字的就自己看，不識字的就請識字的唱給大家

聽，這是好的方面，有的喜歡賭博，幾個車夫
 交班後，各人取出餘錢，推牌九、搖攤、（即
 押寶）大家賭起來，抄馬雀看紙牌的比較少。
 賭迷重的車夫，甚至拉夜車，在街上探了一塊
 閒靜的地方，取出賭具，夥了幾個也賭個暢快
 。通常的賭博，在放車人所設窩堂內居多，放
 車人可以從中取些漁利，不無小補，這是壞的

方面。有的內心苦悶，也常抽吸捲烟，或則打
 點酒喝喝，從前雅片烟公道的時候，也有極少
 數車夫吸食雅片，現在可說是找不到了。關於
 性生活，有家眷的車主，當然不成問題，可是
 感到家裏缺少樂趣，單身的車夫，常有終身光
 蛋，沒錢娶妻，也沒個女的肯嫁給她，所以一
 生過個和尚生活，就是性慾衝動起來，打野雞
 亦少，只得遇見女人吃吃豆腐，或者從放車人
 所設窩堂內找些婦人做臨時對象罷了。

（七）重利借貸 從前車夫常能賺錢積蓄
 ，在黑亮時期，也能買部人力車，自賤自拉，
 自從汽胎橡皮車子行世，租金年年高漲，生活
 不斷向上，這些念頭早已不能實現了。事實上
 用錢的事情，常在增加，除了日常生活的費用
 外，生病啦、車子失竊啦、罰金啦、種種意外
 事故，使得多數車夫寅吃卯糧，移東補西，因
 此這般車夫就只得向放印子的那裏去求借了。
 普通一些禮拜印子，九塊錢每禮拜拔付一元，

拔付三個月為止；或則開餉印子，每半月拔
 付二元，也以三個月為止；特別厲害的就是啤
 酒錢，九塊錢，每禮拜利息一元，永遠還不完
 ，直至本利清償為止。如果一期不還，就得拳
 足交加，不許上衙拉車，或令保人交付，這種
 重利盤剝程度，實在使人咋舌！

（八）苛酷待遇 車夫拉車不問風雪、寒
 暑、晴雨無間，總得挨班上街，倘有違背，輕
 的加以制裁，即在好天大家爭拉的時候，或逢
 年過節生意興隆的時候，沒有車子給拉；重的
 就趕出放車人住所，如果車子上街，沒有錢交
 付車租，有的車主第一次加以警告，囑令下次
 補還或則全身經過搜索放走，再有厲害些的車
 主，就將這車夫在夜間吊起來，鞭撻棍打，或
 則鎖在小間內，私刑勒令設法交出車租，從前
 車夫常有被打死的事情發生，現在却長遠沒有
 聽見了。

（九）意外傷害 這裏意外傷害，係指車
 夫拉車在馬路上所受其他車輛碰撞的傷害，這
 類事件，在馬路上最容易發生。以汽車撞傷為
 最多。坐汽車的總是有錢有勢的，華人汽車主
 尚可加以交涉，洋人汽車主仗着領事裁判權的
 特殊勢力，實在是無處伸冤了。車夫撞傷了，
 能說幾句，還有佐證，如果撞死了，真是死無
 對證了。這是法律上不像工人，在工廠中工作

受傷，廠主應有養傷撫卹等費，車夫拉車也係
 承租人資格同車主對等地位，他受傷與車主無
 關，好一點的車主陪他辦理交涉弄的錢來養傷
 調理，次一等的車主，連這些事情亦不管了。

（十）車夫組織 車夫的前身是農民，他
 們習慣了農村經濟的生活，一向是散漫的，況
 且他們拉車工作，是承租來的，也含有個別獨
 立性質。自從有人力車以來，直至民國十六年
 後，他們向來是沒有組織的，雖然其間也有不
 少聯合運動的行為，及至一二八的前後，他們
 外受潮流激盪，內遭車主增加租金壓迫，其時
 車夫運動已風起雲湧，於是不少車夫首領團
 結內部，仿照車主團體辦法，向黨政機關呈准
 組織人力車夫工會，不料竟被批駁，其理由是
 人力車夫與車主是租賃關係，並非僱用關係；
 其間並無勞資糾紛，依照工會法規，不予核准
 。車夫代表力辯車夫與車主，形式上是租賃，
 但實質上是勞資，且所受資方壓迫較普通工人
 為尤甚，竭力請求核准，幾次呈文，均遭駁斥
 ，所以車夫組織，雖然自動成立多次，迄未得
 官廳正式允許。在這種地方，平心而論，自然
 准許車主依照同業公會法成立車商團體，不准
 車夫依照工會法成立車夫組織加入總工會，不
 免失却公允，這與政府處理勞資糾紛的本旨顯
 有抵觸。

印 度 怒 吼 了

李·亞·芒

在亞細亞，

在喜馬拉雅山麓，

橫着四百萬方里的

大平原，

它擁着三萬三千餘萬

廣大的人口，

這兒有——

無窮的寶藏，

古遠的文化，

善良的人民，

啊，這是印度，

全世界佛教徒的聖地。

釋迦牟尼，

這一個莊嚴的名字，

鑄印在全印度全世界佛教徒的心中，

他曾經被認為是人類的救主，

——把人類罪惡的靈魂從

地獄引到天堂！

但在今天，

全印度乃至全世界

被壓迫民族的中心，

却刻印着許多

輝煌的名字——

甘地，

尼赫魯，

阿柴德，

鮑斯，

他們也是釋迦牟尼的子孫。

他們勇敢地繼承了

釋氏的「大乘」遺訓，

他們要高擎着爭取

自由的火炬，

他們要把人類從

黑暗引到光明。

他們組織了鬥爭的中心——

國民大會，

他們也提出了鬥爭的原則——

不合作主義，

反抗虛偽的「憲法」，

反抗「王室」的傀儡！

在大不列顛的魔手下，

印度經過了

八十年艱苦的鬥爭，

在孟買，

加爾各答，

麻德拉斯——

曾經流過無數酷愛自由的

印度的血！

在「分割統治」的毒計下，

出現了——

會長的驕慢，

王室的無恥，以及

琴那的狂妄，

可是這些都動搖不了

甘地的心，

尼赫魯的心……

千萬印度人的心！

在「利用階級利用宗教」的政策下，

出現了——

僧侶，

武士，

商人，

奴隸，

不可觸賤民之間的

對立！

印度教，

回教，

拜火教……之間的

對立！

然而這些也動搖不了

甘地的心，

尼赫魯的心，……

千千萬萬印度人的心。

千萬印度人的心坎裏，

蘊蓄着一個單純的

願望——

自由和獨立。

甘地，

尼赫魯，——

他們是實踐這個願望的

唯一的領袖！

他們在血渦裏浮沉，

他們在荆棘中奔波，

牢獄，

皮鞭，

鎗彈，

刺刀，——

這些都壓抑不了他們反抗的雄心，

——一切被壓迫者反抗的雄心！

今天——

千萬印度人的心已結成

一條巨大的鐵線，

千萬印度人的脚步

朝着一個方向前進，

千萬印度人的眼睛

怒視着醜惡的不列顛帝國，

他們，

他們都是釋迦牟尼的

子孫！

他們已經發出反抗的吼聲，

這吼聲像：

雷霆，

狂飆，

山崩，

海嘯，

不列顛帝國顛頂的身影，

在無可抵禦的狂潮中

顫抖了！

在印度的平原上，

交錯着——

恆河，

布拉馬普特拉河，

在印度的平原上，

矗立着——

喀喇崑崙山，

蘇里曼山，

高止山，

在印度的平原上，

出產着——

米，

棉

亞麻，

石油，

煤，

鐵和金，

這些

美麗的河山，

豐富的資源，

肥沃的土地，

今日的印度人已向侵略者

伸出保衛的鐵拳。

在全世界弱小民族

反抗的吼聲裏，

在全世界正義戰的

猛烈的砲火裏，

印度崛起了，

印度怒吼了，

在不列顛殘暴統治的

黑暗裏，

突然爆出發

許多輝煌的火星——

甘地，

尼魯赫，

阿柴德。

鮑斯，

他們領導着千千萬萬

渴望自由的印度人，

進行着堅決不屈的

反英鬥爭！

印度民族解放的火把，

燃亮了世界上黑暗的角落，

在耀眼的光亮裏，

可以看到——

無數憤怒的臉，

無數冒火的眼睛，

他們也是被壓迫民族，

他們也要燃起自救的烽火！



翼然亭

張雪帆

我是一個未到中年的人，但自己也覺得太缺少一點朝氣，沉默寡言，懶於交際，永遠不會有心花怒放的時候；這是我的個性使然嗎？不！是由於已往二十多年匆忙的歲月，都是從艱苦辛酸下度過，留下的是滿心瘡痍，一連串不能輕易淡忘的傷痛的故事。

每當花朝月夕，宵燈晨視之下，歷歷從事追憶，我流淚，我嘆息，明知流淚嘆息也是無用，可是，我真能從此一無掛慮的將過往的事拋擲個老遠嗎？——不能，就像翼然亭，是我永難將牠遺忘的！

翼然亭不像醉翁亭牡丹亭的有名，也不像畏壘亭（註一）思子亭（註二）的有意義；既沒有歷史價值，又沒有名人捧場，牠不過是一個水泥小亭，民國十七

年秋，故鄉海寧的建設局，爲了籌建中山公園，不惜打通杭平公路海寧站（註三）旁邊的城牆，增開一座城門，使中山公園池畔海濱兩部（註四），呼成一氣；更有人主張在新關城門的上面，像城樓一般建造一個小亭，游人在此小憩，可以眺望海景，俯瞰全城，有翼然登仙之慨；這計劃被採用了，亭子也落成了，不可無名，就稱呼牠爲「翼然亭」。

這小亭只有在新落成的時候，轟動過一下故鄉人士，競去觀賞，過後些時，便是默默無聞；某日晚間，颶風過境，狂風暴雨，將翼然亭的匾額打下，因爲負責無人，這方匾額在亭中棄置多日，最後被人偷去；從此此亭降爲「無名小亭」，「翼然」兩字，早被一般人遺忘了。

二十年夏天，我已畢業高中

，回到家鄉，正預備與父親從長計議投考大學的事情，雖然明知家中經濟力量不敷，但我的希望極小，只要家庭負責了學雜等費，其餘膳宿等項，我可以採取高中時的辦法，替學校當局謄抄鋼板，管理圖書館，再抽閱替各報寫稿，晚上又兼任家庭教師，這樣半工半讀，我自信可以彌補經濟上的缺憾，完成我的學業。並且，我從不以此爲苦，因爲這些工作，都可以間接增長我的知識。

誰知，我的父親目光短小如豆，他極力反對我的繼續升學，並且強迫我要到上海一家糖菓公司，担任會計之職；他認爲再讀四年大學，還得化費四年本錢？倒不如做了生意，每月反可以貼補家用；儘管我是怎樣的哀求苦饒，父親的意志十分堅決，扯住了我的行李，並以斷絕全部經濟要挾！進一步，他趁着各校暑假尚未開學，要提前請介紹我生意的人，伴送我到上海，希望我早

一些進店，完了他的一樁心事。

這時候，我還只有十七歲，處着這樣險惡的境遇中，只有哭泣，消極的反抗！老母親含淚勸我：「依了你爸爸吧！也省得他老人家再生氣了，你該明白家中的艱難，進了糖菓公司同樣可以吃飯，何必一定要讀書呢？」

咳！我同情母親的解勸，我也知道她的確是真心愛我的；不過，她只知一個人活着是爲了「吃飯」，她那裏會想到，除了「吃飯」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呢？

我也會寫信給我的校長，和幾位親愛的導師，請求他們援助，但回信都使我十分失望，他們只是勸慰我，同情我，說了許多飄渺虛無不着邊際的話，却沒有一個肯予我真誠的幫助！

最後我只好求助於在上海做事的姊姊，可是，她的胆量比我還小，回信很幼稚地說：「你只好屈服，只好聽從父親，否則，你今後的日子，將如何度過呢？」

「——」

在一切希望皆變成絕望的時候，我懷疑人世間不再有光明？

我認爲生得不能暢快，何不爽利的死了呢？這一種帶有毒素的思想，是我當時受了「不自由，毋寧死！」之類的思潮的影響！

就在這時候，靜寂的古城中心，突然發生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件，那便是春熙小學的校長蘇桂芬女士，爲了不滿意她的家庭，跳海自殺了！蘇女士是我的舊同學之一，我的妹妹，又和她有師生的關係；因此，對於她的死，我是十分的痛悼！我一口氣瘋狂地寫了一篇祭文，過份的悲傷引動了我自己的心傷，我覺得這是一個啓示，偉大的啓示，生活在家庭壓迫下的人們，何不勇敢一點去尋求解脫呢？

這一夜，是我最難忘記的一夜，我像喝醉了酒，但並不顛狂！我向父親的房中張望，他正在鼾聲連連；我又向母親及小弟弟呆看，內心忍不住又掀起哀痛；

我平日是歡喜多寫的人，但此刻却一字也不願存留，我硬起心腸，偷開了後門，向海濱進發；我的心很安靜，用驕矜的眼光注視這睡夢中的古城；我想：「明天，古城又將掀起狂濤，不過，將給他們一個永遠的啞謎，海濱將增加一個無名少年的浮屍！」

好像游魂一般的，我已到達了海濱，抬頭望見了那矗立城牆上的小亭，這年久失修被人遺忘了的翼然亭啊，引起了我的同情，我預備在活着的時候，與牠作最後一次的親近！

我抖顫着腿，拾級爬上了這個本將傾圮的小亭，我選中了亭中的一個石凳，默默地坐下，但能够聽見心在跳動，血在奔騰！我想仰着天大笑，我要笑世人太愚了，看不破這茫茫的人世，鑽謀那吃不飽餓不死的飯碗？我又想捶胸痛哭；痛哭我遭逢這樣不幸的家庭，不明事理的父親；假使我有所謂「天才」，但今天不是被戕害在「天才劊子手」的手

中嗎？我又覺得應該保持沉默，蘇格拉底的爲真理而死，耶穌的殉教，他們都不會搶天呼地，死，原是人生最後的歸宿，我將何懼？

突然，我想起了「真理」，我試問自己：「今夜果真跳海自殺，真理在那裏？一個被壓迫的人，不知奮鬥，竟消極地求自己的毀滅，這是真理嗎？一個年青有爲的少年，應該撥開前途的荆棘，四周的障礙，新生之路本須自己尋求，光明原是跟隨在黑夜之後，天才者不作無謂的呻吟，古今偉人們都有艱辛的歷程，我爲什麼要自殺？誰叫我自殺？是真理叫我自殺嗎？」

我立刻肯定地答復自己：「死是最最愚蠢的，人生總有一死，何不聽任他將來自然死去？我不必性急，只要抱了死的決心，還有什麼艱難不能打破嗎，像蘇桂芬那麼的人，是天才第一號的弱者，爲什麼不將有爲的身軀，獻身於國家社會，却去獻給那無

情的碧波駭浪呢？不但不值得效尤她，連痛悼也是多事！……」

思想的突變，連我自己也覺得可怕，我再瞧這這可憐的小亭，嘆息着說：「翼然亭啊！你也會有過被人擁戴的時候，但今日你竟這般的悽涼！不過，我佩服你的勇氣，能忍受世人的冷眼，能在風暴雨雪裏掙扎；你明知自己的命運是不久長的，總有全部毀滅的一天，但在未毀滅以前，你還得「苟延」一天是一天，這是你給予我的啓示，新的啓示，偉大的啓示，在我未到毀滅的一天，我要像你一般的掙扎！」

我在小亭中最後五分鐘，是打算應該怎樣的「活」下去？同時，我以爲要求自己活着，並不是人生最大的要求；只有努力完成自己的志願，那才是不辜負了真正的人生。因此，我在打算「生活」以外，還得打算如何完成我的「求學問題」。

最後，我嚴厲地責問自己：

「要不要再回家庭中去？」

我的心倔強地說：「不可，你已經十七歲了，已是一個少年，應該有一點決心和勇氣，去！開始你的流浪生活！尋求你理想的前程！」

我從亭中的石凳上跳了起來，但一個問題又減弱了我的勇氣：「我赤手空拳，囊無分文，連替換的衣服，日用的必需品，什麼都沒有，這樣可以走嗎？要不要流浪街頭，客死他鄉嗎？」

不過，我又立刻堅決地對自已說：「管他許多嗎？有志竟成，決不欺騙我，憑着自己一點會寫的特長，也不致於維持不了一日三餐？」

這樣，我就離開翼然亭，沿着杭平路，向西進發，我暫定目標地為杭州，那地方有許多老師同學，有熱誠的報社編輯，有可以暫時寄居的朋友家庭。

我忍着飢渴，跑到了喬司，已是第二天下午三點光景，因為天氣太熱，自己又從未步行過如此長途，我暈倒在公路旁。直到

我清醒過來，我已安躺在一位慈祥老先生的面前，我感激，我慚愧，我只有哭泣，我難訴滿心的哀傷。這一夜，我蒙他殷勤留下，盤問我仔細，最後他要我在他的店中服務，被我堅決婉辭了。

他資助我路費，我購好車票，使我安然地到達了杭州。經過接洽以後，我仍在上學期執教過的一個家庭，繼續做我的家庭教師，閒空時並替各報社撰稿，總算安排好了自己的生活。

我到杭州後第五天，我在報紙上發現了父親的找尋啓事，只要我能够回去，他可以打破一切成見，允許我繼續開學……。末後還有幾行是說：「自汝出走，汝母日夜傷心，痛不欲生，余心亦痛，汝其速歸……。」

我沒有回去，不過我寫了一封信給父母，請他們放心，並訴述不得不出走的苦衷。

在暑假最後三星期中，我投考浙江之江兩大學，結果都被我考取了，於是，我又憂愁起來，

錢呢？讀書的錢呢？我當然不願意再去向父親要了，況且我也確實知道家中是真的拿不出錢來！

不過，我抱定了宗旨，決不向朋友同學告借，我認為借錢是一種恥辱，這種恥辱尤其不應該是一個少年人所應有的，同是一個人，為什麼他有錢借人，我却要向人家去借呢？——這種頑固的見解在我十七歲的時候，已經很顯然了；許多人批評我，說是「剛愎」，說是「傲慢」，我都不管，我只覺得自己是對的，我該倚仗自己努力，不求人的幫助！

其實，現在究竟不是魯濱孫時代，要完全斷絕人家的幫助，是決不可能的！我的困難，終於被一個西國教士知道了，他願意代我付學雜諸費，却有一個附帶條件，要跟隨他去做禮拜，希望我能成爲一個忠誠的基督徒。

當時，我也懂得利用，我們在兩相情願下，解決了我的開學問題。一年後，我忍不住同學們的嘻笑，呼喊我是「洋奴」，我爲

了爭氣的緣故，却巧這時候天津有朋友喚我北上，我就遠離了南方，開始過我北國的流浪生活。

在天津，我常到南開大學去旁聽，我那姓梁的朋友，贊許我的好學，正式資助我，使我重再獲得深造的機會。但是，我這時候對於寫作已有濃厚的興趣，我又胡亂的發表了許多東西。特別應該提起的，我在「懷故鄉」的大題目下，把故鄉的山，海，幾乎都寫遍了，但我沒有勇氣寫上一篇「翼然亭」，因為這故事太傷心了！

又一年，我受着朋友的慫恿，預備到北京去幹一件事業，結果他們又臨難退縮起來，我忿忿地獨個上路了！到了北京，我方才後悔，要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創辦一種新事業，決不像理想中的容易；這教訓使我十分深刻，但我抱定了「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在轉瞬設法下，我又以工讀生進入了燕大。

但是，我的父親，再三的催

促我南歸，認爲我這樣的流浪在外，終非了局；讀書到處可讀，何必去得如此老遠呢？我也覺得離家數年，太傷親心，便決意南下；誰知，南下到南京，我被舊日一些朋友拖住，要我創辦什麼江南新聞社，這與我的志趣相合，自然把歸家的問題又擱在一邊！又因爲我的學業未成，便又插進了金陵肄業。

江南社辦理得成績很好，起初的社址在螺絲轉灣，後來擴大到武學園，和大同社却巧比鄰。正在十分有希望的時候，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我只好將職工解散，帶同了妻子，回歸江蘇崑山縣岳母家中。

這一次的事變，使我與多年不回的故鄉，完全隔膜了，我在每一次追念時，就同時追念起翼然亭來！自從那晚離開了翼然亭，這十多年不會歸去的故鄉啊，你可曾知曉有一個天外的游子，在朝夕牽記着你呢？

六年來，我的流浪足跡，到

過山西，去過武漢，最後到了上海；——上海是一個最熟悉的地方，這不是十多年前我父親要強迫送我來學業的地方嗎？可是，我從來沒有在這裏有過三天以上的停留，想不到現在竟是一住將近五年了。

最使我餘憾的，這一家老牌子的糖菓公司，至今還是矗立在南京路上，假使我那時聽從了父親，我已是有十二年悠久歷史的老職員了，說不定已經「高陞」了吧？可是現在，我仍是兩袖清風，十多年的流浪，除了腦袋裏多充實了一些知識與閱歷以外，還不是依舊衣補鞋破？最近更因爲經濟的關係，斷送了我那七個月的成兒的生命，咳！我上不能承歡白髮的雙親，中不能體恤歷盡患難的妻子，下不能好好撫養兩個孩子！自古以來的文人，都是清苦的；那末，我爲什麼不選擇一條「致富捷徑」？偏要終年揮動這撈什子的筆桿呢？

不久以前，我回去過一次家

中，（註五）老父母已蒼老不堪，使我十分傷心；是十多年來倚闕盼望？以致憔悴得如此嗎？我執着父親的手，很慚愧地說：「我明白了，我已經知道你老人家的心的，我當日不應該太個強走出，現在我無顏歸來，因爲我還是——一事無成，太辜負了你的期望了！」

想不到，我父親竟十分欣慰地說：「你不要說了，我早已明白，原是我的眼光太淺，有什麼事業，能再比從事文化工作的人更清高呢？你數年來的苦鬥，我已十分歡喜；就是你遠走他鄉的時候，我接到你寄我的刊物報章，讀到你的文字，就好像和你正式碰面，文字的力量，十多年來已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我別無希望，但願有一天能和你當面解釋我過去的錯誤，使你明白我的轉變，我就死也可以瞑目了！」

順便，我又問起翼然亭來，父親滿不在乎地說：「你問的城牆上那個小亭嗎？我也好多時不

進城去了，早幾年已是坍塌得不成樣子啦現在總已倒塌了吧了」

我聽了不再說話，心中却在暗想：「翼然亭啊！但願你永遠無恙！」

附註釋：

（註一）長壘亭，請參閱歸有光長壘亭記。

（註二）思子亭，請參閱歸有光思子亭記。

（註三）杭平公路，是杭州直達平湖的公路，但那時候全段尙未竣工，只通車至海甯。海甯站，面海建築，規模尙稱宏大，位於東門南門之間，係打通城牆橫跨建造而成。後來又再打通了附近的城牆，增闢了一座新城門，翼然亭便位於這新城門上面。

（註四）海甯建設局，把原有海濱一帶的亭子寶塔，及三烈士紀念塔等，劃爲中山公園海濱部。又把孔廟前的池子亭閣，劃爲中山公園池畔部。因爲中間被一道城牆所隔，因此把他打通，增闢一個新城門，作這兩部份的公園，可以呼成一氣了。

（註五）這時候，我的家早已遷到海甯鄉下去了，當然見不到翼然亭了。

開學

和英

今天，我又重新坐在這一間闊別了五十天的斗室中了。這是一間中式石庫門房子的亭子間，亦是這弄堂小學的辦公室。室中的陳設簡單的很，一切都沒有多大變動，依舊是靠壁放着一排三隻書櫥，和分成三排的六副桌椅，不過，桌上多堆了許多新的簿籍和文具。

亦許我很可稱是僥倖的一個了，因為到了九點鐘，還祇有我和林先生兩人坐在這辦公室中辦公。顯然地，其餘的幾位都已「另請高就」了。然而先且慢高興，不是剛才校長說過：「這學期學生數很少，人數過少，收入不夠維持，還是開辦不成的」。所以我倆的飯碗還是在動搖之中。

不知為什麼校長特別信任我，——或者因為我是商科畢業，做會計是恰合身分，所以兩學期就以收費的責任托付於我；這學期亦當然沒有例外。但是在工作上却和上學期尤其是和去年秋季開學時大不相同，記得去年會因我一個人忙不過來，而校長太太——馬先生亦加

入幫忙。小小一間辦公室中，擠滿了家長們和學生們，這邊喊先生，那邊問學、雜、書費一共多少，熙熙攘攘，大有新開店之盛況。然而今天繳費者寥寥無幾，十點以後，我就閒下來了，翻開申報，把上面的電影、話劇、商店大廉價甚而至於最不受看的京劇越劇的廣告都看完了，還沒有繳費者來打岔，我着急起來了：「林先生，看情形校長剛才說的話，不是騙人而是事實了。如果學校開不成，那怎麼辦呢？」我對負責監改新生而實際上是一直閒到現在的林先生說。

「不會的吧？」

「你有什麼根據呢？現在別的學校亦都開學了，教員大都已聘定了。如果這裏開不成，再到別地方去找事，恐怕就不容易了吧？」雖然我的話，仍是不脫我悲觀者的本色，然而我總反對林那樣毫無根據的樂觀。

林先生被我說得怔住了，視而無睹的翻着報紙。我就在腦中盤算着回去時，要攔到那幾

個人那兒去走走，托他們幫忙注意一下有否安插我的位置，同時又翻開申報分類廣告，細心的在徵求與聘請欄中搜索適合於我的職業。

突然，上面樓板發出一陣蹬足聲，同時，校長太太的尖聲在喊：

「關我啥事呢？是你自己連聘了兩學期，我亦對你說過，王先生時常到學生家裏去走動，我雖會說過那或者是爲了托他們買米的緣故。但是你亦會說過，她教書亦還不錯，祇要我們常用她，那末她與家長們感情好，是簡接於我們有利的……」

「噫，你不知道吧？」林先生就坐在我對面來，將她在上暑期班時所聽到的告訴我：「王先生現在她自己家裏開一個小學了，她家不是離這裏很近嗎？所以她把這裏的學生拉了不少去。校長知道了這事後，很不高興。現在他倆又爲這事吵嘴了。」

「噫！所以王先生從前那末鬼鬼祟祟的和學生的家庭來往很密切，原來這是一件蓄意已久的事。」我這才恍然大悟。

「這是請近邊教員的教訓！」上面又傳下一句校長的聲音。

午飯時，校長說：「李先生亦許不知道吧？王先生自己開辦一個小學了，開在她家裏。」又說：「我們本校的規模已算是小的了，然

而她那裏的規模就更不像，若不是將這裏的學生拉了去，恐怕很難招到學生。」「其實，辦教育事業究竟是與市儈們的經商是不同的，她這樣竊拉學生，在我們這一年同事，感情總還算不壞上看來，似乎做得太不漂亮了！甚至對家長說是我們的分校，這就太沒私德了，這種行為似乎與自己的人格攸關，唔……確乎可說是太卑鄙了。」

「其實平良心說，」校長太太接下去說，「我們一向沒有待虧過她，她有吃奶的孩子，午飯後要回去一次，我們亦不阻礙她。我們總覺得她是有家庭的，在我們近邊教書比在遠處便於照料些，而且又可省却車錢，那知道她會來這麼一手！」

飯後，林先生偷偷地對我說：「雖說是卑鄙的，但是王先生這學期祇少可以收入三千元，到那裏去找一個每月賺五百元薪水的職業呢？」

下午，五年級的一個學生來說：「馬先生，我到××小學去看過了，學生少極了，和我鄰居的孩子告訴我，他們的校長說，這學期或者要辦不成。」一會兒，又有一個孩子來報告說：「王先生的學校一共祇有七十幾個人。」絡繹又有另外一些孩子，來報告附近幾個小學的情形。原來我們的校長先生，早已派出一

偵騎」，「探」得結果，總計有三四個小學，因人數少而下學期亦許不能繼續開辦。

奇怪的很，校長忽又宣佈今天是非正式開學，而是繳費註冊，三天後才是正式開學，所以始業式亦等那天舉行。我和林先生都被投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

接着兩天，校長特別忙，一會兒出去，一會兒又有人來找。到了第三天，我的收費工作亦突然的特別忙起來了。那些都是新生，他們都沒有預先報名，然而繳費時，都是校長特准享受在學費中扣除報名費之特權。我雖很欣喜這樣一來，我這學期不會再有失業的危險了，然而始終納罕這是校長「什麼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問林先生，但是這次她却不能告訴我什麼了。

正式開學這一天到了，先我到校的已有好幾位陌生人，後來經校長介紹，才知道這幾位就是新同事。這天校長特別和顏悅色，談笑風生，和那幾位同事大談附近各校的情形，而各位的回答，似乎對於各校的情形都特別熟悉。於是我就試探性的問：

「陳先生是在××小學擔任過課的吧？」

「噯」校長先生代道答，「陳先生上學期是××小學的教務主任，錢先生是東面××小學的級任教師。都在附近担任過課的。」接着

，響了一陣得意的笑聲。

十點鐘了，林先生還不來，

舉行始業式了，禮堂是在客堂這一個教室中，課桌椅早就搬到別的教室中去了。通天井的長窗亦卸除了，孩子們在弄堂裏排了隊入禮堂，除了靠黑板處留出一尺多見方地方作為主席台外，其餘的連天井（好在天井）亦都站滿了人，站得那麼擠，我們幾位教員都被擠入廂房教室裏了。估計起來，祇少總有三百人。

「各位同學：」主席（校長）報告了，「今天我們學校正式開學的一天，各位同學亦許已經覺得了，這一學期比往年的情形特殊些，就是今年新同學比老同學多，新先生比老先生多……然而，新同學亦大都有一二個母校的熟先生在一起……」

於是我懂得了，為什麼要開兩次學，為什麼這兩天內突然的學生多起來，為什麼林先生今天不來了，為什麼今天忽然多了這許多鄰近小學教過書的新同事。

頑強的腦袋，又不肯安靜的想起校長說的話：

「她這樣竊拉學生……似乎做得太不漂亮了！……這就太沒私德了，這種行為似乎與自己的人格攸關，唔……確乎可說是太卑鄙了。」

婆媳之間

天鶴

李太太從鄉間搬到上海兒子家來住的時候，似乎世界末日到了。因為她兒子宗堯的住處，却在人家的三層樓上，房間的狹窄，空氣的混濁，煤灰氣一天到晚

給她叫她到上海來。李太太所以不會早到上海來的緣故，也無非是怕加重兒子的負擔，可是此刻真是因為沒有別的路走，才決心到上海來了。

先

導

弄不清楚，這一切已使李太太感到窒息的氣悶。李太太一向住在鄉間，房子雖嫌陳舊一點，但從牆門到後樓一共三個堂樓，二面對照書房，足足有十幾丈進深，生活倒也很舒適，誰知她的丈夫自從前年春天害病死了，身後很蕭條，李先生遺下來的遺產，除了一所住宅外，銀行裏的存款不到一千元。李太太雖節衣縮食的過了二年，這區區一千元也就用完了，加以自己已是五十開外的老太婆，雖然年青時曾在學校裏教過書，如今却不是能生產的人了，只得到兒子這邊來。幸虧她兒子很孝順她，早就再三的寫信

李太太到上海的那一天，正是十月初的一個早晨，天氣微寒，下車的時候，她走出站外，還

落着幾滴細雨，她一手拎着手提箱，一手攜了一隻籃子，裏面盛了一隻小花貓，咪唔咪唔地在亂叫。

李太太的頭髮，已由黑而變成銀灰色，一雙眼睛却還是奔奔有神，祇不過滿面露着憂鬱的神情。等到她一看見宗堯所住的地方只是三層樓的一個閣樓，和一間亭子間，更使她不恰意。她媳婦琳珠，還未脫孩子氣，毫無治家的經驗，且好逸惡勞，成天歡喜出外去玩，弄得兩間房裏灰塵

積滿，衣物凌亂地東一堆西一堆，床上髒得像豬窩，搖籃裏的嬰孩的衣服被褥，不但破舊，並且污垢不堪。大官手裏拿了一個洋囡囡在玩弄着。

「我想你目前暫且將就過過，權用這長藤椅當作睡榻。我到拍賣行裏買了好幾次，一張舊鐵床至少也要一百多塊錢。宗堯現在的收入不大好，我們經濟狀況非常拮据，假使你沒有把鄉間的傢具變賣掉，倒可以救救眼前的急。」她媳婦琳珠說。

「少奶奶，那不要緊，你們要我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不過如若要變賣鄉間傢具的話，恐怕一時也賣不掉，而且要託人代為辦理才好。」

「那只好緩一時再說」琳珠回答了一聲，她急忙從衣櫥裏取出一件新做的夾旗袍換在身上，

又走向粧台邊修飾了一會，才睜着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向新來的婆婆身上打量，隔了半晌才說：「茶壺已放在爐子上。水開了，你就自己泡來喝；我現在要出去一趟，我去看一個朋友，二官已睡着不用着照顧他。我過一二個鐘頭就回來的。你在這裏不用客氣，這裏本來是你自己的家。」

話剛說完，琳珠急忙旋轉身走了，因為那天的電影是她最敬佩的周曼華主演的白衣天使，她不願意去得太遲，恐怕找不到一個好座位。

琳珠沒有嫁給宗堯以前，在上海光華附中畢業後，曾經在百貨公司當過女職員，可惜性格暴躁，粗心大意。她自從嫁了宗堯，生活便感不舒服，因為宗堯是一個貿易公司的文牘，薪水又少，琳珠又不懂做人家的法度，常常遇到入不敷出的困難。琳珠因此常在她丈夫面前發脾氣。

這次宗堯將婆婆接到上海來，很使琳珠不高興。家中多一個

人，生活費用當然要增加起來，這是多麼可惱的事。

「當然婆婆並不是外人，不過跑到這裏來，靠我們養活她，總不是一件事。」明珠暗自這樣付度，一邊急急地向電影院的大門直跑。

那時，李太太不知所措地向房間四周一看；她本不願意尋媳婦的錯，可是房間裏簡直零亂得不成樣子，實在眼裏有些看不過去。

她把籃子裏咪咪咕咕亂叫的貓一放出來，大官立刻丟掉手中的洋囡囡，一面嘍嘍咕咕的同貓說話，一面摸它的頭。李太太脫去外面的長袍，也不顧自己是多麼的口渴，立刻就開始作事。她先把閣樓的地板打掃乾淨，將傢具上的灰塵揮去，又跑到廚房裏——亭子間——洗刷一清；然後把床上的被褥整理好，給二官洗了個澡，這纔泡好一杯茶。

當宗堯顯出疲倦的神氣跑回家來的時候，李太太還沒有喝完

那一杯茶。

「母親！怎麼，明珠到那裏去了！你來的時候，她不在家嗎？」

「她在家裏，不久才出去了。我想她整天在家裏也很悶。」李太太倒茶的時候，宗堯很詫異的神氣看着房間裏難得有這樣清潔。

「母親！你剛才到來一路上在車子裏也很累了，應該歇息一會，家裏的事讓明珠回來做，不該又要你操勞。」宗堯體貼着母親。

李太太苦笑了一笑。她兒子的這幾句話使她心裏得到了不少安慰。

明珠回來的時候，沒精打采的樣子，一看她婆婆坐在煤爐旁邊，丈夫和她對面坐着，很樂意地在抽香烟。大官已送上床，二官熟睡在整潔的搖籃裏。房間裏的一切，從來沒有這樣乾淨過，這是明珠立時所感覺到的。

「倒是像新僱了一個娘姨，

」明珠說着，雖然裝出嘻笑的神

氣，可是聲調裏却滿含着嫉妒之意。宗堯立刻露出不快樂的臉色。

「少奶奶，我不過是歡喜幫一點忙，我是天生勞碌命，」婆婆有氣沒力的說着。

明珠突然臉色一沉，顯出很惡意的樣子，滿不在乎的態度說道：「這樣小小的兩間房間，那裏有許多事要幫忙！」明珠隨即

脫去外罩着的羊毛衫跑出去，深悔話說得太重了一點，可是却覺得出了一口氣——她懊悔的是不該當宗堯面前，回答那一句話；她覺得出了一口氣，爲的不肯在婆婆面前示弱。

宗堯掉轉頭對着李太太說：「母親，你不要理睬她，她對於人情世故，絲毫不懂，她說話是一點沒有分寸的。」

宗堯還沒有說完，祇見李太太眼眶裏包含了淚水，凄楚地說道：「宗堯，我早打算不到這裏來，要來麻煩你們，但現在——

現在——」

宗堯立刻緊靠着母親，雙手拉着她枯燥的手腕。「母親，你千萬不要傷心，你決不是累着我兒子！我現在正想謀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位置，謀到了，我們就可以租一間寬大的房子。誰敢說你是累着人家，祇看這房子裏，你來了之後已比先前乾淨舒適多了。」

李太太聽了兒子的一番話，心裏的痛苦覺得減少了一些，可是明珠一進屋子，又是那樣惹人生氣的嘴臉，李太太不禁感到有說不出的難過，她覺得自己多麼慚愧，活了五十多歲年紀，還要受到媳婦的氣惱。

李太太到兒子家裏不滿一星期，已經把房間裏收拾得煥然一新，件件傢具，都一塵不染。宗堯每餐飯都回家來吃，都有合胃口的菜，二官也不大哭鬧，大官身上也不像從前那樣醜態。家中大大小小都叫她「好婆」。她的事務一天比一天繁忙，而明珠

倒整日的閒着無事，早上上二次街，總要好幾個鐘頭。可是李太太却老守在家裏，因為家裏地方雖狹窄，要做的事却不少。

李太太整天的勞碌，當然也有疲乏的時候。她在歇息的時候，相信濃茶有提神的功效，於是她一天總得喝上好幾杯紅茶。她在打掃房間之後，照顧二官，還購許多有趣味的故事給大官聽。

到了晚上，她就睡在藤椅上，為的是琳珠說買不起床，宗堯雖常為這事抱歉，但也沒有辦法。

琳珠唯一不滿意的事，似乎婆婆才來，就將家中的情形改變了。琳珠常嘆米價漲了，連婆婆愛喝茶的嗜好，也要受她的批評。

「這六七天裏又多買了半斤茶葉。照往常我們兩人，一個月也用不到一斤茶葉。」琳珠這樣的說話在丈夫面前已提過好幾次了。

從此，李太太也不常為自己想想喝茶而泡茶，只在兒媳要喝茶

的時候，順便喝這麼一兩杯。不喝茶並不算可傷心的事，只是李太太想到，如果自己有錢的話，媳婦那裏敢這樣毫無忌憚的說話，如今是依靠兒子吃飯的老太婆，除了忍氣吞聲外，還有什麼辦法？她整天受媳婦奚落，這樣的生活，便逐漸好像坐監牢一樣的難堪。

孫兒們是很愛好婆的。二官見了好婆，比見自己的媽媽還快樂；大官自從起居上有好婆照顧之後，臉色也紅潤了許多。

一天李太太出外去買東西，她是乘電車回家的，半路上走上一個和她年齡不相上下的婦人，從她的服飾上一望而知是個貴族太太，這位太太在李太太旁邊坐下，電車也照舊的向前奔馳。那位太太坐定了，一會兒摸皮包，一會兒拉大衣的領口，然後向她身邊的李太太瞥了一眼：她看了又看，仔仔細細瞧了好一會兒，突然大聲說道：

「你莫非是王素貞嗎？」

李太太向她打量，只見她身段肥胖，臉色白晰。左頰上有个小黑斑。想了半天，忽然記起來了。

「你不是就是錢佩珍嗎？我們有多少年沒有見過面了！」

「喂，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在學校裏二人常喜歡手牽手地在校園裏的荷花池邊散步，曾經約定出了嫁也要依舊往來。我嫁了之後，素貞，我就忘了你的新地址。」那位貴族太太很誠懇地說着。

李太太默不作聲，只把頭點點。當初她們兩人的確是極知己的朋友；錢佩珍是她舊時學校裏唯一的好友。但是自從佩珍嫁了一位銀行經理的兒子劉訓義，那劉訓義和她婚後不久便到新加坡去經商，佩珍跟他到新加坡去之後，直到如今，她們兩人就沒有見過面，彼此也不通信。

電車到了日昇樓，錢佩珍——如今是劉訓義的太太——拉着李太太的手臂說道：「我倒有點口渴，好不好我們兩人到新雅去

喝杯茶，順便談談各人別後的境况。」

李太太如入夢境地跟着劉太太，她覺得和這麼一位珠光寶氣的闊綽婦人並行，更顯出自己衣服的襤褸。

茶的味道的確不錯，那幾盤點心，也很合李太太的胃口。她們二人一邊吃，一邊談，着實津津有味。

「那麼你丈夫死了五年，你已經是同我一樣的做了兩個孩子的祖母了？說起來真難使人相信。」劉太太告訴了她的近况，李太太說。

「對哪，訓義死後，我就在環龍路買了一所房子，自己住在那邊。我大兒媳們却住在愛文義路，他們的房子也很好。不過媳婦同我面心和不好，她嘴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却拿我當作眼中釘。我第二個兒子在香港經商，一兩年內不能回來。」劉太太嘆了一口氣，又說：「我在環龍路的住宅很不錯，可是大兒媳真難得

來看看我。有時候奶媽帶着孩子們到我家來；那並不能慰藉我的寂寞。我老想找一個同我說得來的人陪伴我，在吃飯的時候和晚上，同我談談心，素貞，你現在好嗎？」

李太太搖搖頭，隨即簡略地將丈夫死後的近況，並與兒媳同居的情形說給劉太太聽。

「宗堯倒還有良心，他待我不錯，很喜歡我同他住，但我覺得媳婦總在討厭我，我住在她那裏，要增加了他們的負擔，這的確使我傷心。像我這麼大的年紀，不受別人怠慢，反而給小輩冷潮熱諷，怎麼受得下去。」

劉太太同情地點點頭。

「要是我，我決不讓媳婦欺侮的，那是萬萬辦不到！好在我的媳婦，也知道我不靠他們養活我。最好你過一天到我家裏來玩玩，我着實感到無聊和寂寞。」

李太太滿口答應下來。

李太太回到家中，已比她開照媳婦回來的時間遲了兩個鐘頭

煤爐裏的火已熄滅，琳珠已彎着腰用火鉗撥着爐子裏的餘燄。腳盆裏的醜醜衣裳一件都沒有洗，碗飯的飯菜也一樣也沒有預備。大官不知做了甚麼，受了母親的責打，正在嚎啕大哭，二官也在呱呱的哭鬧着。

琳珠怒氣沖沖，惡狠狠地掉轉頭來看看婆婆：

「我看你無論到那裏去，說甚麼時候回來，就應當甚麼時候回來。我今天晚上同朋友有約會，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你多少總應當幫我一點忙。」琳珠說完了這話，漲紅了臉的望着婆婆。

「少奶奶，有話好好的說，何必這樣生氣！我在路上遇見了多年不見的一位老朋友，就誤了時刻。你現在去換衣裳吧。讓我來看看管爐子。」

琳珠憤憤然的走了出去。

「自然你也應該看看管爐子！」琳珠把房門忤的一關，臨走時這樣凶狠狠地說。

李太太的一味忍耐，不出惡言，更使琳珠討厭。琳珠以為婆婆背地裏在丈夫面前不知說了她的多少壞話。使宗堯對她不大滿意。琳珠左思右想，想到宗堯微薄的薪水，公司裏裁員減薪的風聲，就把心裏一切的憂鬱都集中在婆婆身上。

日子過得真快，一個月的時間又悄悄地溜走了，可是李太太始終沒有到劉太太家裏去過，一則因為心境不好，一則因為沒有出客衣裳。

到了月初，發生了一件更不幸的事。就是宗堯被公司裏辭退了。這當然會影響到琳珠的看電影，日常生活費用也不得不更掙節一些。

宗堯曾經四出奔波，託親友介紹職業，一心想另謀一條生活的路線。最煩燥焦急的是琳珠，她每見婆婆做手工拿到舖子裏出賣時，心中總是惱恨；這是因為琳珠自己不會做手工，沒有方法賺錢。

「我們公司裏的經理倒要我回去做事，可是全體董事不贊成僱用已婚的職員。」有一天晚上，琳珠抱怨似地說「早知如此，死也不願意嫁人！」

宗堯呢？他同母親一樣有忍耐心，任憑琳珠怎樣吵鬧，他總是一百個不理睬，但家庭裏的空氣，顯然陷入不和的狀態。李太太正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忽然接到一封信，這封信是老友劉太太寄來的。信上的大意是：「好些日子沒有見你，使我很罣念，我非常寂寞，說出來你也不見得相信。我心裏打算，你既是同兒媳住在一起不快樂，不妨到我家來住。我可以按月貼你一點零用錢，你也用不着於心不安；因為我一個人實在太孤單。請你趁早覆我一封信，告訴我你的意思怎樣。」

李太太把信從頭至尾看了幾遍，心裏不禁喜出望外，她暗自思量，假使她馬上離開這裏，兒子家裏至少可以少一個人吃飯，

況且佩珍還應許給她零用錢。她
很可以把這筆錢省下來貼補宗堯
，她自己可以從此不再累兒媳了

第二天，李太太一聲不響，
穿了衣，走到電車站，跳上廿四
路無軌電車，直向環龍路下車。

劉太太的住宅建築得很講究
，在李太太眼裏看來，這座住宅
一個人住，的確嫌太大，院子也
很寬敞。由一個服飾整潔的女傭
將她領進了客廳，劉太太正在喝
茶。只見裏面的傢具陳設，極其
富麗堂皇。她們兩個人因為本來
很要好，不到一會工夫，已談得
情投意合。

李太太談了一陣之後，就向
劉太太告辭出來，她預備回到家
裏把劉太太邀她去住在那裏的情
形告訴兒子，可是當她回家和兒
子見面以後，倒反而覺得不知道
怎樣開口才好，最後終於爲了自
己今後有出頭的日子了，她才打
定主意，把自己的意思講給宗堯
聽。

這時，大官正哭鬧得不可開
交，二官在搖籃裏翻來覆去的亂
嚷，宗堯靠在椅子上，無聊地一
手托着頭，慢吞吞的在抽香烟，
他聽了母親的話，也不驚訝，也
不高興，只是臉上露出一些赧赧
然的神色。

『我心裏真難受，不能供給
你一個安身之處，琳珠又這樣的
不孝順，使你痛苦——』宗堯覺
得對不起母親，他想爲自己妻子
平日對她的無理而道歉。李太太
却一句話也不說。

琳珠進來的時候，一聽見這
消息，就吹毛求疵的批評：『也
好，反正你總是自己尋出來的花
樣。』可是話雖這麼說，她心裏
却有些懊悔起來了，她想當初不
該對婆婆說了許多刻薄的話，如
今婆婆要走了，仔細回想起來，
婆婆倒底幫她做了許多事，小孩
子給她照顧比交給女僕總妥當得
多。她雖想說一兩句好話，可是
心高氣傲，絕對不肯自己認錯。
李太太帶了一隻破皮箱走進

劉太太家的時候，心裏很覺侷促
不安，並且顯出不好意思的神氣
。她的臥房劉太太早就叫媳婦打
掃得很整潔，佈置得非常優美，
房間很寬大，四周是花紙裱糊的
牆壁，地板上堆着百合花紋的地
毯，靠牆是一張席夢思的大鐵床
，旁邊一頂三聯立體型的衣櫥，
一張紅木梳粧台，兩張單人沙發
，一個衣架，房間外有一片植着
香水仙的草地，所以空氣和光線
都合宜。凡事都有女僕伺候，甚
麼都不用李太太動手，她常同劉
太太到花園中去散步，生活的閒
散舒服，和住在兒子家裏真不可
同日而語了。

每星期李太太回去看兒媳一
次，每次總替他們將房間打掃整
理一會。她的兒媳對婆婆漸漸起
了好感。宗堯依然沒有找到職業
，二官的身體却有些不適意。琳
珠也不像從前那樣常去看電影，
性情多少受環境的影響而變化了
一點，她不再向宗堯說恨話，或
刻薄話；她對於婆婆每月貼補家

用，以及常帶糖食果品給孩子，
似乎有些感激的意思。

光陰過得很快，眨眨眼便是
臘月底，一天劉太太忽然對李太
太說：

『我覺得常住在上海也有些
兒膩煩，我想我們同到蘇州去旅
行一次，順便到鄧蔚去看看香雪
海的梅花，你道好不好？』

李太太當然同意：她心裏雖
然思念兒媳，可是身體方面却很
舒適，因爲她如今整天沒有事做
，更覺腳手輕健毫無羈絆。

那天晚上，便是這兩位太太
要動身到蘇州的日期，她們兩人
圍着火爐，劉太太的女僕在整頓
行李，李太太正在替孫兒編結絨
線衫。突然間進來一個媳婦，說
有一位青年男客要見李太太。李
太太很慌張的站起身來向會客室
走去。

原來是宗堯，他像熱鍋上的
螞蟻一樣，儘管在客廳裏踱來踱
去打磨旋，雙手拿着呢帽。他見
了李太太便開口說：

『母親，我不該來打攪你，但是爲了二官病了——並且他整天的喊着要你……』

『病得怎樣呢？』

『看形勢很嚴重，他已病了三天，琳珠急得甚麼似的，我沒辦法。只好請一個西醫來給他診治，可是經過服藥之後，寒熱仍未見減退，』宗堯戰顫地說。

不到一刻鐘，李太太已經同兒子回到三層樓上的房間裏。琳珠站在房門口，很慌張地望着他們。

『醫生剛才又來過了，他重復診察了一回說只怕是白喉痧，所以他已通知醫院裏等一刻派病車來接他進去——』

李太太不等琳珠說完，急忙跑到前樓二官的床邊。只見二官滿臉通紅發燒得很厲害，嘴裏還不絕地呻吟着。

琳珠拉着婆婆枯瘦瘦弱的手說道：

『母親』這是琳珠第一次叫李太太『母親』——『你千萬不

要離開我！我真照管不了這許多事！你走了之後，我不知多麼的想念你。就是因爲我粗心大意，二官才病到這般地步，總是怪我不好，我知道你在這裏的時候，我也沒有好好的對待你。母親，請你不要再離開我們！二官不知多想念你！』

李太太正用手撫摸二官像火一般燙的頭。她從口袋裏拿出一瓶萬金油——劉太太送給她的——給二官擦在額角上。

琳珠很焦急的望着她。

『母親請你不要走吧！我忘記告訴你，宗堯已經謀到了一個位置。多少薪水，暫且不去計較。他這位置才從昨天謀到的。』

李太太腦海裏不住的轉念頭。她向臥房四周一看，所見的只是紊亂和塵埃。她回想到劉太太家的富有和舒適，和眼前的情景，絕對不能相比。假使她不到蘇州去，劉太太一定會怪她。那豈不是斷絕了自己的生路嗎？從此以後她又過勞碌窮苦的生活。

宗堯和琳珠都正在望着她。二官伸出瘦小的雙手，上氣不接下氣的叫她說：『好婆不要走！』

『好，我就住下吧！』李太太堅決地說。

李家雖是照舊的幾個人住着，但情景却和以前不同，李太太把那三層樓的兩間房間收拾得清清楚楚，每天除燒飯，補衣外，還陪着琳珠到醫院去看二官。二官的病體一天天的漸漸有起色。

劉太太早已到蘇州去了。可是當她聽到李太太不能同去的消息，心裏不免有些抱怨。

兩個星期之後，二官從醫院裏出來，病雖治好，可是身體却非常軟弱。醫生囑咐他們要好好兒當心二官的飲食，最好能住在比較清靜空氣充足的房子，還得要靜養個把月才能完全恢復健康。

那天晚上郵差又送來了一封劉太太的信，她立刻拆開，這信上是這樣寫着的：

我昨天在蘇州接到家裏轉來一份香港的電報，說我兒子病得很厲害，叫我趕快到香港去，我的心是多麼的慌亂啊！我簡直一時想不出要和你說什麼話，我才從昨天回來的，我此刻馬上就要動身，請你不必來送我，我想把環龍路的那座洋房讓你和兒媳們搬進來住，你便可叫兒子把原來的住屋退租了，一方面我託你照管屋子，你也可以減輕兒子房租的負擔。

此外附上支票五千元，請你收下來，千萬不必客氣，因爲我知道你的兒子最近失業，境况很窘，這是我對你一些小小的幫助，算不了一回事。我到香港再給你信，你不必掛念我——

佩珍上
李太太在燈下看完了這封信，臉上露出既欣喜又感傷的神色，欣喜的是自己和兒媳不致再住在小閣樓上挨悶，而且對於二官

托爾斯泰新傳

(長篇連載)

Aylmer Maude 著
劉漢譯

第二章 童年和少年

牙斯拿亞·波里牙納——塔提安娜姨——教師毛爾——兄弟們：尼古拉伊，謝爾介伊，德米特力——和妹妹馬利亞——杜涅契加——蟻兄弟和綠杖——家奴貝多芬的樂曲——巡禮者和聖徒——父親和祖母的

死——飛行他的外表——體罰——創造力——騎術課——奧斯帖·薩

金伯爵夫人——尤希珂夫姨——書籍——抽象的思想——加山大學——

日記——德米特力——盧騷和狄根斯——重返牙斯拿亞——農奴——

彼得堡——音樂家魯道爾夫——女人們——賭博——錢難——莫斯

科——俄國貴族的自由

如前面所說，托爾斯泰的降生地牙斯拿亞了。托爾斯泰有一點自信而輕人的態度（雖然波里牙納本是伏爾康斯基家的遺產，屬於他。他盡力要謙卑），大概就因為他生長在多少代的母親馬利亞女王爵。那田莊坐落在圖拉南十英里，在一個可愛的波浪形的鄉間。那田莊的

樹木很茂盛，有許多菩提樹的路，有一條河，還有四個水池子。在托爾斯泰的外祖父時代，衛士們不斷地在那些圓形的小磚塔上防守，現在這些磚塔空立在通往住宅的樺樹大路的進口處。塔提安娜·亞歷山大洛夫娜·耶爾高爾斯基「姨」是由托爾斯泰的祖母像自己的孩子一般養大的。她（塔提安娜）是有決斷的，有犧牲精神的，並如托爾斯泰所說：

她生有黑色的波紋的大髮辮，漆黑的眼睛，活潑有生氣的表情，先前一定是非常動人的，當我記得她的時候，她已經超過四十歲了，我從未想到她好看或不好看，我一味地愛她的眼，愛她的笑，也愛她那微黑的寬闊的具有強健的交叉的血管的小手。

我們有兩個姑母和一個祖母；她們對於我們都比塔提安娜·亞歷山大洛夫娜更多親權，我們稱塔提安娜作姨，不過由於習慣（因為我們的親戚關係非常疏遠，我總也記不起那是怎末一回事），但在養育我們上，她却站在第一位，因為她愛我們（好像負傷的天鵝那故事中的佛陀），我們也尊重她的權力。

我時時對她發生強烈的愛。

我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大概有五歲，在客廳的沙發上，我擠進她的背後去，她用手撫摩我，我捉住她的手，吻了起來，為她的熱愛感動得哭起來。

塔提安娜姨在我的生命上有最大的影響。從童年的前期她教給我愛之精神的快樂。

她教給我這種快樂，不用語言，乃用她的全人格，她用愛充滿了我。我看見，我覺到，她怎樣的享受愛，我於是瞭解了愛之快樂。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她教給我一種從容不迫的，安詳的生活之快樂。

另一種影響（雖然遠不如上面所說的要）來自教師提敖多爾·勞塞爾（他在托爾斯泰早年的小說童年中被表現作加爾·伊凡尼契·毛爾）。托爾斯泰所以能精通德文和法文，由於他的父親（遵守俄國富人一般的習慣）延聘外國教師，使他的孩子們學習外國語，從很小的時候便從會話學起，不專靠書本。勞塞爾的「誠實，直爽，愛自然」幫助這個少年的良好品質的發展。

托爾斯泰有三個兄長，一個大五歲，一個大兩歲半，一個大一年零四個月，還有一個小妹，小他一歲半，大家都處得很好。

他不僅愛也深深地崇拜他的長兄尼古拉斯（呢稱作尼左連加），他的影響直到一八六零年他死後還存在。關於他，托爾斯泰說道：

他是一個希奇的少年，後來是一個希奇的成人。屠介涅夫時常提到他，很正確地說，他所以不能成爲大作家，只因爲缺少一種短處。他缺少作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短——虛

虛榮心，一點也不關心別人對於他的意見。

他所擁有的成爲作家的條件，最重要的是——一種美術意識，一種極端發達的勻稱意識，一種和氣的快活的談諧意識，一種源源不絕的想象力，一種真實的高尚道德的人生觀；此外沒有一點自滿的地方。他的想象力使他能一連幾點鐘用拉德里克夫人*的風格說神故事或鬼故事或可笑的故事，不停一停，並且說得那末生動，使人忘記這全是捏造的。……當他不說不讀（他讀很多書），他常畫圖畫。他幾乎一貫地畫一些有角的歪鬚子的鬼，配合成各種不同的樣子，從事各種不同的動作。這些圖畫也滿具想象力。

當我五歲、德米特力六歲、謝爾介伊七歲的時候，他有一種秘訣，一旦發表，可以使所有的人快活起來；再也沒有疾病，沒有困苦，沒有人向任何人發怒，大家彼此相愛，大家都成爲「蟻兄弟」。……我們還組織了一種蟻兄弟遊戲，大家坐在椅子底下，用箱子蓋上，用披巾遮起，就在這蟻伏黑暗中時候，彼此互相擁抱。……蟻兄弟的道理算是向我們公開了，但主要的秘訣並未公開——那秘訣是使大家不受災殃，不爭競，不發怒，永遠快樂的——他說，他把這秘訣寫在一條綠杖上，埋在某一深谷邊的大道上，

我會要求葬在那地方（因爲我的身體必然要葬在什麼地方），以紀念尼古連加。在這條小杖之外，還有一個什麼卷伏洛諾夫山，他說，他可以領我們上去，只要我們能履行所有的條件。這些條件是：第一，站在一個角落，不要想到一隻白熊。第二個條件是不搖不擺地沿着一條地板縫走路；第三是在一年之內不見一隻野兔，不拘是活的，死的，或熟的；要緊的是不把這密秘洩露給任何人。誰若能履行這些條件，以及尼古連加後來傳授的其他更困難的條件，便可以滿足他的一種不苟什麼心願。

據我現在推測，尼古連加大概已經讀過或聽過互助團（Mutualists）的故事——他們爲人類謀幸福的願望，他們入團的密秘儀式；他大概也聽過關於一致兄弟派（Khoravian Brothers）的故事「俄文的蟻字與這一派的名字讀音相近」。

當他七十多歲時，托爾斯泰又寫道：蟻兄弟們彼此親愛地相擁抱的理想在我的內心永存不變，不過不是在用披巾遮閉的有臂椅下，却是全人類在寬廣的天宇之下。正如我當時相信，真有一條小綠杖，上面寫着一種秘訣，可以除去人心一切罪惡，給他

* 十九世紀英國恐怖小說家。——譯註者。

們普通的幸福，我現在也相信，這樣的真理是存在的，就更顯示給人類，給他們一切所應許的。

因了那想象中的綠杖，也因了由他的長兄的故事引起的人類大同的希望，當他死了的時候，托爾斯泰果然葬在他所喜愛的那地方。

不過托爾斯泰幼年最熱烈地讚美和模倣的却是他的次兄謝爾介伊（呢稱作謝勞茲哈）。

謝爾介伊是文雅的，高傲的，直爽的，非常誠實的。關於他，列敖·托爾斯泰說道：

我愛他，也願像他。我羨慕他的漂亮外表，他的歌喉（他時常在唱歌），他的圖畫，他的快活，特別是（說來有一點奇怪）他那岸然自負的態度。我自己時常留意到自己，也常神經過敏；我時常或對或不對地猜度別人對於我的思想或感覺，於是毀掉我的生活中的快樂。這大概就是我格外喜歡別人的相反的一面——岸然自負的態度——的緣故。因此我格外愛謝勞茲哈。這個「愛」字是不正確的。我愛尼古連加；但對於謝勞茲哈，像對於離我很遠不為我所瞭解的什麼，我滿懷崇拜。

關於只比他大一歲的三兄德米特力（呢稱作米帖加），托爾斯泰告訴我們道：

我幾乎記不起少年時的他。我僅只從傳

說中知道他在童年是很輕浮的。他在年歲上最接近我，我同他玩耍的時也最多，但我不像愛謝勞茲哈那樣愛他，也不愛敬尼古連加那樣愛敬他。他同我相處得很和睦。我不記得我們爭吵過。或許我們爭吵過，也許還打過架。……關於米帖加的童年生活，除了他那幼稚的快活之外，我記不起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一個女孩杜涅契加·帖米耶夫被留養作家庭中的一分子。她是托爾斯泰的父親一個多財而不娶的朋友的私生女。

我記得當我已經學過法文時怎樣教她法文字母。一開始進行得還好（我們都在五歲左右），但後來她大概厭倦了，不肯正確地讀我所指出的字母。我一定要她讀。她哭了起來。我也哭了，當我們的長輩們走來時，我們竟哭得說不出話來了。

在他晚年關於她的回憶中，他說道：

她不聰明，却是一個善良的單純的女孩；別的不說，她是非常純潔的，我們男孩子們同她除了兄弟一般的關係外，沒有別的什麼。

這個家庭同它的僕人們（都是農奴，大約有三十個）的關係，正如在許多別的俄國家庭中，時常是真心相親愛的。前邊已經舉過一個

農奴盡忠的例子，像這一類的事是並不少見的。在童年中，用了納塔里亞·薩菲希納的名字，提到那完全忠心於這個家庭的利益的老管家普拉斯珂菲亞·伊薩耶夫娜，托爾斯泰說道：『我在那里所寫的關於她的一切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這里有另外一個例子，說明對於農奴的小過失的寬容，以及那種使人生甜美的家庭愛：

我記得我的父親同祖母坐在沙發上玩紙牌，這記憶是愉快的。我的父親對於一切人都是謙恭而溫和的，但對於我的祖母是格外溫和而且馴順的。他們時常坐在一起——祖母一面玩紙牌，一面從一個金鼻烟盒中捏一點鼻烟。我的姑母們坐在有臂椅上，她們中的一個高聲誦讀。我們孩子們進來道晚安，有時也坐在那里。我們時常吻她們的手來向祖母和姑母們告別。我記得有一次，在紙牌戲和誦讀聲中，我的父親攔住姑母，指向一面窗玻璃，低聲說了一點什麼。我們全向同一方向注目。乃是長隨提杭（知道我的父親在客廳中）走進書房從一個大皮菸袋中拿菸葉。我的父親從窗玻璃中看見他，觀察他那翹起脚尖小心走路的身形。我的姑母們笑了。祖母許久莫名其妙，當她明白過來時，她愉快地發笑了。我被我的父親的仁慈所感動

，在向他告別的時候，懷着特有的熱誠吻他那筋肉發達的白手。

在童年中，有下面一段話，當然是表現他自己的感情的：

童年的幸福的幸福的不可復得的日子呦

！人怎能不愛惜和珍重那些日子的記憶呢？

那些記憶振刷和鼓舞我的靈魂，也是我最大的快樂的源頭。——那時有兩種最好的美德

——天真無邪的快樂和無限愛他的需要——乃是人生僅有的動機，什麼時候能比那時更好呢？

在他的回憶錄中，托爾斯泰又告訴我們道

童年環繞我的一切人，從我的父親到那個車夫，由我看來，彷彿都是非常好的人。

或許是我的純潔的可愛的感情，像一道明亮的光線，把人們內中最好的品德顯示給我（這種品德永遠存在）；但把他們當作非常好，總比只看見他們的過失，格外近乎真實。

托爾斯泰的妹妹馬利亞告訴我們，他對於人生的享受是少有的；他像一道光線。他總帶着一種快活的微笑跑進室中，彷彿他有了一種新發見，願意告訴每一個人。他喜歡取笑：他永遠是溫柔的，和善的，隨順的，從不粗暴的。假如他被惹惱，淚水會到他的眼中來；假如

他的兄弟們欺侮了他，他總要走開去哭。假如有人問他：「什麼事呀；勞伏契加，什麼緣故？」他便回答道：「他們欺侮了我，」照舊哭下去。

他很容易哭，因此被稱作 *Leva-Rava*，意思是「哭兒列敖」。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告訴我們，當他八歲左右的時候，有一次他的父親怎樣教他讀普希金的「到海上去」和「拿破崙」兩首詩。這兩首詩是列敖所喜愛的，也是他記得很熟的。他說道

他顯然為我誦詩時的情感所感動，同在場的亞齊珂夫「列敖的教父」交換鄭重的眼色。我知道他在我的誦讀中看出好處來，這使我非常快活。

從童年一直到他的晚年，托爾斯泰是非常的嗜好音樂。在童年的一種版本中，他敘述晚間「媽媽」怎樣奏飛爾德和貝多芬的樂曲，也說到腳踏客廳中的安樂椅坐着的小尼古連加聽她奏樂時的感情。

媽媽奏完飛爾德的樂曲，從小圓凳上站起來，拿起另一冊樂譜，在樂譜架上翻開，把蠟燭移近一點，整理一下衣服，然後又坐近鋼琴。她這樣作時的鄭重以及她臉上的沈思的嚴肅的表情，使人覺出她在準備一種重大的事了。「我就要有什麼事發生了，」我想，於是又合上我的眼，把頭緊靠在有臂椅

的角上。我轉動時惹起的灰塵氣息觸到我的鼻孔，媽媽正在奏的樂曲的稔熟的聲音，在我的心中生出一種甜美的印象，同時也使我激動。她在奏貝多芬的「悲樂」(Sonata Pathétique)。雖然我十分熟悉這全部樂曲

，其中對於我並沒有一點新奇，但它刺激我，使我不能入睡。倘若它突然間不依照我所預期的調子奏下去可怎末好呢？那抑制的、莊嚴的、但撩人的彷彿怕表現它自己的序樂題引，使我停止了呼吸。音樂的句子愈美愈複雜，恐怕有什麼東西擾亂它的美的感情愈強烈，當那樂句被和諧地調整時的喜悅的感情也愈強烈。

直到序樂的題引既經說盡一切把自己高亢地和諧地融入急調時，我才變得平靜起來。急調的進展太平常，所以我不喜歡它。聽它時，人從開端時的強烈感覺中得到休息。但什麼能比問答開始的地方更好呢？在起初，會談是平靜而溫和的；但突然間，在低音中，有人發出滿具熱情的兩句嚴正的話，對於它彷彿不能有什麼回答。——但是不！有回答，而且這回答愈來愈好，愈來愈強烈，直到最後一切混成一種含混的不安的低語。那一段總使我吃驚；那吃驚的感情彷彿我第一次聽它那樣強烈。後來，在急調的喧聲中

，突然聽到一聲序樂的回聲。於是會談又開始，又是回聲，突然間，當人的靈魂爲那不斷的喧聲激動到要求休息時，一切都完結了，如此意外地美好地完結了。

在奏平調的時候，我昏昏欲睡了；人的靈魂是不靜的，喜悅的，想作微笑，夢見一種光亮的雪白的透明的東西。但那三級低音的短調擾動我。「他在說什麼？他要求去什麼地方？他要什麼？」人這時願它完結得越快越好，越快越好，越快越好；但當他已經停止哭泣和訴求時，我却還要聽他那痛苦的熱烈表情。

童年是一部小說，並非一部自傳，托爾斯泰的母親遠在他能欣賞「悲樂」以前便死了，但我們大可以這樣斷定，托爾斯泰二十三歲時寫的這一段話，把他自己的感情寫成一個孩子，奏這樂曲的女人大概是後來親自教托爾斯泰的妹妹奏這樂曲的女教師。

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半瘋顛的聖徒們聚集在俄國，托爾斯泰便在那由他們形成的重要的人生態度中長大。童年的讀者們會記得革力沙這個人，她是那一代人中的可讚美的典型，關於他，托爾斯泰在他的筆記中作了下面特殊的敘述：

革力沙是一個想象的人物。我們的家中

有許多這樣半瘋顛的聖徒，大家教我十分地尊敬他們，對於他們，我深深地感謝把我撫養大的那些人。假如他們中間有一些是不誠實的，或他們的行爲有時是軟弱的，不虔誠的，但他們的生活目的（雖然實際上是荒的）却是非常崇高的，我高興我在童年無意識地學習理解他們所達到的高度。他們實踐了馬加斯·奧雷里阿斯*所說的話：「沒有比爲了善良生活而忍受輕蔑更高尚的了。」時常沾污善良行爲的人世榮華的願望是如此的有害，如此的無法避免，所以我們不能不同情那不僅避免稱譽甚至引起輕蔑的努力。我的妹妹的教母馬利亞·介拉西摩夫娜，半白痴的耶夫多吉木希加，以及我們家中一些別的人們，便都是那種人物。

這些早年的印象在托爾斯泰的心中銘刻得有多末深，從他的最早期和最晚期的著作中顯然可見。用童年中所寫孩子們偷聽了去的革力沙的禱告那幾行作例吧。

從那時起，時光過了很多，許多過去的記憶對於我都失去了意義，變成了暗淡的回憶，連巡禮者革力沙也早已完成他的最後的巡禮；但他所給我的印象，我所引起的感情，永遠不會在我的記憶中死去。

在托爾斯泰後來的生活中，我們屢屢見到

這種中古情調的出現（不拘其中所含的是真是假），以及重要的不是人生的有用或無用而是靈魂的自伐和自卑的主張。

托爾斯泰對於他的父親的狗和馬和打獵（在童年中，他告訴我們，他怎樣獵第一隻野兔的實事）都很感覺興趣，對於家人賓客以及僕人們用來開心的（特別在新年時期）遊戲和蒙面跳舞也很感覺興趣，這是我研究他早年在牙斯拿亞·波里牙納的生活時不可不想到的。

雖然生就敏感的內向的性格，托爾斯泰的童年生活依舊是快活的，他時常滿懷愉快地回顧那時的生活。他說到「那優美的天真的快樂的到十四歲爲止的童年期」，他告訴我們，保存在一個人的記憶中的童年前期的印象，像灑在沃壤上的種子，在靈魂之不可測的深處生長，經過許多年後，它們把它們那光明的葱蘢的萌芽投入上帝的世界中。

當托爾斯泰八歲時，那家庭爲了他的兄長們的教育遷居莫斯科。下一年，一八三七年，他們的父親去圖拉辦事，在造訪他的朋友帖米耶夫的途中，跌在街市中，因腦充血逝世。他隨身所帶的錢都被偷光，只有一些不能通用的證券，由一個不知名的乞丐帶還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家。喪事在牙斯拿亞·波里牙納舉辦；

* 二世紀羅馬帝國的皇帝哲學家。——譯者註。

不會回去參加葬禮的列赦時常幻想他的父親並非真地死了。他觀看莫斯科街上陌生人的面孔，他覺得他幾乎有把握在任何時可以遇見活着的他。

這變故把生死問題鮮明地帶進那個少年的心中，九個月後，這印象更被他的祖母的死加強，她永不會從她的兒子的死亡的震驚中恢復過來。她的死是托爾斯泰第一次眼見的。當她患癌症將死時，他被許可去吻她那腫脹的白手，看見她穿着白衣服一動不動地躺在白色的高床上，他永不會忘記他所感到的恐怖。但他說道：

我記得爲我們大家作的那黑布白紋的新短衣。看在住宅附近徘徊然後把蓋子上要有閃光的錦緞的棺材抬進來的承辦喪事的人們，看我的祖母生有羅馬式的鼻子的嚴肅的臉，看高臥在桌子上的棺材內的她的白帽子和頸子上的白圍巾，那是很可怕的；我們的姑母們和帕辛加的眼淚，乃是可悲的；但那白紋的新短衣和在場的人們對待我們的慰撫態度却使我們感到滿足。……我記得，在出殯時，一些女賓們閒談道：『十全的孤兒們；他們的父親才死了不久，現在他們的祖母又去世了，』當我聽到她們這樣說時，我覺得非常愉快。

此後過了不久，發生了一件記在托爾斯泰的自白的第一頁上的事件：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十一歲左右時，一個初級中學的學生伏拉狄米爾·米魯丁在一個禮拜日來訪問我們，當作一件新聞，對我們宣布他們學校中一個新發見。這發見是沒有上帝，我們所聽見的關於他的一切都不過是假造的。我記得我的兄長們對於這新聞非常感覺興趣。他們喚我來參加他們的會議，我記得，我們大家都很興奮，承認這新聞很有趣而且十分可能。

關於托爾斯泰的少年生活，有各種故事流傳下來，其中有一些是很具特色的，值得記述一番。

因爲他從來對於任何不公道的陰影感覺非常銳敏，有這樣一件事給他一種很強烈的印象。在他們的父親和祖母死後不久，因爲財產被保管正處在很窘的境遇的托爾斯泰家的孤兒們，被請去參加一家相識者的聖誕樹會，當時的陸軍大臣的姪子年幼的高爾查科夫王爵們也在賓客之列。所有的孩子們都受有禮物；但高爾查科夫家的得到貴重的禮物，托爾斯泰家的却受到廉價的平常禮物，這情景很使他們難堪。托爾斯泰自己或他的家人們講的別的一些故事，都能表明他這時期那易衝動、就於想象的

的、不屈不撓的、以至乖僻的性格。

當他七八歲左右時，他有一種想飛的熱烈願望，以爲這是可能的。只要坐在腳跟上，雙臂緊抱兩膝，抱得愈緊，飛得愈高。因爲托爾斯泰總要把他的信仰見諸實行，於是有一天，在他的家庭遷居莫斯科後不久，到他應當下來吃飯時，他逗留在課室裏，然後爬到外面離地大約有六碼高的窗臺上，把自己投了下來。他在失去知覺的狀態下被拾起來。他這一跌的損害幸而只限於輕微的腦震傷，在睡過八小時以後，他終於很平安地蘇醒過來。

前邊已經說過，把他的小說童年當作自傳是一種錯誤，但其中有許多部分可以由別的根本證明合於他自己的生活的，例如（談到尼古連加的性格時）他說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不漂亮的……所以每一談到我的外表，便使我非常難堪。……有時我陷於失望中：我想象，生有我這樣的寬鼻子、厚嘴唇、灰色的小眼睛，在世界上是不會有什麼幸福的；於是我求上帝顯一顯神通，使我漂亮起來，我願把我現在已有的和將來可有的一切用來掉換一張漂亮面孔。事實上他本人的外表使那敏感的少年很焦心，但他想改善他的外表的努力並未成功。有一次他剪去他眼眉，那不滿意的徒引起他很大

的悲哀。

他在回憶錄中記有下面一件事，這件事必然加強他一生對於體罰的反感：

我不記得爲什麼，總是爲一件不值得受罰的事，聖多馬（勞塞爾後的法國家庭教師）先把我鎖在一間房內，然後以鞭打來恫嚇我。我於是不僅對於聖多馬本人，也對於用威嚇我的強力，感到非常的憤怒，惱恨，和憎惡。

當他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時，他對於他的父親的朋友伊斯連涅夫的九歲的女兒懷有一種戀慕，因爲妒恨她敢同別人交談，他憤然地把她從一個陽臺上推下，結果她後來跛了很久，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後，當他與這位夫人的女兒結婚時，他的岳母時常提醒他這件事，並且說道，「在我童年時，你把我從陽臺上推下，顯然是爲了後來可以同我的女兒結婚了！」

他的妹妹說，有一次，當他們坐一輛托洛伊加（意即三馬並行的車）去牙斯拿亞時，列敖在停留時下了車，徒步走下去。當馬車又往前進並且就要追上他時，他跑起來了，馬走得愈來愈快，他也增加他的速度，盡他所能地賽跑。他走了兩英里，不會被追上，但也筋疲力盡了。他喘着氣、流着汗、疲敝不堪地被扶回車上去。倘非賦有托爾斯泰特出的體力（雖然

他時時患病），像他這樣無限制地浪費生命力，大概要受到嚴重的損害了。

所有的記載都把他寫成一個特立獨行、不願照別人的樣子行事的小人兒。例如，他走進一個客廳，慎重地併起兩腿，灣下頭來，向背後鞠躬，照這樣子挨次對在場的每一個人致敬。他一生都有愛騎馬的特徵，關於這一方面，有兩件記載下來。

當他的兄長們被送進騎術學校時，列敖（雖然他的父親和騎師都說，他這時開始騎馬，年齡還太小，會從馬上跌下來）也得到學習騎馬的許可。在他的第一課，他果然跌了下來，但他請求再把他放在鞍子上，於是不再跌下來，而且很快地成爲一個騎馬專家。在他許多年後寫來供學校兒童們讀的短故事中，有一個談到他有一次想騎老馬拉芬，在他的兄長們輪流騎過以後，拉芬太疲乏了，不肯走出馬廄，他於是打它的兩肋，直到把他的軟鞭打斷。隨後他向當值的農奴要一條更堅固的軟鞭，但那人回答道：

「呀，主人，你沒有慈悲心哪！你爲什麼打他？他已經二十歲了，也十分疲乏了；他幾乎不能呼吸了。喂，在一匹馬，他是同提莫非契「一個住在當地的老農」一樣老了。你也可以跨在提莫非契的背上，照這樣用

鞭子來趕他了。你一點也不憐憫他嗎？」

我想了一提提莫非契，便聽從了那個人的話。我從馬背上跳下來，當我看到它冒熱氣的兩側怎樣地掀動，它怎樣搖着瘦弱的尾巴從鼻孔中費力地呼吸，我懂得它有多末難過。先前我以爲它同我一樣快活。於是對拉芬非常抱歉，開始吻他那汗濕的頸子，求他饒恕我的打他。

從那時起，我已經長大，但我永遠憐恤馬，一見到馬受虐待，便記起拉芬和提莫非莫。

他在功課方面彷彿並不很好，他在什麼地方提到，一個爲他們兄弟補習功課的學生，談到他們讀書的能力時，作了下面的警句：

尼古拉斯願而且能，謝爾介伊能而不願，德米特力願而不能（這是不確的），列敖不願亦不能。（我想，這是完全確實的。）

在另一方面，前面提過的法文教師聖多馬（他在童年中被寫成聖哲洛木）必然看出這個少年的才能，因爲他常說，「Ce petit a une tete: c'est un petit Moliere」[這個小的有一種頭腦：他是一個小莫利哀]。在他的父親死後，家中財產爲監理法庭所扣押，日常費用必須縮減了。因此在一八三八年決定，兩個較大的兄長爲了他們的教育必須

留在莫斯科，這三個小一點的孩子則要回生活比較便宜的牙斯拿亞。波里牙納、去受他們所愛的塔提安娜姨照顧了。他們的法定監護人亞歷山德拉（『阿林涅』）伊里尼希娜·奧斯帖——薩金女伯爵同大孩子們留在莫斯科。

這位夫人同富有的奧斯帖·薩金伯爵（他的家族在波羅底諸省中是第一流的）結婚，在表面上是顯赫的，但她的結婚生活却是很不幸的。她的丈夫發了狂，想要殺死她。當她被拘禁在瘋人院時，這位伯爵夫人生下一個死胎。爲要把她從這新的打擊中救出來，用了一個僕

人生下的女孩代替這死胎。這女孩帕辛加住在托爾斯泰家，當托爾斯泰還是一個小孩子時，她已經長成了。亞歷山德拉女伯爵先與父母同住，後與她的兄長（托爾斯泰的父親）同住。她是托爾斯泰後來極端反對的東正教的熱心信

徒，但她的性格和行爲中有一大部分很合於他後來的著作中的教訓，可見大多數英國人認爲奇特的他對於基督教的品德的理解，全然不是由他想象出來的，乃是從根深蒂固的俄國的家庭的傳統中引伸出來的。他告訴我們道：

我的姑母是一個忠實地信宗教的女人。她所愛好的消遣是誦聖徒傳，與巡禮者、半瘋的信徒、男女修道士交談，這些人有的常住在家中，有的僅只來訪問我的姑母。……

她不懂在外表上是信宗教的，禁食，禱告，

與虔聖徒生活的人們交往，她自己真地度一種忠實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僅要避免一切奢華，不受別人服侍，却要盡可能地服侍別人。她從來不會有過錢，因爲她把所有的都給了向她乞求的人。一個僕人告訴我，當他們住在莫斯科時，我的姑母在作晨禱時總要翹着脚尖走過她那睡着的女僕，也時常作當日認爲女僕應當作的一切事。在衣食方面，她是盡可能的簡單，隨便。提起這件事，在我是不愉快的，我從童年時便記得我的姑母身上有一種酸臭氣息，大概是她疏於沐浴的緣故；而這就是那生有美目的高雅的詩意的阿林涅哪，也就是那愛誦讀和抄寫法國詩的人哪，也就是那彈豎琴的在最大的跳舞會中總有大成功的人哪！我記得她從來是多末懇摯，和善，同等地看待最重要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女修士和巡禮者。

托爾斯泰往下談到她如何愉快地忍受因敬禮教士而引起的嘲笑和揶揄。

我記得她那可愛的好脾氣的笑和閃着快樂的光的臉。充滿她的心靈的宗教感情對於她是如此的重要，比一切別的重要得多，因此她不能對任何事發怒或煩惱，也不能像別人那樣重視塵世的事物。

在一八三九年的夏天，全家人聚在牙斯拿亞·波里牙納，但在九月間當尼古拉一世來莫斯科爲救主堂（用以紀念一八一二年俄國從拿破崙侵略下的解放）奠基時，他們已經回到莫斯科。托爾斯泰從附近的住宅的窗子裏眼見這一次的儀式，根據童年的一種草稿中顯然可作自傳的片段來判斷，當沙皇騎馬出克列木林宮時，他也在歡呼萬歲的羣衆中。沒有疑問，在戰爭與和平中，彼提亞·洛斯托夫看亞歷山大一世進克列木林宮的那一場，便是依據這一次的經驗寫的。

第二年，一八四零年，是一個荒年。收成是壞的，必得買穀來養活農奴，爲了籌款買穀，托爾斯泰家必得賣掉一個田莊。餵馬的燕麥也斷絕了，托爾斯泰記得他同他的兄長們怎樣因爲憐憫他們的馬駒、暗中爲它們在農民的田中收集燕麥，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所犯的罪過

在那一年的冬季，全家遷居莫斯科，第二年夏季又移回牙斯拿亞。下一年秋季，他們的監護人，那和善的亞歷山德拉·奧斯帖·薩金伯爵夫人，死在她所退居的由奧普丁（十四世紀的盜魁）在加魯佳省建立的修道院或『隱巷』中。

在她死去以後，她的妹妹彼拉介亞·伊里尼希娜·尤希珂夫成爲他們的監護人。她是一

個加山地主的老婆。塔提安娜姨與她不和；她們中間沒有公開的爭論，但V. I. 尤希珂夫（彼拉介亞的丈夫）年青時曾向塔提安娜求婚而被拒絕。彼拉介亞不能寬恕她的丈夫對於塔提安娜的舊情。

監護人的變更，使得這一家人在一八四一年秋季遷居加山。那時列敖是十三歲。孩子們離開塔提安娜姨，使她很難過，但在每年夏季回牙斯拿亞·波里牙納。

十四歲以前給托爾斯泰影響最大的書，據他告訴我們，是聖經上的約瑟的故事，天方夜談上的四十個強盜和加馬拉爾沙曼王子，各種俄國民間傳說，普希金的故事和他的詩拿硬翁，波高列爾斯基的黑母雞（一篇神話故事）。約瑟的故事對於他的影響，據他說，是『無限的』，在晚年，他把這故事當作那最普及的高尚藝術的『簡潔、樸素、誠摯』的特徵的模範。

在他好作抽象的思考方面，正如在別方面，他誠然是養之有素的，在少年中，在一段必然屬於自傳式的文字中，他說道：

這是令人難信的，我少年時的癖好和最常思維的題目對於我的年齡和地位是非常不相稱的。但據我看來，一個人的地位與他的道德活動的不相稱，乃是他對於真理的尋求的最正確表示。

有一個時期，我得到這樣一種意見：幸福不依靠外在的原因，而依靠我們那些原因的關係，一個人慣於忍受痛苦，就不會不快的活——爲要我自己慣於困苦，不關心我所感受的嚴峻痛苦，我時常伸直了臂膊，拿起塔提斯切夫的字典，一次拿五分鐘；或去一個小房間，用一條繩子鞭打我的赤背，痛得淚水不自覺地在眼中出現。

在另一個時期，因爲想到死無時無刻不在等待我，我曉得（奇怪人們先前爲什麼不曉得），人只有享受目前，不想將來，才能快活，於是，一連三天，在這意見的影響下，我荒廢我的功課，任什麼不作，一味躺在我的床上，用讀小說、吃蜜作的薑餅來享樂，因此用盡我所有的錢。……但我的一切哲學傾向都沒有懷疑主義那樣使我神往，有一個時期，我爲那種思想引到發狂的邊際。我想像，除了我自己，宇宙間沒有人，也沒有物，物體全然不是物體，只是當我注意時才出現的影子，一旦我不想到它們，這些影子立即消失了。總之，在沒有物體存在、只有我同它們的關係這信念上，我與謝林是一致的。有一些時候，在這種 idea fixe（固定觀念）的影響下，我達到如此瘋狂的境界，我有時迅速地向旁邊看去，希望出其不意地

捉到我所不注意的虛空（neant）。

我這哲學發見極端滿足我的虛榮心；我常常把自己想像作一個爲了人類的利益發見新的真理的大人物，懷着對於自己的價值的驕傲的意識來較量其餘的人類；但，奇怪得很，我對於他們每一個人都感到羞慚，我已估價愈高，愈不能顯示我那自尊的意識，甚至不能老着面皮不爲我那最簡單的話和動作害羞。

在遷居加山時，每一個托爾斯泰家的少年都領受一個與自己年齡相近的小農奴供指使。其中之一，伐努沙，後來伴同托爾斯泰去高加索，當我最後一次聽到他時，他還住在圖拉，年齡已經很大了。

有五年半的時間，從一八四一年的秋天到一八四七年的春天，他們兄弟都住在加山，每到夏天回牙斯拿亞休假。他們全進了加山大學。作他們的監護人的與他們同住很久的那位姑母是一個和善的但不大聰明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富有的，那家庭乃是好客的和行樂的中心。

列敖·托爾斯泰，有意成爲一個外交家，預備入東方語文系，在那一系中，阿拉伯文及土耳其——韃靼文的知識是需要的。他努力預備，在一八四四年五月入學，那時他還不滿十六歲，以法文考得最好（他得到54的分數，依

普通的算法，5 是最高的分數，那個加號乃是特優的表示；德文，阿拉伯文，土耳其——雜文都很好；英文，邏輯，算學，俄國文學也不錯；但他的拉丁文考得很平常，在歷史和地理上却完全失敗了，兩樣都得到最低的分數。關於歷史，他說，『我一無所知』，至於地理呢，『更無所知』，又說，『考題是指名法國的海港，但我一個也指不出。』在暑假的末尾，他被允許重考不及格的各科，於是圓滿及格了。

我們可以假定，下面取自少年中的一段文字是他自己那時期的夢想的記錄。

我那時將近十六歲了。教師們依然來教我，我在勉強強地準備入大學。

在我認為少年期的結尾和青年期的開頭的那時期，我的夢想建立在四種感情上：對於『她』的愛，『她』是我想像中的女人，我對於她常作同一的夢，並期望隨時隨地遇見她。……第二種感情是被愛的的愛好。我要人人都知道我，愛我，我要說出我的名字……人人都為我的名字所震動，因而環繞我，為某一件事感謝我。第三種感情是對於一種非常的自誇的好運的希望，這感情是非常強烈的，固執的，直到發狂的地步。第四種也是主要的一種感情是自慚和悔恨，但這悔

恨與幸福的希望相混雜，因而其中並沒有悲愁。……我甚至就於憎惡過去，要把它看得比本來更黑暗。過去的記憶愈愈黑暗，現在這點愈顯得清楚，光明，將來的彩虹也愈放射出美麗。悔改的呼聲和成爲完人的熱烈願望乃是我的靈魂在這一發展階段中主要的新的感覺，我對於自己的觀念，對於人類的觀念，以及對於上帝的宇宙的觀念，全由此奠下新的基礎。

啊，從那時起——當我的靈魂默默地屈服於塵俗的欺騙勢力和淫蕩勢力的時候——仁慈的慰藉的聲音便時常勇敢地起來排除那一切虛妄，嚴厲地斥責過去，顯示給我也使我愛那光明的現在的點，應許給我將來的利益幸福——仁慈的慰藉的聲音哪！——你一旦停止發出嗎？

當托爾斯泰以大學生和境遇優良的青年進入加山社會時的那一冬季是特別快活的。那是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的冬。他參加許多由省政府舉辦的貴婦人們舉辦的私人舉辦的跳舞會，也參加許多蒙面跳舞會，音樂會，活畫會，清客串戲。當地年老的人們長久地記得他『赴一切跳舞會，夜會，貴族茶會，也是到處受歡迎的客人，不斷地跳舞；但完全不是一個善伺候女人的人，他是以拙笨和羞怯著稱的。』在

一八四五年的狂歡節，他同他的兄長謝爾介伊參加爲慈善事業舉辦的演得很成功的兩齣戲。

關於加山社會的性質和他在那裏的環境，記載是不一致的。在一方面，我們有他自承（在這上，以及在別的問題上他都模倣他的兄長謝爾介伊）『墮落』的敘述，他的大學同學沙高斯金也說，他所處的環境是卑污的，必然使他憎惡。在另一方面，見到沙高斯金的議論，托爾斯泰（他內心常有一種強烈的矛盾精神顯然可見）回答道：

我在加山社會中並不覺得厭煩，却快活地享樂，加山社會那時是很好的。我反要感謝命運，使我在那樣環境中我最早的青年期，一個青年人可以在那裏度不沾惹他所把握不住的問題的青年生活，我所度的生活雖然是怠惰的，奢靡的，但却不是罪惡的。

這些矛盾的說明顯然是這樣的：他所在的環境是親愛的，他自己不僅享受生活，也交下朋友，更有他後來回顧時認爲滿意的工作。但在他的生活中以及環繞他的生活中，必然有許多（除了在別人刻求時）爲他回憶時十分憎嫌的，這憎嫌會在他的自白中明白地表現出來。

爲要盡可能地接近事實，我們應當酌量個人的成分，這種個人成分，在托爾斯泰方面，

是強烈的，變動不居的。

因為他的周圍進行有不斷的娛樂，在大學第一年的結尾，他在考試上的失敗是不足為奇的。但那失敗彷彿不完成是他的過失，因為他告訴我們道：

俄國史教授伊凡諾夫阻止我升入第二級（雖然，我沒有缺過一次課，俄國史也學得很好）因為他曾同我的家庭爭吵過。這同一

教授在德文方面也給我一個最低的分數——雖然我的德文在我們那一班中比任何學生都好得多。

托爾斯泰不肯在東方語文系留級一年，自願離開那一系，在一八四五年八月改入法律系。在這新學系的開頭幾個月，他幾乎完全不會讀書，比先前更多沈溺於加山社會的娛樂生活。但在仲冬以前，如他所告訴我們的，第一次

「認真學習，我甚至在其中尋出一種樂趣」。他對比較法理學和刑法感覺興趣，格外專心於死刑的探討。民法教授邁爾派給他一種使他聚精會神的任務；那便是孟德斯鳩的法意和加德林二世的大憲法（*Litaker*）的比較。他所得的結論是，在加德林的憲法中，孟德斯鳩的自由思想和加德林自己的專制思想和虛榮心混合起來，大憲法給加德林造成的聲望多於給俄國的好處。

托爾斯泰對他的德文傳記者說，這一種研究大概就是他提前離開大學的主要原因。他對

於教授們所講的課目不感覺興趣。他從來專心研究他所着手的一切問題，他也讀了無數的書，但在任何同一時間，總向同一方向用力。當一個題目引起他的興味時，他並不左右瞻顧，一意探求於此有關的知識。這就是在加山的情形，他覺得大學課程對於他所關心的問題的通曉是一種障礙。

他在一八四六年五月考試及格，按時升入法理學系第二年級。在不久以前，他同別一個學生爭論兩人中誰的記憶力好，為要加以實驗，他們各自牢記一個歷史考題的答案。托爾斯泰的任務是記誦馬柴帕*傳，徼倖這正是他考試時抽到的題目，因此他自然得到26的最高分數了。

從一八四六年秋季起，他們兄弟不在他們的姑母處住了，遷居他們獨占的含有五個房間的一層樓內。

同學納沙列夫會把他關於托爾斯泰作學生時的印象告訴我們。他說道：

我同伯爵很疏遠，從我們第一次會見起，他那冷峻的神氣，他那蓬立的頭髮，還有他那半閉的眼睛的尖銳表情，都使我不能同他接近。我從不會遇見一個呈露這樣奇特的

我所不能理解的自大自滿的神氣的青年人。

在起初，我不常遇見伯爵，他雖然怪僻，怕羞，但也加入了一個所謂「貴族會」的小團體。他很少回答我的問候，好像要諷示給我，即使在這裏，我們依然遠非平等的，因為他來時騎着一匹快馬，我却是徒步的。

大家推測，在那些日子，托爾斯泰格外留意他個人的外貌，以及表示他的貴族身分的衣服。不過，在外表上，一八四六年的托爾斯泰雖與四十年後的托爾斯泰大不相同，他的說話却與晚年的遵循大致相同的路線，具有令人信服的強度，以及使他晚年最帶說教意味的著作十分易讀的冷峭的諷刺的閃光。

有一天，在上歷史課的時候，碰巧納沙列夫和托爾斯泰都遲到了，於是兩人由學監下令禁閉在一起，這乃是當時加於遲到的常罰。他們在禁閉處的談話曾經牽涉到列蒙托夫的惡魔那一首詩，托爾斯泰順便對於詩加以一般的譏諷，隨後見到他的同伴有一本加拉木欽的俄國史，他

把歷史斥作最沈悶也幾乎最無用的課目

* 十七世紀的烏克蘭王爵，初事彼得大帝，後與瑞典王聯合，謀使烏克蘭獨立——譯者註。

。一堆謊話和無用的瑣談，雖有大量不重要的數字和專名。……誰要知道可怕的約翰與帖木魯克的女兒的第二次婚禮舉行於一五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他與安娜·阿列克西耶夫娜的第四次婚禮舉行於一五七二年呢？但他們要我鑽研這一切，假如我不肯，考試者便給我一個「一」的分數。

後來，納沙列夫說道：

托爾斯泰對於大學和大學一般的教訓的懷疑，在我是不能有異議的。「科學的廟宇」這名詞常掛在他的嘴唇上。他自己一面擺出十分正經的態度，一面把我們那些教授形容得如此可笑，我雖然竭力要作出冷靜的樣子，但也像着了魔的人一般笑起來。……「但是」，托爾斯泰說，「我們兩個都有期望以有用的有知識的人離開這座廟宇的權利。但我們實際上能從這個大學帶走什麼呢？……我們將來有什麼用處，而且我們將來對誰有用處呢？」

納沙列夫說，雖然托爾斯泰在他的內心引起半憎惡半迷惑的感情，他記得很清楚，他朦朧地意識到他這人有一點奇特的不平凡的同時也是不可解的什麼。

根據十六年後托爾斯泰所寫的教育論文，我們知道，他反對考試，反對為各系學生規定

的研究範圍，也反對不拘教授們如何不高明學生們必須聽和研究他們的講義的制度。

在法學系的第二年，托爾斯泰常常缺課，在年中考試時，從所有的教授得到「考勤」的壞分數。

他的兄長謝爾介伊已經讀完他的課程並且就要離開這事實，加強托爾斯泰對於那個大學的不滿。剛好在這時，他們兄妹們分定家產，列敦承襲了牙斯拿亞·波里牙納和四個別的田莊，約有五千四百畝田和三百三十個男性農民及其女眷。一種為他們謀福利的責任意識要他回牙斯拿亞·波里牙納去，終於，未等到五月間的考試，在一八四七年復活節後不久，他以「體力不濟和家庭問題的理由」請求退學。他在三月間真正地住過醫院，但所謂體力不濟却只是一種藉口。

他不能得到一個學位，時常使他十分難過和失望，但不應當設想他懷着求生活舒服和不要繼續求學的意思離開加山。

托爾斯泰的日記繼續了他的的一生的一大部分，保存下來的第一卷起於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他在加山住醫院的時候。在第一頁上，他記載，他是十分孤獨的，又寫道：

主要的好處是我已經清楚地覺悟，大多數時髦的人們認為青春的成果的不規則生活

，實際上是早期精神墮落的成果。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覺得孤獨有益，正如不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覺得社會交際有益一樣。……寫十卷哲學比實行一句教訓更為容易。

一個月後他記道：

近來我已經不能照我的心願作人；原因是：第一，我離開醫院，第二，我所在社會漸多變動。……

我發覺我當前的問題是：「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總達到這樣一個結論：我們人類存在的意義是把最大的助力提供現存一切最完全的發展。

他在這裏已經提出他從來認為極端重要的一個問題，但在晚年他為這問題得到一個十分不同的答案。同日他寫道：

假如我不能為我的生活尋出一種意義——一種既普遍又有用的意義，我將是人類中最不快活的了。……所以我的一生將是向那唯一的目的——一種積極的不断的努力。

這是他那時為自己立下的幾條規則：

一、不顧一切障礙，遵守我為自己立下的規則。

二、完盡我的任務。

三、永不要向書中檢查我已經忘記的東西，總要靠自己想方法記起它來。

四·總要使我的頭腦竭力工作。

五·總要高聲地論讀和思考。

六·不要怯於對攪擾我的人說，他們在妨礙我；先讓他們覺出，然後道着歉告訴他們（倘若他們不懂）。

他決定在牙斯拿亞住兩年，於是他爲自己的腦力發展和取得大學學位的資格列了一張自修表；這一張表的範圍之廣是令人吃驚的。

一·學習取得我的大學學位所需要的全部法學課程。

二·學習實用醫學，及其淺近的理論。

三·學習：法文，俄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拉丁文。

四·學習農學，理論與實用並重。

五·學習歷史，地理，統計學。

六·學習算學（中學課程）。

七·寫我的（大學）論文。

八·在音樂和繪畫方面達到我的能力所及的最高成就。

九·寫下規則（關於我的行爲的）。

十·獲得自然科學的一些知識。

十一·寫我所研究的一切科目的論文。

這一類的規則和決心充滿了托爾斯泰的日記。既經在實踐上失敗以後，他一次又一次地結集他的精力，爲自己定出生活的計畫和足以

竭盡一個心智方面的巨大的精力的研究課程。

當他一生中在加山的最後一年，他同名叫德牙珂夫的學生（少年中的德米特力）結成親密的朋友，在這人的影響下，他發展了。

對於道德理想的一種熱烈的信仰，以及不斷改善自己乃是人類的命運這信念。矯正一切人類的行爲，破除一切人類的罪惡和不幸，顯然是很可以成功的。矯正自己的行爲，取得一切的美德，更要活得快樂，這都是十分容易而且簡單的。

至於他這時的宗教見解，據他告訴我們，他從少年時起便相信他的教會的教條，虔誠地懺悔和受聖餐，當他十四歲時：

我開始對人生作一般的思考，反對不與我的理論相合的宗教，我當然把脫離那種宗教當作一件好事。

（一八五九年給他的姑母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的信。）

我是在正宗基督教信仰中受洗的，長大的。我由童年而少年而青年一貫地受這樣的教誨。但當我十八歲在大學第二年退學時，我不再信仰過去所受的一切教訓。（自白）

但他的日記表明他頻頻地誠懇地禱告；由此可知，他雖然在理智方面屏絕東正教會，在困苦或煩悶時他依然本能地求助於上帝。他的

見解是動搖的，不成熟的，如他在另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道：

我在童年所接受的宗教信仰不見了……從十五歲起，我開始讀哲學著作，在很早的年齡便自覺地反對那種信仰。從十六歲起，我停止去禮拜堂，不再自動地禁食。我不相信童年所受的教訓，但我相信一種東西。我所信的是什麼呢？我完全不能說明。我信仰一個上帝，或我不否認上帝，但我不能說是哪一類的上帝。我也不否認基督和他的教訓，但他的教訓的本質是什麼，我又不能說。

回顧那一時期，我現在明瞭，我的信仰——與我的獸類本能有別的給我的生活以衝動的我的唯一的真信仰——乃是完成我自己的一種信仰。但這完成的本質是什麼呢，它的目的是什麼呢，我不能說。我嘗試在心理方面完成我自己——我盡可能地學習一切，學習人生拋在我面前的任何什麼；我嘗試完成我的意志，我立下我要遵守的規則；我在身體方面完成我自己，用各種運動鍛鍊我的氣力和靈活，用各種磨難使自己慣於受苦和忍耐。我把這一切看作趨向完成的工作。這全部完成的第一步當然是道德的完成；但不久就爲一般的完成所代替；爲不在自己的或上帝的眼中求進步而在別人的眼中求進步的

願望所代替。不久這努力又變成要比別人強壯的願望；變成要比別人著名、重要、富有的願望。（自白）

有一個時期，他的特殊願望是成爲世界最強壯的人，於是有若干年熱心於體育。他的筋力和靈活直到年紀很大時依然很可觀，在他結婚許久以後，牙斯拿亞·波里牙納的客人們時常驚奇他的活力。

在他的自白的早期草稿中，有下面一段話：我記得在大學第一次考試日，我一面在墨湖附近散步，一步祈求上帝使我考試及格，但當我學習教會問答時，我清楚地知道，全部教會內容都是虛妄的。

這是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事。談到托爾斯泰與女人們的關係時，應當記住，青年人縱淫在那時是被看作十分自然的，與他地位相同的人，對於嫖娼不感到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據他告訴我們，他這時已開始去妓院了。他的兄長德米特力雖然度一種聖潔的生活，但也交錯着大的蕩檢行爲，我們發見列敖爲了自己的修持標出下面的主張：

要把女人的社會看作社交生活中一種無可奈何的罪惡，要盡可能地避免它。我們從難學得一切淫慾，懦弱，瑣細，以及許多別

的罪惡呢，倘非從女人？我們失去我們的勇敢、決斷、合理、公道等生來的品質，不是女人的罪過是誰的罪過呢？女人比男人更富於感受性；所以在善良的時代女人比我們男人好；但在這墮落的污穢的現代她們比我們更壞。

當他在大學的年月，托爾斯泰常見他的兄長德米特力，談到他時，他說道：

我也記得，當時在大學的兄長德米特力，忽然順着他本來的狂熱態度皈依了宗教，開始參加一切教會儀式，禁食，度清潔的道的生活，我們大家——連我們的長輩們——不住地嘲笑他，爲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理由，稱他爲『諾亞』。我記得，當時加山大學的幹事穆辛·普希金在請我們去參加他的家中的跳舞會時，用了連大衛也在方舟前跳舞的理由，嘲弄地勸我的兄長（他已謝絕這次的邀請）。我同情我的長輩們的嘲笑，從那裏邊得到一個結論：學習教會內容和去禮拜堂雖然是須要的，但人不應當把那類的事看得太認真。（自白）

關於這位老兄，我們又讀到下面的文字：從我們的加山生活時代起，我的特徵已經顯著，也印入我的頭腦中。過去在莫斯科時，我記得，他不像謝勞茲哈和我那樣沈溺於戀愛，也不喜歡跳舞或軍事遊行，但學習

得很好，很用力。——在加山，一味模倣謝勞茲哈的我開始墮落了。——不只在加山，甚至在更早的時候，我時常爲我的外貌勞心。我想要長得漂亮，風雅。米帖加就沒有這一類的形迹。我相信他永不會犯過青年人常犯的罪過；他總是認真的，沈思的，清潔的，有決斷的，但性急的，他無論作什麼都用全力去作。——他很長於作詩。我記得他翻譯希勒爾*的 *Der Jungling am Bache*，他翻譯得非常好，但他不肯獻身於這種工作。——他從來不同別人厮混，除了在發怒時，總是安靜的，嚴肅的，他長得高，稍瘦，也不大健壯，生有又長又大的手和圓的肩。他在那樣早的年齡便傾向一種宗教生活，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或爲什麼，但知道這生活在他的大學第一年便開始了。他的宗教熱情當然把他引向教會生活，他以素來的徹底態度獻身於這種生活。

米帖加必然具有我的母親和尼古連加同具而我獨無的那種可貴的性格——完全不關心別人對於自己的意見。直到最近（年紀老了一點）我永遠不能不關心別人的意見，但米帖加一點也不在這上頭留意。我從來不記得他的臉上呈現過受人稱讚時那種抑制的微笑。我永遠記得他那嚴肅的安靜的憂鬱的有時凜

然的扁桃形的淡褐色的眼睛。只有在我們的加山時代，我們才開始格外注意他，在那時，謝勞茲哈和我十分注重風雅——注重外表——他卻是不考究的，不整潔的，我們便爲了這個責備他。

我們別人，特別是謝勞茲哈，都交給我們的貴族同學和別的青年人。米帖加却相反地從所有同學中選出一個可憐相的貧窮的衣服襤褸的青年波魯保牙里諾夫「可以譯作半貴族的」——一個談諧的同學稱他爲波魯別早鼻道夫「半無食的」——只同他來往，同他預備考試。——我們兄弟們，連我們的姑母，都因了米帖加的下等趣味和夥伴而輕視他；我們那些輕薄的夥伴們也採取同樣的態度。

在他們的大學時代過去以後，托爾斯泰很少見到他的兄長德米特力；這裏不妨犧牲了編年的次序，再說一說這個人的生和死。材料依然是由托爾斯泰的回憶錄供給的。

當我們分家產的時候，我們所住的田莊牙波斯拿亞·波里牙納，依照慣例，分給我（最小的）。謝勞茲哈，因爲愛馬，就順着他的心願，分得比洛高伏，那裏有一個養馬場。米帖加和尼古連加分得別的兩個田莊：尼古連加分得尼古爾斯珂耶，米帖加分得摩

爾斯克的田莊謝爾巴綽夫加。我會記米帖加對於蓄奴的意見。蓄奴是錯誤的奴隸應當解放這見解在四十年代，我們的社會中是未之前聞的。遺傳下來的蓄奴制度彷彿是人生的必須條件，在他們的物質利益外更注意他們的道德利益，乃是唯一的補救辦法。在這意義上，米帖加很認真地質直地誠懇地寫作。因覺到無其他辦法，二十歲大的他，在離開大學時，親自負責指導幾百農家庭的道德，用責罰的恐嚇和責罰來執行（如戈果爾在他的給一個地主的信中所建議的）。——但在這對於他的農奴的義務外，還有另一種義務，這在當時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便是軍役或文官役。於是米帖加決定去服文官役。

托爾斯泰往下叙說他的兄長怎樣爲了於國家有用選定立法作他的專科，怎樣去莫斯科探問使他成爲有用的人的地方，使得部中長官和某一些貴族相識大爲驚訝。他所請教的朋友把服務國家僅看作一種滿足野心的手段，「像那樣的問題大概他過去從不會想到過。」結果德米特力灰心喪氣地回了家，担任了一種當地的事務。這一切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幫助我們瞭解列敦·托爾斯泰對於政府組織的懷疑態度，以及人們在政府中服務完全由於自私的動機那強烈信念。

托爾斯泰繼續寫道：

在我們一同離開大學以後，我便看不見他了。我知道他度同樣嚴肅的有節制的生活，既不喝酒，也不吸煙，更不接近女人，直到二十六歲，這在那時是很少見的。我也知道他同僧侶和巡禮者來往。——當一種大變化開始時，我想我已經在高加索了。他忽然飲酒，吸煙，浪費錢財，狎近女人。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我不知道；我不會在那時見他。我只知道勾引他的是一個生得很動人的外貌的十分不道德的人，伊斯列涅夫「列敦·托爾斯泰將來的夫人的舅父」的最小的兒子。

在這生活中，米帖加對於一切依然是過去那樣認真的宗教家。他從妓院贖出一個名叫馬沙的妓女（他所接近的第一個女人），把她帶回他的家中。但這生活不會繼續很久。我相信，不是他在莫斯科所度的幾個月放蕩的不健康的生活，倒是他那精神的鬥爭和良心的不安，突然間摧毀了他那強健的身體。他患了癆病，回到鄉間，在當地的市鎮上就醫，然後在奧勞爾臥床休養。在那地方，在克里米戰爭過後不久，我最後一次見他。他已經憔悴到可怕的地步：連他的大手如何與他的下臂連接都可以看得出；他的臉只剩了眼睛，依然是那樣秀美的認真的眼睛，

其中具有一種探詢的銳利表情。他在不斷地咯嗽，吐痰，但厭惡死，不願相信他的將死。他所拯救的可憐的麻面的馬沙與他同住，看護他。當着我的面，因他自己的心願，取過一個幻術神像。我記得他向它禱告時的表情。——過不幾天他便死了。

讀托爾斯泰晚年的教訓著作的人，會注意到他怎樣嚴正地教訓人去維持有過親暱關係的第一個女人，不拘她是怎樣的人，是與他的兄長德米特力的實際行為相合的。

但當托爾斯泰離開大學時，他不會想到這些事。在回到那時他自己的生活的實際以前，我們且留意一下他從十四歲到二十一歲間所讀的一些書吧。其中有：

馬太福音中的山上的教訓。

盧騷的懺悔錄和愛彌爾，

狄根斯的大衛·考波菲爾德，

戈果爾的非伊。

這一切都在他身上有『重大的』影響。在另一類中是他所謂有『很大的』影響的著作。這些是：

盧騷的新花綠綺斯。

斯特恩的感傷的旅途。

普希金的尤介尼·奧尼金。

希勒爾的強盜。

戈果爾死魂靈。

屠介涅夫的獵人日記。

德魯茲辛齊的波連加·薩克斯。

革里高洛非契的安唐·高爾米加，和列蒙

托夫的當代英雄中『塔曼』一章。

在第三類中，他把戈果爾的一些短篇小說和普利斯科特的征服墨西哥列作有『大的』影響的。

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發見與托爾斯泰一生氣味相投的許多見解，他對於這些見解愈老愈固執。為要說明這一點，從狄根斯的著作中引證兩段許多讀者隨意讀過而托爾斯泰認為代表絕對真理的文字吧。大衛·考波菲爾德談到議會道：

我想我應當從這種可怕的辯論中逃出去。因此，在一個愉快的晚間，我最後一次記下議會的笛聲，此後再也不會聽到過；雖然我依舊從報紙上認出那在冗長的會議期間沒有任何重要變化的沈悶的老調子（有時或許比較多一點）。

在記得底木和韓普頓或熟悉那些不偏不倚地獻身於議會的或地方的公務的人們的傳記的英國人看來，狄根斯以議會為『國家垃圾場』的諷刺和他在皮克維克文件關於伊丹斯維爾選舉的記述，彷彿不過是好笑的；但在生來憎惡

政府的托爾斯泰看來，這樣一個會為議會訪員的英國大作家所作的證言，遂成為議會無用論的不可否認的憑據。據我想，托爾斯泰後來排斥一般的政府，這一點大有關係，使他懷有一種成見，把議會政治和專制政體加以同等的排斥，對於想在國會中推行責任議會制的憲政民主黨拒絕作任何援助。

再引一段狄根斯的很中肯的妙論：

米科勃先生在這種字句的堆砌上有一種嗜好，他雖然作得很可笑，但我應當說，在他看來，這一點也不希奇的。我自生以來在無數人中看到這種嗜好。我覺得這將成爲一種普遍的法則了。例如，在法定宣誓時，當宣誓者一連說出幾個大字眼以表示一個意思時，他們彷彿覺得非常受用——例如，他們說可厭的，可憎的，可恨的，等等——古代的咒咀依同樣的原則成爲一種嗜好。我們說到字句的暴虐，但我們也喜歡加它們以暴虐。我們喜歡儲蓄一大些累贅的字句，以等待大季節的來臨；我們心想這彷彿是重要的，而且很中聽。在國家的大典中，倘若我們倫敦市民只是很好很多，我們並不關心他們的意義，與此相同，倘若我們的字句不過是一大串，它們的意義或需要也就成爲次要的了。

現代作家在避免狄根斯所攻擊的行爲上，沒有比托爾斯泰一生作得更徹底的了。實際上，他在這一方面比狄根斯本人還嚴格得多。

但狄根斯的影響還沒有盧騷的影響來得重要，關於盧騷，托爾斯泰有一次說道：

我已經讀完盧騷的全部著作——他所有的二十卷書，連他的音樂字典也在內。我不僅醉心於他，我崇拜他。在十五歲時，我隨身佩帶的是他的像牌，不是正教會的十字架。他的書中有許多處如此切近我，使我覺得這應當是我自己寫的。

另一影響托爾斯泰的作家（雖然程度甚差）是伏泰爾。關於他，他說道：

我也記得我在很年幼時讀伏爾泰，他「對於宗教」的譏諷不但不使我吃驚，反使我很關心。

托爾斯泰一生所作的一切事都作得很徹底；他在青年時讀書的態度便是這樣的，在他七十歲上寫的藝術論中，依然極端讚美他二十一年前以至十四歲前讀過的書。

在一八四七年春季，還不滿十九歲的托爾斯泰，回到他的牙斯拿亞·波里牙納田莊，與他所愛的塔提安娜「姨」同住；「完成」他自己，讀書，管理他的田產，改進他的農奴的狀況。不拘如何，這計畫的末一部分在當時必定

不會有很多成就的。雖然我們永遠不應當把托爾斯泰的小說看作嚴格的自敘傳，但一個地主的早晨，對於他自己改進農奴的運命的努力，以及在那嘗試中他所遭遇的困難和失敗，却給了一個很清楚的概念。在那一部小說中，涅克魯道夫王爵決定離開大學，定居在鄉間，並且寫給他的姑母道：

如我已經寫給你的，我覺得事情是無法形容的混亂。因要改善這種情形，我發見主要的罪惡是那實在可憐的困苦農奴狀況，這乃是只有用勞力和忍耐來補救的一種罪惡。假如你僅看一看我的兩個農奴大衛和伊凡，以及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所度的生活，我敢斷言，一見到這兩個可憐的苦人，使你對於我的主張不待說明便能相信了。

我的明顯的神聖的義務，不就是關心我這應對上帝負責的七百個靈魂的福利嗎？假如願從享樂的或野心的計畫，使粗鄙的長工們和管家們任意處理他們，那不是一種罪惡嗎？在我前面既然有這樣一種高貴的光榮的親切的義務，我何必更向別處去尋求使自己有用和有益的機會呢？

不僅這一封信好像是托爾斯泰自己寫的，就連涅克魯道夫嘗試從歷代奴隸制度所造成的習慣中解放他的農奴時所遭遇的困難也正是托

爾斯泰自己遭遇的：農奴對於主人方面任何新的干涉都表示疑慮，一個社會既經習慣的方式，不易爲一個居心雖好但缺乏經驗的主人的突然的努力所改變。農奴制是如此不合理的一種狀況，農奴的身體的道德的需要是如此迫切的，托爾斯泰改善他們的狀況的努力產生如此可憐的結果，農奴們是如此冥頑不靈的，因此，他鞠躬盡瘁的結果遠非道德的滿足，只是「厭倦、羞愧、無力、不安等混合感情」，這是一個地主的早晨的讀者們容易瞭解的。

在牙斯拿亞度過兩個夏季以後，托爾斯泰於一八四八年十月去莫斯科，在他先前出入過的莫斯科社交界懶散地過了一冬。在一八四九年初，他去彼得堡去參加該市的大學考試。

在二月十三日，他寫給他的兄長謝爾介伊道：

我從彼得堡寫給你這封信，我想「永遠」在這裏住下去。……我決定留在這裏考試，然後參加服務。……

簡而言之，我應當說，彼得堡的生活在我身上有一種重大而良好的影響：它使我慣於活動，更供給一個固定職業的地位。無論如何人不能懶惰；每一個人都有事作，很活動；人不能尋見一個可以同他度一種無目的的生活的人，人也不能獨自度這種生活。……

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已經改變了，你會說，『這已經是第二十次了，依然一無所成，你這最空洞的人。』不，我現在已經轉向一條完全新的路途。我時常對自己說：『現在我要改變了』，但終於我知道，我已經改變了，於是我說，『我已經改變了』。

最重要的，我現在十分相信，人不能藉理論探討和哲學思維來生活，人應當實踐地生活，那就是說，應當作一個切實際的人。

這乃是預定的一大步驟，一大改變；我先前永不會想到過。假如人是年青的，也情願活下去，在俄國除了彼得堡沒有更相宜的地方了。

在五月一日，他又用了很不同的語調寫給他的兄長道：

謝勞茲哈！我想，你已經說我是『最空洞的人』了，這是真的。上帝知道我作了什麼！我沒有任何理由地來到彼得堡，在這裏未作一點有用的事，只有浪費一堆一堆的錢，並且負了債。蠢！無法忍受的蠢！你可以相信，我爲了這個很痛苦。別的不說，這些『債』，我『必須儘可能地早還』，因爲假如我不能早還，在喪失錢財之外，我還要喪失我的名譽。……我知道，你會大叫起來；但有什麼辦法呢？像這樣的傻事，人一生只

作一次。我必須爲了我的自由（沒有人鞭策我，乃是我最大的不幸）和哲學思維付代價，現在我已經付了。千萬發慈悲，使我脫出這種荒唐的可怕的境遇——沒有一個錢，到處都是債。

他往下說到他已經通過兩種大學考試，但他已經改變了思想，不要完畢他的考試，却要『入騎衛隊去作見習軍官』了。

上帝的意思，我終於要改過、成爲一個穩健的人了。我對於這見習軍官的職務懷有大的希望，這職業將訓練我以實際的生活，不拘如此，我必須掙取一個軍官的地位。微天之幸，那就是說，倘若這衛隊加入戰事，我可以在規定的兩年未完之前得到一個官職。這衛隊在五月底開往前線。目前我任何什麼都不能作：第一，因爲我沒有錢（我不再需要多錢了，我想），第二，因爲我的兩種出生證都在牙斯拿亞。把它們寄來吧，愈快愈好。

不久，托爾斯泰又寫給他的兄長道：

在我的前一封信中，我寫了許多廢話，其中主要的一項是說我要入騎衛隊；實際上，萬一我的考試不及格，戰事果然是嚴重的，我才實行那計畫呢。

這所說的戰事是俄國參加討平匈牙利的叛

變的一役。晚年成爲非常有力的反戰論者的他，在那時彷彿完全沒有想到正義問題。

這是許多年後托爾斯泰自己對於我們現在所談的那一時期的撮要：

在鄉間與塔提安娜同住是很愉快的，但一種渺茫的求知慾把我牽向遠方去。這是在一八四八年，我還不能決定作什麼。在彼得堡，我有兩條路可走。我可以入軍隊，去參加匈牙利的戰事，也可以習完我在大學的課程，去服文官職務。我的求知慾征服了我的野心，我又開始讀書了。我甚至通過兩種法學考試，但後來我所有的好主意都失敗了。春天來了，鄉村生活的媚力又把我引回我的田莊。

關於那個四月他所通過的兩種考試，他說道：在一八四八年，我去考取彼得堡大學的學位，實際上一無所知，只預備了一兩個星期。我日夜工作；每一種科目只預備了一個星期，居然在民法和刑法上考得很好。

雖然有這種成功，他並未參加其餘的考試，就此回了牙斯拿亞，不會得到一個學位——終於放棄了這樣作的企圖。

到後來，托爾斯泰的聲名普及全世界，批評家與好吹求他的行爲上的矛盾，並且疑及他的誠意。他的誠意的證據便大書在他的生活的

故事中。從他的日記的最初的幾頁，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見他猛烈地決定永不再作某一些事，常作另外一些事，屢次痛悔他未貫徹他的主張；雖然如此，他一再地回到他最早的理想，逐漸依照着那些理想形成他的生活，終於造成他起初極口稱揚彷彿不可企及的習慣。並非沒有誠意，只是用主張的絕大韌性來補救躁急，這便是他的性格。這一點在他的求知慾上和更深的正義感上是同樣的。雖然他常為生活上的誘惑所動搖，但這兩大慾望的每一種總能在最後得到滿足。

上面所引的書信表明他多少意識到人生有不為理論所主宰的實際的一面；但經驗與推理並重的學問之道，他却不常道及，依我推想，他永不會加以充分的理解。

在這些書信中，提到另一特殊的事件，便是因沒有出生證和別種文件所感受的困難。俄國久已苦於太多的官樣文章，這是與該國人民的不整飭習慣十分刺謬的，因而增長人民對於繁文縟節的仇恨。托爾斯泰有幾次因缺乏他不習慣於準備的文件而感受大的不便，這彷彿是一件小事，但對於他愈來愈厭惡政府這事實，大致有一定的作用。

他從彼得堡把一個有天才的但嗜酒的德國音樂家帶回牙斯拿亞，這人名叫魯道爾夫，托

爾斯泰與他邂逅相遇便賞識了他的才能。有一個時候，托爾斯泰熱烈地獻身於音樂，獲取在鋼琴方面作諸調合奏者的充分技能，有一個時候，他甚至公然想要作一個職業音樂家。他從來最易感受音樂的力量，在音樂方面，正如在文學方面，各有強烈的好憎。魯道爾夫提供若干年後他所寫的小說亞爾培中的主要角色。

塔提安娜那年青時奏得出色的鋼琴，但已擱置了將近三十年，當時以五十三歲的年紀，又拾起鋼琴的演奏，據托爾斯泰告訴我們，她同他合奏，她演奏的精確和優美時常使他驚奇。托爾斯泰的生活中充滿了他在其中佔顯赫地位的事件，這些事件必然掩蓋了他的私人娛樂，因此我們很少機會敘述從青年到老青年音樂加於他的影響。總起來說，在韋柏（特別的是他的一級低長音的樂曲），莫查特，黑頓，舒伯特，舒曼，巴答，邵旁，貝多芬的早年作品，威尼奧夫斯基等以外，托爾斯泰格外愛好俄國的民歌，例如『烏爾加航行曲』，高加索的和軍人們的曲子，以及吉卜西歌樂隊所唱的曲子。他主張吉卜西的歌唱，縱然是低級的藝術，但是真的藝術，因為它是誠摯的，感動聽衆的。

讀者倘要多知道一些托爾斯泰在音樂上的好惡，可參考他的長子謝爾介伊·托爾斯泰伯

爵的論文，『音樂在托爾斯泰生活中的地位』，其中有很詳盡的敘述。

此後三年間，托爾斯泰有時住在牙斯拿亞，有時住在圖拉和莫斯科，所度的生活出入於二兄弟米特力的禁慾和三人謝爾介伊的縱慾。在縱慾時，他沈湎於酒色，射獵，吉卜西歌女，據他告訴我們，『最甚的是門牌；我輸得很多，也誤了正事』——這東西誠然為害不淺。但即使在這裏，我們發見他在一八五〇年夏季懷着愧悔和自責接續寫日記，立下一個將來怎樣度日的時間表：料理產業，沐浴，寫日記，音樂，午餐，休息，讀書，再以料理產業結束一天的活動。但這日程並未實行。感情的發作時常把他的良好的計劃掃蕩開去。

這時，一八四九年，他第一次嘗試為牙斯拿亞的農民兒童開辦一個學校，但在兩年以後，在他感到財政困難時關閉了；直到一八六二年，他才發覺他已經犯了法，因為開辦學校時未曾得到官廳的許可。

關於女人問題，托爾斯泰的理想是一個正常的親愛的家庭生活。他把女人分作兩類：能以妻或姊妹看待的正經人，可以金錢購買的和短期佔有的那些人。他的獸慾是很強的，他在晚年告訴我們，不論縱酒，賭牌，吸煙，或任何別的壞習慣，都沒有好色那樣難以克制。不

過他永未懷疑過這是一種壞的慾望。爲要公平的評判他，應當記住，他所在的社會的一般風氣是何等的鬆弛，在他一生的這一重要關頭，那些當然的導師們所給他的指導，不是說他應當度一種清潔的生活，乃是說他應當與一個有優良社會地位的女人發生關係。在他的自白中，他告訴我們道：

與我同住的和善的姨母，她自己本是最純潔的人，却常教訓我說，她對於我的莫大的期望是我應當與一個結了婚的女人發生關係。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 (「沒有比同一個教養很好的女人發生親暱關係，更能培植一個青年人的了」)。她所期望我有的別一種幸福是我應當作一個副官，最好是皇帝的侍從。但一切中最大的幸福却是我應當娶一個很富有的女兒，擁有多多益善的農奴。

我們永不會發見托爾斯泰爲任何家庭醜事所牽連，或爲了女人被人約去決鬥；但他這一時期的日記含有他的鬥爭和失足的許多痕迹，例如他用自尊心來約束自己道：

我認爲道德上低於我的人們，在犯罪方面却比我好。……我度一種獸類的生活，雖不算十分放縱。我的職務幾乎放棄了，我精

神上很痛苦。

他的財務因他嗜賭而歸於紊亂，將近一八五〇年尾，他想承攬圖拉的郵站來賺錢。郵站在鐵路興築前乃是一種重要企業。托爾斯泰的才能沒有疑問是多方面的，但大自然永不會使他成爲一個事業家，這計畫幸而不曾實現。

一八五〇到五一年的冬季，他大部分住在莫斯科。作爲他晚年非常顯著的特徵的簡樸生活，這時已經見出端緒，他寫給牙斯拿亞的姨母道：Je dine a la maison avec des stchi at kasha dont je me contente parfaitement (「我在家中吃椰菜湯和蕎麥粥，這樣我便十分滿足了」)；他又往下說，他專心等待醃漬品和家釀酒「這是她必然送給他的」，專要在鄉慣用的一切東西。

我們發見塔提安娜姨警告他賭牌。托爾斯泰用法文回答道：

你所说的賭博的一切壞處都是很確實的，我也常這樣想，所以我相信我將來不賭下去了。……「我相信」，但我希望不久就可去告訴你確定的話。

在一八五一年三月，去牙斯拿亞走了一趟，又回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上記載，他去那裏懷着三種目的：門牌，結婚，加入文官職務。這三種目的無一達到。他厭倦了門牌。關於結

婚，他認爲愛情、理性、命運的會合是必要的，而這些沒有一種出現。至於作官呢，又是他不會隨身攜帶必需的文件，這事實阻了路。

在三月，他寫信給塔提安娜姨，他說，他相信春天帶給他一種道德的革新。春天總是於他有益的，他可以把他的好意向保持幾個月。冬天是使他胡鬧的季節。偶然讀到一本富蘭克林傳，於是從他得到一個意見，在日記之外，托爾斯泰開始了一個「富蘭克林日記」，其中有一個表格，排列一週內每天應有的善行，如有違犯，就在格子裏畫一個十字。

隨後是一個皈依宗教的時期：他勤勉的禁食，還寫了一篇講章，當然永遠不會講過。他也想寫一篇吉卜西故事和模倣斯特的恩的感傷的旅途的作品，都未成功。他甚至在這時開始重年的初稿，經過幾次修改，成爲他最早發表的作品。最近發表的題名昨天的故事的斷片，表明他從一開始便把握到在他後來文學中佔重要地位的新風格，這是令人驚奇的。關於這一點，應當留待後面一章來討論。

他的一生的這一期因他的長兄尼古拉斯由高加索告假歸里而結束。尼古拉斯這時是一個砲隊軍官。

急於擲錢來還牌債，特別是欠奧佳洛夫(在牙斯拿亞附近擁有一個小田莊的憲兵軍官)

那一筆四千盧布的債，列敖決定與他的長兄一同去高加索，他果然在一八五一年四月底走了。他把他的田莊交由他的妹夫（馬利亞的丈夫）照管，由他來償還他所欠的債，每年只撥給他五百盧布（當時約合八十英鎊）來維持生活，他也立誓不再鬥牌。

托爾斯泰願意從他所習慣的環境中逃開去，還有一種先已暗示過的理由。他的兄長謝爾介伊很愛好以音樂天才馳名俄國的吉卜西唱歌隊。這些唱歌隊時常來牙斯拿亞，列敖，托爾斯泰與他的兄長同樣容易爲吉卜西女子所顛倒，因此把逃往高加索看作一種安全辦法。

在結束這一章以前，讓我們說明一下托爾斯泰一階級的青年人在農奴時代享有何等大的自由。在經濟方面，農奴供給他們以生活資料，農奴自身幾乎被奪去所有的權利，絕對依賴他們的所有主。即使有一個貴族分子毀掉了自己，而家族關係或有利的婚姻常能恢復他的地位。宗教的約束是算不了什麼的，因爲懷疑主義在受教育的人們中間與迷信並肩流行。一個青年人應守的道德標準是有伸縮性的，界說不明的。他不必爲社會義務的意識煩心。我們所謂的政治是受禁止的；雖然他必須參加國家職務（文的或武的），但這種事或被看作他個人的出路，或不過是一種形式。

俄國青年素來不諳實際的人生事務，又因特鄉間田產爲生，他們生活在相對的隔離中，因此他們中間那些志願淑世的人們時常達到極端激烈的結論。把一個人繫在社會進步的重載的車子上，他只能很緩慢地前進，但他前進的每一步都代表很大的勞力，具有實際的重要性。倘若把他從那車子上解開來，他便較愉快地鼓起空想的雙翼，飛向九霄雲外，對於他的同類的生活產生不出任何顯著的效果。我的意思是說，一個人愈遠離實際工作，他就愈容易採取極端的主張；我並無意否認思想界和感情界的活動能在別個思想上終於在實際事務上發生無形而有力的影響。

對於托爾斯泰由以發展的社會環境，有了一種認識，可以使他後來宣傳的主義易於瞭解。部分地因爲他在一種無羈無束的不負責任的地位長大，他覺得他自己的思想和靈魂的狀況比他的行爲在別人身上的影響重要得多，同一原因使他永遠不能通曉我們中間一切有才智的事務家必須學習的課程。

他這種獨立的地位容易形成一種避免知識界的偏見的思想境界，使他後來討論教會的聖經的經濟學家的政府的以及社會上最根深蒂固的禮俗習慣的問題時，不爲驚擾和傷損別人的恐懼心所限制，雖然他從來是如此敏感的，他

永不疑及他所譜許過的童年時所見的親愛的人們的行爲方式的正當。

把他的道德態度與現代英國急公好義的青年人的道德態度對照一下，我應當說，托爾斯泰沒有作一個複雜社會的負責分子的適當意識，他不能承認該社會必須承認的意見和願望。相反的，他的傾向在於極端強烈地承認由他自己的良心和智力的活動所顯示的個人責任，這是與他身爲一分子的社會狀況之系統的研究無關的。

因此，他看事情的方法與我們看事情的方法不同，我們十分熟悉的一些事情，他却終於看不見。這就是他所以非常有趣的原因之一：他那種討論事情的方法，沒有一個英國人夢見過，但我們依然覺得，西方二十世紀的我們與這個十九世紀的俄國貴族（他有許多地方與中世紀的聖徒和東方的宿命論者相同）是何等親切；這一點使我們瞭解所有民族和階級實際上屬於一個血統。

在後面，當我們敘述托爾斯泰的和平的無政府主義和他那取消一切社會的外部規律的主張時（他相信，人類的行爲倘不爲人造的法律所妨害，自然會正當），我們應當記住，他自己的力量是由獨自駕駛於風狂浪大的慾海中養成的，是從他自己走向天國（它的光會在童年時照過他）的路途的尋求中生長的。正如其餘的人們，他用自己來判斷別人。（本章完）

三國夫人 (續)

佩冰

第一幕

(前)

登場人物：唐玄宗；楊玉環；

高力士；安祿山；念奴；謝阿

蠻；楊銀環；楊珠環；楊鈺；

楊鈞；楊釗；李白；壽王；太

監宮女若干人。

先時間：唐玄宗天寶七年（公元七

四八）的春天。

地點：長安城內上陽宮中。

幕開：高力士俯伏在地，玄宗與

玉環對面坐着，在他背上打雙

陸。太監、宮女四五人在傍侍

立。客中佈置，相當宏麗。

玄宗（聚精會神地）貴妃，你

輸了。

玉環（含笑）我不輸，（移子

）萬歲爺，你輸了！

玄宗（大笑）哈哈，我倒沒有

防這一着。本來十拿九穩可以

贏的，因這一着，便全盤都輸

了！

（老太監執拂上，俯伏玄宗面

前）

使安祿山將軍在宮門外請見。

玄宗 好，我正想召他，他恰巧

自己來了。貴妃，安祿山雖是

胡人，却是一位少年英雄，我

叫他去打吐蕃，從來沒有打過

敗仗。這次我對他做范陽節度

使，即將走馬上任。今天大概

他是來辭行的，你不妨和他見

見。

玉環 那麼（對宮女）你們快將

雙陸收拾起來，高公公也跑得

腰酸都要痠了，也須讓他起來

休息一會。

玄宗（吩咐老太監）你去召安

將軍進來，就請他在這裏相見

。

老太監（起立）遵旨（下）

玄宗（對玉環）安將軍忠心為

國，我已認他做義兒，等他進

來時，你們儘可用母子之禮相

見。

玉環 臣妾自入宮以後，從來沒

和外邊陌生男人見過，能免見

就免了吧。

玄宗 你的話也是。可是他總是

胡人，爲了國家，我不能不用

手段籠住他的心。你如和他相

見，顯見我以十分情誼待他，

他也必死心塌地效忠於我了。

貴妃，你還是和他見一面吧！

（安祿山武裝上，正待向玄宗

行禮還沒跪下）

玄宗 祿山，這位就是貴妃娘娘

，你可以母子之禮相見。

祿山（向玉環跪拜）母親在上

，孩兒祿山有禮。

玉環（含羞）不敢當，不敢當

，安將軍請起！（示意宮女太

監們）快扶安將軍起來！

（祿山起立拱手，玉環向一宮

女作耳語，宮女下。）

玄宗 祿山，（含笑）你今天見

了母親，可忘了父親了！

祿山 啊呀，果然還沒有拜見萬

歲皇爺！（連忙跪拜，起立。

）只是請萬歲皇爺恕罪，臣兒

是胡人，胡人都是只有母親，

不知有父親的，所以一見母親

，便把皇爺忘掉了！（笑）哈

哈！

（宮女端一盤上，盤中置錦袍

一襲。）

玄宗（見宮女）祿山，你看，

你今天真造化，不但認了母親

，母親還有見面禮物賜給你哩

。

玉環（受盤示祿山）只是一件

錦袍，送給將軍換了，好在戰

場上多殺死幾個敵人！

祿山（拜受）多謝母親，孩兒

一定聽受母親教誨！

力士（吩咐一太監）你可將錦

袍送到安將軍府上。

（太監應命，接祿山手中盤，

下。)

玄宗 祿山，你動身到任的日期，已經定了沒有？

祿山 萬歲爺，孩兒定於明天動身，所以今天特地進宮來辭行。

玄宗 很好！很好！足見你忠心爲國。要是換了別人，一進京來，便花天酒地，捨不得回任了。

玉環 安將軍，萬歲爺對你寄托着極大的希望，望將軍多多努力，替國家爭光！

祿山 承皇爺母親這樣見愛，爲了國家，孩兒雖肝腦塗地，決不畏縮。

玄宗 (感動) 好孩子！(用手輕拍祿山) 今天宮中恰巧沒有別的人來，(吩咐力士) 力士，你快去傳旨御廚房，在這裏設筵，我和貴妃替祿山餞行。力士 遵旨。(下)

祿山 孩兒一介武夫，完全不懂宮中禮節，要請原諒。皇爺母親賜錢，也萬不敢當，——

玄宗 宮中沒有外人，你我誼同

親子，儘可脫略禮節；貴妃與我一體，不必避嫌。我在宮裏常感沒有酒伴，祿山，你權當是伴吾喝幾盃吧！

玉環 萬歲爺這樣誠意，安將軍，你不必固辭了！

祿山 母親既這樣說，那孩兒只好從命了。(拱手)

玄宗 (吩咐太監) 替安將軍設座。

祿山 不敢。

(太監移好座位，祿山正將坐下，忽銀環、珠環、楊銜、楊錡、楊劍同上)

玉環 原來我的姊姊兄弟們都來了！(略露不快)

(諸人上前與玄宗玉環相見，行禮如儀)

玄宗 我們要替安將軍餞行，正愁沒有上客相伴，諸位阿姊舅兄來得正巧，免得我差官監到府上來邀請了！

銀環 (招呼祿山) 安將軍，你到京還不到十天，怎的便要赴

任了？

祿山 承夫人見問，祿山因范陽地處邊要，一天也不宜疏於防守，祿山既受萬歲重托，自不能不早去接任，免得發生意外。

楊劍 (插嘴，譏諷的口氣) 安將軍這樣爲國盡忠，怪不得萬歲爺要另眼相看，同娘娘親自餞行了，哈哈！

銀環 (以目示意，阻止楊劍) 我們今天都托安將軍的福，得來參與盛筵！

祿山 不敢！不敢！(露不快意)。

玉環 諸位姊姊兄弟都請隨便坐談。(專對祿山) 我們都是內親，所以都在自己家裏一樣隨便。安將軍也不要拘禮，和他們隨便談談好了！

玄宗 (向楊家諸人) 祿山是我的義兒，諸位都是我的至親，此後可以結爲異姓兄弟，大家齊心協力，助我治理天下。

(楊銜楊錡都與祿山握手，珠

環亦含笑向祿山點頭，獨楊劍作奸笑，不理會)

玄宗 這樣一來，我可高興極了！今天非喝個痛快不可！

(高力士上) 力士 萬歲爺，筵席已經齊備，單等萬歲爺旨下。

玄宗 好！你再差人叫他們把內庫裏所藏的千歲酒送一罇來。現在諸位皇甥國舅爺也都來了，快到宜春院去傳謝阿蠻和念奴到來，我要叫她們獻伎助興。

力士 遵旨。(下)

(諸宮女端盤送盃盞菜餚上，分席放下，諸人各入座。太監宮女們替諸人斟酒。)

玄宗 (舉杯) 請大家滿飲此盃，替安將軍送行，並祝一路平安！

(諸人各舉杯)

祿山 (持盃起立) 不敢。待臣獨乾此盃，謝萬歲爺賞賜。

(乾盃)

(玄宗與諸人也皆乾盃。二太

監共拾一酒甕上，放在一角，
一太監開甕取酒。）

玄宗 今天我很高興，非同諸位
喝盡這（指酒甕）一甕不可！

（笑）哈哈！

（力士上，謝阿蠻、念奴都穿
舞衣，隨在後面，見玄宗貴妃
，行禮如儀）

玄宗 （對玉環）今天雖有酒有

歌舞，還嫌太是俗氣，不可不

請李學士來賦詩銷俗。

玉環 那末（對力士）高公公，

還得煩勞你，傳旨到宮外去

李學士來，他做詩非酒不成，

今天正好請他喝個痛快。

力士 遵旨！（下）

玄宗 在李學士未來之先，我們

先叫念奴唱樂府一曲，貴妃，

勞你琵琶相陪。

（一宮女抱琵琶送與玉環，玉

環撥彈琵琶，用高激調）

念奴（唱）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祿山 （開歌不禁眉飛色舞，用

手擊桌）好！好！

楊釗 （有意打趣）安將軍既然

歡喜聽這種塞上之音，何不自

己也唱一曲，那麼我們的耳福

更不淺了！

銀環 國舅的提議很好，我先來

附議。（巧笑）

（諸人都先後附和。）

玄宗 祿山，這裏沒有外人，你

不妨隨意唱一胡曲。

玉環 那麼，安將軍，你也唱一

首淳州詞吧，仍舊讓我琵琶奉

陪。

祿山 那那祿山放肆了，粗齒之

音，不要見笑。

（玉環重撥琵琶，聲調同前）

祿山（唱）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楊釗、銀環拍手怪聲叫好，

大衆和之。祿山面呈更不快之

色。）

玉環 （起身親爲祿山斟酒）安

將軍口喝了，請滿飲此盃潤潤

喉嚨。

祿山 （起立持盃）不敢！不敢！

！孩兒怎敢勞母親親自斟酒！

楊釗 （面露嫉妬之色）安將軍

，既勞歌喉，自不能不滿飲此

盃解渴，何必客氣，而且我們

每人都要來奉敬一盃！

（大家果然附和起立。玄宗已

微有所覺，用日向銀環示意，

銀環不好意思地先坐下。）

祿山 （一聲不響持盃而乾）多

謝母親！

（玉環返座，高力士上）

力士 啓奏萬歲爺，臣奉旨去召

李學士，誰知學士不在府中，

到市上和朋友喝酒去了。等到

找着，已爛醉不醒人事，現在

由官監們抬在官門外面，聽候

萬歲爺旨意！

玄宗 李學士這個人有趣極了！

既已抬到官外，不如索性抬到

這裏。快命御廚房做醒酒湯送

來。待他一醒，詩便有了。

（力士，另一太監奉旨分頭下）

祿山 （起立）萬歲爺，母親

，李學士不比別人，孩兒在這

裏有些不便，請先告辭。（拱

手作欲別狀）

玄宗 （止住祿山）你且坐。李

學士是個不拘形跡的風流人物

，他專好結交天下英雄，今天

你正好借此認識認識他。包你

幾次來往之後，你們便成爲很

要好的朋友了。

（太監們抬李白上。李白沉醉

未醒，鼾聲如雷。力士爲他整

理衣冠，冠戴上即脫落，如是

者再。一太監持醒酒湯上，一

宮女接湯倒入李白口中。

玄宗、玉環亦下座來看。）

李白 （微醒，口中含糊吟詩）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消愁愁更愁！

（搖頭不已）唉！唉！

玄宗 （輕輕呼喚）學士醒來！

學士醒來！

李白 （較醒，張眼見玄宗，連

忙俯伏於地。皇帝陛下，臣李白見駕。（作拭眼狀）臣莫非在夢中，這裏不知是什麼地方？

玉環 好了，學士清醒了。（吩咐太監們）快替學士設坐，侍候學士喝酒。

（玄宗玉環返坐，太監們爲李白設好座位，扶他坐下。）

玄宗（對李白）貴妃久想請學士賦詩添妝，只是未便冒瀆，今天趁替安將軍餞行之便，敢請大筆一揮。貴妃，你可敬學士三盃，以助詩興，且謝大筆。

玉環（下座爲李白斟酒）請學士乾盃！

李白（持盃欲起立，只是立不起來）臣已醉了，那裏敢勞娘娘親自賜酒。（持盃而乾。玉環連斟三盃，三盃皆乾。）

（玉環返坐）

玄宗（吩咐太監）快到御書房把我常用的文房四寶取來，再取浣花箋二幅，送與學士使用

（太監下，一會兒，即取文房四寶及詩箋上，放在李白桌上）

李白（獨自斟酒而飲）哈哈！

我好久沒有喝得像今天的痛快了！這是有名的千歲酒，平常的人，十盃就醉，可是我李白，哈哈，再是十盃，甚至五十盃，一百盃，（舉杯又飲）儘可手到盃乾，醉不倒我！

玄宗 學士真不愧酒仙之名。這千歲酒乃是西域所進，市上並無出賣，只有官中的人能喝到，不知學士從什麼地方曾經喝到過來？

李白（含糊地）臣，臣實在沒有喝過，因爲酒味太好，別的酒臣一嘗就知道牠的名目，只有這酒味從未嘗過，所以猜想牠是千歲酒了！

祿山 李學士不但文章冠絕古今，連辨酒的本領也一時無二，佩極服極了！

李白 不敢，不敢！將來如到范

陽，我必到將軍府來陪安將軍痛喝。

祿山 如蒙學士不棄，當貯佳釀以待！

李白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舉杯又喝）

（力士在旁磨墨，把詩箋放開。）

力士 請學士再滿飲三大盃，可

以大筆一揮了。

李白 好！好！（又連乾三盃，執筆按紙，且吟且寫）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高力士見李白寫畢，便將詩箋送與玄宗。玄宗含笑看畢，遞與玉環）

玄宗（對李白）學士有勞了，力士可再替學士滿酌三盃，以潤詩腸。

李白 不敢，不敢！（舉杯而乾）

玄宗（對玉環）既煩學士大筆

，就叫念奴按拍歌唱，你可再彈琵琶伴奏。

玉環 學士在前，那好獻醜！

李白 不敢！不敢！（舉杯又乾）

玄宗 學士長者，正好請教，不必推辭。

玉環（將詩箋接與念奴）那麼只好獻醜了！念奴，你先看一遍，可用舊譜來唱。（輕撚琵琶，作柔和聲）

念奴（唱）（歌詞見前）

玄宗 今天念奴可吃力了，（吩咐宮女）替她在貴妃席上設坐，賜酒三杯。

念奴（拜謝）謝謝萬歲爺賞賜！（就坐）

玄宗 今天酒已喝得不少，阿蠻到此時候已久，還沒有輪到她獻伎，可不冷落了她！

阿蠻（含笑）萬歲爺！沒有什麼，我知道萬歲爺要叫我舞蹈了，我就不等萬歲爺吩咐，來

個毛遂自薦吧！（樂聲徐作，應聲作鷓鴣之舞。）

玄宗（對玉環）既煩學士大筆

，就叫念奴按拍歌唱，你可再彈琵琶伴奏。

(楊釗一見阿蠻跳舞，精神頓振，和銀環作肩語。)

阿蠻 (舞畢，向在席諸人一一行禮) 萬歲爺！貴妃娘娘！各位國夫人，國舅爺，安將軍，

李學士，偷然不以阿蠻爲跳得不好，那麼請各滿飲三盃，以盡餘興！

銀環 很好！請萬歲爺也賜阿蠻

三杯，我們大家同時乾盃。

(玄宗領首，宮女們替阿蠻在玉環席旁一旁設座。阿蠻就座，舉杯同飲。)

祿山 (起立) 時候不早，酒也够了，謝謝萬歲爺，母親，孩兒先告辭了！

李白 (作驚醒狀) 謝謝萬歲，

臣也要回去睡覺了！

玄宗 那麼力士，你仍陪送學士回府去吧！

祿山 待孩兒陪送學士吧！這裏

事忙，怕高公公一時分身不開

。玄宗 那也好！那麼我們再會吧！

祿山 諸位，祿山少陪了。

(玉環與諸人都向祿山道「再會。」祿山扶李白下。)

銀環 (見安李二人一走，便到玄宗桌上替玄宗斟酒) 好了，

他們一走，我們又得自由了，萬歲爺，我來陪你喝一盃吧！

(舉盃上玄宗，玄宗就她手中飲乾)

飲乾)

玉環 (露不悅之色) 念奴，阿蠻，你們可以退去休息了！

念奴 阿蠻 (起立拜辭) 謝謝

娘娘！(又向玄宗，玄宗正和銀環談話，未見) 謝謝萬歲爺！(下。)

(楊釗、楊銛、楊銜、珠環都起身告辭)

銀環 你們可先回去，我還有事要和萬歲爺細細地商量，怕今晚不出宮了！(向諸人作媚笑)

楊釗 二妹，你又兜得什麼好生意了，有飯大家吃，你打算分潤我們多少？(作好笑)

銀環 (作嬌嗔以示) 釗哥不要

取笑，詳細待吾明天告訴你吧！

(玉環送諸人下。銀環却扶玄宗入宮。)

玉環 (回來不見二人，搖頭長嘆) 唉！唉！(呆坐一旁)

(太監宮女們已將筵席撤了，天色漸黑，隱隱聽得銀環唱歌及玄宗歡笑的聲音。這時殿中僅餘宮女二人。玉環持巾掩面)

。壽王忽隨高力士上)。

力士 (低聲) 娘娘！壽王來了！

玉環 (見壽王，驚喜交作，不知所措，突撲入壽王懷中。)

殿下，我以爲今生不能再見你了！(泣)

壽王 只要兩心相結，任你天長地久，總有相會的日子！

(力士作向四面窺探，防有人竊聽)

——幕下

第二幕

登場人物：唐玄宗；寧王；楊玉環；高力士；馬仙期；李龜年

；張野狐；賀懷智；楊銀環；楊珠環；楊釗；壽王；太監宮女若干人。

時間：唐玄宗天寶十年(公元七五一)的七夕。

地點：長安城裏皇宮內長生殿中。

幕開：玄宗正與寧王在殿中小酌一羯鼓。高力士侍立一旁。

玄宗 我們酒已喝得差不多了，貴妃梳妝也將完畢。力士，(力士跪伏玄宗前聽命) 你可吩咐宮監們，速召梨園子弟樂部全班到此伺候。

(力士應聲起立下。一小宮娥上場。)

小宮娥 (跪伏玄宗前) 萬歲爺，貴妃娘娘已經出宮，快到這裏了。

(寧王起身欲行，玄宗用手止住他)

玄宗 (對宮娥) 知道了。(宮娥起立下場) 御弟，你我說屬同胞，不必多禮迴避。

(玉環上，二宮女前導，一宮女抱琵琶，高力士執拂隨後。)

玉環 萬歲快請殿下就座，不要再多禮了。

(寧王聞言，忙起立向玉環行禮)

換了別人，早又一逃了事。幸虧祿山智勇雙全，懸索穩打，抵抗了已將一月。今天他既專

玉環 (向玄宗下跪行禮) 萬歲

力士上前謁見)

玉環 這是萬歲爺的過獎，殿下不要相信萬歲爺的話，玉環的琵琶，只好教教宮裏的人，那裏好教殿下？時候還早，想請殿下清吹一曲，以便改日就教。

抵抗了已將一月。今天他既專誠差人報捷，一定得了空前的大勝利了。(且說且拆奏封，作閱讀狀，大笑) 哈哈！祿山這次功勞可真建立得不小，契丹的兵已給他全部殲滅，契丹王自願來表投降稱臣，不日進京朝見。好！(對太監) 你傳令邸舍官好好招待使人，等明日臨朝給賞，還有獎詔及犒賞軍士的東西，待我派了慰勞官陪着他們帶了回去。

爺，臣妾玉環有禮。

力士 萬歲爺，梨園子弟已到宮外，聽候萬歲爺下旨。

玄宗 那很好，御弟不必推辭，你吹一曲梅花三弄，我打羯鼓來按拍吧！

令邸舍官好好招待使人，等明日臨朝給賞，還有獎詔及犒賞軍士的東西，待我派了慰勞官陪着他們帶了回去。

玄宗 (扶起玉環) 貴妃多禮了！

玄宗 快召他們進來！

玄宗 那很好，御弟不必推辭，你吹一曲梅花三弄，我打羯鼓來按拍吧！

令邸舍官好好招待使人，等明日臨朝給賞，還有獎詔及犒賞軍士的東西，待我派了慰勞官陪着他們帶了回去。

(寧王待玉環起立，即俯伏在她面前)

(力士起身下，殿上三人各飲酒一盃，馬仙期、李龜年、張野狐、賀懷智各抱樂器上，見玄宗貴妃，行禮如儀，即起身站立兩旁)

寧王 就座，玉環授笛與之，寧王吹笛，玄宗打羯鼓為節。

太監 遵旨！(起立下)

寧王 貴妃娘娘千歲，臣弟寧王拜見。

玄宗 (對寧王) 這幾位都是貴妃的高足弟子，吹彈都是好手，再加入吾的羯鼓，貴妃的琵琶，御弟的玉笛，可謂「四美具，二難併」了！哈哈！(掀髯而笑)

寧王 (對玉環) 委實不成腔調，請娘娘不要見笑！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羞示意宮女) 快扶殿下起來，玉環萬不敢當。

玄宗 (得意而笑) 只此初次一遭，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後再見，可以不必行此大禮了。

寧王 (對玉環) 委實不成腔調，請娘娘不要見笑！

太監 遵旨！(起立下)

寧王 (起身站立一旁) 不敢！不敢！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玄宗 (笑對寧王) 這幾位都是貴妃的高足弟子，吹彈都是好手，再加入吾的羯鼓，貴妃的琵琶，御弟的玉笛，可謂「四美具，二難併」了！哈哈！(掀髯而笑)

玉環 (對玉環) 委實不成腔調，請娘娘不要見笑！

太監 遵旨！(起立下)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玉環 (含笑視玄宗及寧王) 萬歲正和殿下暢飲，玉環却來打斷你們的清興了！

玄宗 (笑對玉環) 今天你可以多收一位新弟子了，(手指寧王) 他的玉笛天下聞名，你的琵琶世間所無，你可以傳授他琵琶，他可以教你吹笛，——

太監 (俯伏玄宗前) 啓上萬歲爺！范陽有捷報送來，使人在宮門外候旨。(呈上奏章)

太監 遵旨！(起立下)

(大家側耳作靜聽狀)

寧王 (大悟) 想是官裏百姓們得到了范陽捷報，所以燃放爆竹慶祝勝利！

玄宗 御弟料得不差。外面既然得到了消息，那我不妨就將捷報佈告京城裏外，叫大家知道是個確實的消息，來一次大大的慶祝。御弟，你可將捷報送到翰林院去，叫值院的學士們辦理此事。(將奏章授與寧王)

寧王 (接奏章) 臣弟遵命！(向玄宗玉環告別) 皇兄，娘娘，再見！(作揖下)

玉環 萬歲爺今天得了喜訊，臣妾沒有什麼奉賀，就煩高公公叫御廚房置備盛宴，待臣妾恭敬三盃，聊當祝賀，不知道萬歲以為怎樣？

玄宗 今天乃七夕良辰，我本來要在這裏請御弟陪你痛飲幾杯。好幾年來，我你都給你那幾位姊妹兄弟們攪得很厭煩了，御弟和我是同胞骨肉，一向和

你因避嫌未見，今天給你們介紹以後，可以時常相見。自己兄弟，究竟要比外人靠得住。

玉環 可是你又差他到翰林院去了！

玄宗 那我仍舊可以召他進來的。(對力士) 你可吩咐御廚房速將宴席送進，再差人到翰林院，召寧王快來入席，說我同貴妃在這裏專誠候他！

力士 遵旨！(力士將下，銀環同楊釗攜手，三人相撞。力士拱手道歉，下。銀環在前，楊釗在後，先後見玄宗玉環如儀。)

楊釗 (奸笑) 恭喜陛下！
玄宗 (故意問) 喜從何來？國舅在外面不知得到了什麼好的消息？

銀環 (嬌笑) 安祿山在范陽打退契丹，外面人人都已知道，難道萬歲爺還沒得到捷報？
玉環 (對玄宗作目笑)
玄宗 哦！原來是這一件事。那

算得什麼喜事？祿山受人之祿，忠人之事，理所當然。不過這一次確有些難得。像哥舒翰那樣老將，尚且給契丹殺得大敗，祿山雖是後起少年，智勇確是高人一等。

楊釗 臣等固然一面為恭賀勝利而來，一面因為另外得了個有關國家安危的秘密消息，叨在國戚至親，不敢不趕快前來啓奏。

玄宗 (駭異) 國舅得了什麼不利國家的秘密消息？請你快快告我！

楊釗 (故作狡獪) 說了恐怕陛下不信。
玉環 劍哥你儘量說，萬歲爺從來沒有不信過你的話。
玄宗 你說好了，這裏又沒有別人。

楊釗 那麼恕臣直說：昨天得到從范陽那邊一個朋友的來信，提到這次安將軍為契丹所圍，本已十分危急。安將軍已打算投降，不料契丹王的叔父在後

方作亂，突將都城佔據，契丹王聞變，不能不解圍回去，范陽因之轉危為安。

玄宗 (搖頭示不信) 那有這樣巧事？國舅，你這朋友的話靠得住嗎？他和祿山本來有沒有什麼仇隙？

楊釗 (假作惶恐狀) 陛下既不信任，那麼其他的話更不敢說了。

銀環 劍哥，你又來了。你不要管萬歲爺信不信，你儘管照實的啓奏好了。(對玄宗媚笑)
萬歲爺，我的話對不對？

玄宗 (含笑點頭)
楊釗 陛下待安將軍不可為不厚，逢時賞賜，遇節加官，正可謂優禮異常。不料他自就任以來，陸續把部下將領，一一都換了胡人，連發號施令，也全用胡語。近來又積草屯糧，密探滿佈全國，這次如非契丹進兵，他早已起兵造反了。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因為我那朋友就在那邊軍中辦理文書，從

幾個胡將那裏探聽得來的。臣所以急來奏聞。望陛下趁他給契丹新敗，立足未穩之先，早籌對付良策！

玄宗（思索了一番）國舅，如果屬實，祿山果然太對不起我，也對不起貴妃了。照國舅看來，應該用什麼方法對付才好？

楊釗（露喜色）依臣愚見，可借賞功爲名，召安將軍單騎入京。他如奉命而來，可以加他一個極大的文職，另將兵權叫別人去接替，那就平安無事了。他如不肯奉命，那麼可借違旨爲名，不妨下令哥舒翰將軍去討伐，他這時正在大敗之後，不愁不即日剿滅。

（太監們送筵席上，一一分置桌上）

玉環 今天萬歲爺在這裏和我同賞七夕。國家大事，待明天廷上同大臣們細細商量，再作決定——

楊釗（怒目示玉環）

玉環（不理會）非萬歲爺一時就可決定的，不必多談了。釗哥，二姊，大家同來喝酒吧！（先坐下）。

（各人分別坐下。正坐之際，寧王同力士上，見楊釗等在，寧王急扯力士復下。諸人皆未見，僅若干太監宮女們見）

玄宗（舉杯邀請諸人共飲）今天係七夕良辰，仙期等在這裏伺候已久，我們先來滿飲三杯，就煩他們齊按一曲，我和貴妃也來伴奏。

楊釗 銀環 謝謝萬歲！（各乾一盃）

（高力士上，珠環隨上）

力士（行禮如儀）萬歲爺，寧王突患小恙，已經回府，不能來了！

玄宗 那麼你可差人送些藥去，代我致意問候。

力士 遵旨！（下）

玉環 三姊，你來得真巧，萬歲爺正要差人前來請你，我們都專等着你呢。

珠環（笑對玄宗）我知道今天七夕，宮中必有宴會，所以來做個不速之客，省得萬歲爺差人來請，果然走個正着。（看

看馬仙期等）而且梨園諸位老先生都在這裏，不獨我的口福好，我的耳福也不淺哩！

玄宗（吩咐宮女爲珠環設坐，笑對珠環）今天還有我和貴妃二人加入他們伴奏，不知阿姨聽了，預備賞給我們多少纏頭？

珠環（且坐且笑）豈有大唐天子的阿姨沒有錢使的（從懷中

掏出錢票一張，示給馬仙期等）今天有勞諸位老先生，我出局錢三百萬。

（仙期等齊向前道謝。）

玉環（笑對銀環）二姊，你打算出多少？

銀環（泰然地）我和萬歲爺是一家，豈有在自己家裏也要出局錢的！恕我不客氣了！

玄宗（不莊重）那麼你好意思坐着聽我們吹彈嗎？

銀環（媚笑）我來跳一下舞吧！（回頭對楊釗）釗哥，你不妨唱一支小曲。這樣，我們不是不白聽了嗎？

楊釗（不住搖頭）二姊，你又來了，堂堂宰相，在萬歲爺面前哼小曲兒，這像什麼？

珠環（譏諷地）一做宰相，身份便高起來了，這宰相不是萬歲爺給你做的嗎？你只能在別人面前裝架子，不別在吾們姊妹們，尤其是萬歲爺面前裝什麼架子！（皺皺鼻兒）哼！

楊釗 好了！你出了三百萬的纏頭，你就先搭起主人架子來了！算了，我就哼一曲吧！只要不叫我拿出錢來，我什麼都可以依你！（做媚腔）

銀環 音樂開始了！請大家靜下來吧！我先來獻醜一下。

（馬仙期等樂齊奏，玄宗打羯鼓，玉環彈琵琶，銀環應聲起舞，時時盤旋在玄宗桌前，兩人時作，會心的微笑。珠環昂然高坐，用手擊桌，得意地

傾聽。玉環漸露不悅之色。樂畢，馬仙期等都退。）

珠環（拍手）好！好！

玄宗（笑）三百萬出得值得嗎？

珠環（也笑）值得，值得！正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玄宗 那麼要不要再來一下？

銀環（舞畢，不歸原坐，坐在玄宗之旁，持玄宗殘酒而飲）

三妹，我這鷓鴣一舞，足值纏頭多少？

珠環 二姊，你不要敲我竹槓了！

！裴姐夫昨天一天裏買進許多現金，一賺就是十萬萬，你還

少了錢？你這窮妹妹全靠萬歲爺每月給十萬脂粉費過日子，

就是今天的三百萬，還不也是萬歲爺送給我的？我不過借花

獻佛吧了！（笑）不料你因之

又眼紅起來了，吃！吃！

銀環（故作嬌嗔）羊肉沒到口

，空惹一身騷。一些沒有得到

什麼，倒給你編了一大套謊言

。（對玄宗）萬歲爺，別相信她的話，我家伯希雖承萬歲爺

封他做了財政大臣，但仍舊一

貧如洗，和從前一模一樣。

珠環（對銀環努嘴作態）好了

！好了！事實勝于雄辯，我嘴

裏辯不過你，但願你對萬歲爺

心口如一就是了！

玄宗 二位阿姨都喝酒吧！還有

國舅還沒領教，別要給他偷躲

過了！

銀環（舉杯送入玄宗口中，餘

酒自喝）還是萬歲爺記性好，

否則劍哥又要佔便宜了！

玉環（不悅更甚，欲起又坐者

再）

楊釗 我以爲可以躲過去了，不

料陛下不肯放鬆我，免不得老

着脸來哼一下。（做想狀）呀

，有了，我就來唱一支打丫頭

吧，別的實在想不起來。（唱

）

害相思害得我伶仃瘦！

半夜裏扒起打了頭。

丫頭！

爲何我瘦你也瘦？

我瘦是想情人；

你瘦好沒來由！

莫不是我的情人也，

你也私他有——？

（銀環向玄宗極盡狐媚之態，

玉環悄悄地離座，用手示宮女

勿言，宮女會意，隨玉環潛下

。諸人皆未覺。）

玄宗（拍手）國舅歌喉不差，

下次梨園會戲，你可以來客串

一下。

楊釗 不敢不敢！這是不成腔的

山歌，因奉陛下嚴旨，所以勉

強唱出，下次可不敢再獻醜了

！

珠環（發現玉環已不在）呀！

娘娘那裏去了？

銀環（愕然起立）啞！奇怪極

了！主人走了，叫我們客人怎

能再坐得下去？（對玄宗）萬

歲爺，謝謝你，我先走了！（

作欲走狀）

玄宗（留住她）自家妹子，難

道你還不知道她脾氣！酒還未

盡，再喝一會，待我自己進去

請她出來，同喝一盃和氣酒，

好不好？

銀環（欲拖玄宗）這那裏敢當

！

（玄宗轉身下，太監等隨之。

這時台上只有銀環、珠環、楊

釗三人）

楊釗（起身走向銀環）二妹，

不是我說你，你今天委實太使

四妹難堪了！

珠環（側耳含笑而聽）

銀環（有些恐慌）這是她的誤

會，我却沒有料到會有這一看

。老實說：她不見得真會愛這

老頭兒，難道我倒會歡喜他不

成？我不過想利用他肯依我的

話，替我多封幾個官，我可以

多得些人家的孝敬吧了！誰願

和她爭風吃醋！她這樣一來，

倒叫我難堪極了！（作欲哭狀

）

珠環（插嘴）照我看來，還是

趁他們沒有出來，我們趁機先

走了吧！等到再會面，不更要

感到乏味嗎？

楊劍 也是。只是不謝而走，有些太那個。

珠環 那也顧不得了。（用手拉銀環）二姊，我們走吧！（三人都垂頭喪氣地下。場上寂靜片刻，殿中暫暗，殿後窗開着，天上羣星閃灼。玄宗扶玉環慢慢上。）

玄宗 吾與妃子相處多年，難道你還沒有知道，除了你以外，沒有一個人會放在我的心上嗎？

玉環（掩面而泣）我怎麼不知道，處處老鴉一般黑，男人們的心理沒有階級之分，個個都是見了女人就愛的。

玄宗 你難道不想，我如果愛她，用我的權力，難道不能把她公開地接到宮裏來嗎？管她有沒有丈夫！只因我一心愛你，她也僅僅利用你的色相來騙我，替她封幾個她所出賣的官兒，我也因為是你姊姊的緣故，而且也不費什麼，所以都一一依

她，——

玉環 不用多辯了！事實總是事實，她的丈夫裴伯希原是一隻出名的只曉得金錢的開眼烏龜，只要有錢，任他妻子偷佣人，偷兄弟，偷下屬，還不算，竟偷起皇帝來了！我倒不是和她爭風吃醋；只恨她不早幾年和你相見，那麼你可以不必接我進宮來了！（哭聲淒厲）

玄宗 妃子，我也不和你多辯了。過去的事一筆勾消了吧，從此我不再多理她就是了。哦！今晚恰是七夕，天上牛女雙星正在歡會，我們是人，我總算還是個皇帝，你是一位貴妃，難道反而不如他們，不要給他們見笑嗎？妃子，趁這時毀裏無人，——

（高力士悄悄上，在一邊竊聽。玄宗挽玉環之手，慢慢走到窗前）

玄宗（繼續地說）我同你向雙星設誓，——
（這時殿外細樂聲漸起，夾着

宮女輕唱之聲）

玄宗 妃子你聽，這時全宮妃嬪們都在向雙星乞巧，誰不希望能像雙星般的團圓？妃子，獨有你得到我在這裏伴你。這樣一想，你不比任何人可以驕傲嗎？

（兩人並肩站在窗下仰首看天上的星星。壽王也偷偷地上，

力士以手作勢，壽王亦用手勢作答。）

玄宗（高舉右手）雙星在上，我與妃子願生生世世結為夫婦，如背此誓，神明殛之！
（玉環俯首而哭，壽王暈倒地上，力士扶起之欲下）

——幕下——

（待續）

（接自第一二一面）

的病後調養上是最適宜的，同時更有一筆意外的進款，正好救救眼前的急，感傷的是不忍一旦遠別這久別重逢的好友，她不禁呆呆地出神了好一回。

『母親，劉太太信上這麼說？』宗堯關心地問。

『她兒子病重，馬上要到香港去了，她把環龍路的那所屋子讓給我們去住，並且又承她的好意她了一筆錢來幫助我們……』只——唉！』李太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劉太太這人待我們太好了

，這樣的慷慨重義，真是難得。

『琳珠岔嘴說。她一邊瞧着婆婆的臉色顯出抑鬱的樣子，接着又安慰似地說：

『母親，你不要難受，我巴望她的兒子早日霍然，她說不定就要回到上海的。』

但李太太並未因琳珠的話而減少她對劉太太的思念。

第二天，李太太和兒媳就搬到劉太太家裏去住，從此一家融融洩洩，媳婦對婆婆萬事都順從，不再有勢利的刻薄話和鄙棄的態度，這也許是爲了婆婆手裏有五千塊錢呢……（完）

先導 第三期要目

現階段的德蘇戰爭——資源戰	上官傑
論現階段的的世界戰局	蕭明
印度獨立運動高漲	青鋒
德國國社主義的領袖制	李紹會譯
中國近代工業概況	何道譯
中國農田灌溉問題之商榷	冠羣譯
中國錢幣沿革	作梅
論物質精神及社會建設	時雨
日本文明的特質	林吉譯
我國的市政問題	沈觀準
上海動物語	號羊
上海房屋恐慌及救濟	子淵
中國簡明小說史	徐白
章太炎先生的治學方法	張絲壁
龍與中國民族的關係	天化
古籍俗語考證	沈筱瑜
春秋三傳禮義考(續)	朱右白
宋官本雜劇段數內容考(續)	仲玉
蘇東坡評價(續)	暑堂
青年生活	白情等
托爾斯泰新傳(續)	劉漢譯
第二夢	天鶴
在白沙嶺	鍾約
進了大學後	亞丁
三國夫人	佩冰
信箱	
編後記	編輯室

投稿簡約

- 一 本刊宗旨：提高學術自由研究，建設中國新文化。
- 二 本園地公關，關於政治、軍事、經濟、史地、文化、科學、哲學、戲劇與文藝等論著譯述均歡迎惠稿。
- 三 本刊青年生活欄，專討論青年實際問題，是青年喉舌和寫作園地來稿以三千字至八千字為宜，青年生活欄不得超過三千字，特別專著，不在此限。
- 四 翻譯稿件須附原文，如郵寄不便請註明原文的書名及出版日期。
- 五 文體以語體為最佳。
- 六 來稿須用稿紙直行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畫稿須用黑色墨水。
- 七 來稿非經聲明，本刊有刪改權，不附貼足郵票及寫明地址之信封，不用稿件，概不退同。
- 八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和詳細通訊處並加蓋印章。發表時筆名任便來稿採用後，版權歸本刊所有。
- 九 稿費，每千字十二元至三十元，特稿不在此限，在出版後，一星期，憑印鑑來社領取。
- 十 來稿請寄上海江西路三七四號一樓三號B本社。

目價告廣

種類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頁
封底外	一百元	八十元	
封面裏	一百二十元	六十五元	
封底裏	一百元	五十五元	
正文前	五十元	二十五元	十三元
文字後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製版彩印照價取費。

總經售處 上海五洲書報社
 及各大書局報攤

編者 先導 出版 社
 發行者 先導 出版 社

江西路三七四號一樓三號B

價定

每月一日出版 每年十二冊 為一卷特大號預定者不加價	定價連郵費
定購冊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三元四元六元
半年	六十一元十七元二十八元
全年	十二元二十二元三十四元五十四元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角六分者為限

先導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公共租界登記證 C 字一〇二九號
法租界登記證 A 字第二五五七號
宣傳部登記證 滬特字第八十二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3.00